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〇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〇八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唐類函二百卷目錄二卷

（二）

〔明〕俞安期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四十六年重修本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梁谿高士鸞校訂

設官部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大夫總載　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附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附　諫議大夫　通議郎　朝議郎　承議郎　通直郎　朝請郎　宣德郎　朝散郎　宣義郎　給事郎　徵事郎　承奉郎　儒林郎　登仕郎　文林郎　將仕郎附　議郎　童子郎　士

○開府儀同三司一 杜氏通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 又獻帝以伏完爲輔國將軍儀比三司 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年祐始

爲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從無聞至晉羊祜爲車騎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之儀累年謙讓不辟士不備僚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能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其家無館宇官無命士請吏議之詔不許　江左亦多有之梁沈約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徐勉爲約請三司之儀武帝不許又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王茂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　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爲之湝戶皆久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隋文帝並以爲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右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及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

開府儀同三司二　藝文類聚

東觀漢記曰鄧隲字昭明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袤推讓上送印綬至於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聞始建初三年馬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事魏以黃權爲車騎開府此後甚衆將軍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祿大夫開府依司徒阜服

開府儀同三司三　北堂書鈔

班同三事東觀漢記云章帝建初三年馬防爲車騎將軍班同三事又竇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又呂布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詔給親信王隱晉書元康元年詔曰中書監張華歷代心腹朕所憑賴酬其勳績使儀同三司給親信肅百人　羊祜文武佐命又云太始八年詔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衛將軍羊祜歷位文武有佐命之勳其以祜爲車騎開府如三司之儀　張華虛冲挹損又云惠帝元康元年詔曰中書監張華虛冲挹損爲高尚其以華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王戎清虛履道又云惠帝元康元年詔曰尚書僕射光祿大夫王戎清虛履道謀猷冲遠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文才允叙將登清風俗顯一舉望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以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詩】周王褒別裴儀同詩曰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沙飛似軍幕蓬卷若車輪邊衣苦霜雪愁貌損風塵行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

【齊】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爕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歷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宸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徐倚衣田猶存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收三邊非勞一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封論其才望有慚八弘光佩印校常若叔度

【表】梁王筠爲王儀同瑩初讓表曰桃李獻金卒先五

等觀晃迎轄光導百僚坐階遂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際致仕之請方奏而恩渥恩特昭賚必被寵首爰降朝野驚嚬是以安石歸禾固請元規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空疎器量淺而可以安參鉉席靦貌愧庭　梁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客等大漬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邁九疇明出十光萬機必理一物興念百紆玄鏡懸事止水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讓儀同表曰臣聞石瓠難副用謝舒與施本云施菲非凡賤逢聖微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變紫宸心飛丹掖品同儀比愧眩莫殊　陳沈炯爲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曰日者驂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凶悲其夜數縲入功其曉奏危光似燭簽命如絲六進之九百貽其咎假令誅以匪了裁及墳冢洪非負德陵實孤恩況伏鑽倪俯遂受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憐而宥之伊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甘詣司魂遊岱而不知何對　陳江總太保蕭公謝儀同表曰吸泉野戰曾無汗馬之

勞代郢進籌又闕前戈之勇薄伐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又虧朝則王人降止朝册遠臨奉述枌書曲停表奏滄波凹覓倪杜敬仲之辭關路悠長致絕趙襄之讓心馳紫路容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無日

【墓誌】隋文帝儀同徐勉墓誌銘曰朱弓表瑞寶劔彼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衆甫斥僞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遑天卽地歸幽去明空谷傳古哀風送鈴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
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
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位從公光武以爵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賓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
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
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
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
吏卒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
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

玉（食奉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匹秋絹五十匹綿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
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隋文帝以爲散官不理事
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唐爲文散官（餘見開府篇）

特進二（藝文類聚）

百官表注曰特進官品第一　漢制皇后之父率爲此
官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晉驃騎將軍劉放衛將軍
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書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
從本官供給特進但爲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
也　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傅咸集曰
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門下扇漢武特進執璧已
有舊制令特進官執璧繼公

特進三（北堂書鈔）

見禮如三公（漢書諸侯王位以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舉吏如五府
（後漢永光三年以大尉晉融爲特進舉吏如五府也）加崇諸侯（晉公辨禮秩漢制皆以特進加崇諸侯）必須定議（漢書張禹傳云禹以特進爲天子師就第賜安車朝服賜養牛上尊酒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鄧禹罷三公位特進（東觀漢記云建武中鄧禹罷三公以列侯就第位特進）曹洪以驃騎位特進（魏志文后父七嘉以官爵爲列侯曹洪以驃騎位特進）

墓誌　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誌銘曰山東流水關西
城市義府斷鋒風飛雲起遊楚宮梁桂復開方道花
可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侔二儀已而金貫兼探
玉牒石詞既擬變社茲同桃李成蹊松柏爲叢天地
長久永扇高風　陳江總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誌
銘曰耕耘書圃弋獵文場濟忠續合八體纖揚辭夼
太史筆利干將心織武庫山定雕黃衣使巡採絕域
遐深市朝遷貿陵谷相侵形寄上績名宣麟附高排
閶闔轡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消方講馳光
復斜平原出宿摩序爲家隴悠宿霧松悲鳴鳥地迴

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旐嚋曩行役共上
河梁余因病免君事遂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代之
銷亡龔鐫石於玄冢留清風於故鄉

〇大夫總載一 北堂書鈔

爲觔脉臣六韜云二十七大夫者爲觔脉之臣爲帝者佐春秋漢含孳云少微之北大夫位爲帝者佐也主綱紀又云少微北大夫位以上綱紀也大夫法山陵又云二十七大夫法山陵也吡亮九卿漢官儀云天子二十七大夫職在言議吡亮九卿職參九卿帝王世紀云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掌論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掌應對續漢書百官志云凡大夫無員數掌

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也一國之高文子云取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也四方之則漢官解詁云光祿大夫諫議大夫撰議群卿四方則之能有德音毛萇詩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銘使命能造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以爲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通於人事說苑云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也進賢達能白虎通云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温故知新漢官解詁云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於古禮爲天子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光祿大夫中諫議大夫皆能温故知新率由舊章與參國體稽合同異皆能分明古今辨章舊聞講論五始漢書公羊傳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元者歲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者月之始公卽位一國之始也可與國事漢官儀曰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國事故舉爲列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衰者也

常在於仁說苑云大夫者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遂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梁實於府庫如此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論語先進云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大夫致仕賜之几禮記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大夫總載二 白帖

食菜陪臣頒冰理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大夫大夫立家大夫大夫問富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執羔執雁則不上大夫祿倍士禮下大夫十倍上乘軒賜杖位崇羔雁大夫命爲象法山陵

〇光祿大夫一 杜氏通典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附

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大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明當以其肌膚知能侍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加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爲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命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西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

蒼玉斧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爲優崇之
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
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
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
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
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
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
諸卿下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
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絹五十疋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
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視信二十人魏
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
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
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
夫晉時王翹之爲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爲光祿就王晏乞一片
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猶爲光祿勳又有左右
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
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爲兼官後魏有光祿

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北齊皆以舊德就閑者居
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
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爲散官不理事
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
光祿銀青光祿並爲文散官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皆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誠遂因仍不改○正議大夫○通議大
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唐並因之

光祿大夫二 藝文類聚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　漢官
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

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　漢官儀曰光
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
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銀
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
道獻可替否禆揚德化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
蒼頭廬兒傳呼甚寵蕭望之守門　顧望之謂曰不肯
祿祿反抱關乎望之曰人各有志　又曰元帝以少
傅周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東觀
漢記曰張湛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
法度者堪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

復諫矣。魏志曰黃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
卒門施行馬。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
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爲光祿
大夫賜歸家所在縣給穀千斛常以八月存高年致
牛一頭酒三斛

光祿大夫三 北堂書鈔

秩二千石 漢書貢禹傳云禹字少翁爲光祿大夫頃之上書曰賴陛下神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誠非草芥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慚愧而已

官品第二 晉百官表注光祿大夫官品第二俸月三十五斛

次丞相 漢書云谷永字子雲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亞九卿 蜀志譙周字允南遷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亞九卿

出則奉車 漢書霍光字子孟爲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出則驂乘 又云金日磾爲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入朝不趨 晉諸公贊云大風王朝晩乃叙用爲光祿比秩三司不應府辟士翻復上殿入朝不趨

太官致膳 晉中興書瑯琊顏含拜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諭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寮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樊宏謙卑 華嶠漢書云樊宏字靡卿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卑畏慎不求苟進

魯芝清約 晉錄云光祿大夫魯芝清約儉嗇耆艾不渝上賜絹三百匹

倪寬經學 漢書倪寬以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

房鳳明經 又云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

蔡義說詩 又云蔡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召見義說詩甚悅之遷御史大夫

荀遂善論 荀氏家傳云遂字道明性雅靖善談論遷光祿大夫

主父言世務 漢書主父偃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遷爲郎中偃數上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案漢武改爲光祿大夫

吾丘對寶鼎 又吾丘壽王傳云壽王字子贛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

灌嬰數力戰 又云灌嬰數力戰拜爲中大夫漢案漢武光祿大夫也

汲黯數切諫 漢書汲黯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

周堪領尚書 又云周堪爲河東太守詔曰先帝賢而傳服出而試之三老官屬頌甚美每使者過郡靡人不稱今徵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鄧晨監諸將 後漢書鄧晨傳云晨字偉卿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

武陔朝論歸美 晉諸公贊云武陔遷爲右光祿開府公以身率職朝論歸美

賀循儒者爲榮 晉中興書會稽錄云賀循字彥先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左右循病雖曰不能言而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登賢俊 續漢書百官志云光祿大夫掌□禮祠贈護喪事立嗣王存問耆老延登賢後

給牀帳 晉紀云光祿大夫致仕多遜位者給牀帳褥席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

常惠勤勞拜 漢遣

常惠傳云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禄大夫

谷永才能徵 漢書云谷永待詔公車為上第永既陰為大將軍王鳳所說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禄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阜衣之吏顧之靜臣之末

陳宮文武擢拜 會稽典録云上見天下郡郎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郎對曰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頃氏春秋武為孫吳兵法上曜拜大夫上

鼂錯高第乃遷 漢書鼂對策當時有百餘人唯錯為高第乃遷中大夫謹案漢武改中大夫為光禄大夫

長公當輿前諫 漢書云夏侯勝字長公為光禄大夫時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訞言縛以屬吏也

子横當車斷鞅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横為光禄大夫帝欲到三輔憲諫曰天下未定車駕未可遠逐行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止到弘農潁川兵起乃還上曰悔不用光禄大夫言

王延世河決塞堤 漢書溝洫志云成帝初河決河堤使者王延世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徐自為五原築障 漢書匈奴傳云太初三年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禄徐自為出五原塞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察師古曰廬朐山名也朐音劬

言楚詞武帝甚悅 又朱買臣傳云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拜為中大夫

舉賢良武帝嘉之 又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荀勗以左光禄開府 王隱晉書云荀勗字公曾為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時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令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生擾亂臣竊謂不可

劉寔以右光禄開府 又云劉寔字子真加侍中特進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論辯便宜大臣數詘 漢書嚴助傳云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因言國家便宜令助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尤親幸焉

時訪大議據經以對 蜀志譙周遷光禄大夫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常林告老為光禄大夫 魏志常林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也

卞壺乞解拜光禄大夫 晉書卞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表 梁任昉為柳僕射讓光禄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爲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痞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克壯報效無階而嬰離沈痼日月滋甚聖朝留辭役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衍事存寵渥

銘 魏曹植光禄大夫荀侯誄曰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欷歔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〇太中大夫一 杜氏通典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附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議論漢因之 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蘇令

發起爲盜欲遣大夫爲使府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延令尹逢拜爲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獨畜養也

後漢置二十人隗囂廣置職位以自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大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禮皆爲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魏以來無員皆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爲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唐亦行之〇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爲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〇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行之唐又置之〇朝議大夫

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爲名唐因之〇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唐因之龍朔制諸王嫡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敘〇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爲文散官

太中大夫二 北堂書鈔

古之大夫 漢官解詁云世祖中興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散大夫光祿大夫此等於古皆爲天子下大夫也

最爲高大 韋昭辨釋名云太中大夫在中最爲高大也

賜牀帳 臧榮緒晉書云爰邵字文伯老乞骸骨詔聽如所上拜太中大夫賜錢三十萬牀帳薦褥祿賜與卿同遣服中侍給乘

給安車 傅子云魏明帝以管寧爲太中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被一領給安穩犢車

乘

數存問 東觀漢記云張湛字子孝爲太中大夫病中居東門候舍故時人號爲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數引見 又云張純字伯仁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

田豫食卿祿 魏書云田豫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諭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以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也到

袁與從卿例 晉錄云太中大夫新蔡男表與志高表行所宜優異可從九卿崇東之例給史四人

文帝悅賈誼 漢書云賈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朝廷訪鄭興 續漢書曰鄭興爲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也

朝賀待以師禮 謝承後漢書陳囂字子公拜太中大夫年七十每朝賀帝待以師傅之禮賜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以病乞骸骨以大夫位終

致仕秩與卿同 王隱晉書華表字子偉以老病乞骸骨詔以爲太中大夫門施行馬秩與卿同

說詩高祖之前 漢書陸賈拜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侍講華光之內 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歷三郡溫仁多恕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曼倩敖弄公卿 漢書東方朔字曼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常醉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

文舉愛才樂酒 張璠漢記云孔融字文舉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魯平道藝深明 續漢書云魯平字叔陵遷中散大夫賈逵薦平道藝深明時見用復與黃散大夫數事上善平罷朝時賜冠幘衣領

嵇康風姿清秀 臧榮緒晉書云嵇康字叔夜風姿清秀高爽任

貞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橋玄謙儉下士張璠漢記云橋玄字公祖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秩親拜太中大夫及卒家無餘業喪無所殯當時稱爲名臣

韓暨志節高潔魏志韓暨傳云明帝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使南越尉佗稱臣漢書云陸賈使南越賜尉佗印爲南越王卒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

會東郡盜賊請降續漢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

行風俗多所舉稱漢書云蓋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

在朝廷數上便宜續漢書云梁統字仲寧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

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漢書王嘉字公仲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

徵詣明堂問治亂事又云武帝初臧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以安車蒲輪駕駟迎申公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

定官名興禮樂漢書云賈誼遷太中大夫誼奏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

○諫議大夫一 杜氏通典

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爲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歙父仲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誤矣亦無常員二漢並屬光祿勳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之不宜也自後無聞矣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

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諫論太宗稱善遂詔自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若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陳上然之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于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匭銘之曰申冤北方冬色玄有能謀智者可投書于玄匭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

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爲獻納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爲匭

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延載元年山人武什方拜正諫議大夫平章事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曆七年二月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得過正員數貞元四年五月分爲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

諫議大夫二 初學記

百官志諫議大夫秦官也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皆名儒宿德爲之隸光祿勳漢武改郎中令爲光祿勳光武增議字爲諫議大夫置三十人屬光祿勳依

漢氏而晉宋齊並不置五代史百官志云梁陳亦置北齊依後魏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門下省置七人唐因之減置四人

【事對】

清愼 **諒直** 司馬彪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篤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愼高亮可諫議大夫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讜言武帝嘉之

方正 **忠謇** 漢書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匡衡舉孔光方正爲諫議大夫謝承後漢書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諍終不曲撓散俸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論得失 **陳讜言** 漢書云王吉字子陽爲諫議大夫是時宮室車服甚盛外戚貴寵吉上疏論得失上以其迂闊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琅琊下詳諒直注

乘高車 **止靈臺**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爲諫議大夫持節歸

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天子納善 **好事從遊** 漢書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禹爲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又曰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以疾免復召爲諫議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持節南陽 **作賦東觀** 上詳乘高車注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尤字伯仁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入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遂拜諫議大夫

召入 **作賦** **從容爲歌** 上詳作賦東觀注漢書曰王褒字子淵爲諫議大夫褒從獵所幸之宮館爲歌頌論者以爲淫靡不急

諫議大夫三 北堂書鈔

安集關西 華嶠後漢書曰鄭興更始立拜爲諫大夫使安集關西

稱行天下 謝承後漢書云江革字次翁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使縣以見穀千斛賜革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革孝之稱行於天下

謙遜接人 漢書云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因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

質樸守正 又云夏侯勝字長公爲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誤謂上爲君相字於上前亦以是親信

何武賢良徵 漢書何武字君公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議大夫

孔光經學舉 詳初學記

陳宣明 **洛水必不入** 楚國先賢傳云陳宣字子興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洛水溢出城門校欲築塞之宣曰昔周公卜洛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盡不入城門今數爲災異人主之過不可解塞之無益昔王尊尚修己以禳災異況朝廷乎圖知水必不入言絕而水退也

陳禪諫幻人不宜設

謝承後漢書云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諫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昔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也

繫掖庭獄 漢書云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才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疏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也

繫北寺獄 袁山松後漢書云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詔收陶繫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

諫議大夫門

獻頌王褒獻聖主得賢臣頌拜諫議大夫 明經韋玄成詩書 出爲郡漢出諫官爲郡守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本朝上疏曰陛下憂人出諫官爲郡甚大患也所謂憂末而棄本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希在門人希至門楊雄事 公忠 謇諤

司諫 盡忠 秩惟大夫 職司諫議 朝夕論思

出入討論 耳目之官 獻納之地 當休明之

代 居言用之司

箴 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曰於昭上帝迪茲旣哲匪於氷翳惟人是務處有涌川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記政以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逮于周厲慢德不蠲聽聰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務庶類不勝流之氂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游淺渟淺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傾厥國諫臣司議敢告有冀

◎通議郎 杜氏通典

朝議郎 朝請郎 承議郎 宣德郎 通直郎 朝散郎

宣議郎 承務郎 給事郎 儒林郎 徵事郎 登仕郎 承奉郎 文林郎

將仕郎附

通議郎隋置散官 隋文帝於吏部別置通議朝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皆爲郎下皆爲尉其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監檢至煬帝皆罷 唐改通議爲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正六品上叙○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叙○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衍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爲名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叙○宣德郎○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叙子出身從七品上叙○宣義郎隋置游騎尉散官唐改爲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下叙○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承務郎唐置蓋齊因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儒林郎隋

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唐因之○登仕郎唐置○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唐因之○將仕郎隋置散官唐因之自通議郎以下今並爲文散官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於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大一階不至者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其次一階依皆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蔭皆依散官其後類例分錯雜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八品以下更加勳轉乾封以前未有乏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帶拜入五品者多因選叙計階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叙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郎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之階入五品三品

唐類函卷五十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梁谿華國才校訂

設官部二十七

東宮官總載 太子六傅總載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傅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丞 主簿附 太子庶子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 左右諭德 司議郎附 中舍人
洗馬 太子舍人 崇文館學士 崇文學
校書 正字附

東宮官總載 杜氏通典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也懌說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謂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公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禮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卒乘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高褒懼不能止暠閉門將出而暠至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奸臣共挾邪謀令孔之事有死而已乃遣奏請臺敕白得中詔決物乃聽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以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以典書坊）分統諸局（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唐置詹事府以統眾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亨初復舊景雲元年又改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唯改齋師為典設餘局名與隋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冠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如諸監並為郎遂為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閤內諸事諸坊局小吏各有差）閤隋制也

圖宋顏延之直東宮荅鄭尚書道子詩曰皇居體環

極設險祇天工兩闈開道軌對禁限清風

箴 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訓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語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甲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言自臧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滕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思歸敢告常從　周王

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政文為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懸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承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止離明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為士齒卿命秋朝服寢門廻車作室正陽居位喬枝父

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倚禍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作不復無下不敗美疹甘言鮮不為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宦為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安危其位神聽不惑天妒斯忌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府戴逵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攜倡優起舞

表 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為漢文帝陳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呂望為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為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為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為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宦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輝日月實為光大也

○太子六傅總載一 杜氏通典　三太三少也

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 傅爲太傅少傅詩小弁篇太子之傅作焉以刺幽王弁音步干反 逮乎列國秦亦有之 孝公時商鞅設法黥太子師傅是也 漢高

帝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夏侯勝字長公為太傅卒官太后以嘗受尚書於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又萬石乃石奮韋玄成丙吉並為太傅　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晉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真以為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

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赤耳安車各一乘　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錢三十萬以備衆用愍懷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

為太師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職官要錄曰皆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　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晉王導為太傅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皇太子普天之痛羣下宜同三朝之制元帝從之　又齊王攸領太傅作太傅箴獻於太子傅玄亦有少傅箴又任凱山濤張華並為少傅　山濤啟事曰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海觀儀刑方任雖重比此重為輕又可朝會與闕國議　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為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職官要錄曰二少舊視左僕射冠服同三太也陳因之自

梁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師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向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為後從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illegible]各一人詹事府[illegible]罷

太子六傅總載二白帖

云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上曰昔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終成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祖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竇嬰因謝病 史記竇嬰傳曰孝景帝立栗太子以嬰爲傅後廢栗太子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王導旦夕陳諫 晉書云王導爲太子太傅初帝愛瑯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

張湛稱疾不朝 後漢書云張湛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

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 漢書云夏侯勝爲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金百斤年九十卒

蕭望之以論語授太子 漢書蕭望之爲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賀循制度所正 虞預晉書云賀循爲太子太傅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正定朝

野諮詢

李憙訓導盡規 晉書云李憙字季和爲太子太傅在位累年訓導盡規

涼茂甚見禮敬 魏志云涼茂爲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仲翁深見器重 漢書云疏廣字重翁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初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illegible]官屬巳備若親暱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于[illegible]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illegible]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器重數受賞賜

彥先疾廢頓太子親往拜 晉書云賀循爲太子太傅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累表固讓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

父子俱移疾公卿設祖道 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孝經論語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俱移疾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太子太保

北堂書鈔

輔翼歸道 禮記文王世子篇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教諭德成 詳東宮總載

召公爲太保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保者保其身體也

陳騫爲太保 臧榮緒晉書陳騫字休淵有[illegible]爲太子太保也

劉寔以開府加 王隱晉書云孝懷帝以劉寔爲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賈充以太尉領 晉諸公贊云賈充以太尉領太子太保錄尚書事

○太子少傅

北堂書鈔

輔導爲職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少傅秩二千石以輔導爲職

與卿同班 晉公卿禮秩云少傅與卿同班

輔導玉質 漢書解詁云少傅琢磨玉質木承無疆言太子者生王也

輔導東宮 王隱晉書山濤爲太子少傅詔曰輔導東宮

悉王官屬 續漢書百官志云少傅悉王太子官屬

不朝朔望 漢故事云太傅少傅稱臣並不朝朔望

准古不

拜 王隱晉書荀顗儀少傅當稱臣准古不拜

月朔入見 魏志云何夔爲少傅涼茂爲太傅每月朔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他日無會儀也

周伯仁疏讓晉帝詔副往意 晉中興書汝南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吏部尚書如故上疏曰臣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參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詔曰當副往意不宜中讓

秦西巴放麑孟孫召爲子傅 韓子云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截之持求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桓榮稽古之力 後漢書云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輔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山濤古人之風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爲少傅詔曰濤秉德沖素心思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宮宜兼督朝事

衛瓘鼓吹之府又云衛瓘字伯玉爲太保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王雅冒雨而拜裴松之晉書王雅字茂達爲太子少傅拜日迅雷大雨洪注時刻旣至而雨愈甚雅語僕射王珣求停不許遂冒雨而拜張良立奇策漢書張良爲少傅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周昌諫不止張良立奇策召四皓以免匡衡陳便宜漢書云匡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顏師古曰任堪也疏受辭禮閑雅又云疏受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置酒太子宮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懽悅頃之月受爲太子少傅王丹德重當時續漢書云王丹爲太子少傅譽審正直名德重於當時甄宇清靜少欲東觀漢記云甄宇字長文拜太子少傅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羊祜克己復禮山濤啓事云少傅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禮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華廙得傳導之義王隱晉書華廙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甚得傳導之義周顗有不言之益晉書曰周顗爲太子少傅上疏辭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子房雖疾臥傳太子漢書張良傳云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勿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巨源雖疾乘輦導入王隱晉書山濤轉少傅表疾不聽尋講武于宣武場帝命乘輦導入上疏歸道以書辭謝華嶠漢書云桓榮爲太子少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道太子以書謝表疾求退手詔不聽王隱晉書山濤轉少傅表疾求退手詔不聽三世傳東宮談者歎美晉書薛兼爲太子少傅自兼祖綜父瑩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父子爲師傅朝廷榮焉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晉書傅玄少傅箴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

〇太子賓客杜氏通典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旣見曰煩公幸卒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武帝又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正東宮雖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恒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儲皇其後無聞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爲皇太子賓客遂爲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資位閑重其流不雜天寶中賀知章爲太子賓客後爲道士還鄉捨宅爲觀玄宗賦詩贈別時議榮之

◎太子詹事一 杜氏通典 丞 主簿 同直附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後漢志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官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官者詳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衆務晉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詳六傅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大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晉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

職官 卷五十一 十三 詹事

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齊沈文季為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衆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少詹事為少尹咸通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神龍初復舊○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隨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傅過江多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與梁冠皂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略為詹事丞孝明為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乃謂曰自此以後非朕手勅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下隋初省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判集假使分判府事○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唐因之掌付事勾稽監印紙筆○司直二人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太子詹事二 藝文類聚

職官 卷五十一 十四 太子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詹事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屬大長秋 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帝母弟梁孝王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王太后歡之嬰引巵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儒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又曰孝哀元壽元年馬宮為詹事 又曰漢文以鄭當時為景帝詹事 又曰昭帝元鳳中以亭賢為詹事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

掌一官事務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眞二千石銀章紫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府魏氏更置詹事總衆職晉初又屬二傳咸寧復置詹事

王珉答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也

俗說曰江夷爲右僕射王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覔比例准對曰准當出外尋訪准後見王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太子詹事三（北堂書鈔）

總司之任（晉起居注云武帝以王恭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恭讓表曰今日王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關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　舊視領護（晉令云詹事品第三舊視中領護）

卞壹裁斷切實（干寶晉紀云卞壹遷太子詹事世稱壹裁斷切實忠於事上也）　王恭清操過人（晉中興書云太原王恭爲中書令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

【表】齊孔稚珪讓詹事表曰太子霞馨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揮羽瓊條實嬰戚貴於丹京陸靡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新未闕成績慙康不棄故劒無遺遂宜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蓽門爵成爽塏儲端華重實其恒司南章焉宮已擇儒雅實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以越也

陳江總謝宮爲製讓詹事表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園迷迭之文屢陪南館久降噓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讌斯謂言善戲黃金然諾並遂殊寵年齊栢寢豈報恩榮紙罄蘭臺未書悚戴

【啟】陳江總除詹事謝宮啟曰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會覲

收渥澤

○太子中庶子一（杜氏通典）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子）（按齊人鄒陽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而荆軻入關則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爲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爲親近之官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

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後茂者爲之或以郡守參選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選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甲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爲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

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爲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爲左庶子卒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列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令所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宜奉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于志寧爲[illegible]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illegible]太子名承乾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典膳藥藏门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與文館共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

太子中庶子二 藝文類聚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　又曰王商涿郡人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　漢書曰歐陽地餘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　魏志曰鮑勛爲中庶子　又曰王昶字文舒爲中庶子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條屬莫與爲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

以掌教之　環濟要略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徼候　文章叙曰應貞晉室爲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以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太子中庶子三 北堂書鈔

職如侍郎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衛太子家班彪云竊見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爲中庶子員五人秩六百應劭注漢官表云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管綜門下王珣啟以桓謙爲太子中庶子云東宮之選宜盡一時之美中庶子綜

管門下不可不得其才
校德東宮山濤啟事云瑯琊王子繇西王世子越云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若兼庶子
一宮要任晉起居注云武帝置中庶子四人宮要任
東宮顯選山濤啟事云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爲之
宜用儁選吳志云孫登爲太子以時太傅張溫言于孫權曰大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選於是乃用陳表爲中庶子一日顯譚
堪居內侍王珣啟以桓譴爲太子中庶子堪居內侍
宜得高茂山公啓事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循宜先用素業
宜得俊茂又云今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齊陰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不識可合聖意
純粹篤誠又云中庶子賈模遷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沈靜履素晉書皇甫謐傳咸寧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
才行優著王隱晉書粲益爲太子中庶子才行優著
經學淵溥晉中興書云孔演字太元爲中書郎領中庶子事時中興庶事草創演經學淵溥又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野王通詩漢書馮奉世傳云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劉軼侍講東觀漢記儒林傳云劉軼字君文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侍從十年漢書史丹傳云丹字君仲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
甚相親愛晉書殷仲堪傳孝武帝召堪爲中庶子甚相親愛
大臣薦王商漢書云王商字子威爲太子中庶子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山濤用劉粹山濤啟事云中庶子賈模遷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爲之可也
顏含操行徵晉書云顏含字子弘少有操行肅宗初臨東宮侍臣宜須儒素有行者乃徵含太子中庶子
陶侃孝廉拜陶氏家傳云侃遷太子中庶子而好學善談論尤明詩易案侃本傳不載
傳喜好學選漢書云傳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中庶子也
祖

納文義遷王隱晉書云祖納字士言以清言名理文義可觀遷太子中庶子
荀緯喜文學文章敘錄云荀緯字公高少喜文學爲太子庶子
鮑勛有高節魏書曰鮑勛字叔業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有燕來翔王坦被令爲賦武昌先賢傳云王坦字方山爲中庶子被令爲燕來翔賦
蔡穎博奕太子命曜論之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少好學能屬文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深見寵遇僚屬莫比詳類聚
固辭疾篤不奪其志晉起居注云武帝咸寧二年詔皇甫謐爲中庶子固辭疾篤帝不奪其志

太子中庶子四 帖白

班同三舍擬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
職授八舍詳類聚
受命天朝晉鄭默字思允與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爲太子宮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
入侍儲幄顏含
秦寵蒙恬晉導
孔演演傳授經學並爲庶子
掌侍從獻替
接東宮左右

墓誌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篇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東時廻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廑辭爲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縈珪掩采靈劍摧鋒宋郊渝景氣洛水沉鍾玄扉不晝幽夜

恒冬

○中允 杜氏通典 左右贊善 司議郎附 左右諭德

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爲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爲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駮正啓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臨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内允太子遜

位而官復舊○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爲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司議郎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駮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中舍人一 杜氏通典

中舍人晉咸寧初置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近臣省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内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内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 孝和實錄曰王友貞

太子中書舍人

中舍人二 北堂書鈔

咸寧加名 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注云咸寧初置中舍人 似黃門任 徐邈與王珉書云或說中書舍人職居黃門不與中庶子中閤出內 典文疏 王珉答徐邈書云中舍人典文疏位如中書郎 治文書 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云惠帝在東宮以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治文書 顧榮秀望 顧榮詳太子舍人非中舍人也 陸雲才藻 傳亮文帝誌云陸雲字士龍性清正有才藻爲中舍人 杜錫數諫太子 王隱晉書杜錫字世嘏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 張敞不答千秋 陸道瞻吳地志云張敞字弘源爲東宮中舍人不輔會稽王發人茹千秋曰中舍人名望久滿此侍公坐嘗盡拙言敵正色不答

○洗馬一 杜氏通典

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又按漢書汲黯及姊子司馬安並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
善宦仕至九卿後漢員十六人職比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
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安帝時太子謁顧洗馬高山
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唯
秘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
經則掌其事餘後漢同陸機鄧攸並爲洗馬宋與晉同齊置一
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爲清選皆取甲
族有才名者爲之位視通直郎梁庾於陵拜洗馬舍人如舊東宮局通爲
清選洗馬掌文翰猶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擢充斯職武帝曰官以人而
清豈限於甲族時論美之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

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
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
坊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司經大夫通判坊事罷隸左春坊咸
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

太子洗馬二北堂書鈔

如謁者續漢書百官志張晏注云太子洗馬員十六人秩比六百石舊職如謁者擬祕書
徐邈與王珉書云漢制洗馬冠高山冠擬祕書掌國籍晉起居注云武帝制洗馬八人掌國籍
典文書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洗馬前後典文書佳才也洗馬清道徐邈與王珉書
云勾踐執戈韓子云勾踐入宦於吳執干戈爲吳洗馬一時高選晉起居注云東
宮洗馬一時之高選今之清選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洗馬今之清選以才學名

魏畧云顏斐字文林以有才學召爲太子洗馬以才辨召王隱晉書云李密字令伯時人稱其
才辨召以爲太子洗馬以弱冠拜晉書衛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
觀之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
同遊烱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illegible]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以弱冠
登荀氏家傳云遂字道玄徐簡靜辭音樂美談諭拜太子洗馬清身潔已書云辭系字
少淳仲兄紹字仲連次兄有字雅連弟清子素巳仕皆洗馬雅量弘齊傅咸別傳云友人魯
仲叔淮董弘齊思心遂遠選太子洗馬咸云謬蒙朔與介欽斯職貞得與此子同班共事也篤敏
有思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武長祠篤敏有思人東宮洗馬才經文雅荀氏家傳云遂
拜太子洗馬戴若思特相欽重作詩頌之云云以嚴見憚漢書云汲黯孝景帝時爲太子洗馬
以嚴見憚同官所推文士傳曰江充爲太子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嘗以五事諫之爲

同官所推陸機感恩賦詩陸機皇太子清宴詩序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
郎中云云傅咸同班共事傅咸別傳詩上

太子洗馬三白帖

朝推文士選在陸機機起家爲太子洗馬時號玉人擢於衛玠
詳書鈔孝聞晉李密爲太子洗馬事祖母劉氏以孝聞先馬漢百官表如淳曰洗馬前驅也
國語曰勾踐爲夫差先馬先或爲洗

詩

梁王均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曰龍樓實九重
薄寒起殊早玉堦泣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宮槐
風驚護門草之子擅文華縱橫富辭藻舒錦慙光麗
握珠謝奇寶媿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　陳江總贈

洗馬袁朗別詩曰賈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内撫劒入崇賢詩才殊艷逸將別愛留連驅車命鐃管拱坐面林泉池寒稍下鴈木落久無蟬務侵山扉月霜開石路煙高譚無與慰遲留悵華篇

○太子舍人一 杜氏通典 通事舍人附

太子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 鼂錯鄭當時並爲太子舍人 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 元帝大興元年以太子舅虞胤爲舍人太子湊曰舅甥當崇敬不欲降舅氏之親爲侍臣詔乃轉爲常侍 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 梁劉杳字士深爲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仕者勅特留杳焉 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内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内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太子舍人二 藝文類聚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畧曰張茂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氾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文洗滯舉爲大臣欲以慰後聞之士　又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 一作無不知問 盧浮高朗經傳有美於華起家爲太子舍人　宋書曰王僧達善屬文帝召見德陽殿拜舍人

太子舍人三 北堂書鈔

舍人更直宿衛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舍人今之清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 備絳衣 班彪便宜表云宜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備絳衣舍人蓋領此也 掌表啓 摯虞決疑云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課乙科 漢書云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秉政改課乙科通者二十人爲太子舍人 通二經 摯虞決疑云太常弟子通二經補太子舍人 德望歷位 臧榮緒晉書云程牧有清名德望歷位太子舍人 秀望累遷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彥先南士秀望有清藻爲太子舍人

霸威重東觀漢記侯霸字君房有威重為太子舍人袁良明經華嶠漢書云袁良明經為太子舍人也
明帝善之魏志云張茂字彥林太和中上太便宜事百餘條明帝善之拜太子舍人
哀帝悅之漢書云董賢為太子舍人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而悅之拜為黃門郎
摯虞以賢良拜晉書摯虞字仲治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擢為太子舍
人卞敦以才識稱晉八王故事云卞敦字仲仁以才識清辯見稱為太子舍人也夷
甫以名門超王隱晉書王衍字夷甫以名門超為太子舍人元則以文學舉
桓氏家傳云範字元則魏太子始立以文學舉為舍人山簡齊名嵇紹晉書山簡字季
倫與譙國嵇紹沛郡劉漢弘農楊准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盧浮有美於華
詳淑陳准有德器晉諸公讚云陳准字道基有德器為太子舍人程牧有才
行臧榮緒晉書云程牧字少言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潘岳神形清辯王隱晉書

潘岳字安仁神形清辯能屬文為太子舍人華譚言語清辯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
少以言語清辯知名除太子舍人彥輔性寡嗜慾晉書樂廣字彥輔性沖約有遠識寡
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譚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心裴楷嘗引廣共譚自夕申旦雅相欽挹王戎為荊州
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孝若秉心居正晉齊王攸
與山濤書云孝若秉心居正為太子舍人孔坦才名獨步晉中興書會稽孔錄云坦字君
平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祖納文義可觀晉中興書范陽祖錄云納字士言有操行
以門寒品能清言明理文義可觀遷東宮舍人通漢講說石渠漢書儒林云通漢以禮生
為太子舍人講號石渠也季長校書東觀謝承後漢書馬融字季長年十三明經為太子
舍人校書東觀潘尼上釋奠頌臧榮緒晉書云潘尼字正叔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鼂
錯上便宜事史記云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
藝文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
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馥哉若蘭穎矣傑態
瑾既誕子恒乃歡衹銀鉤之巧重世遇傷况此臨池
蟬輕露潤丹旒輕飛哀歌徐引壠水春帷山雲晚陣
○崇文館學士杜氏通典〔文學〕〔校書〕〔正字〕附
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為祭酒其
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
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為桂

坊管崇賢館而罷隸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
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為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
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
賢為皇太子避其名改為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
館同○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
魏武置太子文學魏武為丞相以司馬宣王為文學掾甚為世子所親信自後
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
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
中定制為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坊事○校
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

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唐四人掌讐校經籍無郎定弘文崇文二館置讐校開元六年省讐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〇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爲正書員唐復爲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

唐類函卷五十一

唐類函卷五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螭城李當泰校訂

設官部二十一

〇太子家令一 杜氏通典〔丞〕〔主簿〕〔食官署〕典倉署 司藏署附

太子家令秦官屬詹事太子稱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內因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旗內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爲之沈約爲齊文惠太子家令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黃門陳因之後

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内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爲司府令唐復爲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一人〇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〇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

隋亦然唐因之掌印并及勾舉〇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厨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飲膳之事〇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〇司藏署令

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仗庫興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〇太子家令一（北堂書鈔）

職如司農（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家令一人秩千石職如司農）品比廷尉（詳通典）

進品第五（續漢書注太康八年詔太子家令進品第五）東宮達官（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東宮之達官也）疏受恭謹（漢書疏受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鼂錯智囊（漢書云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奇辯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

太子率更令一（杜氏通典）丞 主簿附

太子率更令秦官（掌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録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〇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唐因

隋掌判禮樂刑罰之事○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
之自後無聞北齊隋又有之唐因之掌印及勾舉
太子率更令二北堂書鈔
率更令千石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率更令一人秩千石東宮之達官晉起
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東宮之達官職似光祿勳詳通典秩與
衛率同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具進品第五秩與衛率同主宮殿
之禁續漢書百官志云率更令秩千石掌宮殿門戶之禁掌周衛之防詳通典嚴
毅清高物理論呂子義為太子率更令有人就之宿者而非其數度云云清賢士物理
論云令呂子義清賢士也為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一杜氏通典 丞 主簿 廄牧署附

太子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
後漢因之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
子朝日即令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
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
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
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
一人掌皇族親疎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唐因之加
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為馭僕
寺改僕為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
署○丞梁有之陳因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唐因之

○主簿晉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
之唐因之○廄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屬詹事
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
內廄局外廄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
曰廄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僕寺統廄牧署令丞唐
因之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
太子僕二北堂書鈔
太子僕主車馬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如太僕又云太子
僕職如太僕主馭擬宗正詳通典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
學蜀志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與兄斌同時死
○太子左右衛率一杜氏通典 官屬附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
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
太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
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左右二
率從使軺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戎裝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成都王穎為太
弟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
元中又置宋齊止置左右二率齊沈約為太子右率又徐孝嗣自吏部
尚書轉領太子右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季亦嘗為此官梁二率視御史中丞
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

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子勇預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為浙州刺史煬帝改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唐為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為中書令行左衛率轉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貳率府長史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冑曹以上諸率府並同○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勾稽監印○倉曹參軍各一人隋

置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勝羞田園公廨過所監藥等事○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府內衛事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冑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為鎧曹唐長安中改為冑曹參軍神龍初復為鎧曹太極中復為冑曹掌軍器儀仗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率坊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齊直後各十人唐則曰親勳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太子左右衛率二北堂書鈔

主門衛秩千石如淳注漢書百官儀云衛率主門衛秩千石續漢百官表云衛率一人主門衛士晉規中領護晉令云左右衛率品第五舊規中領護泰始分道左右晉公卿禮秩云晉武置衛率令一人泰始分置左右率一人領兵各五千人也率精兵四萬人王隱晉書曰劉卞字叔龍為愍太子左衛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爲又如林率精兵四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朝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日卒立大事恒懼禍甚又非所能賈后微聞遷卞雍州刺史卞恐終露乃服藥卒將順匡救拾遺補闕臧榮緒晉書云徐邈為前衛率在東宮朝夕入見將屬匡救拾遺補闕

侍衛威重宜得其才山濤啓事云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河東太守焦勝清貞信義皆其選也裴康裴楷並為名士荀綽冀州記云裴康字仲預楷字叔則並為名士至太子衛率石崇孫尹皆其選也山濤啓事云太子左衛率缺石崇孫尹忠篤有文武皆其選也道胤為黃門領晉中興書郗恢字道胤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處默以博士為晉書云吳隱字處默以太學國子博士為左衛率徐邈建元為前衛又云徐邈建元中為太子前衛率先民一時儁彥臧榮緒晉書云徐邈字先民姿性端雅一時儁彥茂仲動可觀採荀氏家傳云愷字茂仲山濤舉為右衛率清和殷正從容衛間動可觀深也卞郭可式遏邊境晉中興書云卞郭除右衛率時胡賊侵逼淮泗中宗求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郭也郗恢有蕃伯之望又云郗恢領右衛率恢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有蕃伯之望擢為雍州刺史

○太子左右司禦率 杜氏通典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爲左右武侍率唐復爲左右宗衛率府爲神龍初復爲宗衛景雲二年復爲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 副率以下職亦同他准此 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太子左右清道率 杜氏通典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爲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唐爲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爲虞候率府開元初爲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太子左右監門率 杜氏通典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爲監門將軍唐復爲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爲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籍帳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參軍及兵胄二曹參軍各一人

○太子左右內率 杜氏通典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 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 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唐爲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裕衛咸通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録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爲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門大夫 杜氏通典

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 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 職比郎將 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冠兩梁冠 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併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爲宮門監唐初爲宮門大夫今宮門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下○太子門大夫二 北堂書鈔

職比郎將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門大夫秩六百石職比郎將 擬公車令 又云太子門大夫職擬公車令 鼂錯遷博士 漢書云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金欽舉明經 漢書金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

〇太子典膳郎杜氏通典（藥藏郎　典設郎附　內直郎）

太子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事丞貳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啓曰竊見禮大戴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近代以來未甚詳議不常接見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遂申減膳其年右史闕宰臣進擬數人高宗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

〇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

〇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一人隋如北齊制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

〇典設郎南齊置居局齊庫丞二人梁齊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齊師局有太子齊師內閣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〇太子旅賁中郎將杜氏通典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〇皇太孫官屬杜氏通典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

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王侯官屬總載 杜氏通典

周制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上大夫曰卿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公國孤一人 孔安國注虞書曰公之孤鄭玄周禮云公之孤四命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爲三監使佐方伯領諸侯此旅禮也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於方伯之地采牧國則有之故儀禮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此義曰言諸者通客牧二監皆爲公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 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也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避天子之二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 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云誤也正義曰此兼夏殷禮也夏之大國謂公侯也殷大國謂公也依周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故左傳云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按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爲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爲司寇則皆小司寇也 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其卿三命大夫再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 不言次國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也 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

在下爵異固在上耳 至于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 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 史記曰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不便焉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載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 淮南子曰蘧伯玉爲相子貢問何以理國曰不理理之 又曰子產爲鄭相國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貳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又孔子攝行魯相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又公儀休爲魯相奉法順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家織布好而逐出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秦制設十八大庶長 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將庶人吏卒故以爲人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者也 十七駟車庶長 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庶之長 十六大上造 言皆主上造之士 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 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 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 言爲衆列之長 十左庶長九五大夫 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 八公乘 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劉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貫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尊者 七公大夫 與下同 六官大夫 加官者示稍尊也亦謂之國大夫 五大夫 列位銜大夫 四不更 言不預更卒之事 三簪褭 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主飾此馬 二上造 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 一公士

言有爵命異於士卒劉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者也○漢制凡諸侯王官其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不得自置漢初王國有傅掌輔導王初曰太傅後除太字相本統眾官後省內史而相理民如郡太守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事郎中令秩千石墨綬僕本曰太僕改曰僕墨綬文學宋志云前漢王國已置文學大司農衛士長太

倉長齊善醫淳于意為之列侯國亦有相改所食國令長為之漢初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按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餘略與王國同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一戶之內皆不徭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賈讀曰價○後漢王國有傅如師不臣二千石相內史如郡丞中尉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僕主車馬持書奉使至京都謁者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郎中其紹封削詘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為限其官隨國大

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使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魏制王國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中尉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署令丞○晉制王國更置戶邑皆中尉領兵皆自選其文武官晉齊王攸以當時王家人衣食皆出自御府乃表租秩足自供遂求絕之○東晉王國有傅友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丞文學一人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獻替內史改太守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將軍大國上中下三將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上下二將軍各一人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

領兵二千人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公侯以下國官屬遞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冲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奉車都尉掾屬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宋制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晉王國有師改傅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凱有辭記室參軍箋曰記室之要須通才敏思性情纖密者為之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帝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

臣止宜云下官而已○齊制王國有師 諮議張盛字景山歷臨海華鄉晉安三王府諮議三王行事事與晉陵備位文學等官公侯置郎中令一人卿餘與晉宋同○梁制王國置傅相郡公以下各為選置之皆掌知百姓事郎中令將軍常侍典書令典衛長史典衛子典衛典祠以下自選備上諸官多同前代若王府將軍開府則置長史司馬及記室掾屬祭酒主簿錄事等官屬嗣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藩王則無常侍嗣與後漢同○陳制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

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員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為清濁或為選司補用亦有府樂牒拜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循從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案佐等或亦有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子弟多自修立非氣類者唯利是求暴物亂政皆此之類○後魏諸王侯亦各有師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乃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孝文所貴○北齊諸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後周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聞○隋制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諸王公以下置官屬各遞減煬

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國為名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唐制親王府各置官屬其府官國官王出閤者不置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員親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為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蔣王惲虢王鳳俱以貪暴為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為之語曰寧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后天授二年又置王孫官員親王府置傅一人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王師景雲二年改為傅諮議參軍一人匡正幕府諮謀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修撰文章讎校經史東西閤祭酒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掾一人通判功倉戶三曹屬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

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人掌表啓書疏宣行教命錄事參軍一人受事勾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雜檢校及典籤二人宣傳教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守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衛從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騎乘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內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兼知鞍馬等帳內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施行公文准等署式嗣王以下府准此國令一人大農二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判國司丞一人監印勾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親事帳內過葬追退雖繼襲子亦准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準其廻事

諸子遊 魏畧司馬宣王爲侍郎應令與諸子遊

趙定鼓瑟 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拜爲侍郎

王鑒文筆 晉書王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王侍中

孫秀校才 孫盛晉陽秋云孫秀爲趙王倫侍郎劉弘爲琅邪內史蕭秀於倫遂爲所信弘謂人曰孫秀校才其志難滿

〇諸王國典書 北堂書鈔

改爲治書 職官錄云漢制典書本曰尚書改爲治書國諱又改爲典書

掌國教令 晉起居注晉武置典書令掌國教令

典衛王宮 又云晉武置學官令主貢舉秀異云云

令詔選典令 又云太康二年齊王攸國相上長史闕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〇諸王長史 北堂書鈔

越府稱三才 晉書曰劉輿爲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有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竟陵謂二佐 齊書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傾鄰酬接 晉書曰劉輿爲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鄰納接即以爲左長史

治身清肅 齊書曰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決策帷幄 後魏書曰張兗上谷沮陽人好學有文才太和爲代王遷爲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覘其醉醒 南史曰孔覬字思遠除安陸王子綏

後軍長史性使酒毎醉輒彌日不醒雖醉日倍多而號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孝武欲引見遣人覘其辭醒

王府貴重 梁張綰字孝卿自中軍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繩直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宜城王府貴重故有此旨

人之表範 崔鴻後趙錄曰張躍字世濟尚河東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議辨拜世子衛軍長史教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唐類函卷五十二終

唐類函卷五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蟠城李當泰校訂

設官部二十二

○將軍總敘一 杜氏通典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故夏

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獵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左傳曰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為中軍卒故謂之將軍 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 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是也文子為衛之將軍名彌牟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至秦將軍之名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又復置橫海度遼二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鎮東西南並後漢末有之鎮北魏置）四平止於喪亂（魏置）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

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為者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謂之四軍）五校（即漢之五校）驍騎游擊積射彊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宋志曰

（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則門之職漢桓帝時置冗從僕射掌諸散從其射事則王謝之）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四中爲二十三班（四中謂軍衛撫權）八鎮爲二十二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八安爲二十一班（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四平四翊爲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凡二十六號爲重號將軍又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武臣不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果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爲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

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選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爲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事詳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贊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導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衛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禦（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隋

煬帝以左右衛（隋初舊名）左右屯衛（改左右領軍爲之）左右禦衛（新加置）左右候衛（改左右武候衛爲之）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曹等參軍事一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武軍醴泉道爲丹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

搖軍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統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楊恭仁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並爲其將）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翊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威之屯衛）隋左右領軍左右金（吾武候衛金吾衛隋之）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總謂之四衛其餘謂之雜衛）將軍總三十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餘衛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於二輔揀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彍騎置於南衙每月分番自此以後不復簡點）其餘驃

驃騎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
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凡將軍並爲五品以上武
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敕[illegible]充使
二十一入幕六十出鎮既悍劬勞成欲避[illegible]今改取
二十五以上充[illegible]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
出自今以後將校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一
年二月敕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資輦轂不合外支
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將軍總敘二 北堂書鈔

將軍 周官 周禮司馬職云天子六卿將軍皆命卿注云凡軍司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能任

者使兼之也 將軍之號 鶡冠子云人道何先曰先兵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將軍之號由來遠矣 無則必亂 尸子曰千萬之軍無將軍則必亂 以征

不服 漢書李廣傳云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軾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萃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於鄰國 親戎

引枹而鼓 說苑云田單爲齊上將軍攻翟不下明日親戎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也 出征授鉞朝堂 漢魏故事云夫遣將軍出征授節鉞於朝堂 將兵

扞燕 史記云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興師攻翟 說苑曰田單興師十萬將兵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子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也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 亞夫居細柳 史記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徐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

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屯霸上祝茲侯徐厲[illegible]門以備胡 田單在即墨 說苑魯仲連謂田單將軍[illegible]在即墨之時坐則織[illegible]立則杖[illegible]士卒倡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

○大將軍一 杜氏通典 官屬所載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
將軍屈匄是矣漢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軍 又竇嬰爲大將軍每朝大議列侯莫敢抗禮 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
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 衛青加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爲一官 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

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
大將軍爲大司馬 後漢大將軍自爲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 和帝時以
竇憲爲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
威權振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
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
有增 憲初爲此官威振天下尚書以下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棱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三公府 自安帝政理衰闕始以嫡舅耿瑤
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
繼爲大將軍如三公 梁冀別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風俗通曰桓帝初京師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豪彊及太

姓紫寶武子自游平爲大將軍印綬所加賊得其人漢末猶在三公上魏黃初
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晉宣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以諸葛恪爲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
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
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爲大將軍亦
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
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至太康元年瑯
琊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及伷薨復如舊冠
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爲之章綬冠
佩亦與晉同齊以爲贈梁有之陳以爲贈後魏北齊

爲二大與大司馬同至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
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
軍正三品唐貞觀二年九月敕六軍先已各置統軍
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
右衛及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
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
內外文武闕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敘仍待
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
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重漢不見官屬後
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

司馬一人竇憲爲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從事中郎二
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一人又賜官騎
四十人及鼓吹應劭曰鼓吹二十八人常員其領軍皆有部曲大
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
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
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景王爲大將軍置掾
十人別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
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
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皆爲位從公品秩俸

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
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車
騎驃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參軍一人又各
置司馬一人齊有大將軍爲贈官無僚屬諸驃騎車
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
從公長史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
亦然陳爲贈官無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三公北
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
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

大將軍二　北堂書鈔

將軍漢官金章紫綬晉百官表注云大將軍漢官也金章紫綬晉以爲卿
號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趙始受大名漢官儀云將軍周官也趙
王以李牧爲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嬰並爲之如三公續漢書百官志云順帝以皇后父梁
商爲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中郎掾二十九人次丞相蔡質漢儀曰漢典置大將軍驃
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位在三公上
辨釋名曰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昭帝時霍光爲大將軍猶在丞相下晉公卿秩云陳騫爲大將軍位次
在三公下王伸爲大將軍復在三公上秦在三公下晉公卿禮秩詳通典漢時貴
戚爲之辨釋名云大將軍漢時貴戚爲之或錄尚書事安帝鄧騭爲之詳通典
鎮撫四夷漢武柏梁詩大將軍曰鎮撫四夷未易哉威震州郡續漢書吳漢爲大將
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不肯應調漢斬曾威鎮州郡將其兵詣上漢祖具禮

拜韓信漢書韓信傳云王欲召信拜爲大將軍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兒戲耳王必欲
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袁紹恥班下魏武魏武爲大將軍袁紹爲太
尉紹恥班在下魏武乃因以大將軍讓紹軍內拜衛青漢書衛青字仲卿爲車騎將軍擊匈
奴右賢王引兵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於軍內拜青也臥內拜曹爽魏志曹爽字伯
昭爲武衛將軍明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受遺詔輔少主
九卿皆拜漢書衛青至塞天子以大將軍拜青位在公上九卿以下皆拜惟汲黯獨揖一
軍皆驚漢書韓信傳王設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不
離公門漢書吳漢爲大將軍爲人質厚少文無造次之能不能以言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凶爲衆乃得召其後勸誰不離公門上親信之先淮故將皆怨曰吳將豈依不離左右殊不可爲恭
以奉上曹植輔臣論曰智慮深與淵然難測執節平敵州隶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曹大將軍

也按大將軍曹真也梁冀賜官騎漢書百官志順帝以皇后父梁冀爲大將軍賜官騎及鼓
吹曹真爲帳下曹植輔臣論曰謝吉左右予爲帝嘆吾曹大將軍也
詩晉潘尼送大將軍掾盧晏詩曰贈物雖陋識意
在忘言瓊瑤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
以芳蘭

○驃騎將軍一杜氏通典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定令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爲驃
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
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爲驃騎輔政開東

閤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斗食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帝聞褒美之數年復罷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魏晉齊並有之○
梁雖號中亦有○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
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閤施行馬廳事寢堂置
鴟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
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後周亦有之○隋
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二
人十七年須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爲
鷹揚郎將改車騎爲鷹揚副郎將○唐復改爲車騎
驃騎其制如開皇而益復微矣故武德元年詔以軍

頭爲驃騎將軍軍副爲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爲武散官

驃騎將軍二 藝文類聚

韋昭辨釋名曰驃騎車騎衛將軍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

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騎按本傳何準兄充爲驃騎將軍準兄弟中第五也

驃騎將軍三 北堂書鈔

位次丞相漢官儀云漢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位在公上漢雜事云董重爲驃騎將軍位在公上續漢書百官志云舊制驃騎大將軍與大司馬相兼 議定制度續漢書東平憲

王蒼爲驃騎將軍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 匡時俗曹植輔臣論云在朝廷則匡贊時俗百僚儀準一臨事則戎昭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案司馬驃騎晉宣王也 獲獯狁之士漢書云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與大將軍衛青各五萬步騎數十萬伐匈奴出北平二千餘里功多於青既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獯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修水戰之具謝承後漢書張意爲驃騎將軍討東甌賊意修水戰之具浮海就攻一戰大破所向無敵 虛巳禮士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云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辟當世名士虛巳禮之 高選佐史王隱晉書云梁王彤爲驃騎將軍置左右長史司馬高選佐史也 趙儼又手上輦魏略

云故事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儼自西征爲驃騎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廂儼笑曰人言語苦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遂不取 紀瞻止家爲府晉中興書丹陽紀錄云紀瞻字士達爲驃騎將軍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

詠 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疎風凛凛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旒聯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藹

表 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係平說服作

戎列看同將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賞而天
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為上將神州之
重寔號中土故以犀柩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隸絳
節金吾緹騎況復任總皇畿位亞連率何則驃騎之
號歷選為重元將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
蒼齊憲為公亦所出吳漢因孝臣之舉

○車騎將軍一 杜氏通典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 灌嬰周亞夫金日磾並為之
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
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
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印紫綬次司
空 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餘府 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
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 又皇甫嵩等為之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
靈帝數以車騎過拜嬖臣及贈亡人 應劭曰美號加於頑兒印綬汚於廝廝國家之舊陽號武之重昔年有覩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魏車
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
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
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不復為四征所督 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後魏制與驃騎同 位次升降並同 隋車騎屬驃

騎府唐省之 說在前篇

車騎將軍二 北堂書鈔

金印紫綬 漢官儀云漢興置車騎將軍金印紫綬位次二千石 銀印青綬 詳通典
馬防位同九卿 華嶠漢書云馬防行車騎將軍事位同九卿班同三府也 鄧鴻在
九卿上 東觀漢記永平六年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拜金日磾於
臥內牀下 漢書金日磾為車騎將軍拜下臥內牀下受詔輔少主 引張溫於崇
德殿下 謝承後漢記云張溫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溫於崇德殿下溫以軍禮長揖不拜帥 破單于登山紀功 後漢書云竇憲字伯度拜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殄羌賊獻捷
振旅 謝承後漢書云皇甫嵩字義真拜車騎將軍討平涼羌胡臨虜延掃殄羌胡靡有孑遺率整二州獻捷振旅

討武陵平定荊州 又云馬緄字鴻卿為車騎將軍南征武陵蠻賊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乞降進擊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賜錢一億固辭不受 破黃
巾威震天下 華嶠漢書云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既破黃巾威震天下案黃巾既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孝
孫征羌帝親幸府 華嶠漢書云馬防字孝孫行車騎將軍事與長水校尉耿恭同征西羌還帝親幸其府 義眞討胡百官祖送 謝承後漢書皇甫嵩討平涼羌胡還將士梟驍萬隊戎車三千公卿百僚祖送千里樂觀大會 劉琰不預國政 蜀志劉琰字威石遷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王堪不能禦難 晉諸公贊云王堪字世冑行車騎將軍征討諸軍事為石勒所襲堪嘆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何面目復還朝廷

逐至被害孝康悼之

○衛將軍一 杜氏通典

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車騎驃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曄為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為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唐無之

衛將軍二 北堂書鈔 〔中軍將軍〕〔撫軍將軍〕附

宋昌領北軍 漢書文帝紀云既即位乃夜拜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宣王總西事 魏志云文帝以司馬宣王為撫軍大將軍征吳召宣王曰朕委卿蕭何之任不亦可乎車駕還詔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女西撫軍當總東事 虞潭屢統軍旅 晉中興書會稽虞録云潭字思奐七為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剛有傾敗 灌嬰遣擊匈奴 漢書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 中軍總宿衛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以中軍將軍總宿衛羊祜為之也 衛軍掌兵衛 續漢書百官志云衛尉將軍掌京師衛

○左右衛將軍 杜氏通典 親衛所載親衛官屬附 〔左右衛官屬〕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禁衛 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是也 初有衛將軍 詳在本篇 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接受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 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 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營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置游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 又加置親衛并領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為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 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唐復為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 掌宮掖禁禦督攝隊伍 將軍各二人 貳大將軍事 ○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唐因之

○録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置録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録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録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録事參軍一人唐因之○倉曹參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録事參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唐因之置二人○兵曹參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騎曹參軍

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爲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爲相
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唐初因之其
後攺爲騎曹○冑曹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爲鎮東
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武帝爲相亦有之齊有左右
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一人唐因
之長安初攺爲冑曹神龍初復爲鎧曹開元初復爲
冑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宫十率府録事及兵倉騎冑
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爲美職漢魏以來諸將軍
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
職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左右親衛

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詳列中郎將五官左右篇）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
之唐武德七年攺開府爲中郎將親衛爲一府勳衛
翊衛各爲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
總判府事唐武德七年攺親衛驃騎將軍爲之其勳
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
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攺親衛車騎將軍爲之其勳翊
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録事參軍一人掌受府
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
左右衛將軍二（北堂書鈔）

文度共輔幼主（晉書云王坦之字文度領左衛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與謝安共輔幼主）
世瑜親侍至尊（晉中興書云劉超字世瑜爲右衛將軍蘇峻作逆逼遷天子世瑜親侍至尊）
王濟領兵未欲轉之（山濤啓事云右衛將軍王濟字武子武京有美才詔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之）
世雄廉正於是超拜（隋薛世雄行軍破敵秋毫無犯帝曰世雄廉正有古人風超拜右衛將軍）
虞胤爲明帝所昵（晉書云虞胤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
劉超爲蘇峻不平（晉中興書云劉超爲左衛將軍時蘇峻逼遷天子超攀轂悲哀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
吳隱之居清顯（晉吳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
來護兒甚親重（隋來護兒煬帝即位遷右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云云）

詩梁范雲贈沈左衛詩曰伊昔霑嘉惠出入承明宮

遊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
願言反魚籥津梁肯見通
○左右驍騎將軍一（杜氏通典　官屬與左右衛同）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爲之後
省後漢建武九年初攺屯衛爲驍騎魏置爲中軍晉
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踰重天監六年置左
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齊州刺史倡義之
胥爲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
升殿夾侍攺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韋鼎爲驍騎將軍素有名柳俟大事恆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永平二年詔云左

右驍騎衛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爲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爲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

驍騎將軍二 北堂書鈔 殿中將軍 揚武將軍 征虜將軍 龍驤將軍 附

驍騎漢官建武始改 漢官儀詳通典 出鴈門 漢書云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出北塞 魏略云任城威王彰字子文性勇而鬚黃行驍騎將軍出北塞爲虜寇所要彰獨與麾下數百騎突虜王聞之曰我黃鬚兒竟大奇也 馬成備北邊 後漢馬成字君遷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驍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也 劉桓攻中山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劉桓爲驍騎將軍攻中山 選名家以參顧問 晉起居注云殿中[illegible]邪武帝太元中莫[illegible]名家以參顧問始淵琅邪王茂之奏也 用才學以開視聽 語林云吏部與鄴公爲殷中將軍舊用才學之士以問視聽而項悉用面牆之人也 何公爲人勇敢 玄中記漢桓帝

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太尉何公時爲殿中將軍爲人[illegible]力走往逆之手攬其右足牛見公反走還河牧何公進 祭遵憂國奉公 華嶠後[illegible]祭遵字弟孫建武二年爲征虜將軍南擊弘農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爲人廉潔奉公及卒光武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世號金紫 宋書云征虜將軍世號金紫將軍 求領戎行 續晉陽秋云謝混字叔源求領戎行拜征虜將軍 表太祖興計事 魏志董卓表太祖爲驍騎將軍與計事乃閒行東歸 啓江數同閑輦 齊書中江數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數今事任務同閑輦 王濬謀伐吳 晉書羊祜傳時吳有童謠歌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以伐吳也 苻堅應神夢 車頻秦書曰苻堅與苻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堅爲龍驤將軍後加此官以應神夢

○輔國將軍一 杜氏通典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爲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唐輔國大將軍爲武散官

輔國將軍二 北堂書鈔

無忌乞解任晉起居注輔國將軍何無忌表云臣之□資本無基階因几時之遇出於獲不謂非才

謝琰拒氏賊晉中興書謝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可求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人拒氏賊有勳焉

王導成送鼓吹晉書王導為上將軍□王隱晉書□□戚讓送鼓蓋之物請從導始燕令推從區別羣望無憾

羊祜開府儀同書曰羊祜以輔國將軍開府儀同

○武衛將軍一 杜氏通典 官屬與左右衛同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唐光宅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置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

武衛將軍二 北堂書鈔

許褚宿衛甚親 魏志云許褚字仲康從太祖討馬超韓遂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後文帝踐阼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

曹攄憂亡流涕 傅玄子云曹攄為武衛大繼酒作樂酒酣起壽憂亡涕涕云

○左右威衛將軍 杜氏通典 官屬與左右衛同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而從為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illegible]屯營為羽林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龍朔二年左右威衛舊官之員外各置錄事參軍一人掾三人令史四人並隸左右羽林軍統本司事

○領軍將軍一 杜氏通典 護軍附載

初魏武為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

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成帝時復以為中候而陶侃居之尋復為領軍魏晉領護皆金章紫綬中領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諸公贊庾亮紀瞻卞壺陸曄褚翼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導孔安國謝鯤等並為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凡為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為將軍官皆敬護諸王為將軍相逢則領護讓道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

禁司與左右僕射爲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爲一流梁蕭景爲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侍多驕侈景任職峻切官曹肅然其監局司多事唯景及臧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職若待臣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二軍與領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爲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爲左右屯衛郎今左右威衛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爲左右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戎衛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咸有之北齊有長史司馬隋置錄事以下諸曹唐因之同左右衛

領軍將軍二 北堂書鈔

總六軍 魏略叔述考詩序云余每遷中領軍總六軍之要秉選舉之機貴則情廣富則驕奢無度則階禍矣

監五營 續漢書百官志云北軍中候一人秩六百石掌監五營魏略云帝領軍延康中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

掌禁兵 魏志武帝紀云太祖以史渙忠勇以爲中領軍韓浩爲中護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統宿衛 王隱晉書云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監兼內外祜以大事既定辭不復入

紀瞻忠亮 又云紀瞻字士達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才兼文武可領軍將軍時人素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尋以風病自表請去官遣黃弘就謁軍事

隱之清儉 晉書云吳隱之字處默[illegible]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illegible]賑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

從容養疾 [illegible]詔[illegible]日尚[illegible]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更以留爲領軍將軍

臥護六軍 晉中興書曰紀瞻以[illegible]辭領軍乞以常侍[illegible]帝曰今日之事豈得知君所苦但[illegible]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賓客盈坐 傳玄子云[illegible]安之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慕居公之下[illegible]賓客紛坐

上殿定謀 晉中興書云紀瞻拜領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定謀策事

修車馬戒不虞 漢官解詁云中壘城門北軍士校修爾車馬以戒不虞應劭注云漢掌兵官

○護軍將軍 北堂書鈔

護軍秦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護軍將軍從秦官舍人李斯爲之

武士管籥 皇甫謐集云護軍武士軍之管籥

掌禁兵 晉起居注云泰始七年詔曰中護軍韓浩與領軍史渙皆掌禁兵

典武選 魏略曰司馬景王爲護軍典武官選事

盡護諸將 史記陳平除漢拜爲都尉典護軍灌嬰等咸讒之漢王疑召問平平曰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總統諸軍 魏略司馬景王代夏侯玄爲護軍將軍總統諸軍

與參謀議 後漢書班固傳云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謀議

問以時事 魏志云夏侯玄遷中護軍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

陳平參乘 史記陳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絳侯等咸讒之

周顗失儀 晉書云周顗字伯仁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二十人顗荒醉失儀爲有司所奏

拔用俊傑 世語曰夏侯玄字太初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

任役公平 晉中興書王羲之爲護軍將軍令所任之

患在於任役公平也

安國擊匈奴漢書百官公卿表云韓安國以護軍將軍擊匈奴

充國擊武都又曰趙充國爲大將軍都尉擊武都

仍史收朱祐後漢書云朱祐爲護軍侍燕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案于六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

聞謠問蔣濟魏略云蔣濟爲護軍時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王與濟書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下一錢不足則不可行也

隨何說英布史記高祖紀云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謁者隨何將二十人使淮南說英布背楚歸漢乃用何爲護軍將軍

應詹滅王敦王隱晉書應詹傳云時王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答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以滅敦也

選用舉不越功王隱晉書云景王爲護軍將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

親幸莫與爲比後漢朱祐爲護軍見親幸舍止于中嘗

子通上疏明帝曰微君吾弗聞善魏志云蔣濟字子通遷護軍將軍上疏諫明帝詔曰微護軍吾弗聞善言

元嗣留鎮太祖曰安可以無護軍魏書云韓浩字元嗣爲中護軍從太祖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

先主以法正爲護軍蜀志云法正爲護軍將軍以病卒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

王導以趙泳爲護軍晉中興書云司徒王導以趙泳爲護軍充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今誠之才豈可以趙泳居之

【詩】晉傅咸答欒弘詩幷序曰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爾京司清風裁道乃延英彥龍集鳳會亦悅斯降萬里有類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唐類函卷第五十三終

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爲之或云以張遼爲之征西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馮異爲
大將軍征南將軍漢光武建武二年以岑彭爲之亦以岑彭爲大將軍征北將
軍魏明帝太和中以劉靖爲之各一人魏黃初中位次三公
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唐無

四征將軍二北堂書鈔

治軍整齊後漢書云岑彭說降朱鮪遷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與士簡
易又云馮異字公孫初爲征西將軍出西域勇冠三軍上簡易耿康爲征西匈奴懷
信又云耿康爲征西將軍北四戎鎭撫單于匈奴與國懷其恩信羊祜爲征南江
浦馳義王隱晉書云羊祜字叔子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得名儀同三司乃遊據險要開建五城收
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也破赤眉於崤底華嶠後漢書馮異傳云異爲征

西大將軍時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賊會大破於
崤底追擊之又大破行迎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
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丘山也習水軍於三州魏志云王昶字文舒爲征南將軍假
節都督荊豫諸軍事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收散卒奮擊黽池後漢馮異字公
孫代鄧禹討三輔車駕送之賜七尺劍詔進征西大將軍攻赤眉大爲所敗步走歸營收其散卒與赤眉
期約大戰大破之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將銳卒
虎步江南魏志曹休字文烈爲征東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呂範等於
洞浦破之拜揚州牧表曰將銳卒虎步江南云云張遼持戟先登文帝謂之
邵虎又云張遼字文遠爲征東將軍征孫權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文帝謂之邵
虎曹仁披甲破賊三軍皆曰天人又云曹仁字子孝爲征南將軍留屯
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募得三百人遣
與挑戰遂爲所圍仁意氣奮怒遂披甲上馬將其麾

下壯士數十騎出城直前衝入乃得解長史陳矯等
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三
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年老徵還又云滿寵字伯寧爲征南將軍以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
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老疾求還又云趙儼字伯然都尉遷征西將軍督雍涼以老疾求還

〇四鎭將軍一杜氏通典〔四安將軍〕〔四平將軍附〕

鎭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鎭南將軍後漢末劉表爲之魏張魯晉當陽侯杜元
凱並爲之鎭西將軍後漢劉表爲之魏鍾會鄧艾並爲之鎭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
置劉靖許允並爲之各一人宋時四鎭與中軍爲雜號後魏大
次尚書令唐無〇〔四安將軍〕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曹休並爲之
安南將軍光武元年以岑彭爲之晉范陽王虓亦爲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熲魏
鍾會石鑒亦爲之安北將軍晉以郗鑒爲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唐無

〇〔四平將軍〕平東將軍晉當陽侯杜元凱王濬等爲之平南將軍晉盧
欽羊祜胡奮等爲之平西將軍晉以嵇紹平北將軍漢獻以張燕晉以阮坦亦爲之
各一人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唐無

四鎭將軍二北堂書鈔

開邊據險魏志云劉靖遷鎭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
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房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鑿山
通道又云鄧艾字士載爲鎭西將軍艾以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
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成都深入虜庭
又云鄧艾爲鎭西將軍至成都劉禪請降詔曰文耀
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
稽首繫頸拓平西夏又云鍾會字士季爲鎭西將軍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

羅逆遠蜀之豪帥面縛歸命[illegible]道策舉無廢功凡所誅勳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境西夏方隅清晏

隴西王秉心誠亮 晉起居注[illegible]內屏京畿外藩河[illegible]鎮巴漢宜任懿親以靜西土隴西王素秉心誠亮思度弘[illegible]

魯鎮西恪勤在公 管錄云鎮西將軍魯芝恪勤在公不營私門素無華宅便軍兵作屋五十間

曹休為鎮南車駕臨送 魏志云曹休為鎮南將軍車駕臨送乃下輿執手而別

鄧艾為鎮西劉禪奉璽 又鄧艾至成都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

黃權道隔降魏 蜀志云黃權字公衡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許允散放官物 魏氏春秋云許允字士宗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散放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鎮軍將軍以下 杜氏通典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為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 隋文帝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泛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為散實官將軍為散號官[illegible]煬帝時定令罷之 唐因之○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唐並有之○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宣威將軍唐置○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唐因之○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唐因之○寧遠將軍晉置唐因之○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唐因之○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魏晉以來並有之 魏卞蘭有才學為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晉游擊將軍諸葛沖清果有文武才唐因之又置懷化將軍歸德將軍授蕃官

○雜號將軍一 杜氏通典 歷代雜號將軍凡有數百不可具載今錄其著者

上 漢以呂祿為上將軍 騎 漢武帝以公孫敖及公孫賀並為騎將軍 樓船 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為之 橫海 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為之擊東越有功 材官 漢李息為之掌理宮室 貳師 漢李廣利為之征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輕車 漢武帝以公孫賀為之 伏波 漢武帝征

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為之後漢馬援亦為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 中軍 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 強弩 漢武帝以李沮為之 戈船 環氏要略云建戈於船上以浮淩沮沐以討北伏 奮威 漢武帝以田千秋為之 度遼 漢武帝初以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又置屯五原銀印青綬 李暠字伯景為度遼將軍誡心懷撫信賞公明乃去烽燧斥候邊方晏然及卒匈奴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每見墳輒哭泣祭祀 又李膺為度遼將軍聲振遠域 積射 漢有之晉武帝太始四年省太康十五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彊弩將軍主之 建威 漢元帝以韓安國王晏並為之光武以耿弇為之 九武 王莽开將軍九人皆以武威稱號曰九武將軍 征虜 後漢建武中始以祭遵為之後張飛亦為之 武牙 後漢光武以蓋延為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為橫野大將軍 捕虜 後漢永平中馬武為之 鷹揚 後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為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為之 破虜 後漢末以孫堅為之 討虜 後漢末以孫權為之 安漢 蜀糜

竺爲之班在軍御將軍之右**武威**魏武帝以于禁爲之**撫軍**魏武帝置以司馬宣王爲之**凌江**後漢置以羅獻爲之**寧朔**魏以王淮爲之**橫江**吳魯肅爲之又曰魯橫江昔伏萬人屯橫據陸口**龍驤**晉武帝置以王濬爲之**殿中**宋初置之**黑矟**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劉裕遙見題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將軍**牙門將**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黃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爲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欒父爲牙門吳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爲之蜀以趙雲爲之

雜號將軍二 北堂書鈔

伏波 橫野 奮威 建威 武師 鎮遠

偏將軍

馬援朝見次九卿後漢書云馬援字文淵爲伏波將軍振旅還京師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呂布假節比三司**魏志云呂布字奉先爲奮威將軍假節比三司與司

徒王允共秉政事**發騎擊匈奴**漢書云李廣利太初元年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少年萬人擊匈奴**引兵擊高峻**續漢書云王常字顏卿拜橫野大將軍位次九卿諸將絶府引兵擊高峻**伯昭所向陷敵**後漢書云耿弇字伯昭爲建威將軍部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紓弟國入侍帝書勉之**公明長驅入敵**魏志徐晃字公明爲橫野將軍太祖遣晃助曹仁討關羽破之太祖令曰將軍致戰全勝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徐晃駐陣不動**又徐晃討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張遼潰圍以出**又云張遼爲雜號將軍守合肥爲孫權所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王霸可以獨任**後漢書王霸傳云帝以霸將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魏延委以重任**蜀志云先主拔魏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元讓不拘科制**魏志云夏侯惇字元讓爲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休德無意人物**會稽典錄云謝淵字休德爲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無意人物也

○**左右監門** 杜氏通典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

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左右千牛** 杜氏通典

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楊玉夫取千牛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以爲備身刀名也**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

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唐貞觀中復爲左右領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爲左右奉宸衛後改爲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二人初以安國相王爲千牛衛大將軍是時王以嘗登帝位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隋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唐改之左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爲左右奉裕咸逗初復舊垂拱三年又改爲奉裕神龍元年復舊掌執御刀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花鈿繡服衣綠執象爲貴冑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弓箭宿衛侍省備身各一百人掌宿衛侍從

○諸校尉一杜氏通典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爲五校皆掌宿衛兵按大駕鹵簿五校尉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各有司馬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及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管壘門內外又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爲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醸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之至隋屬鷹揚府越騎校尉漢掌越騎越人內府以爲騎也後漢初改爲青中右校尉建武十五年復舊長水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宋志引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又主烏桓騎也胡騎校尉漢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官池陽者後漢并長水也射聲校尉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日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漢掌輕車後漢并射聲城門校尉漢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入屯後漢掌雒陽城門十二所若周禮司門晉子賓注曰如令校尉也驃姚校尉漢武以霍去病爲之護烏桓校尉漢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部置之擁節監領至後漢亦謂之領烏桓校尉後漢主烏桓胡兵領鮮卑李膺爲此官

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域之中撫諸國也護羌校尉後漢在涼州部持節職如護烏桓主西羌元康中改爲京州刺史儒林校尉蜀先主以周羣爲之南蠻校尉晉武帝於襄陽置之元康中荊州刺史領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齊書曰宋齊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唯齊豫章郡王嶷爲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南夷校尉晉武帝於寧州置之江左改曰鎮蠻校尉及西戎校尉晉武帝於長安罷之元康中改爲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校曾宗之護三巴校尉宋置齊建元二年改爲刺史武騎尉屯騎尉驍騎尉游騎尉飛騎尉旅騎尉雲騎尉羽

騎尉　建節尉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懷仁尉　守義尉　奉誠尉　立信尉　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為武散官○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尉并唐採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為武散官　八

諸校尉二北堂書鈔宋本作五校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二篇

五校尉二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五校尉皆二千石武帝置虎賁校尉胡騎校尉悉隸城門校尉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九年改屯騎為驍騎青巾十平又置長水騎為屯騎省越騎置司馬并長水又省中壘校尉以虎賁并射聲及步兵為五校尉

主禁兵東觀漢記馬光字叔山監越騎視事以為五校尉匡禁兵武備

掌宿衛續漢百官志云五校尉各一人秩比五千戶掌宿衛兵

宿衛兩宮東觀漢記馬光監越騎校尉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其官

各領千兵晉品令云漢置五校尉為宿衛軍各領千兵晉初諸王起家多為之

宮顯職閑後漢劉般字伯興為屯騎校尉時五校尉官顯職閑云云

禁兵武備東觀漢記馬光見上

上應天工下厭羣望東觀漢記梁貴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

掌屯兵步兵校尉詳通典又續漢書云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掌騎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屯騎校尉掌騎士又續漢書云屯騎校尉掌宿衛兵晉中興書司馬無忌謙屯騎校尉之任職典禁兵宿衛事重必宜其人豈臣微弱所堪充也

典胡騎長水校尉詳通典又續漢書云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掌射聲射聲校尉詳通典又續漢書云射聲校尉掌宿衛兵

大猷虔恭法憲王隱晉書齊王攸字大猷少以英奇見稱始除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矜授戍任職虔恭法憲綏衛有方

士恭躬處儉約晉中興書云任丞字士恭太興初為屯騎校尉職位兼重居藩屏躬處儉約乘卑茶巾

仲華鷹揚虎視汝南先賢傳曰應順字仲華拜射聲校尉鷹揚虎視

馬光帥厲吏士東觀漢記馬光為校尉帥厲吏士教習有方

劉超號君子營晉中興劉錄云超字世瑜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以義興人多義隋超因領之以宿衛號曰君子營

嗣宗求步兵尉魏氏春秋云阮籍字嗣宗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吏士稱仁後漢曹褒字叔通遷射聲校尉時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吏士咸稱其仁

吏士敬畏謝承後漢書節通字子淵遷越騎校尉為誓吏士所敬畏天下嘆之

不同常例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故舊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令入直

高選綱佐晉中興書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年十一高選綱佐以劉耽為司馬領和

為王簿

給千人王隱晉書云王允為屯騎校尉千人營置長吏司馬

領千營又王晃傳云晃起家為長水校尉領千營置吏司馬也

伯宗陳上方畧續漢書耿恭字伯宗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陳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

武孺數言便宜東觀漢記云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宗性方正奉職愛上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厚殊

戴陵諫弋獵魏志云戴陵為長水校尉諫文帝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留贊好直言吳書留贊字正明為屯騎校尉時事得失分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孫權以此憚之

任峻見事理魏志任峻字伯遠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

陸嘉有德行王隱晉書陸嘉字文仲仕吳楷至屯衛校尉既名族有德行聲學好學有才思

任宏校兵書漢書藝文志成帝時遣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

賈宗兼經術東觀漢記云賈宗為長水校尉上美宗有武節又兼經術紛宴會與當世文儒司徒丁鴻論難經傳

正五經異說續漢書樊儵為長水校尉典公卿雜定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

五經同異後漢丁鴻傳云鴻字孝公為射聲校尉肅宗詔鴻與諸儒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白虎觀鴻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破石縱纍無道謝承後漢書云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縱暴無道多此類案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竹杖人為五百

公路以氣高人魏志袁術字公路為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諺曰路中捍鬼袁長水

掌京師城門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

掌北軍壘門又云十二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續漢書百官志云省中壘校尉以監五營也

掌輕車外士又云虎賁校尉掌輕車外士武帝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掌諸軍兵田魏略云司農校尉黃初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主天下材木又云材官校尉黃初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也

主西羌漢百官志云護羌校尉一人主西羌秩二千石

主烏桓又云烏桓校尉一人主烏桓秩二千石

羌胡感悅東觀鄧訓為護羌校尉時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訓病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刃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

昆彌歡喜東觀漢記云耿恭字伯宗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恭至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也

鮮卑上金魏略曰田豫字國讓為護羌校尉時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復密懷金三十斤以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因跪曰我見公貧故以此上公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具以狀聞詔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青綾五百匹豫得賜分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與之

〇執金吾一杜氏通典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徼循禁備盜賊也顏師古曰徼謂遮繞也音工釣反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騎無秩比吏食俸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生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舊掌京師盜賊拷簽疑事郅都甯成王溫舒減宣等皆截理橫噬武而冠者也一切理辨亦旋誅黜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為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

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右武候衛所領軍士名佽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省之隋氏採舊名唐初又為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執金吾二北堂書鈔

典執金革漢官解詁曰執金吾執者禦也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

徼循京師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執金吾秦名中尉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

徼道宮外韋昭辨釋名云執金吾掌徼循宮外司執姦邪至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列也

職主先道漢書

顔師古注曰金吾鳥名辟除不祥天子出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擒姦討
猾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爲表裏以擒姦討猾也執禁典兵漢官解詁
曰執金吾執禁典兵領宿衛華嶠漢書曰執金吾掌從領宿衛盛車騎東觀陰后記云
光武初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
華從六百騎走六千人漢官儀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也
法不避貴漢書曰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至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之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語不及國東觀漢記云陰
識爲守執金吾對賓客語不及國其慎重如此馬防性矜嚴又云馬防字孝孫拜金吾性矜
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捄用崔琰有威重魏志崔琰字季珪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㢘
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嚴憚焉陰識正諫續漢書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

入則極言正諫朱浮切諫又云朱浮爲執金吾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切諫
執金吾三白帖
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嚴衛禁兵環衛中尉爪牙之軍予王
之爪牙鼙鼓之衛統勾陳之衛權蘭錡之兵環
列之尹三月之俸揚雄奏梁冀叔父執金吾制以三月之俸贖罪
○武庫令北堂書鈔
金吾屬官有武庫令漢書百官公卿表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晉百官志云武庫令銅印墨綬朝服武冠官品第七月俸二十斛主兵器續漢書百官志云武
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職閑無事漢書杜欽傳云爲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
好也車駕出先驅漢舊儀云部官令式道候奉官也車駕出在前先驅靜清所徼以示重候

車駕出持麾後漢書百官志云武庫令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
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
龍武軍附
○羽林監通典任氏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
爲國羽翼如林之盛顔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宣帝令中郎將
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
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凡六郡良家
子便弓馬者以爲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嚴除之下
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
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

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殳矛戈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
者爲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爲左右監羽林父死
子繼與武賁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熹六年減武賁羽林任寺不任事
者半俸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官圖衛虎並爲羽林魏羽林左右監
與漢同夏侯玄爲右桓範爲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
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嘉初復置江右領營兵
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
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鬭死不止絳紗縠
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亦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
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

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衛所領兵為羽林唐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為百騎居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武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為千騎天授中改軍為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大將軍一人大定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唐置龍武軍唐初有禁兵號為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仍分為左右

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為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羽林監二北堂書鈔

次期門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羽林掌送從次期門秩比二千石主車騎漢舊儀云孝武太初初置羽林以象天有羽林星主車騎冠加鶡毛續漢書百官志云光武左右監皆冠鶡毛謂如嬰鶡武於文官位比大夫又云光武置左右監秩皆六百石位比大夫曹褒差序禮樂漢名臣奏曹褒上疏曰王者莫不制禮作樂詔褒即差序禮樂擢褒羽林左騎桓範典集皇覽魏略云桓範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皇象等典集皇覽

⑪羽林中郎將北堂書鈔

主羽林續漢書百官志云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掌宿衛

見上還宿殿陛續漢書百官志云羽林郎從遊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或說為巖郎取其嚴屬素整也與從嚴除[illegible]通典[illegible]外監材官自給鞍馬漢羽林材官取三輔良家之子自給鞍馬騎射絕於等倫漢書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謁者射僕北堂書鈔

古重武事應劭漢官儀云謁者僕射秦官也古重武事是故設主射以督之堯之尊官漢官儀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於四門置七十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太初元年置謁者僕射七十人秩六百石秩四百石漢官儀云謁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報章奏事及喪弔祭享持七首劍漢官儀明帝詔曰昔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閒其後謁者持七首劍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冠高山冠胡廣漢官儀云秦滅齊以

其君冠賜近臣今謁者僕射所冠高山冠是也出則奉引續漢書百官志云謁者僕射為天子出則奉引也朝則儐贊晉百官表注云謁者十人掌擯諸書朝會則儐贊掌朝覲威儀又云謁者僕射人秦官掌觀威儀領臺內禁令又云詔謁者問免卿校以上官騎伺請前及喪葬弔祭高功者兼掌內禁令大聲者補之漢舊儀云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聲者以補之威容者為之晉百官表注曰舊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贊者為之因言便宜漢書云張釋之字季中時中郎將爰盎知其賢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口對響應亡窮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文帝曰善乃止召釋之驂

乘徐行訪以邊事續漢書云耿秉字伯[illegible]每公卿會議常引[illegible]

多簡帝心耿秉上方畧又云求一[illegible]召秉[illegible]問前後所便宜方畧[illegible]

高才張顯片言云謁者僕射秉胡清遠有高才多識前代格言爲揚雄司馬相如之儔也

視河內漢書汲黯爲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以憂失火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求天下遺書又云成帝河平三年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案謁者陳農師古注曰言令陳農爲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江充使匈奴又云江充自請使匈奴上以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

終軍行郡國又云終軍字子雲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主父偃所言九事又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宋叔平奏罷九卿謝承後漢書宋度字叔平除謁者以詔書賜降侯朝[illegible]門開度頻首讓[illegible]錄一男史奏罷大鴻臚京師稱曰宋叔平一奏罷九卿

因流水爲排韓暨爲謁者舊時部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水爲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上直持赤幘字景伯爲謁者上直益部耆舊傳曰何[illegible]令持赤幘百僚不解至暮日果食也

次倩魁岸武帝異之漢書江充字次倩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上既召見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遂拜爲謁者

孫瓌偉和帝偉之華嶠漢書何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瓌偉與人絕異和帝時拜謁者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偉之

唐類函卷五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晉陵鄭振先校訂

設官部二十四

○五官中郎將一 杜氏通典

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爲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爲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門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又改爲翊軍郎將尋復舊名

以法令有遞奏免黜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厲宮掖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眞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以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守令有贓汚者望風解印綬而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又上廉吏六人爲長理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閒三署見郎七

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凡夫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羽衛之象則應劭揚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猶名久實疑誤後代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漢袁盎卜式張騫並爲中郎韓信主父偃並爲郎中後漢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崧走入牀下上將杖撞崧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舍之又班固二代位不過郎又陳蕃諫靈帝曰昔明帝公主爲子求郎賜錢十萬今陛下除拜數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菜耳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充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虎賁中郎將一杜氏通典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梐枑行馬也梐音陛枑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盖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官插兩鶡尾後漢崔鈞爲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將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爲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爲虎賁中郎將遷尚書魏桓階字伯緒爲虎賁中郎將遷

尚書典選唐無

虎賁中郎將二北堂書鈔

主宿衛屬官續漢書百官志云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屬官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掌軍旅會同周禮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奉書四方又云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如虎奔走漢官儀云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虎賁八百會受于牧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古有勇士孟賁故曰賁蓋取此是已冠鶡尾漢官儀云虎賁中郎將戴鶡冠鶡鷙鳥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撮應爪摧碎鬬不死不止尾上黨所貢也漢官典職云虎賁郎戴毛鶡也服虎文續漢書百官志云虎賁服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

師是成戎事是禦　出翼王路入討階闥並見崔駰虎賁中郎將箴

孔融三日而遷續漢書曰孔融拜中軍候在職三日而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

張純一日數見又云張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至數見特重慎密時上封事輒削草清廉自守

馬防不遷東觀外戚傳云馬后以不私于朝廷兄馬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遷

潘岳寓直潘岳秋興賦云余春秋四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典農中郎將虎賁中郎寓直散騎之省

【成】漢崔駰虎賁中郎箴曰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蹻蹻其旅王師是成戎事是禦惟鳥之鶡惟虔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懲閑邪憂其萌孽

○中郎將北堂書鈔　典農中郎將附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漢書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口陳西域手畫地形謝承後漢書臧旻有幹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還見太尉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悉口陳且以手畫地形啇其才歎曰設班固作西域傳又何以加此

設方略羣盜悉破東觀漢記段熲字紀明有文武智略時賓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頌薦熲乃拜爲中郎將熲到施設方略旬月羣賊悉破

宣方略匈奴乞降謝承後漢書張奐字然明爲使匈奴中郎將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略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詣奐乞降聲勢益烈其秋戰課不敢犯邊將休屠等反衆大懼奐安

坐幃中與弟子講論自若徐乃設奇破之

衛綰長者漢書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重其醇謹案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

郅都敢諫又云郅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于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子幼法令從事郎官化之又云楊惲字子幼爲中郎將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

威明巡視將士三軍感悅謝承後漢書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爲中郎將討降會軍士郎將大疫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相如建節使卭筰漢書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使卭筰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弓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蘇武

持節使匈奴又云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副中郎將張勝及常惠以事犯單于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氣絕半日復息匈奴知武不可脅乃幽武穴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旃毛并吞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故節毛盡落

納叛羌續漢書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爲中郎將討納叛羌

迎單于漢官儀云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五原塞也

倉庫並盈魏志云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將所在積聚倉庫皆盈

所在著稱魏志云上以典農大事以徐邈爲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四中郎將一杜氏通典

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爲之

南中郎將後漢獻帝以臨淄侯曹植爲之

西中郎將晉以謝尚爲之

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爲之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爲之

益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銀印青
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
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
中帶魯陽郡西中帶弘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
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
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始其遺職

四中郎將二北堂書鈔

鄢陵代郡魏志曹彰傳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用田預計固守虜乃退散彰追之射胡騎應弦而倒者相屬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乾桑

山濤守鄴晉書云山濤將共中

郎將督鄴城守事

將濟請留魏將濟傳曰文帝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遲也

王淩奏選詳通典

曹植沈醉太祖罷之魏志太祖以曹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曹仁呼有所敕戒植沈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石崇得鴆傳祗奏之晉書云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爲鴆害之事時制鴆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傳祗所糺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〇郎中北堂書鈔

入賀秦王韓子云秦昭王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也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爲王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注屯罰也

上書光武論衡云郎中王貞上書光武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上斷獄三人也

志美行勵謝承後漢書云張堪字君遊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勵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

清操自然晉錄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

謝廉通一經東觀順帝紀云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宋均善論難華嶠後漢書云宋均字叔庠爲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使成前書華嶠漢書班固拜爲郎中使終成前所著書學者莫不諷誦自爲郎中遂見親近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然二世位不過郎中

令校圖讖謝承後漢書尹敏字功季治尚書拜郎中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

馮唐孝著漢書云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事爲郎家安在

黃香求養謝承

漢書黃香字文強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召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

劉儉色養徐廣晉記云東海劉儉請修色養居喪過禮除郎中

〇冗從僕射北堂書鈔

建初置期門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初云年置期門郎有僕射宦者爲之號曰冗從黃門

永壽置冗從僕射續漢書百官志云桓帝永壽三年初置冗從僕射

掌射事環濟要略云冗從其有射事則掌帥之

從遊獵續漢書百官志云冗從僕射秩六百石武帝置期門郎有僕射掌從獵

領黃門董巴中官傳黃門非尚書者冗居宿衛直守居行則騎從伏鞞鈹帶赤質虎朮交劍童子佩刀從僕射領

逐疫鬼續漢書百官志云先臘一日儺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於禁中也

索官以自顯傅暢晉諸公贊云新蔡武哀王司馬騰字元邁起家爲冗從僕射意欲索官以自顯由此爲南陽太守

和祥有識見晉武帝起

居近云司馬東爲公世子僕自劉和祥有識見才幹以奬爲冗從僕射侍前門戶行從

暬褻漢百官志期門郎有僕射掌執兵送從官皆爲之則號冗從居則直守門戶行則騎從夾輦設

○奉朝請北堂書鈔杜氏通典併入

春曰朝秋曰請竇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廣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位次三公續漢書云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位次三公宜兼三公晉太常劉寔表云郊廟諸王見在奉朝請宜兼三公奏可朝會請召沈約宋志云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案周禮大宗伯職云諸侯春見曰朝時見曰會從容閑豫晉起居注武寧三年詔曰前相國掾主簿跡奉朝請並從容閑豫若大縣闕宜以治民也與上臥起漢書董賢傳曰賢爲大司馬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賢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與太子遊處晉武帝詔曰隴西王世子越駙馬都尉楊遊並可奉朝請付與太子遊處也

皆奉朝請漢書霍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獨奉朝請漢官解詁云三輔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成帝丞相時張禹避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內侯蕭望之大司馬嘉皆奉朝請光武時司徒魏霸孫資特進奉朝請齊多奉朝請齊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承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隋罷奉朝請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

○駙馬都尉一杜氏通典

駙馬都尉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掌駙馬駙馬非正駕車皆爲副馬晉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

雜其尚公主唯拜駙馬都尉梁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爲之陳武帝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昷及昷並卒武帝受禪唯公主追封將葬尚書王客牒詳議欲加蕆駙馬都尉并贈盟官表柩議曰昔王姬下降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表駙馬爲一號魏晉以來因爲常隹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紱莫可合丞而酯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令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當陽侯杜元凱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下恭始中追贈公主杜君無復駙馬之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藤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令宜追贈亭侯求以推議爲袁蕆丑告及昷音節

後魏駙馬都尉亦爲尚公主官雖位高

卿尹而此職不去北齊與後魏同隋廢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金紫魚袋天寶以前悉儀容美麗者充選

駙馬都尉二初學記

按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翁主崔浩義云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立第舍太子之女則令列侯就第奉事之故尚公主諸王女則當國人來承事之皆不得謁見舅姑適問而已天子尊令諸公代主婚故曰公主諸王女則自主之故曰翁主後漢皇女爲縣公主諸王女爲鄉亭公主晉已後王女爲縣主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云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近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都謂總領歷兩漢多宗室及外

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其後杜預尚晉宣帝女高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尚晉文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代因魏晉以爲恒每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出漢書及齊職儀又晉書傳宣尚晉武帝女弘農公主桓溫尚元帝女南康公主劉惔尚晉明帝女廬陵公主皆拜駙馬都尉

事對

名才 貴族 上見江敳表 曹植平原公主誄曰配爾名才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

天姻 國婚 上見江敳表 荀氏家傳曰荀羨字令則十五擬國婚之選羨不欲連姻帝室乃遂逃長沙監司追尋不獲已遂尚尋陽公主

同輿 連日 魏收後魏書曰馮誕字于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臥 謝萬駙馬都尉劉貞長誄曰弱冠振纓結婚帝室綢繆姻婭連光雲日

降鶴 賜駿 劉向列僊傳曰簫史善吹簫能招白鶴鵔弄玉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日皆隨鳳飛去業弄玉秦穆公女也 後魏書曰宿石元明帝時拜中散將軍常從獵帝親欲射虎石叩馬諫引帝上高原後虎騰躍殺人詔石爲忠臣切諫免虎之害賜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傅粉 吹簫 魚豢魏略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絕白魏帝疑其傅粉後至夏月喚來而與熱湯餅大汗出遂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帝始信之 下詳降鶴注

二主同家 三尚異穴 范曄後漢書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弟子固尚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二公主 後魏書曰劉昶尚武邑公主王薨更尚建興公主又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塋異穴

楊喬閉口 宋弘不諾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下詳公主

詔 唐中宗賜駙馬封制曰門下特進行右散騎常侍

駙馬都尉觀國公楊愼曰分榮戚里荷寵公門恭肅著於立身恪勤効於從政鳳凰樓上宛符琴瑟之歡烏雀橋前載叶松蘿之契宜覃茅土式廣山河

表 宋虞通之爲江敳讓尚公主表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敝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已來配尚公主者雖累經華胄亟有才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固辭子敬奔走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仍乃兄弟疏闊姻嫺爭媚相勸以嚴媚媼競前相謟以急其閒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

與此長乖又聲影才開少卿介逆禍伏同所則醜光叢來左右整剔以凝體見嫉須各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公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質（款一作）非唯上陳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大慈照察特賜滅停若恩制頻降被請不申便當刋膚翦髮投山竄海云云

○奉車都尉（杜氏通典　駙馬都尉附　騎都尉別見）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皆秩比二千石（李陵為騎都尉王更始將官亂謠曰爛羊胃騎都尉）皆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曰三人）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漢書百官表騎都尉掌羽林從騎）後漢並屬光祿勳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都尉而奉朝請馬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唐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附○諸都尉（北堂書鈔）

汲黯無為（史記云汲黯為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楊僕嚴酷（史記酷吏傳云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粵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陳平使參乘（漢書云陳平降漢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典韋常繞帳（魏志典韋拜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希歸私寢）御法駕（漢舊儀云漢乘輿法駕奉車都尉御侍郎參乘也）侍帷幄（周熙新論云武衛都尉孫奇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幃幄余作詩篇諷云曰恂恂公子美色無比詞亥既豐世胄有紀平南之孫奮威之子）掌池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應劭注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言尉亭上林苑諸離宮別觀遊宴之處）主舟船（魏略云水衡都尉舊主上苑以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張纘籌略（又云張纘字敬仲上便宜十書令孫賁以為有籌略遂拜騎都尉也）譙周好古（晉武帝詔云騎都尉譙周篤志好古服膺儒義握授近侍命位亦加不幸殞喪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喪葬所給比從散騎常侍之制也）延年善變新聲（漢書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拜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韓暨器用充實（魏志韓暨為監治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郡都尉（北堂書鈔）

主其武職（漢書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宜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劇之任為一郡副將）

節苻坊名與谷永萠友善谷永聞其光復遠出于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顯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也 斬郅支 漢書云甘延壽為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 攻康居 又陳湯傳云遷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出西域郅支單于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攻康居城陷斬單于首得漢節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各食三百戶功大封少為石顯匡衡所抑也

○監軍一 杜氏通典 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劉璋亦為監軍使者 魏晉皆有

之 魏時司馬文王征壽春石苞為監軍晉鍾會伐蜀衛瓘為監軍又孟康持節監石苞諸軍事

初隗囂軍中嘗置軍師 隗囂聘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又袁紹請盧植為軍師

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 魏荀攸為東軍師梁義為左軍師吳朱然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使置之以為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尤重故山公啓事曰太尉軍司秩皆選上字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役以羊偘為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軍

師祭酒 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還許初置此官 ○理曹掾屬 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置此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監軍二 北堂書鈔

綏納新舊 包合同異 王隱晉書衛瓘字伯玉行鎮西將軍監司鄧艾鍾會諸軍事綏納新舊包合同異華陽即敘 勒兵圍賊矯詔降之 謝承後漢書宋均為監軍與馬援征武陵蠻臨沅水而兵士多病均懼眾軍多要勒兵圍賊矯詔降之書奏本郡均未至先自劾矯詔之罪帝甚善之 輕衣出營偽作表章 晉書衛瓘傳云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廷尉卿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輙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illegible]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乃夜至成都檄艾所通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時艾父子俱被執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趨瓘營瓘輕衣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云攸字公達魏太祖以攸為軍師軍國選舉及刑獄法制皆攸掌焉

彥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吳郡顧錄云榮字彥先拜為軍司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焉時南土士多未盡才用榮又上言陸士光季甘思等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莊賈留飲不至 史記齊景公使莊賈往監穰苴兵穰苴先馳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不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於是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振慄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云陳郡殷浩字深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亦有美譽善言玄理除侍中安西軍司稱疾不起

○折衝府 杜氏通典 果毅別將等附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鄉坊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

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爲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官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爲統軍車騎爲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魏有折衝將軍後周有成議別將官其名因此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爲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隷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爲上府兩京城內雖不滿此數亦同上府千人爲中府兩畿及岐同華虢陜等五州所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八百人爲下府每府置折

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衛士以上總判府事及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通判春秋傳曰戎昭果毅又曰殺敵爲果致果謂之毅煬帝始置後改將爲之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別將既改爲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聖曆三年廢長史置別將一員後又兼置長史長史一人通判[illegible]初元年置兵曹一人判府事付事勾稽監印給紙筆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校尉以下隨人數置之凡府在赤縣爲赤府在畿縣爲畿府衛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備六䭾馬驢初置八䭾後改爲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庫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遂漸逃

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天寳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可校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爲武士

唐類函卷第五十五終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吉州龍希夔校訂

設官部二十五　司隸校尉　都督　節度使　觀察使　轉運使　鹽鐵使

刺史

○司隸校尉一 杜氏通典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盜賊。○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捕巫蠱，督大姦猾。督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爲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爲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王之尊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又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蓋寬饒爲司隸，亦無所迴避。○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

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光皇族不得典三河，蓋尊其親而惜形迹之地。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後漢紀[illegible]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爲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鮑永爲司隸，子昱復爲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令楊球常撫手拊髀曰：當令楊球作司隸，此輩敢爾。後及拜司隸，球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雒陽賊捕掾皆故墨綬公府掾孝廉也，邀見道側。球怒曰：雒陽郡邑掾當得熊虎敢搏噬者，乃用鼷鼠當校尉乎（耶）？不足汚轍。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最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胡廣字子升，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千騎萬乘，呼召求索不可供。廣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爲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陽守比河南尹，宛令比雒陽令。許之。於是大將軍士馬西曹掾召廣，乃作都官從事叩頭召掾，掾乃覺廉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呼召。○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偕號，置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周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太康記。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爲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

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己權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司隸校尉二（北堂書鈔）

司隸周官銀印青綬（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銀章青綬五時朝服佩水蒼玉）主徒隸（環濟要略云司隸主徒隸）察公卿（又云司隸董京師察案公卿以下）察舉百僚（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內正百僚（王隱晉書云李胤領司隸校尉胤之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內正百僚外督邦畿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從緹騎（環濟要略云司隸出從緹騎）乘驄馬（列異記曰鮑宣子永孫昱俱為司隸乘驄馬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illegible]（漢舊儀云司隸校尉武帝初置後諸侯王貴戚不服乃以中都官徒奴千二百人屬為一校尉部刺史督二千石也）號三獨坐（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與尚書令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無所不統（漢舊儀云司隸校尉統皇太子三公以下旁州郡無所不綜也）無不綜典（魏志云鍾會字士季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督察姦邪（續漢書云宣秉字巨公遷司隸校尉奉法遵典督察姦邪務舉宏綱正大體闊略細微其政嚴而不苛百官肅然京師清靜）典司京師（續漢書云牟融字子優拜司隸校尉典司京師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時惟鷹鸇（見崔瑗司隸校

尉箴）舊號臥虎（傅咸集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從者也）捕治奄侍（謝承後漢書曰許永為司隸校尉是時奄侍用勢永舉法治之）奏免送官（干寶晉總紀云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弘豪右放恣郡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相請託朝野溷濁咸於是數日之間三奏免送官奏案蹇諤終無曲撓有司肅然）奏收尹模（王隱晉書云何曾字穎孝為司隸校尉撫軍都尉尹模因校事作威姦利盈積曾奏劾之罪甚狼籍）重據阮籍（又云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無所迴避（謝承漢書云許永字永先為司隸校尉是時奄寺在內貴幸用勢永舉法無所迴避京師號曰許游光也）民無侵冤（益部耆舊傳云趙祈字伯鸞為司隸校尉枹鼓不鳴民無侵冤）權門雀目鼠步（東觀漢記云陽球字方正為司隸校尉詣闕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署曰賊臣王甫於是權門惶怖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屍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為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京兆晚開早閉（謝承後漢書曰公孫彈為司隸校尉時京兆晚開早閉）走馬奏趙王權威挫折（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為司隸校尉上叔父趙王良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右中郎將相逢道迫良怒召門侯詰責永走馬前奏良大不敬由是權威挫折百寮肅然數奏非法朝廷善之永辟右扶風千陵鮑恢以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敕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奔車收王甫權門惶怖（許前）糾上檢下貴戚憚之（應劭漢官云司隸校尉初置惟主章蓋寬饒鮑宣糾上檢下嚴刑必斷貴戚憚之京師政清）矜嚴公正百僚忌難（續漢書云鮑永為司隸校尉永性矜嚴公正百僚忌難每朝各加慎也）宦侍屏氣（後漢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

因匿兄讓第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屛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也

姦慝自弭 楚國先賢傳曰黃尚字伯奇爲司隷校尉姦慝自弭

權貴斂服 謝承後漢書劉佑字伯巨爲司隷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

彊族斂手 又云孫華字春光爲司隷校尉下車減損隨車坐席不遷豪傑貴戚賓客絕其書疏案法捕治無所廻避京師宴然彊族斂手

令長去官 又云許永爲司隷校尉中官子弟爲令長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於是深見怨於宰臣也

守令投印 王隱晉書劉毅字仲雄爲司隷校尉奏太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望風投印綬者甚衆貴戚斂手衆以爲毅能繼諸葛豐蓋寬饒

閉閤不通私書 謝承漢書華松爲司隷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匿犯者輒奏豪羣斂手由是深見非恨

閉閤不通豪右 又云任防字文始爲司隷校尉下車嘗食乾飯十日一炊閉閤不通豪右施設禁令案法貴戚斂手致相約敕不敢干越

石鑒再爲司隷 臧榮緒晉書云石鑒以才幹習於從政敢爲無疑再爲司隷校尉

劉暾五爲司隷 又云劉暾字長叔五爲司隷允協物情故也

虞詡言常侍論輸左校 後漢虞詡字升卿爲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忿乃自繫廷尉奏言曰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至重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得免

許永言奄侍當下廷尉 謝承後漢書云許永爲司隷校尉言奄侍在內如貴幸用勢于外見怨于宰臣遂見誣譖當下廷尉永謂友人曰永年七十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戮姦人之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奏對刀筆吏乎遂仰藥而死

摧辱宰相 漢書鮑宣字子都爲司隷校尉時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隷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賤

易上卿 又云翟方進字子威爲丞相司直時涓勳初拜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舉奏勳輕慢宰相賤易上卿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丁冲飲酒醉死 魏略云丁冲爲司隷校尉後數歲遇諸將飲酒美不覺醉死

鮑昱救火免官 續漢書鮑昱字守文拜司隷校尉昱在獄奏法守正有父風坐救火遲免官

詩 魏應璩詩曰司隷鷹揚吏爪牙旋擢空折翅摧毛距宛頸還入籠世人指爲戒誰復厲嚴冬

箴 漢崔瑗司隷校尉箴曰煌煌古制分劃五服冀冀封畿四方之極收監臣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戾園率隷掘蠱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爲詭慝毀公負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贏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玄默以式百

辟晝一之歌豈猶遐逖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都督 杜氏通典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 紹以沮授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受晉禪

則都督諸軍爲上監將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兼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各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 庾亮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 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制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則爲常職舊曰監其州諸軍事文帝卽位改監爲都督○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則總管爲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爲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 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爲驃騎尉大都督爲飛騎尉帥都督爲雲騎尉都督爲武騎尉 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 并益揚三

州以親王臨統唯荆州以韋世康爲之時論以爲美 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 刺史加號持節 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洛荆并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總管府爲都督府 舊洛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廢府置大行臺 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爲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爲周王爲洮河道元帥睿宗爲相王爲并州道行軍元帥代宗爲廣平王時充天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

大臣宿將郭子儀李光弼等隨其方面以爲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踐祚以雍王爲之王升儲宮而元帥闕（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年哥舒翰爲諸道兵馬元帥李峘李若幽李勉又爲兵馬都統蓋從其宜也）太極初以并益荊揚爲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爲五焉其餘都督爲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敘凡大都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親王爲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爲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以下官屬但員數多少與諸州府有差其職事不異詳郡佐）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萬人以下員數遞減）

○節度使一（杜氏通典 採訪使防禦使團練使留後并載）

按唐分天下州縣制爲諸道分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使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統有副使一人（副貳使）行軍司馬一人（申習法令自漢魏至隋總戎出征則刺史都督將軍等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爲之寮佐按官置司之）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記齊書曰宋江夏王義恭取丘巨源爲掌書記）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人參議謀畫）隨軍四人（分使出入）開元中凡八節度使（磧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劍南嶺南此八節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號）蓋古之持節都督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爲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爲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

節僚屬亦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稍有加置參謀者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玄旣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荊州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徧舉

節度使二（白帖）

方伯　元戎　上將（外鎮軍大藩）　雄藩　轅門　幕府　分麾　授律　將星　人傑　鎮撫方城　藩屛邦國　節制諸侯　糾繩列郡　有國柱石　爲王爪

牙　建牙大任一分閫重寄　作捍方鄙　以獎王室　旌旗重寄　河洛要衝　外威夷狄　內撫黎元　總元帥之任　殿天子之邦　總佐命之才有經邦之策　當注意之朝　居建牙之任　偶唐虞之代　立方召之勳

○觀察使 帖白

連帥　廉察　求人瘼　分國憂　持節使　分郡節　觀風察俗　振領提綱　澄清郡邑　鎮撫黎元　廉察諸侯　糾繩列郡　明闡使威　勤宣王命　藩維重寄　江淮要衝　宣埋輸之威　布露冕之政　當聖治之朝　委廉察之寄

○轉運使 帖白

蕭何之功（漢高祖曰鎮國家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之功）杜預之計（杜預字元凱爲度支尚書奏轉運之計）驢輦（永平中治石曰河從都盧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鄧訓平叔往監之訓知難成奏罷之用驢輦歲有億萬全活徒數千人運糧特行數十里羣行二十里）木牛（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漕轉山東（史記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充美天府（漕引上貢充美天府）自江淮至渭洛（書東自江淮西至渭洛）率十鍾致一釜（漢書言運糧費一鍾之用致一釜之至也）國用　軍儲　轉輸正稅　漕運貢賦　節省勞王　力宣贍國　府撫虛月　國有餘資　微爾貢於任土　興我役於泛舟　況當庶富之朝　宜從漕運之任　漢通糧道委於丞相　晉開轉運任在尚書　審遠近之害人不告勞　課遲速之程事無譽素　當豐穰之時所宜畜積　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

○鹽鐵使 帖白

弘羊計（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云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反相詰因集之爲鹽鐵論）孔僅領（漢武時冶鑄煮鹽財或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咸陽人名）牢盆之價（孔僅咸陽上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鐵官由牢盆庄取其牢盆之價直不得私鑄鹽器）煮海之利　罷鹽鐵而復置（武帝至平帝不變鹽鐵之法武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置之）斡鹽鐵而榷酤（虞書）法始於漢　取在於夷（張嶷爲越嶲太守定莋臺登平里木三縣舊出鹽鐵去郡三百餘里夷之邊徼自固張嶷盡取得用）矯制令鑄（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張湯知劾之）置使監賣（魏衛覬與荀彧書曰鹽鐵國之大寶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佐賦　濟時　牢籠地財　侵削人利　政先圖大事貴舉中　雖仁無禁利（左傳公無禁利）而道有從權　當軍戎之時宜充國用　委榷筦之務必仗時賢　用之不窮實惟贍國　取之以道豈曰奪人　執漢法而行務雖苟得　奪齊民之利敝將若何

○刺史一（杜氏通典）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

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錄因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爲殿其有能者爲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爲外臺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爲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

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爲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聞風棄官○魏晉爲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爲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奏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略曰其一先

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發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爲之意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能州置郡爲

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彥謙嘗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期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戍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已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爲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刺史二 藝文類聚

漢書曰武帝時山叔少子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舉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遵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

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幷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若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

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
貞先爲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
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
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
安居　又曰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
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
竝貢前刺史卒後遂絶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

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
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
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淸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幷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
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
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閎
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
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騑驂
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恐豫棄官　又曰
賈琮字孟堅爲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

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淸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
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
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爲
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
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
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
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
之處暝暗之中不然官燭　又曰周乘爲交趾刺史

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
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
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
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
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
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
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

割損政令　魏志曰劉馥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幷州刺史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玄爲幷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

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于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掛壁　晉書云庾亮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　王隱晉書曰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山濤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杜預字元凱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人號杜父舊水道惟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遵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餘里南士美而謡曰後世無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爲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荆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

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　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荆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匹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

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
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
生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
恭字懷儉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
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
令吾沒有遺恨令收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
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
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
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
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

第一擢拜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傳曰綦毋俊爲交
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
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
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
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
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
也遂舉正其罪別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爲涼一作
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
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前置
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

卿爲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
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敕
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黄恭交州
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爲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刺史三北堂書鈔

九州之長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爲之牧
十有三牧漢官解詁云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銀印青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綏和元年改刺史爲牧銀印青綬銅印墨綬詳通典位居牧伯漢公卿表云令
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云哀帝初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翟方
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

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以應古制分刺諸州後漢書百官志云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
州無常官分部督察漢官解詁云京畿十有三牧分部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黜
訓導諸侯國語云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集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
訓導諸侯子也督察郡國漢書朱博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
寧其有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今嘗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
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刺舉州事應劭漢官儀云監司三代曰伯
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盡部州境山謙之丹陽記云漢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
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天子所使黃恭交州記云刺者言其次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爲天子
之所使也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長一

州周禮太宰職云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一州曰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爲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阜兆民**尚書周官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孝武元封四年始遣史丞相之遷部刺史十二人**三年奏事**王隱晉書云太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賈充假羽葆**晉起居注曰賈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騶馬二匹詔錄車一乘臥乘車一乘**杜預給追鋒**王隱晉書云杜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騶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李熹朝廷聞之**謝承漢書曰李熹爲青州刺史奉法督察朝廷聞之以能治劇**王基南方稱之**魏志云王基爲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益州險遠以親鎭之**晉起居注云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教難洽宜以重將親鎭撫之以

中郎將下邳王晃爲之**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晉中興書譙閔王承字士敬爲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劉馥可任東南**魏志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賈充綏靜西夏**晉起居注云太始七年詔賈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綏靜西夏**教施九郡**王隱晉書王沈字處道爲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黜奸佞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施行**宣風萬里**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淸識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統戎政**懷以道德**王隱晉書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以道德**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鎭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燿武宣喩國命示以恩信**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魏書司馬朗字伯達遷兗州刺史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恩化大**

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荊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敎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獎勵風俗**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嶠字太眞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鎭武昌逆於治道軍人稱頌獎勵風俗**淸淨化人**魏書劉震爲兗州刺史淸淨儉約以禮化人**爲十三州最**謝承後漢書賈琮爲交趾刺史在任三年爲十三州最**治爲天下最**魏志梁習字子虞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得人民心復留一年**續漢書云种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暠復留一年**惠愛在人留十八年**華陽國志嚴遵爲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還官吏人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將士咸服魏志田豫領并州刺史淸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盜賊自止**漢書張敞爲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計日受俸**謝承漢書楊秉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十日一炊**又云左雄爲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巴祗不迎妻子**又云巴祗爲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俸祿不餘**呂岱不餉妻子**吳志呂岱字定公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聞之歎息徵爲尚書悉付還之**不畏彊禦**謝承漢書云陳蕃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惡不畏彊禦**不事上司**魏志崔林爲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刺史**聘求耆德**續漢書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從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旌顯異行**胡氏家傳云胡清爲荊州刺史旌薦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撫循羇旅 王隱晉書云王渾督揚州諸軍處斷明允
撫循羇旅勞謙接納坐無虛席門不停賓
江淮之士 誘納降附 晉中興書高平郗恢爲雍州鎮
甚愛敬之 襄陽所撫恤大得關隴譽州誘
納降附助 修盬池家家豐足 又云戚田官徐邈爲涼
者千計 州刺史使持節護羌
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
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過供中國之費 治
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云劉馥爲揚州刺史流民越江
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王遜後濁 晉中
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書王遜
爲廣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 又曰
通名妻詣之日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車永
爲廣州刺史居官貪 石崇積財 晉書石崇傳崇穎悟
濁土豪等以貺之 有才氣而任俠無行
檢在荊州劫遠使 王戎治宅 又云王戎爲荊州刺史
商客積財不貲 有司奏戎遣吏修園宅
免官詔以贖論 號曰獨坐 詳類聚
遷豫州刺史 號曰屠伯 晉書荀晞字道將爲

青州刺史役煩賦重民不堪命日斬千人 李嶠見殺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人人怖懼流入他州
又云李嶠爲交州刺史不能
檢制鈴下慮必見殺服藥死 王浚伏屍 又云王浚字
刺史謹曰幽州城門似 彭祖爲幽州
藏戶中有伏屍王彭祖

刺史四 帖白

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官惟和 諸侯 刺史古
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旟 熊軾 彤襜 朱轓 漢書二
千石車
朱兩轓 千里 百城 樂職 王襃爲益州刺史
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魏
馬朗請州郡宜置兵 布政 梁書夏侯亶字世龍爲豫
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州刺史弟夔字季龍亦爲
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 何武字君
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露章 公爲揚州
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爲虧除免
之而已不復極法 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

史以爲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 立祠 晉
聖懼自免後爲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祖
逖爲豫州刺史恩德 羊祜卒人出爲巷哭罷市 四
及卒人爲立祠 罷市 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
爲辭 神馬 白烏 王阜爲幽州 有 黃霸爲揚
曹 神馬白烏見 高車蓋 州刺史三
歲治有績宣帝下詔賜車 霽威嚴 魏相爲揚州案法
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郡國守相多所貶黜
所吉與書曰朝廷知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
注謂不令顯其能相善其言爲霽威嚴注霽謂收也
勿令領兵 魏志杜恕字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
久專上疏曰今牧守兼治民之術修將帥
之事 不宜去武 皆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宜去
云云 州郡武備後寇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 三虎隨喪 王業拜荊州遷司
人謂諸侯也 隸道卒有三州白虎
低頭隨 察過詔條 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
喪而去 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注云所
察出六 行去法駕 又奏鮑宣行去法駕駕
條之外 三馬宿鄉亭爲衆所非 見碑墮淚

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 詣闕
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爲墮淚碑
乞留 种暠字景伯爲梁州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
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與相辭十
里不得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
乘車
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詩 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遊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
所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
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民吏詩曰闕里尚攜詠瀨 一作鄉 鄉裁知足谷
余再分陜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

令江漢士變爲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偏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梁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若兼邦牧朱輪叅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狸

[illegible]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杖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摠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

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撫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晉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旣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旣精我化旣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

世祖游游子乎馭斯鳥獸狹此丘罄濡足焚首念在
一匡委質中山竝充衮闕攸以援墜拯溺人此生民
祖定功業建旆懐藩揚旌黄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
文司空孝宣公禀潤王府承華桂衛望振鷺翼齊舉
軼歸鴻而竝運以茲一德光事三王七登九伯之重
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中錫才子奐之與京理歸
世祿非因宗隲之氣山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
禀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開爽幼體成人弱不
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
侍中驃騎大將軍啓匆樞功逶迤衮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衮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
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陜州刺史馮章
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
以爲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
汾之邑使君禀靈河嶽比德璵璠閨門和美譽聖開
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
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周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
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
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
府君改姓豆盧筮仕于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

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慕簡籍官曹案牘朱
管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朔親戚宜
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
櫂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
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洛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
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賓言謂身文朔傾地鎮夜
落台星石埒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
知地布爲讀山銘

墓誌　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
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慍

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符正乃治邊御
衆威裕兼行常懍懍然以中原爲已任或欲十萬而
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剋反舊京飲馬由渭然後高
臥開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貞慕田疇之高蹈而
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
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
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正稱九最自
隆寵秩方登遠大義纏難留濛水易枚秘丘玄戶杳
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
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

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㒸象從奔聯
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怡諸戎龐德高聲肆言舉
逆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
節每以財輕槩釋義重嵩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
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靄靄披
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
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
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
公之誄用愍相遺　陳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頠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册世居渤海太守文

重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
睦家積遺財竝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内映遠識
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
憑陵公被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
東衡州刺史始興縣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
揖讓攸歸高祖恩加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
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
公進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于
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
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

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
寶毋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薏苡豈懷珠之謗如
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遺慶流風方留豹產之德

表 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
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
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
以僞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
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
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
僊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王理奪

伏冀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
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綸言自
天而忽委玉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
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梁劉孝儀爲安成王
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
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
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
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
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踯之路已窮梁棟之用
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寄重坐

嘯枌楡望重非可臥治臣縣頻枕席動移句晦恒恐
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　臨
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
空璿璣六逕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
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
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
素餐　又爲邵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
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
元伯錫壤參墟漢啓三俥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
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

呼韓來朝藁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
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歸乎
犯謁　李揚州明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析
夜警和聞書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
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
報恩雖葬魚腹其甘如薺政以朽老無肩必負恩寄
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啓　梁陸倕救使行江州事啓曰封畛遐曠雞井與實
陸海神皋偏屬茲境兼以茂親川德淮瀚作鎮宣述
條教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推臂嘉舉

啓　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
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
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
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輿念下車無忘待旦
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
勿擾傳彼昔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
懷圄犴幸得天無虐旱地歛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艖
且戒植柳官渡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
化君民節離寒暑慨茲歧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

減民間貲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
三驅未息役費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
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
急無侯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教曰壯夫疲於擐甲
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
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怨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
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唐類函卷第五十六　終

唐類函卷第五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吉州龍希夔校訂

設官部二十六 州佐總敘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附 從事 典籤書 祭酒從事附 中正 幕府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留守並附

○州佐總敘 杜氏通典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爲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爲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隱爲煩擾高隆之乃表請

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乃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爲郡官矣○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及節度使節度使諸都督篇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職如節度使之隨軍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

○別駕一 杜氏通典

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常侍隋及唐並爲郡官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北堂書鈔

居刺史半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同從事秩應劭漢官儀云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云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屏星曲翳豫章列士傳云孔恂字巨卿爲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周景題輿謝承後漢書云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

郭舒諫王澄不可輕佻晉陽秋云郭舒爲荆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別駕三白帖

持版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各拜 贈刀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別乘詳通典

半刺書鈔 貳職冏嶽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黃之政 揖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龐統 邪稱孔亮人詠王祥

○治中一杜氏通典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用漢制也

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曰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爲治中 晉郗鑒爲治中 又車胤爲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 梁睦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公乃固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 隋爲郡官唐改爲司馬說在郡佐後

治中二北堂書鈔

職在刺割王充論衡自紀篇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恐非常選晉書庾冰表云州任負重恐非常選 奉使稱意蜀志云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淩虛歸家鄧德

明南康記云盧耽仕州爲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陵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晚不及朝則化爲白鵠至閭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籌擲之得屐一隻 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云孫權剋荆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牀就家舉致之濬涕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爲治中諸事一以諮之 所拔皆爲牧守益州耆舊傳云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 大水及期又云任文公爲治中時旱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單席於地又云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刺史每坐高牀治中單席於地 三轉至治中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三十爲治中世說曰習鑿齒吏才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爲荆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爲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贓賄禪當傳將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陰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云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云云

○主簿一杜氏通典〔功曹書佐附〕

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 晉以來改功曹爲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北堂書鈔

主諸簿書皆關諸事韋昭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事總領之耳 劉祐買書具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

令買杲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圖郡稱美包咸責緣僕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爲吳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僕齊雀卵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二十在朝正色續漢書王元仕郡爲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讐怨退惡不避親戚以死贖命後漢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呼賊曰卿曹皆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排閤入諫謝承後漢書云朱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表叔偁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有奄忽如何遂釋之踰城告急魏志龐淯傳云太守徐揖請淯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易雄對賊

晉中興書曰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尹方變姓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椓口出齒東觀漢記云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請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叩頭流血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持賊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拔劍厲聲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斂吾里人拒之斌拔劍厲聲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舉觴辭墓謝承後漢書公孫賚爲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賚具豚酒於北芒上泣辭母墓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太守遺事當送出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悵慨悲泣再拜而去既行於道得赦賚還郡徐

屬皆愧晉中興書陶侃爲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乎乃請行僚屬皆愧之里人服義戴斌詳上諳習主簿晉陽秋曰習鑿齒爲桓溫主簿令於蜀致星人既夜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曉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稱韋主簿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老成之風少鷹鸇之志陳留耆舊傳云仇覽考成人年四十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成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

少鷹鸇之志耶有老成之風韋元將詳上趙偉甚器之武陵先賢傳云潘景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黃讜甚奇之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爲吳郡主簿太守黃讜甚奇之伯師教令無譽風俗通云韓稜字伯師爲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恍惚稜扶敕令無譽鑿齒親遇隆密晉陽秋曰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成子聞雀而笑桂陽先賢贊云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音爲郡主簿與衆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遣視信然景仁撫箏而歌俗說云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桓玄門下玄聞其善彈箏以箏令其彈之因歌秋風送氣殊遠玄甚重之贏服齎金賂王章吏謝承後漢書朱雋傳云雋爲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贏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毀服爲豎親執勞辱藏榮緒晉書云譙王承爲相令易雄爲主簿佐史逃散雄毀服

為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晉中興書潯陽陶錄云侃為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案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尹方詳前

舉不避讐怨退不避親戚 詳前

畢雲自劾 [illegible]錄云畢雲為王簿剛直樂善國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

郭舒自繫 [illegible]書郭舒[illegible]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illegible]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illegible]繫理含事得釋[illegible]郎命為治中

[illegible]事一 杜氏通典 （典郡書）（祭酒從事）附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 朱寓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三府謗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北堂書鈔

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

武猛從事 典略云張楊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比都官從事 謝承後漢書胡騰荊州部南陽從事遇孝桓帝南巡又為護駕到南陽騰白表上言乘輿所幸便為京師臣請荊州刺史比於司隸校尉臣職比於都官從事也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云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衆于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衆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馬從事

掌洛陽官 應劭漢官儀云司隸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

總一州學 晉孟嘉為勸學從事云云

德行堂堂 益都耆舊傳云邢顒為州從事人稱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顒字子昂

州中曄曄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應州辟時百餘人唯洪與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故衆為之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洶洶嚴文通

武力過人 又張遼傳云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計

尚德之舉 孟嘉傳云庾亮拔嘉為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三府側席 鍾離意別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則席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周樹達於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廉潔通敏 漢書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陳事序 謝承後漢書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夏得無罪也

舉姦擿伏 益部耆舊傳云賀口字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擿伏部人無怨

依法執案 長沙耆舊傳云虞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芮氏親連王室自恃豪侯之依法執案

百寮敬服 謝承後漢書云胡廣為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寮敬服其能

萬里肅清 長沙耆舊傳云虞芝為部從事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謝承後漢書朱震為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投傳去官 王隱晉書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同隸徐不過曰攫虎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不累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楊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閒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問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

附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州起發其贓五六七萬穉郎舉奏一州震慄

世稱冰清　陳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威厲冰霜　長沙耆舊傳讚云虞芝轉部從事太守岗氏不遵法度芝乃諷諫威厲冰霜

號曰臥虎　襄陽耆舊記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譚嘿好沈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故人謂之嚴然不語名高者甫

當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云朱震為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請見曰當為鷹犬

喬公得姦贓　後漢書喬玄字公祖為梁縣功曹荊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郡從事窮理其罪景壯玄意即署遣之玄到具考得姦贓梁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還檄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知名

文公有道術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雋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殺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東觀漢記云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令思才器以為賓友　晉中興書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以為賓友

○中正一　杜氏通典

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　吳習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平郡州都也後潘祕為尚書關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　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濟廣舉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皆鄭武公年逾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服自親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於東門外設幔陳席又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齊梁亦重焉　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後魏有之　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乾明中邢劭為中書監同郡許惇與劭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　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楊雄太僕高熲並為州都唐無

中正二　北堂書鈔

銓評之職　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

清定之選　應方生讓中正咸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

總十六州　王隱晉書魏舒兼總十六州中正

秉一州議　干寶晉記傅咸在位執正云云

定九品　晉書劉毅傳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有八損　詳上

觀過黨里　應璩新詩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平次人才　傅子云魏司空陳羣立九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

不能寬大　魏略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自品編戶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于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

今可令長守爲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操人主之威(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爲中正乃操人主之威)掌州鄉之論(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爲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幕府(白帖)

戲談(阮侃爲督諸參佐戲談廢事侃責之曰君子當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入幕(郗超在桓溫帳下謀謨在外望見郗生曰可謂入幕之賓也)賓榮 王禮 賓佐 賓僚 交辟 苟進 青油幕 蓮花幕 掌軍謀 膺使檄 載筆旌旄 運籌帷幄 受命辟書 祇事戎府 任在軍要 權制兵機 任爲從事 禮以上賓 參謀幕府 制勝樽俎 盛府求賢一戎書辟士 從軍則望重仲宣(王粲也)佐幕則才高阮瑀(字元瑜)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拔 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 朝廷重寄委之以侯伯 軍府庶務制之以賓客 難進易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可則止

○京尹一(杜氏通典)(京兆尹 河南尹)(左馮翊 留守)(右扶風)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內史爲左馮翊(馮輔翊衛也)○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魏晉爲京兆太守○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

部盛以親王居閤而遙領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河南尹其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爲三川守)○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爲尹(尹正也)章綬服秩與京兆同王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爲河南尹)○魏晉皆爲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

洛陽又置河南尹○東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隋初爲洛州刺史後爲河南内史大業初爲荆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同馬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

雍洛三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竝改爲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地復置大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大尉兼衛留守昔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竝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京都留守備遺

士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横恣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附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時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京尹二 藝文類聚

史記曰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　漢書曰甯成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脱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

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爲妍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竝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韓延壽爲左馮翊滿歳稱職爲眞歳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三郡之首其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

四方表則 王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爲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爲河南尹

王章封事 漢書云王章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爲鳳所舉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

孔坦望實 語林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擿伏如神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姦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爲請推皆曰死無所恨

卹民如子 謝漢書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正身率下 又云

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案篤從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爲河南尹正身奉職

旌表異行 又云羊陟遷河南尹旌表異行

進用善士 又云羊陟遷河南尹進用善士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爲河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尚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爲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口遷丹陽尹爲政清整

翦治強宗 謝承漢書云華崧爲河南尹翦治強宗威名振烈

禁絕豪右 又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爲河南尹者莫及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

民疾病給醫藥 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持法簡而不犯 傅子云傅嘏爲河南尹以德化爲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

爲吏嚴而不殘 列女傳云雋不疑爲京兆尹識鑒明徹母誡之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知慈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其母之誨也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爲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

百里垂拱仰辦 魏志云劉馥字子情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馥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冨民之術日引月長明擿幽微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獄訟不加榎楚 傅子傅嘏爲河南尹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榎楚而得其實

未嘗藏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藏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置之

吏民人人自勵 續漢書袁安爲河南尹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

吏民莫不自勵 魏志司馬芝爲河南尹抑彊扶弱吏民莫不自勵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云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曰政令清肅吏民稱之不容口

蓋勳威震京師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續漢書袁安爲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羊陟計日受俸 謝承漢書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

兒寬開渠溉田 漢書云兒寬遷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信之

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後漢書李膺爲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迷還京師因唐兄讓第舍燕於合柱中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傳暢晉諸公讚云王濟為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

京兆尹四拃白

執版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閑閤韓延壽事詳類聚三輔尤劇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五日何畏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張敞應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示曰五日京兆尹如何竟免罪母問錄囚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美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吏請代罪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號泣曰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鎮撫畿甸肅清京師表則四方監臨三輔當堯舜

之朝繼張趙之位偶唐虞之代尹河洛之都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況屬休明之朝宜尊表則之位朝許政能任先廣漢時推明察選在不疑漢推能政選在表安晉擇公才任先孔坦字君平都輦重職山濤啓曰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胤杜預王恂雋不疑復令減此者也

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分符蒞闕越終然慚勵精又曰副君垂獎聘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貴深知巳寧思食椹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轅轃梁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辭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玄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梁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雅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厲精思治綱

箴漢楊雄一作崔駰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

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是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為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己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梁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廉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遂

日乘斯流焉安可使其介黿方今擬嚚盈庭白駒空
谷惟介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譏存門之
不獲免於貪

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
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
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
版蕩五馬南渡因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
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
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
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晒遇之深

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
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
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寤念丕蒞京河茲焉四
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淸談
之風求瘼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市令 北堂書鈔

內史屬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 長安市長 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祭遵奉法 東觀漢記云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 元儒知人 王隱晉書石苞販鐵鄴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數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唐類函卷五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檇李沈麟禎校訂

設官部二十七　太守

○太守一 杜氏通典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
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
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
法論課殿最 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并舉

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
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
任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
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 質正 常稱曰與
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稱中興焉 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 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
守 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

相咸推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奏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漢亦重其任王常字敬伯爲巴郡民生爲立祠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内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王導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士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爲恥導謇名竊位敢忝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晉宋守

相内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說在刺史篇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說在縣令篇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内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户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于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帝嘉之遂罷諸郡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而實

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兎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銅兎符爲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覩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賈敦實爲饒陽令有能名時制大功以下不得聯官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榮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樹碑頌美及逮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側故人呼爲棠棣碑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

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内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内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

畎重祠爲濮州員外剌尹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
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
八年都督刺史品甲者借緋魚袋其餘爲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爲六雄十望
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州爲十望十緊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
中下之差

太守二藝文類聚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
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
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
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
下者今臣至罷去必有毁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
毁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特召君爾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
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
官僮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
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
黄霸字次翁爲穎川太守戸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穎川尤多天
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
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黄金
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
渤海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爲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
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初買臣免待
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
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買臣
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

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掾吏其
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得以考功法
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邵信臣字
翁卿遷南陽太守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
號曰邵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内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
守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
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循吏傳序曰孝宣嘗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　又曰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　又曰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
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
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
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
劉寬為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案異苑云崔景貞守昌平有惠政常懸一
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寵字祖榮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
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
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
齎百錢送寵寵為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為取一錢後
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曰任延為九真太守駱
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
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
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
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
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曰秦彭
轉潁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
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又曰鮑昱
拜汝南太守郡多陂地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
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　又云趙憙字伯

陽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
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
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
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張堪字君
游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
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
君為政樂不可為支一作　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
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寛慈惠化所致　又曰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又曰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張璠漢書曰宋登字叔陽出爲頴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頴川太守召

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爲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到九江界輙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又曰劉寛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

治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爲比上曰何以爲救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嘆息　又曰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性節

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輙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

劉琨字桓公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為政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又曰黃昌為蜀郡太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口出入兵戰　續漢書曰庞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

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者信行山東其以滿為淮陽王相海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決錄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為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畧曰孟康為弘農太守清己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預敕卒徒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遜為上洛

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秋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語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為從事使諸司馬宣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為黃門郎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

太守　梁書曰謝朏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
中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
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
溉與弟洽從昉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
迎也　又曰何胤字子季爲季安太守民不忍欺伏
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
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
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
部耆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鳥巢
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瑶徙蜀郡太守司空張溫

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吾今掃地以待足
下矣

太守三　北堂書鈔

罷侯置守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更名太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銀
章青綬又云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銅虎竹符文帝紀云二年九月初與
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
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信理庶
績舉善黜惡漢書解詁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檢察群姦舉
善黜惡誅討強暴奉宣國恩興利除害王隱晉書云何曾上言郡守上當奉宣國
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河東股肱詳類聚汝南
心腹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帶上勑崇曰汝南朕之心腹任犬京師
也河內完富後漢書曰寇恂爲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
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過他兵勿令北渡而已魏郡都
會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唯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
爲魏郡大守涿郡瀕近外虜魏志曰王觀爲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
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
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
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常山北道
主人司馬彪續漢書曰鄧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

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起徙爲二千
石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起小吏爲太守魏志曰公孫度
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太守於家受詔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
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于家受詔病
不就府司馬彪續漢書云王良遷沛郡太守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兄弟繼踵漢書曰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
而多恩貸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同公康叔猶
二君畿甸竝居晉中興書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獻爲宣城內史於時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共
禮教不出荊揚數郡而譚獻兩並居畿甸名拜時人榮之子夾河漢書[illegible]延史左[illegible]一馬翁
友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累巨萬矣八男典郡馮勤事詳類聚便道

之官漢書云龔舍拜泰山太守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記冠恂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迎

者如雲華陽國志云前後太守數頻擾吏人叛亂張翕起家復爲越雋太守迎者如雲下車

表行義東觀漢記韓俊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下車擢賢後

又云張驕爲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有行皆見擢用謝承

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

聞誦書聲孝子隨時慰勉魏志杜畿傳云畿字伯侯爲河東太守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

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好教化漢書文翁傳曰翁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

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修禮樂續漢書曰寇恂

爲潁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修庠序之教華嶠後漢書曰衛颯

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行嫁娶之禮漢書曰韓延壽

爲潁川太守修學校爲吏民行喪娶之禮百姓遵用其教教誘後進晉中興書云孔衍爲廣陵

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郡雖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庠序大興魏志

牽招出爲鴈門太守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修學校晉書

日李重爲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開學

業又曰虞溥遷鄱陽太守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樹

桑果魏畧云顏斐爲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益五果魏志云鄭渾爲山陽

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

一民得財足用饒教民種榆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

韭家二母彘五母雞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又云治沛郡也教民種柘華嶠後漢書曰劉寬

爲南陽太守教民種桑養蠶織履生民之利教民牛耕又云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田

作嘗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循行勸民農桑漢書云龔遂爲

渤海郡多盜賊遂至任盜賊聞令棄其弓弩特輒營生勸民農桑修起蕪廢後漢書曰王景

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

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

皆著於鄉亭開通溝瀆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

灌民得其利興鴻郤陂續漢書鄧晨傳云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

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案鴻隙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

立新豐塘晉中興書曰張敬續出補晉陵内史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開兩江溉

萬頃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興陂遏開稻田

魏志云鄭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

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漁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

比年大收頃田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魏志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時大旱蝗起惇乃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率吏民以塡金隄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

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

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

平均徭賦華嶠後漢書曰張奐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勤課農桑撫恤貧弱續漢

書云陳俊爲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姓綠之開倉賑民後漢書云第五訪遷張掖

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欲上言訪不聽出粟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

全開倉賑給晉書云鄭默爲東郡太守値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

甄豪點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頌告天下若補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遇吏如弟**華嶠後漢
書云馬援爲臨川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遇民如子**又云劉寵爲南陽太守遇民如
子本當庶言邊爲**掾吏有過閉閤自責**謝承後漢書曰嚴翊遷潁川太守掾吏有
過輒閉閤門責**吏有陰過長假還家**又云沈豐爲零陵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
民嘗詞訟爲陳大義魏志杜畿爲河東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詞訟有相告者畿爲
陳大義令歸諦思之**擿發姦邪詞訟立決**謝承後漢書曰黃香魏郡太守到官不遺
吏歸鄉擿發姦邪立決詞訟**繫囚千數一時論決**魏志云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
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
覽罪狀一時論決**囚至詰之莫敢匿詐**又云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
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王經不發私書**世說云王經爲江夏太守不發私書**郅都**

不顧妻子漢書云郅都拜濟南太守爲人勇而有氣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
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下官終不顧妻子矣**振厲威風**謝承漢書云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
振厲威風**稱其威信**漢書馮野王傳云馮並爲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
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有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服都格殺之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
尉都吏詰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旁郡畏如大府**漢書云郅都爲濟南時有瞯氏
宗三百餘家豪猾前後二千石不能禁之都誅其首惡餘皆股慄旁十餘郡畏如大府**威名流**
於匈奴又云趙廣漢爲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
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
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之**御衆之才**續漢書寇恂傳曰光
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爲吾舉如蕭何者禹曰寇恂文武兼

備有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爲河內太守**撥煩之才**謝承後漢書云謝夷吾字
堯卿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上賜車馬劍帶敕曰鉅鹿劇郡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制
史勿賤前政**恒得宿辦**晉書曰陳頵拜天門太守汪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
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湘州刺史**善作條教**
又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
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明法令**謝承後漢
書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
能理劇轉烏桓校尉**奉律令**漢書云朱博爲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博見謂曰如
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申明賞罰**華嶠後漢書云廉范爲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
鋤姦猾表用良吏**令行禁止**續漢書曰耿純爲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賞罰得實漢書云趙典爲魏郡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善惡立斷**後漢書樊曄拜
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殺伐立威**漢書云陳咸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
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嚴刻見稱**東觀漢記云鄭璩爲冀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摧折豪強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
貧弱**抑挫權右**魏志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到郡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盜賊不**
敢入界續漢書寇恂爲潁川盜賊不敢入界**姦人莫敢入界**漢書曰韓延壽爲東
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涼州曰**
乳虎東觀漢記云樊曄爲天水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
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咋我樊府
君安可再遭值**吏民號卧虎**益部耆舊傳曰張則爲牂柯太守吏民號之曰卧虎**德教**

後漢書曰石曰爲鴈門太守廣宣恩惠懷柔殊俗遠方皆服其德 **河西攻俗** 東觀漢記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旼俗都郡則之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爲定襄太守分部收捕農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威稱神明 **號爲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爲南陽太守時多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 **男子以廉爲名** 又云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爲名 **男女以宗爲名** 謝承漢書云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到郡朞月增戶萬餘** **開喩數年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喩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 **白鹿夾輪**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爲臨淮太守天旱隨車致雨行春白鹿方道夾轂而行 **黃龍望府** 沈豐爲零陵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鳳翔隨車** 謝承後漢書云虞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鴈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廳事中庭國病卒鴈棲於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 **蝗飛入海** 東觀漢記云馬稜爲廣漢太守郡界常有蝗蟲食穀稼稜有威德蝗飛入江海化爲魚蝦 **白烏集** 王隱晉書曰虞浦遷鄱陽太守有白烏集於庭樹 **神爵降** 襄陽耆舊傳云黃穆爲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荆棘自除** 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爲東郡太守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豆生郡界** 又云冦恂爲潁川太守時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行春隨車致雨** 鄭弘詳上 **理冤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北海靜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稱爲神明**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爲合浦太守稱爲神明詳類聚 **常爲高第**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 **奏課第**

一 又云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于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戶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考績第一** 王隱晉書云解修遷琅邪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爲三河表** 謝承漢書云魏朗出爲河內太守以清嚴爲治爲三河之表 **爲天下最** 魏志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猶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鎭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民夷稱其德惠** 又云倉慈遷敦煌太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 **數詠不容於戶** 謝承漢書云蓋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歎詠不容於戶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王氏家傳云王朗爲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云胡質爲常山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於衆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遷去民人思望** 華陽國志云李資爲巴郡太守時歲比豐稔及資遷去民人思望歌之曰望遠忽不見憫悵常徘徊想君恩澤深難留誓永懷 **吏民惟恐其遷** 魏畧曰顏斐爲京兆太守斐清已仰俸而已吏民惟恐其遷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爲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老小隨駕涕泣** 續漢書云耿純爲東郡太守免官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 **願借冦君一年** 又云冦恂爲潁川太守代朱浮爲執金吾潁川盜賊群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冦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侯君朞年又云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吏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

吏民遮道魏略云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

民吏攀車謝承漢書云孟嘗為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遁去

百姓啼呼續漢書云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百姓啼泣東觀漢記云賀文和還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巳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垂涕送之又云張酺為東郡太守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刻石頌德華嶠後漢書曰何敞為汝南太守修治鮦陽舊陂溉田萬頃墾田三萬餘頃賴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

龔遂形貌短小漢書云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為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彭寵容貌絕衆東觀漢記云寵為漁陽太守容貌艷衆

黃昌足心有黑子謝承後漢書云黃昌會稽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

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掠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掠遂至于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竟以禮重焉

許荊臁下有黑子楚國先賢傳云胡紹十八為縣閣下幹見太守許荊臁下而笑荊怒紹曰見外府臁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荊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為九真太守

鄧殷夢行水邊王隱晉書云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齧其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果遷汝陰太守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田伯盧君典約列異傳云州伯為盧江太守移郡遙見兒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兒當壞祠唯盧君往見自稱縣民與府君約刻自日當遷大郡願見過後如期果為沛相公不過于祠常見盧君月餘病死

黃孟擿殺主簿薛琮表云黃猛為汝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

黃負貪穢無行襄陽耆舊傳云黃負為口陵太守負穢無行朝廷以黃受代之

太守四 白帖

坐嘯成瑨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晊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卧理汲黯為淮陽守閉閣卧理

挂魚後漢羊續字興祖為盧江太守府丞餽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留犢王遜為上洛守事

解榻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攀轅侯霸字君房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請像魏倉慈字孝仁為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愛

勒銘晉李玄盛為酒泉守敦稼穡年穀登百姓請勒銘玄盛許之遂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

米鹽黃霸為穎川長始若煩碎其致米鹽唯霸精力能推行之汴米鹽言至細

畜養黃霸字次公為穎川守使郵亭鄉官畜鷄豚以贍鰥寡為教條務耕桑畜養種樹而已

乞留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帝許之策書褒美

去思何武為兗州守徙京兆去人皆思之

制服張綱字文紀為廣陵太守卒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

增秩漢宣勑二千石其治效勉勵增秩

揚仁風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去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思微旨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之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孫伏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用蒲鞭劉寬用蒲鞭吏人不敢犯

乘葦車表忠

輓不來鄧攸為吳郡不受祿載米來食去郡數千人挽船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公推不去

遁而去孟嘗詳書鈔

辭懷金楊震為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也

辭馬金張奐為安定羌率上馬金與以酒酹曰使馬如羊不入廄金如粟不入懷

不上計史秦邵使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不行縣韓延壽為東郡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

也不拘文法龔遂爲渤海守奏曰治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願勅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每察顏色法雄爲青州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也入爲公卿漢制郡守課最者入爲公卿諭以禮義黃霸爲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曉令自殺吏無追捕韓延壽爲東郡守置正五長閭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姑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路不拾遺漢任浦爲武都守人思劉君時歌杜母

詩 晉傅咸贈中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平克副 晉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

垂覆豈他鄉廻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弊邑陋覆簣由兹起 又贈隴西太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聲靈感部運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穎鬱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惟德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碣石臨東海峨眉距西僰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鬭凉風繞輕幕

霧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悵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吏役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梁沈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兹餙駿去闕輔分竹入河洪下車如昨日戢組欲彌朞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回轍當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朓詩曰王喬飛鳬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不一作避諠揆予發阜鄉短翮屢飛翻見遡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

思存

箴 後漢劉騊駼一作崔瑗郡太守箴曰有嬴驅除焚典紀舊蕩滅畨畿罷侯置守秦弊闕后陳涉奮威楚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碑 晉孫楚鴈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衮壟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也伐叛

衆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
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行擁河朔威鎮漢中臨危
運奇在難匪從廻旋來麾撫司徐青衛彼降賊海岱
以平剖符千里爲國干城　曾孫緯頼州府君碑曰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兆拔雅度恢廓道理遠
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固以足之於天仍冠之於縉
紳出臣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曜冲懷再發道光古
賢風政彫僞允可謂明德公猷世之傑出者矣矯
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行而已邀命有數託
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况在懷情而無自識但

親勤未効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表】宋顔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絶操毛
陸謝猶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爲齊景靈王世子
臨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髫鬌於淹中春誦
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項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
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
舊説　梁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
望貺猊競覩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淺螢爝之
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修
鞠軛疑雖不及計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
寔邦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秦惠澤　梁蕭子範
爲蔡令樽讓吳郡表曰全吳奧區地迫都邑傍彼西
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頴川河内自非時雨之
政解縄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
白廼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静猶致題門之責　陳徐
陵爲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曰甫離懐袖裁脱
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摳衣未勝自甘
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埸言瞻漢草廼
曰中州遥望胡桑巳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
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爲衡陽

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口頼之誠夏霜
易實兢惶之至春氷可渉臨淄回軾郎事何取廣川
無聲頗知自匹

【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趙張脩猛用弘美績
邊延善政實著民謡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
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謡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
宣風範　梁丘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
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
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
靡樹遨遊鄽里酣酺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

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梁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后崇墉增仞内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梁陸倕未至溧陽郡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祇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樂自隨式贍

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戸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陛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碑】□□□桓宣城碑曰君器量高濬神明披朗商畧雅俗隱括眞僞摧奇取異不執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汚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禀茲純爽虚豁高暢蕭條遐上風任外舒卓鑒内朗神棲冲愼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響

【銘】晉傅玄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胄禀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峩峩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彤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㬌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曰爰

自漢季以及晉朝高明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藴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悽遑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楊生所爲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悽心古烈擬蹤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内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歛袵後思循墻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逖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銜何階棼絲方始深

陸倕授溧陽太守章曰鏤氷雕脂不見犬龍之象課虛卭寂寥聞駕辯之音徒尙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覘朱輜仰瞻絹蓋滿上嚴辨伏軾多慚

唐類函卷五十八終

唐類函卷五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檇李沈麟禎校訂

設官部二十八

郡佐總載 郡丞 長史 司馬 通守 附郡尉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諸曹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中正 附上計 孝廉 秀才

○郡佐總載 杜氏通典

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 後漢書曰螟蟲不入中牟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俗廉之是也)○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爲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參軍文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賛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司馬有左右二員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東府謂之司錄參軍置二人餘並爲錄事參軍大與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

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戶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焉以其廢置不恒故不列此）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郡丞一（杜氏通典）〔長史〕〔司馬〕〔通守〕附

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趙溫字子柔為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令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送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玄宗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寮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在溫座岸幘嘯咏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州廢遂為郡官（說在州佐後卷中篇）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並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元年雍洛并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通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

郡丞二（北堂書鈔）

掌署文書典知倉獄（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置丞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黃綬大冠（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秩六百石（應劭漢官儀云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置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眾史之長）任以郡職（謝承後漢書劉平舉

孝廉拜齊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領太守事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

黃霸當法漢書黃霸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

徐平威重吳志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賊請平爲丞

桓譚出補東觀漢記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張暢佐蕃陸凱表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斷秉心立業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末齒而佐下蕃遂路碎獨於暢名賁損愚以爲宜解東試以近縣詔暢既爲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郡尉一杜氏通典

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

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今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郡尉二北堂書鈔

設武備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曰今時郡尉准此義者也典武職漢書百官表云詳通典羅姦非韋曜釋名云尉羅也言以非羅姦非督盜賊續漢書云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爲予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充懸化爲石荊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首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強因相傷害化爲此石也秣陵當爲神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爲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爲此地神額告百姓爲立祠當有端應也造五色棒曹瞞傳曰太祖作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

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置四部尉宋志曰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

○督郵一杜氏通典

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後漢歐陽歙爲汝南太守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教說功曹郅惲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臣惲敢再拜奉觥歙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惲免冠謝遂不實而況 陽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督郵二

爲耳目 謝承後漢書蔣崇爲北海相督郵缺吏選功曹史徐蒙曰無可爲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請曰相督郵爲耳目也

以爲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意爲會稽中部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府不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爲視聽云云

政求大綱 又云意爲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但當舉大綱若大舉百目自張矣

所求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號曰軺車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數如良鷹 東觀漢記云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

郡縣欽手 干寶搜神記云京輔新郡人爲郡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欽手爲馬御

史負罪 東觀漢記云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諸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鍾離不冠 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俯行病者入家至賜醫藥也

褚禧和**史** 陳留耆舊傳云褚禧兼部督郵書史與太守以小史俱

成嚴霜之誅 漢書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以空受職寶曰謂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被師古云渠讀曰詎詎豈也以云卬讀曰仰頭而對也

明政化之本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爲督郵縣亭長有受謝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陳頵獲隱匿 王隱晉書云陳頵爲郡督郵撿獲隱匿者三十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之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馬融無留事 馬融長笛賦序云融既博覽典雅精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

太守奇其對 漢書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署督郵

太守奇其才 張璠漢記朱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於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闕未嘗言於府修之何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嘗於地家有貞婦尸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數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文公不受一餐 謝承後漢書云聞人統字文公昔爲郡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鼈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餐之饋

孟博贓直六十 汝南先賢傳范滂被詰受贓滂曰爲北部督郵有記囊若爲贓直六十耳

○功曹一 杜氏通典

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爲功曹滂外甥李頌爲鄉曲所棄中官以頌請資滂以非其人不召資遷怒捶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不可違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又許劭字子將爲郡功曹子將正執機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墜於淵

歷代皆同 晉山濤年四十始爲郡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雄陽平人太守杜恕逼舉爲功曹用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公曹不聞杜府君決錄曰孫晨爲功曹十月有藁一束暮臥其中

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州爲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

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國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功曹二

北堂書鈔

猥吏之師 論衡云變復之象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

不撓之節 會稽典錄云魏朗從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將志款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日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史顧翁被衰以朝服則以衰非古服翁不敬劾卒撤去翁恚而不聽以手啟卒頭右手叩鼓左手撤衰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則代之則辭稱不就

爲主吏 漢書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作刺石 東皆謝功曹臧云乔私前言竊作刺右

好人倫 蜀志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

尚仁義 汝南先賢傳云王威爲汝南郡功曹尚仁義

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爲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高士傳法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請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顯以三牒 臧榮緒晉書云吳逵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傭倩三年內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爲功曹顯以三牒之命[illegible]爲之禮

召以士命 華陽國志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爲功曹業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釋之

陳蕃設榻 後漢書徐穉傳云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稱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欒巴入壁 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視虎虎乃巴成也

當職割斷 汝南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對曰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名由此顯名

以操飾行 後漢許劭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節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才識簡覈 後漢王常爲汝南太守教云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云云詳錄事參軍

清濁異流 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爲郡功曹云云

編著黃堂 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詩薦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編著黃堂以爲後法

圖形明堂 邵氏家傳邵疇爲會稽功曹詔郡縣圖形明堂

馮勤高能 後漢馮勤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岑晊高才 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爲功曹

臧洪奇士 魏志臧洪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任旭眞人 晉書云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數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

陳禪舉善 後漢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

薛勤拔賢 汝南先賢傳云

幼陵公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爲郡功曹云云

子陵清正 三輔決錄第五頡字子陵清正爲郡功曹

衣不周身 華茂爲功曹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謝承後漢書周穆爲功曹云云

不義掃迹

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
致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
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掾史引去**魏志云袁渙好清静舉動必以禮郡
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宗資主諾**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
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
但坐嘯**成瑨坐嘯**見上**太守善用士**後漢書成瑨爲南陽太守善用士**府**
君貴其名會稽典錄魏滕仕郡爲功曹府君貴其名**孫紹廊廟才**吳錄云孫紹北
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才後爲相**庾袞非常士**臧榮緒晉書云庾袞元康末潁
川太守徵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
而行日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不辭退
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
袞自取行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
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凝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李壽薦異行**謝承後漢書云**許劭**

進賢才汝南先賢傳云**周章絕馬鞅**後漢書曰周章初仕郡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
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曰今日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
福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
聽遂便升車章前援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鮑永拔佩刀**後漢書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
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
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捕矯稱
者永由是知名**陳矯深相敬友**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爲功曹深相敬友云云
虞翻待以交友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昨**
日功曹今爲郡將魏畧張時河東人爲京兆太守杜畿爲功曹畿遷河東太守得時日
亦爲功曹今爲郡將也**善則稱君惡則稱己**陳寔別傳陳寔爲郡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州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
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

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
吾前爲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
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己者也聞者莫不歎息○以下白帖**鍾皓之薦陳寔任以**
代已漢鍾皓潁川人爲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薦陳寔爲功曹**吳璨之選謝**
譚舉乃得人吳志吳璨爲會稽守舉謝譚爲功曹**置標府掾　任重功**
曹　苟非三語之才　則忝六聯之首
○諸曹參軍杜氏通典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行參軍

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
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唐**
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司戶參軍漢魏以

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續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郃官至司空**北齊以**
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
事○司兵參軍漢司隷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
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
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
表直諫詔撲殺之**○司法參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
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或爲墨曹後漢書曰周燕
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
殺囚囚家詣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
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
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又王昌亦爲郡決曹
史　又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掾治獄至
三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隋以後與功**

曹同 隋陳孝意爲魯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乃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司法參軍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
梁廨宇之事○參軍事 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
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 獻帝時孫堅亦爲張溫參軍事孫楚參石苞軍事是也
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 中軍羊祜置參軍六人太尉楊濬置參軍六人
歷代皆有至隋爲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爲參軍
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行參軍晉河間
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 唐惟王府有餘則無

諸曹參軍二 白帖

坐曹 齊鮮宣爲郟城曹掾張扶至暇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慙
之趣府 古詩曰冉冉府中趨 六曹 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 六司 功司戶司倉司
司兵司士 田曹 溫嶠字太真上疏請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
理曹 魏置理曹掾法曹也 號三語 晉陳留阮千里有令望太尉王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
異同答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爲掾人號曰三語掾 滿百事 陳遵字孟公府掾吏日出醉歸
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責之侍曹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自劾斥
後滿百西曹請謫之司徒馬宮優容之 師友 嚴詡爲潁川守政清簡常謂掾史爲師友人爲之號 殺
公 晉周振頻爲三公辟書下公府殺公掾莫有辟者
無他 善小青 晉顧凱之與殷仲堪爲參軍
事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
月三日作詩與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
爲娵隅桓溫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

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孫楚揖石苞 孫楚字子荊爲揚州參軍
至州長揖刺史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桓溫任郄超 晉桓溫辟王恂爲主簿郄超爲參軍超多鬚恂短小荊州
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人喜能令人怒 郡掾 府察 冗員 散職
官推府掾 署列州司 名列府寮 職參軍事

○錄事參軍一 杜氏通典

錄事參軍晉置本爲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
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
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 後漢王常字敬爲汝南太守
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
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
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又王允字
子師仕郡爲主簿晉陶侃任法祖等並爲之 隋初以

錄事參軍爲郡官則升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
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爲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
違監印給紙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
與錄事與禮尊其任也

錄事參軍一 帖白

州主簿 郡功曹 今錄事參軍 徒勞 梁陳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能任
前趙錄曰劉聰以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
郡順辟爲郡主簿史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理政理
人郭淮 羅含傳曰含字君章太守謝尚祖一見舉
殷浩 桓溫稱爲湘中之琳琅自江夏從事轉主簿
王渙 益部太守陳寵以功曹 千里之姿 韋康成宗元
王渙爲主簿 三輔決錄曰

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爲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千里駒也一府之望世說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倪承籍有美譽爲一府之望糾職周禮糾司典衛書掌

符印糾繩人部管轄外臺提舉列曹糾察

羣吏一郡綱紀六曹表則列股肱之郡居

管轄之司陳寵之用王渙可謂得人郭顒之選

玄明厥有成績稱其職則事舉績成非其材則

官邪政廢

○五官掾北堂書鈔

署諸曹事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爲郡股肱搜神記諒輔字漢儒爲郡五官掾郡佐其人守節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暴庭中祝日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

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將自焚至日中雨大作抱書投火謝承後漢書王咸爲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徵怖欲自殺咸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以金悉還應劭集云汝南部召陵王中爲郡五官掾太守不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貴其節行云關敞還錢汝南先賢傳平輿關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千萬寄敞常爲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詳錢王申買金寓抱朴子六汝南王申爲郡五官掾太守盜寄中太守暴亡中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割官以錢欲以抱陳公思歸罪司敗風俗通云陳公思爲五官掾手列以先賢畫像不官像行子以爲爲其不官像公思叔父賊無子乃爲報之殺王招爲其殺公思口罪人也乃原之報太守胡伯始謂公思口罪人無陳子游斷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爲五官掾府君舌無辭彼微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黃香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爲五官貧無奴僕掾其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

盡心奉養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張輔心懷虎狠漢書張輔爲安定五官掾懷虎狠之心

○經學博士杜氏通典（中正附）

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崇爲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日諸將不讀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唯晉州博

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

多寒門鄙儒爲之助教學生各有差○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宰

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

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

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

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上計北堂書鈔

郡國上計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云列侯典校郡國簿書也

諸侯朝使闞駰十三州記云上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偕大聲上荅漢書哀帝元壽二年郡一國計覺發遣司徒出迎親問百姓疾苦所計掾史各一人音聲大者上荅及讀五條詔書應機荅問闞騶十三州記云計偕次第歲入貢于天子郡國豐端山川草木萬物有

無不得賢飾云云賓玄絕衆三輔決錄云賓叔高名玄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玄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王璞絕倫束晳集云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聖鑒口未知其絕常用其可使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高孔父斷操文士傳云高岱字孔父少勵高操年二十七郡將咸憲辟以爲上計岱辭不行憲曰瑕懷書千卷隱光藏輝擇君而仕太守今日屈行誠

不展志然鳳凰翁翼龍虎躬步而不得已君其勉之岱遂行至京稱病云

皇甫嵩直亮　晉書云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唯留嵩與語良久使辭之嵩知已直亮不能隨時乃乘單車還蜀

子山為哀帝傳　論衡王陽字子出為郡上計吏見郡為哀帝傳不成歸郡作上計孝明許之數在蘭臺也

元道對板楯父　華陽國志云程已字道元郡人問計吏化元為郡計吏至京會板楯反人主患之乘問計吏考以方畧元道對曰板楯木忠勇人思先漢之義只也由不蒙撫恤以致反亂更以臨之無不平然矣如漢賢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

樊顯陳張堪之行　東觀漢記云計掾皆見召至蜀郡掾計樊顯上問太守誰能者顯曰張堪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也

應奉記胡奴之名　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所經頓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日所更見訓皆密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

鄭玄為掾彭璆為吏　郝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置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

劉劭對日蝕荀彧善其言　魏志云劉劭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服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孝廉　北堂書鈔

古之貢士　荀爽讓孝廉記云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祿思則爵政爽以爵暗何當茲選

國之俊選　郝原別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

歲貢　風俗通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李平孝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于柩則下帷見上孝廉口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名嘉休懿柜受處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亦惠肆今李氏獲保首領以貢人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止相追隨蓬敬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於是顧言也者士者有靈實賴之殺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言上乘顧謂左右諸君欲日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豈其袁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乘所與黃叔度郅伯鄉宏孔叔留陰輒相從來郡陵長治無異稱意亦澤之某官與所相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亭相位馬

鄉舉　陳蕃同歲論六初選孝廉舉鄉里選郡各人後傾增益乃至六人

耆儒甲科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古之貢士耆儒甲科之

經能博學　唐不廉孝經者孝廉經能博學

孝德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古之貢士三年考德道藝之十千王再拜受之

拜受

經通

應舉　應璩詩云京師何繽紛車馬相奔起借問此爾為將欲要其仕孝廉務經通誰堪應此舉乃合

素帛　傅子云漢武令郡國舉孝廉末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恤同歲云同登之歲記干素帛垂之後此亂義取

無裝帛　孔融論云孝廉無裝帛

與孝廉紹聖緒　應劭漢書注云元朔元年詔曰詔執事興孝廉成風俗紹聖緒云云

舉孝廉化風俗　又元朔元年詔曰舉孝廉成風俗年又詔曰

孝廉以口五十萬舉二人　又和帝詔曰大郡五十萬舉孝廉二人

戶十萬舉一人　魏志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詣御史　漢舊儀云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詣御史試之以事　王朗論孝廉云臣聞試可乃已謂試之以事非試之以誦也

先試箋奏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

試以章奏　後漢書云胡廣少孤貧家若長大隨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姜詩大孝　華陽國志

云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爲之立祠

何假大志 何敞少時有大志長八尺五十體貌魁梧喜威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和帝善之

袁安爲賢 錄異傳云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

黃憲爲高 汝南先賢傳云黃憲舉孝廉無就意人以爲高

張詹七世 盛弘之荊州記云魏太和時有縣人張詹七世舉孝廉

胡廣第一 許上

吳佑牧豬 後漢書云吳佑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家於長垣澤中後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董養歎鴉 王隱晉書名瑞記云洛陽城內東南角廣里中城陷中有二鴉其一蒼者飛其一白者不能飛問博士不能對陳留前孝廉浚儀董養字仲通問而歎曰昔周所會盟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鴉蒼者胡象後胡當入侮白者諱也言國家之象云云

嚴羽齊百 益部耆舊傳云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爲從事郡舉孝廉羽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臣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黃穆投板 汝南先賢傳云黃穆字子敬安成人爲郡主簿忠上牽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嘉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董政還板 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和南海人有令姿太守舉爲孝廉政負笈單步入□陵山遺家屬詣府舉板也

上

李固不就 李固別傳云固隱很澤山以二經教授漢中太守查五官丞就舉孝廉不就

丁邯高節正直 東觀漢記云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張馮言約旨遠 鄭才云張馮舉孝廉諸同舉者咸西之張於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焉

所居不過孝廉 世典略云劉陶世祖十八年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絕榮乃舉孝廉 李郃別傳云郃南鄭人太常豐欲遣吏迎厚資送郃苦諫之及竇氏敗時盡收交通者豐於是奇郃能絕榮乃舉孝廉

鍾離意爲天下第一 鍾離意別傳云意舉孝廉有詔試歌爲天下第一

董昆爲天下之最 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爲天下之最經史德行稱第也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傳崔瑗上疏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日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後漢書云左雄爲尚書僕射奏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黃瓊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

周磐養母不充解帶就舉 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 續漢書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辭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就除上郡也

曄若春花并發 穆若秋蘭俱茂 傅子云開歲察舉孝廉而上云云

進如衆川之朝海

散如雲霧之歸山 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 北堂書鈔

進賢 白虎通云諸侯所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

舉秀 晉品令云舉秀才明經傳者以入學宮

四科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中興果貢詔書曰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略此之謂四科

五策 晉品令云舉秀才必五策皆通升爲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選

上士貢名 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詔六上十貢名茂才者是也

庸才貢身 白虎通云庸才貢其身盛德貢其名

試之射宮 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也

會樂賢堂 晉中興書云咸和六年會秀才于樂賢堂

三年一貢 白虎通云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

七年不遷 黃恭交州記吳列舉茂才七年不遷列有老母

年九十以上上書自劾名減品養親一州之俊晉品令云舉秀才皆行義典爲一州之俊海內注目晉中興書云王口弱冠本州舉秀才名聞當時海內注目雷義讓陳重新承後漢書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嚴象舉孫權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爲秀才案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陸機策紀瞻晉書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王濟嘲華譚晉書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博士王濟于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秀才不知書抱朴子桓靈之世州郡輕貢舉故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茂才何以爲潛夫論曰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次非部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禽茂才何以爲也恥以衒

曜取進晉中興書云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州茂才皆憚不往楊儉猶慨慷恥以衒曜取進終身不仕罷歸田里佯狂走不應命後漢書雷義詳前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吳志云劉繇字正禮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案公山繇兄名岱也

唐類函卷六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丹陽姜士昌校訂

設官部二十九

縣令　縣丞　主簿　縣尉　鎮戍關市官　鄉官　嗇夫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令一

杜氏通典

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爲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分以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其

職一也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　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

屬郡國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糺怠慢也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令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以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中　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爲梟桀常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鄭令擢爲尚書令　又王渙爲洛陽令人爲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房祠唯特詔密縣存卓茂廟及渙祠也　又漢官曰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逾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泰盛勑去軒緩將假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請臺因取竭之下縣遂以爲故事其郡有鹽
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
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

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〇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山公啓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爲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〇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
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父傅祐亦爲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爲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廉節除淫祀自武帝聞其名擢爲宣城太守自縣令爲近畿大郡近代未有　又張稷字公喬爲剡縣令多爲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　蕭景字子昭爲永寧令永嘉太守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〇後魏縣
置三令長說在刺史篇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

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
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
年遷爲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
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
其位〇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
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
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
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
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爲之〇隋縣

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
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
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爲營州刺史　又魏德深爲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
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六等
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

縣令二藝文類聚

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

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何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爲繩池令奉公克已妻子親自

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爲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

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蝗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其治
以厲縣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迹時天下
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
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
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唯母極膳妻
子飲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
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
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

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靜詔書
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册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
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
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
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
陶爲順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
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
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
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
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

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
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董宣爲
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
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
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
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
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
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

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敕強項令
出詣太官賜食（詳公主）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
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
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
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
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
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詳火）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
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疋明早送詣吏曰縣有
明府君犯此則慙　益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

置水庭前得篋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曹攄別傳曰攄爲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　風俗通曰俗説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侯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詳仙

縣令三　北堂書鈔

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爲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莊王滅陳爲縣

漢萬戶以上爲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

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

晉千戶以上爲令　晉令云縣千戶已上及五百以上皆爲令不滿此爲長

從小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長史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史親民之要也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逾優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修此三者　李康家誡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辭上曰爲長史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稱其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久無苟且　崔寔政論云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爲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朞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法令爲師　漢書薛宣傳云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仁義爲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以仁義爲治抑強扶弱

施其善政　新序云晉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爲陳恩德　續漢書魯恭爲中牟令爲陳父毋恩德吏民信服

不言而治　漢書曰原涉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褒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勤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教大行　晉書云賀循爲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

政惠普著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任城令云云

政化大行　東觀漢記云賀玄遷鄭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魏略云時苗爲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罰　後漢書云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爲當陽長其政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

道不拾遺　續漢書云卓茂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華嶠後漢書劉平爲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悅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乃出俸

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也

挂冠而去 晉中興書曰陶潛爲彭澤令督郵察縣縣吏入白當束帶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是挂冠而去

不治官職 吳越春秋云文種荊平王時爲宛令不治官職有若在也

多修家具 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時多修家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縣甚不宜爾也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踰郭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免之詳姊妹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爲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魏畧云劉類守尋口令見門幹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伴病引內官屬陰何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縣令四 白帖

象雷 雷震百里縣令象之分土百里

應宿 漢書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生魚 范丹爲萊蕪令清貧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展驥 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爲耒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大器之參拜治中

烹鮮 理大縣若烹小鮮

驅雞 善理人如驅雞

繭絲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將行請曰爲繭絲乎抑其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爲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也繭絲謂重其稅

布被 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無餘財以布被蓋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

沈罪 夏方爲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捶考者方向之涕泣務不加罪大小莫犯也

容姦 魏高柔爲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邴吉爲吏有非者容之止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北

投巫 西門豹爲鄴令事詳方界

掩盜 黃昌爲宛陵令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恐收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戢懼咸稱明也

請試 爲畧 王以父任爲中庶子年未入上書願試守步令

詠歸 陶潛爲彭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棄官而歸

河陽花 潘岳爲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彭澤柳 陶淵明爲彭澤令門栽五柳

不刈麥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聞而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樂有寇也

益畜植 魏畧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饉沛課民益畜乾椹收豐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

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爲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

闢田疇 子路治蒲田疇開闢

商露宿 王渙字稚子爲河內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商賈露宿遷洛陽令

人不欺 西門豹爲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爲政人不忍欺宓子賤爲政人不敢欺

武城絃歌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安邑口腹 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乃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

卓茂禮教 後漢卓茂爲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償遺況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哉大者可論小者可殺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蝗隨督郵 後漢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隨行蝗忽大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頻除一境奇之

稻生斥鹵 魏史起爲鄴令以西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懸身祈雨 祝良字邵卿爲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雩祈不感良乃暴身皆前引罪自咎甘雨滂沛人歌詠之

叩頭反風 劉琨事

王衍清談 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夏侯多暇 晉書夏侯湛爲野王令以恤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閒優游多暇朝野歎其能除中書侍郎

換縣皆理 漢書薛宣字贛君爲左馮翊頻陽縣人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常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後兩縣皆理

衆事不

治[劉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衆事不治常沈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弘農祭路[王渙爲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道經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時持米到洛陽爲卒司所枚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全椒市哭[孔奐爲全椒令官百姓哭送之]

安陽立祠[晉荀勗字公曾爲安陽令遺愛在人生爲立祠]

汝陰配社[宋登爲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千室之邑[可使爲宰冉有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一同布政　百里宣風　邑無喧鵲　術有驅雞

偶唐虞之朝　行卓魯之政　當勤恤之朝　居撫綏之任　卓茂之政術　閻憲之謳謡．

詩　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晉潘尼贈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秋湍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只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衆恒容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

頌　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大顯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曆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欲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暧暧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舊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傳渾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等惠春日刑不濫蹤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携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衛軒而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自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荊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曾有坰斯記君有遺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贊　晉孫綽孔松楊象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遂荊玉不及瑜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温恭寔誠善

誘勸勸外身崇物非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范讓豈
有古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聲階夕尺臨政弊邑
潔齊冬氷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
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晉孫楚梁令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
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
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
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
勿思

啓　梁任孝恭辭縣啓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

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遠奉下使戀主之
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梁劉孝儀除建
康令謝啓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遊徼矜
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〇縣佐總載 杜氏通典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 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畧如郡員 喬玄爲縣功曹事具部郡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爲縣功曹縣令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又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延爲廷掾范資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常共言譁而已 〇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〇隋煬帝改縣尉爲縣正尋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爲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置 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王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 丞爲副貳 如州上佐 主簿上轄 如州錄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爲七司 尉分理諸曹 如州判司 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〇縣丞一 杜氏通典

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 史記曰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遣如淳注日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後漢令長國相各置丞

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
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唯建康有
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縣丞二 白帖

桓譚 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爲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溫舒 路溫舒爲石苞邑丞 毋失賢者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如淳曰許縣丞也 徒勞人爾 梁竦云州縣之職徒勞人爾 佐邑　主刑　縣寮　縣吏　佐理一同
貳職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宰僚之政

〇主簿一 杜氏通典

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後漢繆彤字豫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换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詡駁之曰主簿所重君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辟用至隋始置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糺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

主簿二 帖白

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周禮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毋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成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收 管轄之司 鷹鸇之志 李宣不爲汝南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薦端召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無援仇香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主簿 王恂恂爲桓溫主簿人曰短主簿事詳參軍 繆彤詳通典

○縣尉一 杜氏通典

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洛陽有四尉東南西北四部尉曹公爲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置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說在縣佐篇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爲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三月復改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縣尉二 帖白

命卿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仙尉梅福字子眞爲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懸棒曹操爲洛北尉造五色棒懸於市門 單衣介幘詳通典 一命 寸祿 秩卑 位下 馳聲南昌 宣威北部 黃綬之秩 鴻漸之資 神僊之吏 州縣之勞

○鎭戍關市官 杜氏通典

隋鎭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鎭將後周之遞班令以其卑賤與隋制同故舉隋而已

○鄉官 杜氏通典

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爲州 黨正五百家爲黨 族師百家爲族凡師者師

閭胥二十五家爲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酇爲鄙酇長四里爲酇里宰
五鄰爲宰鄰長五家爲鄰皆不命之士爲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
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
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裁有秩
耳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
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
二千石者一人特置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
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
置外史閭師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

百石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
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
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佐
屬鄉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
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
告監官○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
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
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
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
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

伍爲什什長主之什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
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
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
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皆吏部除
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唐凡百
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
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
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
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

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板
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
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
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
○嗇夫一杜氏通典
秦制鄉有嗇夫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其賦役職聽訟
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
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
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爲鄉鄉
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北堂書鈔

佐助縣國 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旅令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illegible]言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爲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爲主民之史當愛人故言嗇也

聽訟收賦 漢書百官表詳通典

得休不歸 續漢書鄭玄少爲鄉嗇夫得休不歸嘗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常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九章算術

仁化大行 後漢爰延字季平爲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也

廉平不苛 漢書曰朱邑少時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

不爲苛擾 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爲鄉嗇夫賑貧乏常矜孤寡不爲苛擾民皆愛之

得民歡心 後漢書第五倫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民之歡心

問民得失 會稽典錄云鄭弘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

東鄉嗇夫龍負昇天 裴淵南海記云龍川縣傳羅爲東鄉嗇夫有龍潛于川後負嗇夫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

虎圈嗇夫從旁代對 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

〇亭長一 杜氏通典

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 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後漢陳寔字仲弓爲西門亭長又仇覽爲蒲亭長詩主簿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爲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盾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壬王莽時解冠挂東都門而遁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亭長二 北堂書鈔

宿會之所 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爭訟吏留辯處勿失其政也案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一亭之長 風俗通云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陳楚宋魏謂之亭父齊謂之師

舊名負弩 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爲亭長或謂亭父

舊名亭員 亭長舊名亭員後改爲長

習調五兵 漢舊儀云亭長習調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

求捕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

艤船以待 史記云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羽孟康曰附船著岸曰艤

蓐食去漢 漢書云韓信從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寄聲謝趙 漢書曰趙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分平喜任 史記任安爲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爲分禽獸部署老幼皆

喜曰任少卿分別平也

龍壽殺蒼梧女 漢書蒼梧女子蘇娥行宿鵠巢亭亭長殺之并其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史行部宿亭覺壽姦作奏之殺壽

遊徼殺涪令妻 許部耆舊傳云王純爲郿令權亭有鬼每殺止客純過入亭止宿至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也過北亭亭長殺妾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今門下遊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〇吏 北堂書鈔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吏者理也理之所出也

福歸於君 鬻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功歸於吏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論云吏者所以聯萬機理而揆

民有三勤 揚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

善樹德 胡子云善爲吏者樹其德

長子孫 漢書云武帝之初爲吏者長子孫

著巾幘 魏武選舉令云聞小吏或有著巾幘

負青幡 務本論云

委

吏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　獄吏史記云以千金爲獄吏　削木爲吏漢書云畫地爲牢朝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　刀筆之吏于傑儒吏論云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慈武起于几案之下也　萬人愛之管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百賈畏之漢書尹翁歸爲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石苞販鐵王隱晉書云石苞爲縣吏乃販鐵于鄴市　朱師送書傳云朱師爲吏劾力役送奉書觸冒山阻一郡所知也　鄭玄常請校官續漢書鄭玄少給縣爲吏得休不歸家常詣校官讀經家貧無資縣中嘉之　馮良恥在厮役東觀漢記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王粲務本論云末世吏有勸農之名云　兼人之吏未易得也漢武選舉令云

○小吏北堂書鈔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常昭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翁歸文法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　王尊史書漢書云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張既畜好刀筆魏略曰張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號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許嘉持鉤抱火謝先賢傳云許嘉爲郡小吏常持鉤抱火　孝廉越壇　歡語而別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後眞郡舉孝廉　秀才頓亭指語箋體王隱晉書云劉官有字民舉秀才刺史箋久不成官稍諳箋體然後成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何況爲亭民令召爲門下小吏　曹著廬山

配女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流涕賦詩序別并贈繒織之類　吳龕浮石爲妻述異記云武帝小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牀頭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爲夫妻

○故吏白帖

避席漢田蚡起爲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爲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　同升胡廣字伯始凡七爲三公故陳蕃李咸並爲三司每朝會蕃等常稱疾避廣時人榮之見本傳　任安不去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雖任安不去　桓玄見泣桓玄年七歲服終州府文武吏辭其叔父冲冲撫玄曰此汝家故吏玄涕泣被面　令復君臣世說向雄爲河南郡掾公事不及太守劉淮笞之後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不爲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　每同朝會蜀楊洪爲蜀郡太守時書佐何祇數年後爲廣漢太守每朝會祇次洪朝洪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也

○屬吏白帖

統攝統屬攝寮　寮吏長吏下列下位貧事　如賓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往寶以恩禮請文著爲掾進見如禮賓　見母孔奮字君魚爲姑臧令太守梁竦未嘗待以官屬之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其母也　登車王徽之字子猷爲桓冲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馬排入冲車曰豈得擅一車邪　入被光逸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凍沾濕來還遇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故不疑令奇而釋之　未嘗名鄭當時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案舊令蓋寬饒字次公左遷衛司馬先時拜謁衛官常爲縣使市買寬饒案舊令遂揖官屬行衛者私使寬饒詣尚書辭也　不爲禮後漢范景拜河東孝王相謂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不正服與民何別　不

修謁殷仲文選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東陽無忌所統許便道修謁無忌欽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巳大怒遂中傷之**謂師友**嚴詡爲潁川謂掾吏爲師友、**教拜起**宋惲爲項卯守門下掾貢遂耆儒拜起許徐博宀教主簿云貢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問馬未知**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問卿所主何曹子猷發首曰似馬曹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買牛不與**後漢朱暉字文季爲郡吏太守阮況欲市牛暉不從及況卒暉厚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不敢以貨汙君德也**面折官長**到惲字君章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十月饗會歙教曰西郡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云云惲斂然曰明府以惡爲善惲敢再拜奉觴評督郵**善事官長**任延字長孫爲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曰善**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

唐類函卷六十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丹陽姜士昌校訂

封爵部一　封爵總載　親戚封

○封爵總載一 杜氏通典

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是其制也五瑞卽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五玉亦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畿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玄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國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釆○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

諸侯亦爲黜陟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爲百里是以周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之初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殷制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公五百里云云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秦制爵二十等以賞

功勞二十徹侯十九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劉昭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如淳釋曰列侯出關就國也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馮無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耳則田嬰爲靖郭君白起爲武安君魏冉弟爲華陽君秦昭王弟爲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爲剛成君其後項梁爲武信君陳餘爲成安君李左車爲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也○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爲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

漢始分民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位有功德天子命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又令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爲列侯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

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常不和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爲冠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食邑者除租稅戶一歲更輸錢二百○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爲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

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
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
或奉墳墓亦爲猥諸侯明帝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
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
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
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罪侯歸國不得臣吏民至獻帝建
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
曹公始制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
等以賞軍功○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
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其後定制凡

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
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
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
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
自魏始○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有開國郡
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爵凡九等武帝受禪之初太始
元年封建子弟爲王二十餘人以郡爲國邑二萬戶
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
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
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

戶以上爲大國五千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
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師咸寧三年詔徙諸
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
遂詔王公悉令歸國中尉領其兵平原汝南瑯琊扶風齊爲大
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餘爲小國皆制
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爲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中尉領
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
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
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又南宮王
承隨王萬各於太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

縣王增邑爲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
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
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爲公
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
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
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
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
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
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爲
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

三千人下軍千人其末之國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太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纁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玄玉開國郡公縣公金章皁朱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永爲東莞郡王始置二

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邑〇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會特爲設牀明帝以羕皇室元老特爲之拜〇宋氏一用晉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廳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侍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陸改稱下官〇齊封爵史闕〇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〇陳置九等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

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凡十二等鄱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五嶽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家嫡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秘書郎若員滿亦爲板法曹雖高半階資給秘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若有諸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嗣王府參軍並起家官未令發詔〇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二等道武皇始

元年始封五等至天錫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勲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侯子亦此爲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内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

都督○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爲親王○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九等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謂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

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於是率以屬疎爵降惟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爲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爲王皆封國之親王龍朔二年制諸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叙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准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乎魏徵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入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

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三年封異姓爲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曆三年食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凡諸王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爲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爲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

封爵總載二 藝文類聚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又曰利建侯　尚書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凡二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王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逸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又曰齊衆時作謂之伯　白虎通曰景風至爵有德封有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

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孝經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蕃也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淮南子曰爵祿者人臣之銜轡也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

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

叔於魯衞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官儀曰皇后父況率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其功臣四姓爲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

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爲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命車朱綬朱質四采玄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一地方七十五里位視

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曰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別庶以守其寵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

背厶爲公　又曰伯把也把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印如刀者封侯

封爵總載三　北堂書鈔

爵以馭貴　周禮太宰職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也　爵以辨貴　禮記中庸篇云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以賢制爵　周禮司徒職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　以德詔爵　司士職云　教德極才　白虎通云必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若惡比而易故知擇賢而封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稱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論功封爵　晉百官表注云高祖定天下論功封爵一百三十有三人　懷萬邦　易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建萬國　易　建侯

樹屏　書　開國承家　易　以蕃王室　書　蕃衛天子　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云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　取象剛柔　晉百官表注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五等　取法於雷　詳類聚　國及苗裔　史記功臣表序云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案應劭注曰帶衣帶也礪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礪石言如帶礪國乃絕耳　制始黃唐　見陸機論　立爵五等　晉百官表注云周道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也　制土三等　白虎通云制土地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　剖符之封　析圭之爵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云夫邊郡之士觸白刃冒矢石人懷怒心如報私讎故有剖符之封　析圭爲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　大侯萬家　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云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

天下初定故大臣各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地方百里　大小相維　萬國相維　功臣表云　五等法五行　一

三等法三光　並白虎通　斬一將封侯　袁子詳類聚　從無爵封侯　王粲爵論云後世賞人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爲列侯也　名山大澤不以封　白虎通曰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林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不足　巖險之邑不以封　魏書卅國晉王奏　國爲己土衆皆我民　陸機云立五等則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　五命賜則　七命賜國　周禮大宗伯職曰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案鄭注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　八命作牧　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　九命作伯　鄭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樂安鄉部國誤分界多四百頃衡後封臨淮郡之國
遣人之僮收田租穀九千石司隸劾衡專地盜土以
自益免爲庶人有分土無分民謂地理志分民計若干戶出六奇益六邑陳平
建立子孫　藩屏社稷高祖漢書錫以土田　命之車
服　建邦啓土　裂地開國少儀茂先立愛　仁不遺
親　建賢立德　錫壤開封　綏麟趾之族　廣犬
牙之封　厚骨肉之恩　重山河之誓　宗子維城
之固　本枝磐石之安　齊胙太師永表東海太公晉
啓侯伯大啓南陽文公也分茅錫土地列犬牙　虢爵
建侯位崇能顧並能顧封侯定遠周建懿親五等列爵　漢
封異姓八國皆王高祖定天下功臣封八國諸侯王也周室將遷必依

晉鄭之國　漢家保定亦因齊楚之功　五等開封
周乃寵諸兄弟　七王建國漢則祚及子孫

詔梁任昉初封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茲
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
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
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
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藩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
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
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
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
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
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
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
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
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
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力制廣終因乎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
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
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

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
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
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
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
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
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
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
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

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士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
徒西京疾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一 藝文類聚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左
氏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
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親戚以蕃屛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
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庳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帝王世紀
曰成王元年周公為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故
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為太
師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
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土兼二
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
桐葉為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

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
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
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
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諸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親戚封二 北堂書鈔

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 白虎通云王者始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故可以
共土也 天下太平乃封親屬 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 割名
都以建周親 後漢書章帝紀論云章帝割裂名都以崇周親 推私恩以分子
弟 史記王子侯表所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並建母弟

左傳云召伯盈逐王朝奔楚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 以蕃
王室 史記諸侯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褒有德 又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親親之義褒有德也 愛所愛 韓詩外傳云周兼制
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五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
犬牙相制 漢文帝紀云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封域相近 晉起
居注武帝詔 承衛天子 史記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也 藩輔京師 又史記諸侯年表云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
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蕃輔京師索隱曰適音宅或
作過 淮南四子 漢淮南王傳云孝文八年憐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齊王七人 漢書文帝紀云四年封齊悼惠

王兕子七人爲列侯

桓公封鄭史記鄭世家云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周章君吳又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以君吳因而封之　封之於畢又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　封之韓原又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悔者不信說苑云周武王與幼弟戲於地得葉以與弟曰以此封魯周公曰選日王曰戲耳不封也周公曰王者言封人而悔者不信於是遂封之　粲然不殊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然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如淳曰粲或作散殊或作誅案師古注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　封周公於曲阜史記魯世家云封周公于少昊之墟曲阜　封康叔於河淇又衛世家云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於河淇間故商墟也　克庸祗德邦之于蔡書蔡仲命篇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於蔡也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詩閟宮篇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萇注王成王元子首子也叔父謂周公也封首子伯禽也　周公宅魯康叔啓衛晉百官表注云周道興隆二聖制法以懿親建國則周公宅魯云云　太宗維蕃宗子維城詩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公羊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

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　梁任昉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冲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令聞遐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

行清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寓祚啓郇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桂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岳諸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實宜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宜一蕃政緝是嘉肅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規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

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藩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崤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瞻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陵而增感今嗣王苻德獲罪慈訓永言真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理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漢 漢武帝使御史大夫湯諸子立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為君子無怠爾心允執其中　又立子旦為燕王曰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　又立子胥為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順無侗好佚無邇小人

魏 魏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眾誡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為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

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預月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朓為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為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懃下移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旂常勒斯鐘鼎

魏 魏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修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隕命　又封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懼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

行知可居不忝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肺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肯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舉古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勤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躶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

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褒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帝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允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

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所請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緊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越五超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群后啟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往代內輔皇畿外蕃九服群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

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修職貢入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闕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庸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磐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其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彊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圭睦親

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作訴以訓經終始義洽五牖第其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頴悟亟宜憲章前典光啓有竹作屏王室式雍常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唐類函卷六十一 終

唐類函卷六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丹陽賀學仁校訂

封爵部二

○功臣封一 類聚 文

周官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又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時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而東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于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

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八世而至田常田常弒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己封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既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邑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曰項

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刎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東觀漢記曰上謂耿（一作景）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又封竇融曰融允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厲五郡積兵羌胡邪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

封滑侯　又曰班超字仲升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列侯　又曰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

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十二年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謨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鄃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召平生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

唐鳳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功臣封二 北堂書鈔

將率爲諸侯 禮樂記云武王剋殷將率之士使爲諸侯

賜子爵關內 魏志夏侯淵傳云以功封都亭侯太祖與淵嘗出稱右所向無前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

常全關中 漢蕭何傳云關內侯鄂千秋進曰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功哉

永寧河右 魏志張既傳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無西顧之念矣

破徐賜趙城 史記趙世家傳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攻徐破之乃賜以趙城

救周賜岐西 又秦本紀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益封霍光 漢書霍光傳光

與丞相敞奏立武帝曾孫病已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大將軍光守節秉誼以安宗廟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追思張賀 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兄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及曾孫壯大賀教詩書爲取許妃及宣帝即位追思賀欲封其家賀子早死安世小男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故安世深辭賀封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遂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

蕭何發縱 漢書蕭何傳云上以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多功臣議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張良決勝 又張良傳云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爲留侯

衛青封三侯 又衛青傳帝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宜封二子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令固且圖之

孫資封本縣 魏志云先是孫資歷縣令以軍功封本縣也

水草不乏 漢書張騫傳云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博望侯

荒戎入貢 魏志徐邈傳云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

介子誅樓蘭 漢書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樓蘭龜茲數反願往刺之遣介子賚金幣至樓蘭王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持首懸北闕封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延壽侯西域 又甘延壽傳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入臨淄取祭器 史記樂毅傳毅破齊攻入臨淄盡取齊寶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登天山取蘭成 魏志張遼傳云遼爲盪寇將軍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于禁清水之難 又于禁傳太祖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

張遼合肥之役 又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百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曹休錄前後功 又曹休傳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

詔 後漢獻帝詔曰救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士雙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耀昭示亦以優崇授節効命自百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祟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兆義討伐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糾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

文帝册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詔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循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戸 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大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

城縣開國侯諱志懷龕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襄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讐敵固以勳功彝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鎭撫枌榆永寧豐沛東京既息北祭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崤敦修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荅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表 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强臣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没西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訓咸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晦榮落代運輸稅屠化生存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光幽微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勲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前結豈臣尫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仰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兹盛美豈謂榮渥近需微躬傾宗隕元心識其會酬恩荅厚罔知所由 宋顔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戸越兼千生遨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昧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懲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爝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

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
班山河之誓功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惟帳酬報爪
牙

○死王事子孫封 書北堂鈔

周苛守滎陽死事子成爲高景侯 漢書高帝文功臣表云周苛守滎陽爲項羽死事子成封爲高景侯 紀城戰好畤死事子通爲襄平侯 又高惠帝功臣侯表云紀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通封爲襄平侯云 孫卬擊匈奴死事子單爲缾侯 又文帝功臣表云孫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爲缾侯 樛樂擊南越死事子德爲龍侯 又武帝功臣表云樛樂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封子德爲龍侯 食其死事子疥爲高梁共

侯 又高祖諸侯功臣表酈食其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賁齊王死事封子疥爲高梁共侯 夷吾死事子周爲高陵侯 景武功臣表云趙夷吾以楚太傅王戊及不聽死事封子周爲高陵侯 龐德罵關羽死封子爲侯 魏志云龐德爲關羽所獲謂曰不早降何謂德罵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馬賢父子同命封孫爲侯 東觀漢記順帝紀永和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民西羌戰歿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封功臣後 帖白

無廢二勳 祖父勳也臧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致邑乃立臧爲 宜有十代 賢者之後宜十代宥之以勸能者 何以勸 楚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復命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也使復命日生 不宜絕 詔曰楚思子文漢錄

漢宜錄孫之後不宜絕 封子寢丘 史孫叔敖子貧負薪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像孫叔敖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臣婦言愼毋爲相昔孫叔敖爲相楚王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莊王於是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奉其祀 封父李侯 李同與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 爲善其懼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注韓厥言趙武 見墓遂褒 後漢明帝詔[illegible]蕭曹墓云云遂褒功臣後也

○德行封 書北堂鈔

王者卽位先封賢者 白虎通云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 盛德之封以尊有德 又云盛德之士封之所以尊有德也 名冠天下當受重賞 東觀漢記光武紀云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案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道以經術 漢書

蕭望之傳云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 示我德行 東觀漢記桓榮傳云明帝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示我德行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張禹以師賜關內侯 漢張禹傳云禹善說論語初元中詔令授太子由是遷光祿大夫元帝崩成帝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 孔霸以師號褒成君 漢孔光傳云光父霸治尚書選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石慶積行封爲牧丘侯 箕子之朝鮮因以封之 書大傳武王勝殷云云

○尊賢繼絕封 藝文類聚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為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胡公閼父之子舜後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蔿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曰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疇咨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詔曰周室邈而無祀得孽子嘉其封為周子南君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于孝武靡有孑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復曹參周勃之後　又曰元康四年立[illegible]翁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厚也　東觀漢記曰高

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謂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死猶或焯之況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太元二年興滅繼絕復故陳騫後淮之為高平公裴秀後球為鉅鹿公王沈後朴之為博陵公荀勗後軌為濟北侯何曾後闇為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為鉅平侯　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尊賢繼絕封二　北堂書鈔

興滅國繼絕世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惡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　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　漢書功臣表序　尊賢不過二代　封陳以備三恪　並詳類聚　封山陽公奉漢祀　帝王世紀云漢獻帝延康元年禪魏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　封陳留王奉魏祀　又云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禪晉太始元年封陳留王奉魏祀　封霍光曾孫陽等復故爵　漢平帝紀云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曾玄孫之子章皆為列侯復爵　賜酈商孫明友等關內侯　又云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

男友等百一十三人邑關內侯食邑各有差石苞國祚莫繼以孫行爲公晉起居注元康元年詔曰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爲樂陵公王基爵祚再絕以孫恢紹公又曰司空王基爵祚再絕其以故安陽令振次男恢紹爵振基之子也

尊賢繼絕封三諸台案本作繼絕

復始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撫厲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及子良止以撫之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皆爲國之所殺立其後以撫之死王事之子詳前治楚國之後王思子文之治楚國立其孫克黃爲後微子賓于王家禮成王既黜殷命殺微子啓代殷後作賓於王家爲周之客蔡仲侯於東土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命曰肆予命爾侯於東土纂乃前修　食其舊德

成湯革夏而封杞　武王入殷而封宋所以興滅繼絕也並文選

宜遵封宋之文　果協屏周之典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厕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遂念祭祀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修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枝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計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乃內今嘉殞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賁所

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閨蔽以臣行違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宜至友愛淳深非直引挤推溫故能逃迹讓位憫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殊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憑傳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匆二昔武始追家臣之策陵陽感鮑丁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伯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繼傷統冥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至之概察其丹款特

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克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摽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循其塗趣凡近罔宜勉勖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貴尚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貴嬰疾沈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繼傷統受命有資及身何奉叙心感悼兌義迫躬臣

實息霧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殄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霧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更含育　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爵無聞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絕沒實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隱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木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儋榆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祀可祭周於藩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有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必鄧禹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恩澤封　北堂書鈔

人君特寵晉中興書云漢制人君特寵皆賜之封邑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志桓帝封劉古詔曰古與朕有龍潛之舊封西鄉侯以舊恩而封彭祖漢宣帝紀云故掖庭令張賀有舊恩而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案師古注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閱故事乃封楊賜漢書楊賜傳云帝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臨晉侯郎墨大夫官無留事史記田完世家云威王召郎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郎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郎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河東太守為天下最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張釋勸王諸呂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以大謁者張釋勸王諸呂封為建陵侯董猛固讓封邑晉起居注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侍中董猛固讓封

邑其以武安侯封欒大爲樂通侯漢外戚恩澤侯傳云孝武以方術封欒大爲樂通侯封千秋爲富民侯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訟衛太子寃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上謂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丞相有封自弘爲始公孫弘傳曰漢帝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三公封侯自林爲始魏志崔林傳云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外戚封一 藝文類聚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又曰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功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呂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爲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葢靜侯 又曰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羨邑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汎爲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尋鄉侯從子沖更父侯后父陰睦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

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況緜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以姨子馮邯爲鍾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鮦陽侯子傳隱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議自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外戚封二 北堂書鈔

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漢書外戚傳云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高祖爲漢王元

年封呂公爲臨泗侯後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與定天下侯者二人** 詳類聚 **四人爲王六人爲侯** 漢高后紀云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 **呂氏所立三王** 又云秋七皇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自知背高帝約恐爲大臣所誅因謀作亂時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急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 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兒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會薄皇后廢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 **五人同封** 詳類聚 **五國並建** 東觀漢記云桓帝紀延熹七年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主廟乙亥詔曰存善繼絕禮貴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狀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 **楊駿爲臨晉之封** 王隱晉書云楊駿爲臨晉侯時人人竊言曰侯稱臨晉後必專國 **穰侯成陶邑之封** 蔡子云穰侯攻齊五年秦不益尺寸之地反成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口南之封故戰勝太臣尊益地則私封之也

表 賈虔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廻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追封 北堂書鈔

追尊陰睦爲宣恩侯 東觀記陰識傳云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 **封梁竦爲褒親愍侯** 又梁竦傳云永和元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樊重追封壽張** 又樊重傳云世祖即位追封爲壽張敬侯 **陰興追封鮦陽** 又陰興傳云夫人與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曰鮦陽翼侯 **宋楊追封當陽侯** 又宋楊傳云安帝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 **籍建追封東鄉侯** 又順帝紀云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徙封 北堂書鈔

舂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記舂陵宗室傳云舂陵孝侯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徙之南陽猶以舂陵爲國 **樊宏封壽張** 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 **陰傅徙封期思** 又曰陰傅封隱強侯七年以隱強屬西徙封於丹陽爲期思侯也

○異域降附封 北堂書鈔

春秋潞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諾褒也 **漢興弓高之封** 又云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

後離狄內附嘉之稱爵應劭注漢功臣表序云將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盟會朋匈奴降漢侯之勸後漢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主降之不可」曰丞相議不可乃皆封侯匈奴先賢撣來降封歸德侯漢宣帝神爵二年鮮卑軻比能降拜歸義侯魏志烏丸鮮卑傳云鮮卑軻比能將部眾來降拜歸義侯南越桂林監諭民降侯湘成漢孝武功臣表云湘成侯監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攜侯徐盧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得南越王建德封海常侯漢書南越傳云南越校尉司馬蘇弘得南越王建德遂封海常侯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又云南粵校尉得南越相呂嘉封臨蔡侯千戶殺東越王餘善封東成侯漢書閩越傳云越故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東粵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敖開陵侯殺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漢書朝鮮傳云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為澅清侯也斬西于王封下鄜侯漢書閩粵傳云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誅成巳封沮陽侯漢書朝鮮傳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

○婦人封一 藝文類聚通典所載婦人封數條併入

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鞍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長公主赤綬諡曰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又曰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廙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又曰虞潭母亦拜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為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

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毋檀拜國夫人有奏
許之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綽
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抑
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論　隋書曰高涼
女子洗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爲高涼郡太夫
人齎繡幰油絡駟馬安車旌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
後冊爲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
以下官屬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
曰君比長公主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衛地也故

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毋者免其
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毋焉

婦人封二北堂書鈔

典籍無婦人分土之制魏氏春秋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孫盛晉陽秋論云云　陰安侯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邸羣臣上言謹請陰安侯頃王后按籍林注云高帝伯兄妻姜羹頡侯之嫂也　林光侯漢書如淳注云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爲林光侯　酇侯漢書王子侯表曰蕭何夫人亦爲酇侯　明雌侯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侯　平原君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博平君又云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修成君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爲修成君　功顯君漢書王莽傳云封莽母爲功顯君　開封君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率禮淑愼其身號爲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超　新野君東漢鄧皇后紀詳類聚　安樂鄉君晉中興書成帝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　萬歲鄉君詳聚

○白帖附入　爲命婦禮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謂夫爲大夫則婦爲命婦　皆從夫凡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　恩自宸極　榮及閨門

表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奉詔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
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
日到臣輙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遐寵素餐
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

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頑薪之才所宜克
當非臣穢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
隆既榮枝條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
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
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
謝册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
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
攸寘臣稟訓私閨志淦庸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驗
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
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進也方流萬物並

卉輕命固莫云酬　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妾實妾膺靈禀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婉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衷曲漸彝章夙負籍此恩加遠延此策湯沐光啟珩緄昭被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悅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游有儷蕃儀糺組不聞饘酏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微渥愈錄改服遁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輶弱所能勝荷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爵封 北堂書鈔

商君爲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爲法於秦戰斬士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爲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卿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舊儀云公士上爲國君列士也傅子云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漢舊儀云簪裊馬傅子云裊者古之裊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裊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傅子云軍吏不復與凡更卒同大夫乘兵車也傅子云以爲大夫者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兵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公乘與國君同車風俗通云乘者軍吏之高爵傅子云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漢舊儀云六官大夫賜爵五大夫以上次年德爲官長幸風俗通云大夫衣漆帶不爲正衛傅子云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將軍也所得將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名馬大庶長將軍也左右庶長卑左右偏裨將軍也商君爲秦備其品爲十八級皆因古義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齊士也卿六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自左庶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品皆倣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漢武龍功 漢書食貨志云置賞官名曰武功爵注云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入粟受爵 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

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買爵免死 又惠帝紀元年冬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注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遜讓封一 藝文類聚

左氏傳曰會於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

義蕪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遂奏劾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欲讓職還上令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

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言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賜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

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令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北堂書鈔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云云詳類聚

遁亡七年 漢書劉愷傳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辟愷爲郎

子馮出於鄭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於鄭

丁鴻挂經而逃 漢書丁鴻字孝公父綝封陵陽侯鴻與弟盛居憐其幼少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留書託疾而逃初鴻與鮑駿友乃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誚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乃感悟就國

晏子都昌辭而不

受晏子春秋曰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呂強都鄉辭讓懇惻漢書呂強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鄧騭間關上疏漢書鄧騭永初元年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魯連辭謝者三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志也致國於弟劉愷丁鴻見前歸功參佐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延壽上書讓減戶邑漢書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十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減戶邑叔敖謂子無受肥饒淮南子云楚莊王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將死謂其子曰吾死王必封無受肥饒之地受沙石之間果封其子肥饒固辭起受侯印死

有餘罪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子在繈褓何敢受封漢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遜讓封二帖　白　案本作讓封

請貶傳呂嗣封無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關內侯亦不與錢就賤讓而就賤氏猶犯貴馮恢讓弟晉馮恢父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還鄉結草以爲廬侍疾不言淑得襲恢乃仕爲祭酒崔嬰薦恢於崔洪良伯以恢不敦儒業雖有小善不足稱也耿國讓弟耿國字叔慮上疏以父況愛少子霸請讓詔許之衛瓘讓弟衛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大夫讓爵於朝　農夫讓畔於野　有勳不廢宜應裂土之封　無功受封實愧貪天之罪

宋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甫之塵整旆待升平之禮陛下討論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其守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心讓當陽公表曰日飾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椽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帝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鶵翼臣生處深宮未覿焦原之險不出戶

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塘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峯終乖小魯之說　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因騏驥之馳高蔭百尺藉雲崖之遠照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興部春穀名區民化俾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須上公之典魯務懿親裁衮袞爲之榮梁國成爲方

忝旄旗之貴　梁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巳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推遣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

復徽榮於愧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俯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梁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從以乘委之施或難固辭抑心之情必無隻奪是故俛容青閤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寅命

實雜難追勢孤洗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叫閽臨門惱惱臣兼遜右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遠略遣策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崖還轉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貝功因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詐假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諂

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大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

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讃顯揚見得心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

美雖有大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illegible]豈敢飾辭

唐類函卷六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丹陽賀學仁校訂

政術部一

○君道一 雜采成篇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鄧析書曰爲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謂明王　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尸子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曰目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呂氏

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文之儀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虚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

使衆爲也　又曰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儉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儉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苦則天心逆

君道二 北堂書鈔

君天也 左氏 君地也 尹子 君以出令 左氏 羣下歸心 白虎通 衆木所歸 曹植賦序 萬物之機 書 利害之轂 韓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左氏 尊天事地 新序 敬小愼微 春秋繁露 以民爲體 緇衣 樂從規諫 抱朴子 儼然玄默 淮南子 神之主 左氏 亶聰明 書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 後漢 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 淮南子注曰褒大也蒙冒也褊小也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身 後漢書 能爲上者若緣木 家語 善用才者如濟海 管子 禮讓爲國仁義爲宅 揚雄傳 仰順天道俯協地理 家語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 桓範新書 一言

僃而天下靡 車子 五穀俱傷君無德 京氏易五星占

○臣術一 雜采成篇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修義奉職也　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左傳曰秦醫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

左右近人嘗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成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議

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稱曰是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反言與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臣術二　北堂書鈔

問氣爲臣和氣爲人 呂氏春秋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孟子 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

處此聖臣也　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　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　安官貪祿與世沈浮此具臣也　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　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　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妬亂朝廷此讒臣也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　讒言以邪墜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以上並說苑　梁棟大臣 桓子　社稷之臣 春秋　輔弼之臣 漢書　鄂鄂之臣 漢書　智囊之臣　賢臣 新序　能臣 左氏　亂臣 書　謀臣 魏志　以道事君 論語　有諫無訕 禮記　憂國奉公 東觀　歸

美報上詩毛領冰執熱不得辭焉抱朴子不擇事而安之莊子怠則張而相之禮記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書

○官班帖白

九儀九命之儀十等傳人有十等齒位周禮位相序表儀傳表儀引之通班不列隔品異數禮亦異數尚齒禮曰朝廷同爵則尚齒易方君子立不易方序守各以序守錯立周禮立禁錯者貴貴禮貴貴為其近於君貴爵禮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易班易易亂班也抗禮位抗會有表表亦位也立無序而立無序則亂其位儀以辨等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名以出信傳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列位之所傳曰朝有著定注曰列位之所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登降有數分隔屏風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為故事雜居齊齒正其服位周禮修其班制禮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班爵之位周禮失位者懸閒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孔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後來者居上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國班禮命禮朝儀王爵懿憲常秩命秩品制次班守位序從等衰等列禮辨等列同儕同等犯貴比肩禮謬官邪邪由官也恪居官次慎守官常禮由位敘名以器分名位不同貴賤有等禮高卑殊品拜揖異儀官以命分位由序守易則生亂過則有刑禮失則紛名失則愆奚獨後予孰能宗予小宜事大卑不降尊賤宜事貴少不陵長降尊就卑下陵上替情非事下禮豈得中苟無區別則有覬覦列官分職設儀辨位正上下之位正辨爵之義傳正朝廷之儀辨貴賤之位所宜守以等威豈可易其紀律苟命數之或乖亦於禮而何取既同列爵於朝亦何進人以禮不敢與位為齒未可黜誅於朝雖九儀之辨貴宜三命而益恭鄭忽憑怒於我先孔張懷慙於客後韓信羞絳灌為伍彭寵恥吳耿同行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降尊就卑恐違於令制

○擇官帖白

選孤介第五倫字伯魚為蜀郡民吏富掾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之簡其豐贍者還之選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貨賄抑絕防請託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也文武悉召尹翁歸字子況去吏家居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不遜延年曰何傷召上辭問甚奇之是日補卒史儒吏相參詳前擇人詳在擇人掄材明試登庸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難其人

不假器雖有智守不假器 不授璽（漢書）殿中夜有怪羣臣皆驚霍光恐有變召尚書符璽郎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明日光賞之 各出納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調陰陽丙吉不問殺人而問喘牛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不越樽俎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不進旌招齊侯田招虞人以旌不進[illegible]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招虞人當以[illegible]非物不進官之物也 死不失守見死不失其守 食不避難[illegible] 廢命 不敬（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蒲與屈 失職則死一日失之則死及之 思不出位君子思不出其位 立不易方（易） 能業其官（傳）[illegible]能業其官 靖共爾位 陳平不對農獄上問絳侯周勃一歲入粟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問陳平對曰入粟當問搜粟都尉決獄問廷尉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刺史不察黃綬朱博為冀州刺史人遮道言事博曰若言丞尉當詣郡守刺史不察黃綬 各守爾典 職思其憂 官修其方 官宿其業 各司其局

當官而行

○攝官 帖曰

拜眞眞受也 承乏攝官承乏注承之謂兼二職也 攝政孔子為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兼職兼人之職 不攝官事不攝管仲者儉 不給衛侯將會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兼二事（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不二事（禮） 上介攝右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魚攝理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理獄官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省官 帖曰

省西曹（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省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省闌冗晉時議省州郡官吏以進農功荀勖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清淨致一之歐此清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擇人和中遣王人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外併合郡縣此等吏也今欲省之於外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九[illegible]可併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云云 立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備官（書） 損不急（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以養戰士 罷冗員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 幷則吏簡而俗靜晉王彪之議也

○曠官 帖曰

沈職沈滯不舉 備位言無職事 充位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于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養名避事詳怠惰 干誅叛官離次以干先王之誅 速謗以速官謗 出柙 毀櫝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廢厥職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厥官若懼[illegible]知 失其守官次其守 敢煩寵不能治官敢煩寵乎 不書朔（左傳）日食不書朔與日官之失也 不治事漢陳遵為掾不治曹事數廢被譴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謫滿百者斥 不恭命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 日飲酒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醇酒不事丞相之事 日清譚王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縣務亦理 葬士禮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服大刑禮不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蒞事不敬非孝也（禮） 率職有怠 都家不及周禮朝大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

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又謂有稽緩者也州縣徒勞州縣之職徒勞人耳百事茲皆
由官邪也王事無曠　尸祿　素餐　慢官　怠事　棄
命廢職　慢官速戾　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且
昧恪居　宜科懈位　苟忘恤緯　是謂挑經　既
不治危　宜科出押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
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衛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
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
申請

○侵官 帖白

出位君子思不出其位越官思難不越官信也越司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代斲老子無越思君子行無越思守不
假器摯假旒難假不貳事官禮不務不能恤緯傳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焉用
代庖莊子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一失其位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　出則有尤
如官厥官過猶不及

○爭長 帖白

周班晉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任齒滕薛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
諸任齒十年十年以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一日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尚
年傳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冉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敬長　序齒毛詩比
肩　羞居我上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
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事避頗乃負荊謝罪恥與同列費詩字公
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羽聞黃忠為後將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蕭曹與漢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在後云云羽悟乃拜忘彼有隨左年以長務紛心競　不
可以後之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莫能相下也田首相者以敬
事長則順見孝經序立而無序則亂亂於位也禮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先　人下　禮
謬　辭游　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處以下人　何以卑我　奚獨後子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後鄭忽

乃長滕侯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濫官 帖白

爛羊頭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封公侯續
狗尾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斯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鴻都門後漢靈帝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詔鴻都門上君子皆恥之
武功爵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朝位從九品也樂
卿者別正卿人十九爵二十爵至樂卿食公卿祿而無二也

◎賣官爵 帖白

銅臭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問子鈞曰我為

三公人以爲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鴈美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

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君前在日食鴈美乎入粟漢食貨志鼂錯粟重粟之道在

於以粟爲賞罰令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帝從之渫散也

輸錢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弘羊爲令均輸令吏民入粟爲

補郎官至六百石桓帝占賣關內侯爲郎增秩

入奴婢得以終身爲郎先爲郎者增秩受爵移賞又入羊爲郎受爵無所流駐

無所差次者後黃霸補馮翊黃霸入粟沈黎郡補左馮翊二千石卒史注云三輔郡得

仕也郡爲倅吏二百石尤異也曹嵩至太尉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相如非其

好司馬相如以貲爲郎非其好也德容以此達魏張德容爲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念

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何大吏貲足者卽給之以此見識達也五百萬爲侍郎張釋

之以貲爲郎在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一斗酒拜刺史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州刺史

○巧官 帖白

盡得五侯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唯樓護君卿游五侯門盡能得其歡心四至九

卿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宦四至九卿以河淮太守卒昆季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背

約漢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與臣約卽上前皆背之尊祿旋以周持祿固

寵

○換官 帖白 擇官 不擇官附入

薛宣爲馮翊頻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

恭賞換縣有才宜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儉誕換州魏志毋丘儉爲鎮南

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令儉誕對換誕爲豫州儉爲揚州葛洪求勾漏葛洪

字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

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故耳帝從之阮籍求步兵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爲步兵校尉呂範釋褠吳志孫策從容與呂範有不恭上衆日盛紀綱猶有不整理範願暫

領都督爲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將軍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欲爲家族乃欲

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毛義捧檄後漢毛義以孝義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乃

棄官去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是故子路不擇祿仕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李充屈作小縣晉李充爲剡縣令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不

○代官 帖白

及瓜而代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合符而去後漢傳燮字南

容州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後燮爲舉三人爲郡丞漢陽太守范津交代合符而去鄉郡榮之

相病篤杜延年自以去法不諱有能代卿者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

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者皆在位之右惟上審察之上皆以無及相繼居位稱職上

吉告令尹楚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周禮司掌任一歲掌終月更周禮掌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

無怠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急告於公子公子遂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魏信陵君

客入王宮盜節矯代將晉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殺之

救趙也其更盡漢段會宗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

軍遂救趙三歲更盡還爲沛太守邊吏三

歲一更也策名隨牒親友兩代魏陳矯爲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

與之結爲親友戲謂曰吏與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及爲郡及尚書令皆代橋父子相代詳父子濟美周瑜舉魯肅吳周瑜病舉魯肅有智略足以代瑜蕭何舉曹參功成者去四時迭代功成者去授受不替

○休假一初學記

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

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事對

賜告　分休上詳前敘王威別傳曰威少爲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斷役歲長以聞威因陳事得著州史大蜡分休

荷擔　杖策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淸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爲郡功曹毎休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謝承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爲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又曰吳馮字子高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

進然後到家谷昭遠近

離兵　解職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詣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辭兵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急出過詣王子敬車求去王問何以忽忽車答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而還宋書曰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造渚　還都文士傳曰顧榮從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鄧粲晉紀曰郭璞爲王敦參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爲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封卦成彝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休假二北堂書鈔

李登得假風俗通曰齊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與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故差類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爲也

毛據請假范寧斷啓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壽後請假反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元嘉起居注云王韻之彈著作佐郎王處法生十月十四日正直請急二朝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強弩將軍陶文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帽帖表辭省尋禁旅之官推請急出二十五里外

隨所欲之適

任取日多少范甯啓拘衆官管改解故事云伏見內外正官旹陳假紛煩瀆無巳臣謂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改曰隨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

尚書不上皆㧓急傅咸相論草云黃昏故事鏁不上皆取急于自須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鏁不上門㧓急㧓

韻引也又音告

休假 三 皆白

拜墓 晉陸曄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顏含馮懷以爲彈台司又乱付

大臣之義不在忘忠既蒙詔許賓葬豈容有期思謂宜還自還不負詔旨從之 葬妻 魏字陽

元爲尚書三娶妻皆亡于是伯自表乞假葬三妻詔賜地及錢 三最子告 且欽吉於令日竊見王

云二千石告過長安一謁不分別賜予今有司以爲三最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令有大則省不用之意大輕重之

予告也或病滿賜告詔恩不得歸家爲常在官運意鳳不聽竟坐罷王賜告也令得歸爲常在官兵曹

有三最 則 數月考免 賈逵爲兵曹從事受前梁刺史假遂到數月乃得予告

還達之考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注云山財所出

竟免之 故日外山郎 移病書 日輒償 一日休注云出財者能休

常在外 貧者實病皆以休假償之 其豪富郎日出遊

政術 卷六十三 十八 休假

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陽惲爲中郎 悉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

皆以法令從事 郎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以上告歸

沐化之莫不自勵 長安謁注云謁告不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

自歸得告也 多病數告 汲黯多病且滿三病

歸歸寧道不過行所在 有以無辭告 春中疾

月上當賜告不者 與飲失期 李固求事春還謁君為舍

數焉終不愈 人吏謁歸故失期文帝幸鄧通宗

問與之對曰齊王使者求臣女 鄧通不出 亦愿謹不外交通

弟使者飲故失期也 董賢不出 董賢每賜沐

雖賜洗沐也 常留中視醫藥哀

不欲出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

乃詔賢妻得 入殿中 休沐常便留中

通籍 時 張扶不肯休 自公退 薛宣爲馮翊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至日禮

食 張扶不肯休 責和人道尚通曰至以令休所繇來久曹卿有

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

一笑相樂亦 劉類不與假 魏志劉類爲弘農守使

可矣扶大慚 與休假專使爲不急也 不

休謁與休請 從告

詩 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曰薄遊第從告思閑願

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關池不可別伊川難

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

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

沾衣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

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

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玩終

一丘階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

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搴木末垂堂對

水周紫籜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

北樓送日隱層閣引月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

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為誰留　隋江總休沐山庭

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澗危石聳

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識山蟲詎

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文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曰臣聞禁愆有

章並矜攸慎守官有典綱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

肅厲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山中正臣孔稚珪歷於朝班

頻登要近允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時實虧恒典

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

○有罪復用 白帖

拜韓安國（安國下獄免官後起於獄中拜梁內史）用尚方禁（朱博字子元爲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瘢禁具首服盜人妾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抆拭用卿禁曰願效死也）魏尚繫獄（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張敞起亡命（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宣室詔入（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死灰復然（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升梁內史）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秦赦孟明之罪　漢收賞寬之功

唐類函卷六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丹陽賀彦登校訂

政術部二

論政　立政　善政　寬政　吏文　從政

○論政一 藝文類聚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曰景

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爽熱入則矯謁收利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

堂丁男耕耘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滔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絙而大絃緩（絙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臑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嬴秦政晝決獄夜理書（政秦始皇名也）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餘干之水）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草生於庭指端也）逮至衰世松柏箘露夏槁江河山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商郊也）飛蛩滿野（蛩蝗螂蒙翳）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

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

卒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論政二 北堂書鈔

政必本天 禮記 惟辟奉天 書 取諸兩儀 抱朴子 治有四術 尸子 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 禮 國有二柄 韓子 治有二機 說苑 必修諸己以光四海 抱朴子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 禮 民從上所行 論語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呂氏春秋 達民之

情然後從命 家語 民之從上如璽印塗 呂氏春秋 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董子 政者君之所藏 禮 術者王之所執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並韓子 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 董子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書 政有細目法有大綱 廣論 振裘持領舉綱收網 應璩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 春秋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韓子 爲政在人 禮 爲政以德 論語 政有三品 說苑 政道有三 魏書 堯舜不易民而治治桀紂不易民而治亂 荀子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書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呂氏春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並孝經 政如冰霜姦宄消亡 [illegible] 治國無右五音 史記 治民如御奔馬 說苑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禮 裁國無利器猶錯刀而割 阮子 治亂民猶治亂繩 漢書 治煩事如治亂髮 傅子 禮樂治之粉澤 六韜 賞罰國之粉餙 韓子 記其非於賞罰稱輕重於權衡 韓子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禮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務德而安民 春秋 官爵以利民 韓子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禮 辨上下定民志 易 守我理國自然 韓子 節用愛人 論語 任賢使能 周書 親仁善鄰 呂氏春秋 悅近來遠 家語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韓子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韓子 與其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禮 爲國富民帝王富民 並管子 非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 六韜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易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韓詩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管子 擇可勞而勞之 因民利而利之 並論語 利以得民 韓子 利以平民利以安之 春秋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亞 通利則君道章 並周書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禮 四民用足則國

家安黃石公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杜預案名察
實選才去能劉劭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因事施
公仍便效才劉子綜核人才官方任能晉書若饑魚之歸
餌渴馬之赴泉管子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
則官府理治家語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春秋各勤其官
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漢書不以智累心
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察瘢韓子並治
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應璩無反無側晉書不放不忘鬼谷
子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書不尚賢
使民不爭不貴貨使民不盜老子罷無益之巧棄難得

之貨潘岳漫於政者害於國管子政不正則君位危禮記危
以動則民不與易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物理論
法出而姦生管子刑繁而俗獎禮刑罰不中無所措
手足論語緩法而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太公六韜
民勞者傷國劉子知之者得不知者亡　吏不循功民
不私力王粲務本論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管子

論政三帖白

審禮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以覆事不覆其事則亂也禮化人以之化人而人善矣列子治國知賢之難在知

去煩蔡邕陳政要用賢理獄不肖用貴理賤叔梁有善莫不黜遠夫猶云貴簡應璩詩治化貴
簡易法令不欲多遺愛之遺愛子產古絕私公戶滿意公論絕私徵令宰夫徵百官之
令所施為執物貴清淨漢書曹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而民自定
當以舍之齊大治也飾儒雅張敞以儒雅緣飾酌人言以酌人言為政求民瘼
修法紀職求民之瘼禁末產管子禁末產則民無恥如農功政如農功日夜
思之務三政擇人不可不慎務三日而已一日審百工
發治觀淑慝觀政別淑慝謂除苛虐除其苛虐勿肉勿肉為政子產
也如蒲蘆言為政也者如蒲蘆也柔變化法令為師
弊日政者以法令為師能與宜不及教
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德教行政孝經成其德教以行其政令
寬猛相濟以和政是法令滋彰多有盜賊老子官人以序虞書使民

以時論語廉善廉能周禮蔽羣吏之治一日廉善二日廉能注皆以廉為本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論語不射不親弗剛弗柔人道為
大子日人道政為大人道敏政庶績咸熙熙也和彝倫攸敘
容民畜衆食節事時可以觀政必聞其政
臨下以簡安民則惠稱物平施振民育德
政清吏肅事簡民安事得其中化行於上
教之以德則民有格心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
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與

治舉位下後非爲部恩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
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貴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
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爲賢達善各以類進夫
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
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
各舉其屬乃獄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
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
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
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
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
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
之君毎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
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
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
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

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
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
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
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
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
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以教
學正乃得以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法
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
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

爲末商賈者以通之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
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
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羲和
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
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
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腑
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
朝農商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
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

之吏不關先王之典經緯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雍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表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萊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上之爽木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彰寵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令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寇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兵未得戢於武庫蓋普論者不恥謝

[illegible]戰者不着走大凌雲者沈蹄者也後中者先征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振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立政 書北堂書鈔

明王立政 書 安民立政 周書 璿璣七政 洪範八政 並書

乃施典於邦國 周禮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 周禮注云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 注云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 注云一祭祀二法則三廢置四祿位五賦貢六禮俗七刑賞八田役 以八柄馭羣臣 注云一日爵二日祿三日予四日置五日生六日奪七日廢八日誅 以八統馭萬民 注云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注云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閒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 注云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羞服五工事六幣帛七芻秣八匪頒九好用 以九兩繫民 注云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藪 以六敘正羣吏 注云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進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 以六聯合邦治 注云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施 以八成經邦治 注云一政役二師田三聽閭里四稱責五禮命六取予七賣買八出入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注云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索鬼神十二除盜賊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

使以登萬民注云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材七化材八斂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注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以嘉石平罷民注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小國事大國大國庇小國罪疑從輕功疑從重並左傳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並禮記有勲不廢有績而載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呂氏春秋以阜人民以蕃鳥獸周禮司徒職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厲之以義教之以仁並杜預七規云行之以禮守之以信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刑仁講讓禮記禮運道其財利周禮合方氏殖有禮覆昏暴尚書仲虺行其政教

論語放政法覡治亂家語除怨惡同好善周禮合方氏取誠信去詐偽周禮所斗甬正權槩月令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市廛不稅關譏不征並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用地大小視年豐耗並王制申畫郊圻表厥宅里尚書克陟防謹維塞以備水潦月令制送死之節家語為封丘之度周禮冢人職云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周禮釋曰委人掌斂野賦故以王百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導之春入貢秋獻功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周禮並月省時考歲終報功淮南子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尚書舜典

○善政藝文類聚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論語

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

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

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

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國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

騶之梟可樊援而關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有失於此覆輿

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善政二

德和以德和人　寬撫晉撫人以寬　葬鰥獨黃霸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為識某所木為棺以葬之也　無追捕韓延壽為郡守寬正厲長不得含叙人後吏無追捕之苦　所居人富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

子也　唯恐人知吏道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吏之迹不好立名稱為人長者　不嚴而化文景時為循吏如河南大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也　決遣如神朱博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博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冤及言盜賊辭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吏人不欺質如毒權令誠吏人不敢欺　姦家皆去何並為潁川名收黃霸徘中姦豪持吏短長從橫郡中皆亡去　杜延號武庫晉杜預字元凱在朝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廷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不有　朱邑葬桐鄉朱邑字仲卿為桐鄉嗇夫廉平未嘗笞辱人遷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民愛我後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人必葬我桐鄉也　文公制移居魏鄭渾字文公為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與單輕相伍以發姦勸稼於是人安　翁歸有記籍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肖皆有記籍　薛宣

設方畧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陶侃無棄物晉陶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衆掌之後正會積雪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如此　黃霸務在安全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龔遂未嘗笞辱龔遂廉平不苛以愛利百姓為行未嘗笞辱人

碑　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盛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鶩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

爲豐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鎖累起求賢如不及早身折節用人若由巳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歛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

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得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幷包九域畫野分疆稽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童飜飛上德導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廸我王顯允洵美且邇夙夜乾乾有除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傾承乾合德之若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啓四鎮成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寰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瀠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涼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趾俱遷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伯必於旗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

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炎精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符聖嘯咤風雲睨開黃石之書詠玄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獯獫侵華羣蠻縱軼後皇杜部之地四戰丘墟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九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白大討瀟湘同茲樊鄉下軍違命上策不宣取我王師受拘彭蠡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祠率土依風

封靈冥湖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越斯開衛門
無擁鍵復乎孫遜與道武濟河國慶民歡相信匪若
節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忘於
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興咸陽之
地斯乃聖王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閩
粵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顧項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
綸草昧定鼎之業俗多締構與斷鼇之功相半固
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王器攸歸當璧斯
在公於是抗表長往消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
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鶴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

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兩徐
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
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
鳩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
躬瞻舞雩夫鶬擲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泳京坻歲積
非勞楚壤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
小縣夏雨遂其輕輸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
得問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儒
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諧於後曹接務高城
之中非興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犖以貫琮郭

賀之風行建武不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場
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式欲天從允彰
縣請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絪大慘沴泱地虔劉
赫矣高祖爰清國譬元勳佐命分牧風后亦既旋歸
邦家有輝官亭蕭沛詹翊高飛雷吞窮虺風行國威
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渭滸同周
迎門惟召流矢爲暴攙搶斯眾喋喋谷黎危危刀俎
自我祖征妖氛克平爰驅人迹賁翦長鯨北震巢湳
南仔灌城青光谷介亦狄廻兵蹈舞難踰歌評磨宣
曰我黎庶但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用公爲上相

復階斯年　又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曰弱水導
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
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
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鵠火衡山誕其高
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摽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
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
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訓遺背巨萬富
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所以大麓北眺清湘得
稚於櫺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
横頗致蒱招雅乎難拔既而帝啓黄樞神亡赤伏天

地荊賓川冢泐騰斧得酉豪吏爲禍亂朝拔羽檄夜
炤燿烽洽鐵蔽於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疲兵雙出
獨掠胡牀劾賊重圍尚凭書几揚戾既散竄棒將揮
咸剋凶渠以保衡服常以二王蒙塵三光掩翳出入
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衎去病志梟
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錫克玉已傳物變謳謠風
移筆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
其狂哭兄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禺
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
承言惟舊彌念奇功卽訓皇家深弘朝綱檻車才至

與視巳焚祝史祆於夷吾壇場延於北伯綢繆安樂
遣以訐謀發理豐貂允光金璁但八柱之上鑾輿不
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風愛仁
恩可以懷猺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
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亂國升啓筮而登家
一恭賓祚開庭江沔三跤斑衡包羅湘峽昔中宗屈
申於處仰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
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
公出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
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

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旣
築外戶無扃脂膊豪家鐘鼎爲樂揚袪灑汗振雨流
風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炎等來朝
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旌旗式刊豐琰戾樊卿資
禺復述台司之功羊叔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
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
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禺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
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岳旣甫生申去衡移廣遷
征自鎭悠悠銅界貌貌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
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

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王厲德政碑曰若夫雎陵世
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
獻光啓中興郭甚表其深源何籌歎其遠度君惟桓
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
有飲飛遊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綏騎盈道奕世如
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
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
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
松秉風勢利無攖於胸襟行藏不累於懷抱家門雍
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

豯稺焉窮途唯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
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
守五雞三彘勸卹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
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
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賓運美
矣良臣胄自濃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
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
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與鉉虛職台階未臻安
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
報陽春　周王襃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

彭蠡三苗有逐鼠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
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
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峰尋雲深谷無景秦開
漢閉雖阻荷戟之虞魏塞晉道終因東馬之利我大
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
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劍道之難內負銅梁之
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
艦千艘板楯酋豪斯輸[illegible]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
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道不安之宮巴
水三廻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渝波洽沒[illegible]

爭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横洪洛擅強專
險輕法傷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命天討是言戡塗
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
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鐘鼎大
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惟勳斯樹其辭乃
建碑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妙求世祿龍圖紀
河鴻漸於陸顥楚傳姓命吳啟族君子篤生降靈惟
岳朝陽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僰
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絶邊
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遐逐賓氏車

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鑴銘刻勳遠隔年代懸感風
雲感德必祀千載斯文　陳江總吳興郡廬陵王德
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己偃
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
兼之矣雎陽寄構碣石初開賜用待士勞道求材剖
符彭國述職瑯臺去[illegible]將歧留歌慕來
表 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
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恥照是使文公懼
席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
思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膴膴於周原包

匆匆之作氣昔坎石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遙授衮服焉馮熊軾而督益御龍韋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

【教】梁簡文帝爲雍州賢能刺史教曰冀州長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謳或有留愛上民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米畫猶言寶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寬政 帖白

閉閤 韓延壽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閤不出遣吏作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

吐茵 丙吉爲相馭吏嘗醉掾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

服民 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得衆 論語寬則得衆

濟猛 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制寬 有寬而有制

師蕭曹 蕭曹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師

學黃老 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之言清淨治人責大指不苛細臥治淮陰

不按吏 丙吉爲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後遂爲常

不殺盜 曹褒字叔通爲圉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褒不殺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

罰蒲鞭 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以蒲鞭罰之以示辱也

遣長休 鍾離意字子阿爲瑕丘令吏檀建者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藥死

議曹醉呼 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後入議曹王生請從功曹白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讓遂從之上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用議曹王生教臣耳

掾史爲友 潁川太守嚴翊以孝行爲官謂掾吏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丁奔徵翊翊曰吾哀潁川人士以我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

不鞫贓罪 後漢袁安字邵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鞠人

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綱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聞者皆感激自厲

終日清譚 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理

○吏久從政 帖白

不欲易代 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爲亂也莊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盜財物也

因以爲氏 漢爲吏長子孫因以爲氏庾氏倉氏是也

增秩賜金 漢宣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厲精爲理百姓安富也

增祿寬笮 後漢左雄奏鄉部親民之吏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笮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時宦豎用權不肯

吏安其任 民習其化 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唐類函卷六十四終

唐類函卷六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丹陽賀彥登校訂

政術部三

禁令　典法　詔書　要會
德化　德威　公正

○禁令一 北堂書鈔

命以防微 禮記鄭注云命令也謹案用教令以禁人之欲惡也 禁以齊衆 王制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鄭注曰赦以為人將易犯也 巽以申命 易曰重巽以申命謹案上下俱巽申勑號令也 所存者命 穀粱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為人臣而役其君之命為用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奮鐸以令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 周禮

掌振鐸於朝天子之教令也鄭注天子將發號令必奮木鐸以警象也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之法徇以木鐸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雷在山 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以諭號令在南山之陽又諭其在外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也 風偃草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懲肆去貪 左傳云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結信止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外內時禁 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先後刑罰 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車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法令由一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 議事以制 春秋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也 去其奇衺 周禮宮正云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鄭注曰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惰慢奇衺譎觚非常秦兵書有觸觚之人謂譎詐出觚而非常也 為之律度 左傳云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為之律度與之法制 禁野橫行 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為防姦也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禁山為苑 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鄭玄注云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 禁虣而去盜 周禮司市云以刑罰禁虣而去盜鄭玄注刑罰憲徇扑也案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 禁偽而除詐 又云以賈民禁偽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禁原蠶 周禮馬質注曰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 禁物靡 周禮司市云以正令禁物

靡而均市鄭注云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也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 王制鄭云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於善也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王制鄭云殺之非時不中食也 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 鄭注凡以其不可用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鄭注物未成不利人也 表裘不入公門 鄭注表裘外衣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 鄭云振讀為袗袗單衣也葛之麤曰綌 奇服怪民不入宮 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不掩弱 不暴寡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不墮山 不崇藪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民不遷 農不移 晏子春秋晏子對於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 春無

奪農夏無奪功太公曰民有三歲知之若曰不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無奪斂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王機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王制云又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王制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不殺胎不殀夭王制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注云重傷未成物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胎懷也無障谷公羊傳何休注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無貯粟何注曰有無當相通謹關塞徑月令孟冬謹關梁塞蹊徑注梁橋也蹊徑禽獸道也塞阱杜擭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幾酒周禮萍氏幾酒鄭注曰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鄭注云使民節用酒也不得以地與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

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不得以屬通春秋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不與世子同名禮記鄭云避僭效也其先之則為改也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左傳云楚王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鄭丹在內君其少戒齊不謀夏夷不亂華又云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始禍者死又云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越職即死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加衣於君上昭侯

罪兼典衣以為失其事罪典冠以為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職而有功越職則死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不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禮記注云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夫人過市罰一幕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宅不毛者有里布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樹桑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泉布者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又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不耕者祭無盛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云掌罰其

家盛黍稷也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注云牲羊豕屬也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不蠶者不帛又云凡庶民不蠶者不帛注云不帛不衣帛也不績者不衰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衰不得衣衰也者所以恥不勉無君者不二采禮記鄭注服立端也士不衣狐白禮記注避君也狐之白為少意也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毛詩小毖云云長注荓蜂掣曳也此戒羣臣曰汝無敢掣曳我者為譎詐不可信若如是自求辛毒也

禁令二

慎出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以諭大為之防民猶踰之注言嚴令尚不能禁后施號府以施令於四方民悅禮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滋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實過吾令實過不再事不再令無遷莊子云無遷令禁非易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質成周禮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辭武受質於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於王官以百官質
之成質於天子然後成歲事國用注成計會要也質平也平其計也歲事歲計也計一歲之則考成
周禮以參互考日成受會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其治受其會大計也受質歲之成受
質會計聽其會計周禮司會會財也會算致事周禮小宰以聽其計稽事稽校事簿
辟名謂文簿不實也經費經常也聽出入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月計日要歲計日會考則用財用物必考於司會會歲終會計事羣
吏正成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
以告而誅之詳舉者三公受計漢書不從中覆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不以時課詳前最助奉計最計最最助最凡奉三年要也
張蒼遷計相張蒼遷爲計相注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也稽

政術 卷六十五 七 要會

以簿書辨其名物

○德化一 北堂書鈔

德者化所由興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奏強
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
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王政化之爲貴又說苑詳論政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論語以仁爲首以惠爲先劉梁碑云君遷桂陽太守班序
以正云云養之以仁敬之以禮新序子夏云子產相鄭牧民云云篤義多
恩典略云趙喜爲平原守百姓爲作歌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
和及於寬政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爲
政寬恕後漢魏霸守鉅鹿以簡朴寬恕爲政政唯仁簡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

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朴遜讓節儉也撫以恩信後漢祭彤
爲遼東守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以寬服民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惠在愛民家語子貢問孔子不言而治漢書原涉爲谷口令
不言而治口無惡言漢書卓茂遷密令仁化後漢劉昆爲政二年仁化大行恩化
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施道教民上下和洽史記孫叔敖
民服德化宿惡奔逆吳錄王譚曲阿人爲武城長吏民向化漢書黃霸
爲穎川守一郡慕化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守仰如日月荀氏傳云竊爲輸次
令爲政有德鳳集其境潤同江海王隱晉書應舉爲平守郡人歌之云百姓愛
之又云鄭袤廣平守生爲立祠晉書荀勗爲安陽令民有訟者移病思
過漢書韓延壽爲東郡三年吏有相訴閉閤自責吳祐蕭輒相恥漢書

政術 卷六十五 八 德化

劉寬爲南陽守遇民如子蒲杖示刑陳思王賦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蒙焦爲小
黃令放囚還家騶滑令放囚如期而至遣徒歛親果還入獄後漢鍾離
意傳意爲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
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
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
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遣從
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虞延爲細陽令每伏臘輒遣徒歸家子賤治
單父民不忍欺史記延壽守東郡民不忍欺漢書韓延壽豎
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史記云子產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云云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
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小人不爲非
新序云子產小人知恥蔡邕胡伯始碑文云風俗和平囹圄空虛新序
云子產相鄭七年而國無刑人教宣風行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漢書龔遂爲渤海

率以儉勤民務農市不須賈于產市無二賈王隱晉書甘卓為相州刺史天

下無冤民漢書于定國為廷尉罪無重囚漢書黄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道不

拾遺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田者讓畔漢書黄霸為潁川守遺錙詣吏都益

傳云遺粟繫樹魏志桓階為趙郡太守狗吠不驚漢書岑熙為東郡太守

生男字吳後漢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郡移安丘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齧指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駱會稽典錄駱駿以江為字江祚為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為字以孟為字孟宗為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生男名男名賈男女名賈女謝承漢書賈彪

補新恩長願借寇君東觀漢記寇恂為潁川守入境車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乞留董和蜀志董和為成都令豪強憚其嚴法說劉璋轉界

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老少攀車東觀漢記第五倫為會稽守代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吏民攀轅華陽國志云嚴遵為揚州牧遷去吏民攀轅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徵

路攀老弱號哭後漢侯霸為臨淮太守…率吏民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五夷號哭續漢書…遷漢陽守史…百姓揮涕俗云…後漢班超傳超被徵發還男女號哭王侯泣涕

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

淵有異令為史公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生稻粱也鹵賴得賢令彭子陽謝承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循守吳

令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東觀漢記張堪為漁陽太守教種作民歌曰我有枳棘今君伐之我有蟊賊今君

遏之後漢岑熙為魏郡守民歌云云王世容治無僕省徭役盜賊空吳錄云王鎮字世容為武城長人歌曰百姓歌來暮東觀漢記廉范為蜀郡守巷路

歌來晚後漢賈琮傳云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故吏民怨叛有司舉賊琮為交趾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毛詩並

德化二 白帖

敷五教書敬敷五教在寬設四誡秦懿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設四誡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教化者擢為之鄉三老也先訓魏略鄭渾為…先訓之不率者或稱罷之或有他吏之長以激之皆懷慚息訟自責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或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慚悔

知足則人知足司徒常以二教教民以度不教節用則民知足以二教安民則民不偷用情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揠耳劉矩字叔方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矩提耳告之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格心書格其非心和解吳祐為膠東相有訟者閉閤自責然後斷之以和解

民化其德自是爭訟省息諦思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守有訟者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民化之後少有

訟者風動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草偃語草上之風必偃不變書民用不變

頭剛劒於蟠車日南雙鷹交州記昔日有雙爲笛太守兔棲林下漢記譚鷰爲東
郡守恤孤老雉兔棲狀下鳩巢屋上益部景毅爲白水令鳳凰集境內苗貌詳德
化鸞鳥至學宮東漢記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牛入界逃疾東觀漢記
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虎出境渡江後漢宋均詳郡太守
蝗飛不集謝承漢書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
界飛逝不集蝗飛盡去北齊先賢傳云戴封爲西華令蝗蟲消死搜神記何敞爲
無錫令去珠復還謝承漢書云孟嘗爲合浦令蝗不入茂陵益部楊錄爲茂
陵令蝗不入界蝗不入密界後漢卓茂詳縣令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疾藜不生鴟梟不至張君爲政桑無附枝詳德化
〇公正一北堂書鈔

治化之本德教之基應厚哭州將殿云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叔向數叔魚
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
義不改也治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
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　人注曰上志古記也治
天下當無私又曰治天下者闔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
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古之公
也篤今之公也溥任子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
而醜者亡怒晉繫國曰夫水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竊物而無
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

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
者姦慝所讎抱朴子名實論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呂氏春秋云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總天下當與天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爲荊州刺史上表以皮初任襄陽上以襄陽顯郡初資名
未允以弘壻夏侯涉爲之弘曰大總大下當與天下同心理一國與一國推賢吾總荊州安得十女壻然
後爲治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周土烈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于賢則
流不賢衛人道無私也禮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無偏無黨尚書不私其身不
外其民任子大上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戎崔之病棄國之富杖業
而去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尚書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
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鴻嗣與天

無窮也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
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平役均賦抑強扶弱王彪之篇曾膂教云
于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強扶弱則衆無冤訟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毛詩蒸民
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正無私孔子家語澹臺滅明有君
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公平無私韓詩外傳云正
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爲人淳厚
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公直無私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
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乃其父也請死於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乃伏鑕而死〻

何能枉憲乎遂斃於獄弟歸不楔既于而哭孟玉 **日磾殺弄子** 漢書金日磾傳曰磾子二人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于湖什在武昌私遷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竟不見也 **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任公平而塞私謁** 王隱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寀而抑爭競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困不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不受私謁** 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樊準為州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 **斷絕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托弼乃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卽日考殺之 **得屬記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字元如為洛陽令置水前庭得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稚珪為青州刺史凡為託書於廳事置大器水悉投水中一無所發 **所薦求謝絕不復通** 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郎 **因書於令距而不受** 續漢書袁安傳云安字邵公貧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徽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拒而不受 **致貨因市皆以挂壁** 魏志陳泰傳云泰字玄伯為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陳平為社宰里老**

善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任安為人分眾人皆喜** 史記任安傳云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糜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內自劾 **劉毅自表成齋** 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嘗齋而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成齋 **鍾離獨委贓珠**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贓珠賜羣臣諸尚書皆拜意獨委之地明帝問沫何也對曰陛下以贓穢之物臣故不受 **祀山不視眩玉** 華陽國志云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玉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 **晏嬰辭茵席之臣** 晏子春秋云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饋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周文王使太公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俎 **太子賂遺鄭眾不受** 後漢鄭眾字仲師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祚出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 **周谷能欺孫權更簿不用** 許簿書 **掾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 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為郡都尉高臺廳事前槐樹白露類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太守勑除道周規拒而不聽** 會借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西吳章嘉禎校訂

政術部四

廉潔　讁伏　恕　稱職　威嚴　(才過職)　明察　疾惡　(不稱職)附
守識　戒慎　遺愛　異績

○廉潔一　分摘北堂書鈔不對者成篇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勞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
吾逃死非逃富也　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
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
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
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為丞相食
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
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
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
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
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悲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

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斗
曰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
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
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
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長奉母極求珍膳妻
子但食葱菜為衆所笑謂之弱劣嘲奮曰置脂中不
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李忠字仲都東萊
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
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

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郭
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
郡田畝不增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
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
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
為瑯琊郡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
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
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
歷官舍　又曰隱逞字公向為徐州刺史以小釜十

冝一炊　又曰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云樂松家貧為郎常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嘉之　東觀漢記曰黄香字文彊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漢記云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吳錄云袁傅字君游吳人太守黄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墻中珠璫百

餘枚傅書上之詔以賜也　魏志曰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魏舒為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又曰鄧攸選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王隱晉書劉寔傳云寔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厲　又曰褚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又曰阮放為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

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堪無儲也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世說云周顗

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不憓於己 戒子不受送遺 漢歐陽地餘爲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即送遺汝慎勿受 妻子不入官舍 何並爲潁川 自斬駙

妻執爨 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曰君子後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宮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榮身 冰霜潔己 三行以從者 名以

清聞 當官而行 潔己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

尙 廉貞厲俗雖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無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激今見大惑者

○恕 帖白

包荒 言包含荒穢也（易） 含垢 （傳）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觀身 老子曰以身觀身 順

事 恕施 掩細過 漢書參見八有細過掩覆蓋之 矜不能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不誅奴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則子死則怨不誅荀爽美之 薄

責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羹爛汝手 醉嘔車茵 益詩寬恕 不欲勿

施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有容乃大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書） 先人後己 （禮）君子先人後己 作順施恕 仲尼

（詩）無武伸作順而施不恕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慍

北堂書鈔

○威嚴 一

威能討姦 范曄漢書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昔在蜀其仁以惠

下威能討姦 威能震敵 相階爲趙部守 有威可畏 左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楚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不惡而嚴 （易）君子遠小人 畏以雷霆 王逸論云 當順

天氣 前漢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

嚴霜之誅掾部吏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州郡畏威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

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

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博威嚴 姦滑縮首 吳志士燮聲殺流聞云云 嚴刑必斷 應劭

云王車糾上檢下嚴刑必斷 姦慝自消 楚國先賢傳云黃尚爲司隸 誅暴立威

東觀漢記朱暉爲臨淮守 斥佞畏威 又云朱暉所遠佞人吏畏其威 民不敢欺 典略

云董安于治晉陽嚴于刑罰民不敢欺 聞者折節 晉中興書卞壼爲尚書令時貴遊子弟王

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欲推奏之聞者莫不折節 公卿憚之 晉書

陳咸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諸州刺史 舉朝憚之 晉中興書卞壼爲尚書令 號爲蒼

鷹 漢書郅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見者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號爲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

張則兄弟有令名爲犴河令郡黨號爲取龍 吏如良鷹 漢書趙勤好學爲郡督郵郭令及新

郡令皆不導法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拒虞歎云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爲大司寇

沈猶氏不敢朝飲羊 白川出府 前漢朱博爲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

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不舍郵

亭 漢王霸爲潁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

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

敢有所隱 王甫死杖下 續漢書陽球爲司隸校尉奏中曹節等權勢因收送雒陽獄云云

破枉取張朔 後漢李膺拜司隷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于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京師語諸葛 漢書諸葛豐爲司隷嚴直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注云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屬縣聞周乘 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爲交州刺史上言交州絕域長吏自效願爲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乘之威即上疾乞解印四十餘城

州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漢紀云賈琮爲冀州刺史將入界高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爲而垂帷乎云云

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爲萬年令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除劾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爲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

威嚴二 白帖

還檄 喬玄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撥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受發案益急昌竟下獄

解印 朱穆字公叔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發四十餘人

彊項 董宣少年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駐東收格殺之主詐於帝帝欲道侵之宣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彊伏宣于喪地不府因日彊項令

斂手 鮑永爲司隷鮑恢爲掾鶴世祖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振南陽 翟義字仲文年二十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爲婚姻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以他事召見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治東浙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毎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收張輔 王尊爲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職甚勞苦太守以令日至府願諸君勉正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赦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令一月矣五官掾張輔貪汚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震郡中

執馬成 虞延爲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爲姦盜延收之陰氏每一書囑輒加篣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曰爾久依城社爲巨蠹云云帝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與書擧威 魏相爲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坐退丙吉與書云云相吾其言爲齊威嚴齊止也

感姚自殺 姚期字次公爲魏郡守捕賊李熊弟陸在外謀反明令吏送熊及母使就陸來降詣闕陸視感自殺

豺狠當路 張綱劾奏梁冀驕奢

鷹隼始擊 書鈔

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之於巳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怖

桃李不潛援 韓子云子產治鄭

威克厥愛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

違彊陵弱 非勇也

畏威稟命 傳

○**明察** 北堂書鈔

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外寬內明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進善黜惡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爲政清明 汝南先賢傳曰黃浮爲濮陽令爲政清明號爲神明

任事清明 晉書山濤爲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厥德文明 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善惡 廣川先賢傳云貢禹拜司隷

吏不容姦 蜀志諸葛亮

民不能欺 典略云西門豹治鄴

獄無冤民 三輔決錄

官無停事 應璩與毋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賓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情僞盡知**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不疑收方遂**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詣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案夏陽人姓成名方遂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遂心利其言冀得富貴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丙吉議小兒**風俗通云陳留有富公年九十無婦取客女為婦一夫一接事便得生男其女曰我父老復無案風俗通今本不載

○疾惡 北堂書鈔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呂氏春秋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

戮於兩觀尸朝三日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

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褎瑩眾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人之姦雄不可不除

疾惡若仇謝漢書張俗為山陽令御政清潔**疾惡如**仇傅咸云云非王隱晉書

抑郡內豪猾前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問貴戚放橫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斥遂佞惡東觀漢記朱暉為臨淮守

沙汰郡吏晉書劉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貪饕流放潔士盈朝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為郡功曹云云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前漢江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陳相罪惡玄收具考後漢喬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坐檻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

窮竟其姦道不拾遺前漢嚴延年為涿郡大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樊曄為天水盜無出獄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云云

何竝為潁川頭縣於市前漢何竝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款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收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縣頭

○摘伏 北堂書鈔

發姦摘伏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張敞詳方略

京師稱有神算范曄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為將作大匠

吏民謂之神明又云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摘伏吏民謂之神明

趙廣漢善鉤距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應神華善發摘汝南先賢傳曰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摘奸伏

○稱職一 北堂書鈔

足耳備召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趙魏老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社稷器蔣琬字公琰爲廣都長蜀先主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
戮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而已位不充量漢書人
浮於食禮過猶不及焉用牛刀子謂子游割雞焉用牛刀而未
伸宜展驥足不稱職尸祿曹子建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是尸祿也素
餐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位小晉庾峻上疏[illegible]古終身不仕則官無[illegible]依矣
能小不能大可降選位小則人以器之尊高求尊高位無德而祿之殃也[illegible]不
能者止周任有言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易負且乘致寇至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易所宜舉德
安能食浮以速官謗而煩刑書德薄而位尊

力小而任重 求賢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 薛恭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綽之用
不可以爲大夫

○守職 北堂書鈔

不如守官左傳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不謀
其政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各止其位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爲止以象聖
賢君子則良所處各止其位也恪居官次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小國供職左傳昭公四年楚子
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杜云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諸侯正封左傳云天子經略諸侯正封世不失職左傳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據法守職韓詩外傳曰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史也奉職佳吏吳志
呂蒙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舉遺奉職佳吏
頻守法臣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
門廷理舉殳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請誅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眞吾守
法之臣乃益爵二級善守先代左傳左師詳前典司宗祏左傳云鄭厲公入使謂原
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

已祏爲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妻爲組善吳起使歸韓子云吳起示其妻
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
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使帝至尚
書陳矯跪問魏志陳矯傳云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
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返執
技事上不移官禮記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不移官鄭玄注云欲專其事也出納
之吝謂之有司論語

○戒愼 北堂書鈔

敬愼不敗 不自滿假 恪謹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昚乃儉德惟懷永圖
惟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溫溫
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謹爾侯度用
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　夫有
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　師曠聞子晉之言束蹢其足　狐
有牙而不敢以噬貌有爪而不敢以搬　鑒戒善敗
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綿

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失在自
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
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
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懈乃力　畏威
疾知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
中也 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
寵驕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
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 左傳滋益也國語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 范文子言 大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

是不相入 國語單穆公云 范文子謂文子于人怒必獲毒焉
問諮謀於路辨妖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誡之
術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
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編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昚之至也

〇遺愛一 北堂書鈔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思其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 思其人至其鄉 東觀漢記東平王東巡狩 所居民富
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前漢循吏傳云 悅其化敬其

樹 毛詩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云 云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
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云 大夫哭於朝商賈哭
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人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云 向
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鄒穆公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
啼 史記鄭子產爲鄭相死 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相鄭而
卒 婦人扶珠瑱大夫釋玦玨 賈誼新書鄒穆公死云 耕人輟耘
紡婦遺索 張衡大司農鮑德云 遨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 賈誼新書
鄒穆公死 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羖大夫之相秦
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沽者不讎其酒屠者

罷列而歸賈誼新書鄒穆公死市人爲散舉市皆哭荊州記羊祜在荊州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後漢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
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注云剺
割也過家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肜傳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
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民爲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爲蜀郡縣小吏也民
共立祠至今不絕漢書朱邑爲桐鄉嗇夫云南陽爲立祠漢書召信臣
汲民爲立祠崔瑗百姓巷祭戎夷野祠襄陽記諸葛亮初亡百姓
道祀范曄漢書王渙爲洛陽令吏民立祠魏公四十樹碑見者皆拜
晉書扶風王駿吏民立碑頌德記迹後漢崔瑗傳瑗爲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

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見碑悲感晉書羊祜傳云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
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見樹哀泣晉書孫晷卒

遺愛二 白帖 〔生祠附〕

思欒傳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思劉劉陶爲順陽長病免
人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前召後杜後漢杜詩爲南陽守人懷之前
漢召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思亮愛瞻蜀諸葛侯瞻亮之子
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葛侯所爲以是美名過其實也送數
百里後漢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羌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
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取一大錢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
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聖聞當去故自扶奉送寵

寵取一大錢受之
生祠
石相祠石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爲立石
相祠欒公社漢欒布爲燕相燕齊間爲立社號曰欒公社杜軫晉杜軫爲池陽令爲雍州
十一縣敢百姓爲立生祠荀昱爲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號神父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
敎明能號稱神父遷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祀社祠之圖形像晉陸雲爲浚儀令去
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桐鄉立祠朱邑爲桐鄉嗇夫囑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後
葬桐鄉果立祠廬江立祠後漢鄭衆爲廬江從事以單馬譬降灊山賊民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張任並立張奐爲武威任延爲九眞並立生祠兄弟並立陸機爲浚儀令弟義爲廣
都長益立生祠至孝配社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獄
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爲縣獄史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
○異績北堂書鈔

治有殊政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治
有異績范曄漢書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績治績尤異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陽
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吏民稱之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
容於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潁川八年治有異政漢書王霸
臨潁川八年治有異政鳳凰頻見其境膠東九載治有異政後漢書吳祐傳云祐
爲膠東相九載治有異政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
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詳京尹

唐類函卷六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章嘉禎校訂

政術部五

○禮賢一　北堂書鈔分摘成篇

左傳曰文公十二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嘉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又曰齊桓公告魯曰管

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魏志曰張纮爲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纮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

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禮賢二　北堂書鈔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翟黄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平

特設一榻　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爲設几杖　後漢鄭玄傳云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玄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起客館　前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舍上舍　戰國策云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刬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

魏王郊迎　孔叢子魏王遣使者聘孔子曰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

公孫虞館　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往遼東投公孫度云云

駕車而往　典略云范蠡楚宛人被髮佯狂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曰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駕車而往

擁彗先驅　史記燕鄒王詳後

躧履起迎　前漢雋不疑傳云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擘履而起　魏志邢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擘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

屣履造門　范避後漢書鄭因傳云孔融深敬因

衣不及席　續漢書皇甫規

文信待賓　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田伯好士　韓詩

淮南養士　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公子愛客

魏隸尼王詩**寫范蠡之狀**國語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禮徐稺之墓**吳志顧劭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修曾子之舍**說苑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北寇罷而後復來請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軾干木之閭**新序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朝臨巷之士**戰國策李疵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見窮閭之士**韓子云趙文侯**倪寬卑體下士**前漢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定國迎師執經**前漢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楚王郊迎至舍**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齊王迎之於門**戰國策云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接以師友之道**後漢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待以交友之禮**吳志虞翻歸孫策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周公下白屋之士**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齊桓下布衣之士**韓子云齊桓公**平原君側行襒席**史記孟子傳云騶衍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燕太子側階迎光**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隗囂與馬援共臥**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關張與先主同牀**蜀志云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九九薄能因爲禮之**說苑云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一分之善莫不加禮**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賓客所歸傾心折節**後漢袁紹**折節待士坐不重席**典畧荀生**聞粲在門倒屣迎之**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凌聞弼來倒屣迎之**世語云何晏爲吏部郎時賓客盈坐聞王弼來倒屣迎之**愛士好賓盛脩有膳**後漢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勞謙接納坐無空席**晉書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士雖徒步皆與鈞禮**前漢于定國**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

終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吾與點也

○知人 帖白

其難 書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不易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王佐才 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

方伯器 魏張既字德容兒童時為郡功曹游殷設賓饌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殷曰方伯之器以子楚託之後既為楚吳典太守

南州冠冕 龐統少時紀司馬德操有知人之鑒統往見操操採桑樹上統坐樹下自晝達夜稱之為南州冠冕

洛陽孝廉 种暠為縣門下吏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知人歆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以五違之欲自用一人清善者以報國爾助我求之諶送客至洛陽郭逢見暠曰得孝廉矣歆曰當山澤隱滯此近洛陽門下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出山澤歆召暠於庭辯詰職事辭對有據遂舉孝廉暠高官至司徒

深奇嗇夫 鄭弘字巨君為鄉嗇夫太守第伍倫行春見而深奇之署督郵

結交小吏 後漢吳祐字季英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座共小吏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交結而別功曹以為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

當至卿相 石苞字仲容為縣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

後果輕薄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燿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詢訪之隨其臧否以為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恐小道破大義公宜察焉膺然之後果輕薄並以罪廢棄也

令見妻子 琅琊太守趙貢行縣見不其丞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恐惑兄弟 魏曹爽秉政用何晏為吏部尚書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內銛恐惑我兄弟

公財不及 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拔士咸稱 後漢郭泰字林宗許劭字子將咸有知人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其許郭之鑒

知人則

哲 詳上 知人者智 老子 患己不知 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舉爾所知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自牖占胡廣 後漢胡廣為南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眞知人歲終雄勅眞助求才雄命諸吏眞自牖間占之指廣白雄遂舉孝廉京師試章奏為天下第一

解驂贖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過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攝衣冠以謝之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者也

子桑能舉善 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陸遜拔別族 吳揚竺少有聲名暨遜謂竺終敗勸竺兄穆別族

褚裒指孟嘉 晉孟嘉方年少知名庾亮會州府吏士嘉坐甚褚裒問亮江州孟嘉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亮大笑

鮑叔知管仲 史齊桓和霸者管仲之謀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拔友為二郡守 第伍倫字伯英為宕渠令顯拔鄉袁賀賀後為二郡守以清潔稱云 友

舉吏至二千石 第伍倫所舉吏多至二千石世以為知人

子桑之舉孟明 子桑公孫枝

叔向之知鬷蔑 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執其手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拔于禁樂進於行陳 取張遼徐晃於亡虜 並魏太祖

始以智知　終因德進

○不求備 帖白

畫眉不責 漢張敞為京兆尹為人輕媚為婦畫眉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病聾何傷 黃霸為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凡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與人不求備 書 使人也器之 論語子曰君子易事而鄭說及其使人也器之

戴其角者無上齒 有其翼者兩其足 董仲舒云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趣 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祖令曰

○推美下吏 帖白

某吏所爲 張湯爲廷尉奏事即譴湯摧謝注上有所譴即爲折而謝之也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不用愚抵此注言不用其議以至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爲 某掾所爲 趙廣漢爲

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 二千石推功美於 千石所及發於全識吏皆書 見上問何以爲理遂辭讓推美於上 得長者之言而道之曰臣議曹王生 亭令

長名 薛宣字贛君爲馮翊得罪人告其令長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任王渙鐔顯 陳寵爲太守威聲大行入爲司農和帝問何以治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直詔書而已 委陳蕃應嗣 王堂字敬伯爲汝南守下教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達朝右簡核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不視文

書 吳黃蓋字公覆爲石城長署兩掾主曹教曰若姦欺終不加鞭初皆畏怖後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案其姦情殺之縣中震怖 唯上盜賊 孫堅字文臺爲長沙守勅吏曰善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也 此丞掾任 馬援爲隴西守任下吏諸曹時白外事輙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侵小縣羌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擇丞吏任 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苛細臥閨閤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 呂虔字子恪爲徐州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曹岑晊 詳任賢

○棄賢 帖白 廢滯附

無終 詩序權輿秦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權輿始也 不遇 又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退而窮處 又曰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 仕於伶官 又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不得仕進 又曰伐檀君子不得仕進退而伐檀 不見維縶 詩白駒在谷不見維縶 媢嫉 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 沈滯 晉陳壽字承祚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敗義及劉平坐是沈滯累年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 不能舉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注先先己也 不得調 馬融字季長爲校書郎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也 潔累不調 晉華廙字長駿弘敏有才學文盡錄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 功高不調 張安世字子孺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知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巳而郎遷言安世不伐功協 道惟難

進人豈易知 進以邀時不聞刈楚 退而窮處

空嘆伐檀 任賢委政既乎勿貳之言 書曰任賢勿貳 失寵

退身終及知遺之棄 詩云棄予如遺 遺軸之歎

○蔽賢 帖白

黜爵 大戴禮古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俱盡 竊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言不舉之在位 蔽賢 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棄德 不讓 有罪 管子蔽才有非 有罰 蔽賢有罸 史魚自貶 衛史魚知蘧伯王之才而不能進死不殯於正堂以自貶 文仲不仁 臧文仲下展禽仲尼曰不仁 賢路既妨

倖門惟啓 舉善且聞懋賞 蔽賢豈得無辜 誠

宜見善必求 何以知賢不舉

○惠澤 北堂書鈔

德施溥 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養民惠 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施惠散利 周禮旅師職云以質劑致民施其惠散其利鄭玄注謂恤民之艱阨也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

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敵聞之自往詣劫所曉諭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遣囚　魏志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黨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石犀厭水　蜀王本紀云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在府一在市橋二在淵中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聽民輸芋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陰平長民錢租調不入聽民輸芋頭惠澤流著

除藻飾割浮費　汝南先賢傳云應華爲將作人所發姦摘伏除藻飾割浮費

賴遇賢令　謝承後漢書彭脩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聞脩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風俗頗革　後漢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還溫食於是風俗頗革詳寒

創枹鼓希鳴市絕偷盜　詳京兆尹

○勸課　北堂書鈔

興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典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正學爲基　潛夫論云凡爲治之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

起學成都　漢文翁爲蜀郡

執經教授　魏志杜畿爲河東太守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持經教授郡中化之

勞農勸民　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誰桑重農故勞勸之

命農勉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農勉作無休於都鄭玄注急趨農事

巡其稼穡　周禮遂師職云巡其稼穡而役其民以救其時事

勸民農桑　召信臣詳典利

教民織履　東觀漢記茨充爲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惰少麤履冬[illegible]以火燎充爲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年之

間大穎其衣

教民紡績　崔寔傳云寔爲五原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龔遂令渤海種榆　龔遂詳興利又魏志鄭渾爲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課種榆爲籬種五果云云

王景教廬江種桑　東觀建初八年王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詩甫田篇云云鄭玄箋云饁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詩[illegible]大勸農之使勸將南畝饋餉飲食其共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毛詩定之方中云云鄭玄箋云星雨止星見早也衛文公於雨下命駕欲往稅于桑田教民稼穡急務農之人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毛詩七月云傳曰宵夜也綯絞也箋云爾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農無廢業野無空地　新序云子產相鄭

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

田修理賜之以巨鴨田

兼穡教之以柔桑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　陳思王籍田論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盤不病者置黃金一斤　管子

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並管子云

發金帛之節察田夫之私者　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白帖

留蓋　寬饒左遷衛司馬所行士卒廬宇疾病者身自撫循歲盡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共卒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　寇恂詳太守

能勞來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謹待遇　宣詔二千石云嚴教吏謹

得過無令失職之業

扶車流涕 韓延壽東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炙延壽不忍逆人人為飲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 趙廣漢為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 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慇懃發於至誠吏皆無隱願為僵仆無所避也

人恐失之 兒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失之太家車牛小家擔負繈為最也

以貴下賤 易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以俗教安 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

以養萬民 以保息養萬民六日慈幼

以道安人 周禮保氏以道安人保安也

視民如傷 傳

按堵如故 漢高入關吏人按堵如故

老者安之 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侯君去必死 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尹詔徵百姓遮使者車乞留相戒乳婦不舉子曰侯君去必死

廉叔來何暮 廉范詳典利

〇不拾遺 白帖

繫樹 魏邴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為神人繫錢逾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劒 後漢王烈在鄉里教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老父遺劒於路至夜尋求見一人守劒於路問之乃昔盜牛者

牛屬稚子 王渙字稚子為温令商人露宿於道放牛者輒云屬稚子

裝付樊父 樊曄字仲華為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聚衣裝道旁云云以付樊父

得遺尋主 後漢劉矩為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得遺詰吏 孟邴閭竇為綿竹令杜成夜得遺裝詣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何逭 長霸毆令路不拾遺

卓茂 為密令道不拾遺

唐類函卷六十七終

唐類函卷六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松陵陳光贊校訂

政術部六　考績　政不一　奬政　佞邪　亂政　貪暴　諷政　貪冒　摘勅　暴虐　古徽　亡國

〇考績一 杜氏通典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〇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毁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相推如此法也 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〇魏明帝時以士人毁稱是

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職大臣亦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黄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

周無資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

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

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

其未任時不藏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簡罰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任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遣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

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自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寅又論曰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遷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二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

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

調收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唐考
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
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
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
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
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
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爲中
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
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下若於善最之
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

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
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爲十分論
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
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乖方
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准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
（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
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
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

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
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
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
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
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
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
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
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
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

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
而化成況其常材平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
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考或
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視爭求冒進不顧廉
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
獘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
遷之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
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卽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
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

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
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
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
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
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
俗簡其禮易從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
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
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浮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
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

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令日
既上明白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
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
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
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貴實循名或乖古義
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
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考績二 白帖

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秘玉

安以詳部使撰百官考課事和以專獎有黜陟之文
而敘之法不乖周制冢宰之職以大計羣吏之治而
賞貴又無以校此之制由此言之中士于任賢器舉
黜降之以考績官之長而總其統課能否刊知
也 會政 周禮以會計考其功事 稽功 進最 課最 相家 能否
察羣吏 鄭司農注云治中調十察羣吏及治縣其部
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衆官 議之為真門以付郎時者
累官總上言州郡考功皆有考課之意制撰都內外
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事功然於公郡
職大臣不富但以其職考課安之意太守州為邪
有大臣持職課可致雍熙 閱閱太守姑慕
有益游徽王財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日王
公選有效徽到廁閱閱請所注閱功勞也書閱所經歷
明度量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定德三歲大計 周禮三歲大計之
程能考功貢以 三年大比 以考羣吏而縣計也 崇德黜慝
擧吏之治注 注云大比大計也
三載考績

稽功底績 底致也 績功也書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以得常致
士以功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有名臣聞古者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今考課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相雜帝納
其言作考課法及選舉 劉劭考課疏 官考課上疏曰
作性行而後言才也
官吏考課王政之急教然而歷代不務 蕭育救郭舜 蕭育
提以既興綱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育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
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人言也
傅嘏難劉劭 劉劭作考課法傅嘏難之 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成三考 政乃日修 功惟歲課
○獎政一 北堂書鈔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詩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詩 不弔
不親庶人不信 詩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獎

不信　尚口乃窮易　比之匪人易　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易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易　情僞相感而利害
生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盜言孔甘詩　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詩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詩　無易由言　耳屬
于垣詩　言之醜也詩　言之長也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
情疏貌親禮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禮　口費而煩
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禮　慢易
以犯節沈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左　目動
而言肆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宋元公　姦以事君者所能御左傳

叔向云御止也　甚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來曰佞
人來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
媚　曲躬邀利並得厥求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辭　安知是誠誠者乎范蠡
闔閭王孫子曰吾願于東海之陂鼋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
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illegible]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
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
苑己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
克妻云云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
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以
從君廢人以自利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人佞人
殆並論語　佞心翾翾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
儻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騷經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
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荃蕙化而為茅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
順而賜封之金　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賢人滅息
連蕙茝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晦姦
臣浮說　世需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
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嚬如之妄詐
○貪暴北堂書鈔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惟玉食　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叨懫日欽劓
割夏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並尚書　正月
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

廉耻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歛怨以爲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詩衛人以梟而人從之 不勝其欲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乎木有鵰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乎存以爲蠹尼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芥又殺其人 梟骨如芥 反易天常析支白姓 叫天之無辜 陳良大夫 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

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貨於鄭 以玉買罪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晏子謂景公云已上並左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虜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十有五年大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古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爲已悉矣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驕頑之孛覓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唯恰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誕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耻遂非不悛 夏儀曰畢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 晉語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 家語云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貪冒一 北堂書鈔

上貪於利則下叛 鄭玄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 禮記坊

貪貨棄命 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買也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餞於論濁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桑柔篇 貪受不祥 左傳 好利不顧 詩盾人篇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左傳並 懷璧爲富害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不仁 左傳云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觀之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 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 禮記表記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國語云子革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 聚歛無厭取譏當世 晉中興書謂萬安石弟 聚歛積實不知紀極 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 有豐富者評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爲益

云炙翼侯帝王世紀云紂因賓子史記殷本紀刳孕婦秦誓曰斮剔孕婦
剖心人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龍逄諫桀殺人以興謗左傳炮烙帝王世紀
媢于熨斗淮南子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銅柱加於爇炭帝王世紀
紂爲銅柱以膏塗之用鄫子於次睢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用
隱太子於岡山左傳楚子滅蔡云云脯九侯以饗諸侯禮記明堂紂亂
天下云云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殺人不忌爲賊左傳晉侯與秦
雍十年云云慢令致期謂之賊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泰誓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書仲虺之誥罔密文峻網軌不勝漢書景帝
紀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詩封豨其土猰貐其民楊雄長楊
賦云爛金爲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爲烙溢酒爲池骨肉成泥虐而

好劒鑄必試之左傳莒庚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以虎充
市而觀者驚帝王世紀云紂之爲楮衣半道所謂天賊微文深
詆殺者甚衆史記咸宣傳云宣爲御史丞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
張敞使捕賊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
肯爲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
獄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甯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云甯成
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流血成川
號曰屠伯王隱晉書云苟晞爲青州刺史云云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並詩瞻卬篇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
之法籍淮南子云夏桀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秦誓偶語詩
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本紀

暴虐二

卧虎後漢董宣爲洛陽令人號卧虎語曰枹鼓不鳴董少平蒼鷹人號郅都爲蒼鷹武
健嚴酷鷹擊毛摯猜禍之過舒爲中尉召猜鷙吏其爪牙吏皆虎而冠任敗虐於百姓
作威書依威作威倚法以削束濕薪甯成操下如束濕薪撾亂杖魏劉弘爲弘農積
守過無大小亂杖撾之吏人掘地
求錢每遣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猛於虎苛政烈於火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去儒吏朱博所在輒罷去議曹曰儒吏時有陳奏云云博曰
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縣民彭氏造
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縣民彭氏造
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殺婦人商君法
人登樓而觀昌乃收之云云甯成怒
治戒軟弱則賞將死戒尹曰爲吏正坐起功效
秦二王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懲罰無有起時
驚神速二日溫舒爲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
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賦

會春至溫舒數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慢經界孟子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密法令
法令嘗密矣然姦僞愈甚上下相遁遁避也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爲之賊不教而
殺虐謂之重足一迹人畏成流血數里嚴延年爲河南守冬月屬縣囚流血
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成之答
日莠盛苗穢不可不除胡歸京待其地曰木杵吏詳酷
刺骨吹毛深文周巧詆張湯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報虐以威殺人以逞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滅德作威以蕩陵德
○亡徵北堂書鈔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庸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傳夏
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商之亡

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厭弧箕服實亡
周國史記周本紀云幽王發褒姒楚矢箕服是喪王國鄭語幽王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幽王二年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左傳云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鬼哭山鳴帝王
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黃神嘷吟淮南子云夏桀之時五星錯行世紀
云桀時擗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如之桀
失玉鏡帝書命云秦失金鏡尚書考靈耀云亡金虎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天奪之監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虢必亡矣天降時喪尚書多士狠而無親史記解云狠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
之君很而無親諫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狠而不和韓非

子詳後秦三七之阨漢武故事漢赤精漸微漢南記序云伐智而
專事汲冢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
亡愎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
亡也大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徵篇云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
其隣敵者可亡也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殷紂世紀云喜淫不周於
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聽以爵
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
鄰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
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

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
使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羣臣
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臣
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巢以亡以智矯法以私襍公亡徵篇云好以智法時以私襍公法禁
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云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多怒而好兵又云主多怒而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又云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

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
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之孝而慕
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
玩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輕其適
正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太子卑而
庶子尊見上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
事勢者可亡也嬖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嬖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
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
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減爵損祿禁罰不行
史記解云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松陵陳光贊校訂

政術部七

○田制（杜氏通典）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

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已是專地也欲無流宂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

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徒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

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閒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

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謂田織)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其苗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

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穀子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儗音擬儗儗盛貌)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反)善者倍之(善為甽者)(又過殿用上解以比)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

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
過以人輓犂（輓音晚引也光史失其姓）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
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
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
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

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
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
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
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
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良之
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
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幷者類此
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首
斯誠家給刑錯之本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

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
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
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
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
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兼幷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
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
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
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遂寢不行
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
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
新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

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

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財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賦許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令司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各量其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

田制

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七由反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

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界墾起湖田今餘姚今慶郡縣鄮鄞則餘姚郡地今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

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徼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illegible]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

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

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

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

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此職分田○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遠及分田制度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代制置今多因其則不假繁叙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

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賸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戸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

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戸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頃

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

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竝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竝卽廻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卽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卽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 其六品以下永業卽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既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 其除名者

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二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

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illegible])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並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

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賃貸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屯田一（杜氏通典）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將率戰射士於張掖為屯也）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屯田兵以待其斃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浩音誥亹音門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陿（湟音皇陿音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倅副也什二者千騎二百匹也）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騎兵萬人留田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穎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後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

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旁脂反）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

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蹟（召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也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爲荊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

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楊口在今江陵郡界）（巴陵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二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作以爲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齊高帝勅垣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太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

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公常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

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

簡堪者充（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屯田二（帖[illegible]）

激河（[illegible]）

雜湑（內郡計[illegible]一億計[illegible]）

衆羌路（雜於渭濟入各安堵也[illegible]）

列夾河（海魚鹽之利[illegible]西部都尉[illegible]）

楚耕（耕戰[illegible]）

十二便（[illegible]）

三十六部（將軍計也[illegible]）

奈耕（[illegible]務）

漢武募屯（[illegible]）

田（漢武募豪民田受作入粟縣官而受田於都內[illegible]）

治急田利（魏鄧艾與諸將會議辭將以方今之急務在[illegible]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illegible]）

○戶版（帖[illegible]）

爲版（宮正掌中官府次舍之眾寡爲版以待而比之）

比要（小司徒掌兵法比六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家財以歲時入其數及二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令入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脫卒（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溫舒爲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

流民（景帝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不改石慶上計書不改也注云少府拜爲少卒也之上未爲隱漏）

定先貫（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州爲定從邊州及關內俱是州縣以邊州定又從軍府從軍府州爲定內阙（？）[illegible]）

隱濟附（晉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宣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也）

絕戶令（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奴婢）

唐類函卷七十

明東吳俞安期類纂
明松陵沈夢龍校訂

政術部八（賦稅　不均附　輸納　十功　斂役　不時　役庸　勞苦附　開豐　重斂　役除）

○賦稅一（杜氏通典）

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荊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百里賦納總（禾稾曰總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略）三百里蠻（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別九州遂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民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節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紵也）又外曰衛畿其貢材物（象貝之貝）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枲）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衛蠻夷鎮蕃各相去五百里為服）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illegible]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illegible]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故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足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

藉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爲利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橫稅若履畝之類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夫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

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於之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置以自奉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租舂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内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

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又益之海内愁怨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緣取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

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晁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

半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今更爲異制也孝武卽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專鹽鐵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令一人一歲之中大倍多於古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

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什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屬以叔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戍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疲癃音隆咸出罷癃者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

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遂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〇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

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斯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在公反）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

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藩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割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大理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覈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

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

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並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

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卽今時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皆王畿理在建康徐州晉並理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桂州理始安今郡名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吳郡會稽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最貴者）

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其品第高下不倫當時輕重爲差既略不可詳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作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

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

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儉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泰洛荊河懷兗陜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

四斛九斗蘗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

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所州郡縣悉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

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從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僮幹若今縣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

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遭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

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

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

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須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

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
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
停防十一年江南及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
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
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
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
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
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
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
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

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
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
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
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
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
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
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
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
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
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

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
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
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唐武德
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
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
役之限二年制每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
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
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
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
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

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
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
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
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
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
年二月勅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
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后長安
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
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
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
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
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

百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濶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勑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準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

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準令布帛皆濶尺八寸長四丈爲疋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絇麻三斤爲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勑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

月勑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

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還應輸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

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五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仍應差丁充日直并停

賦稅二 北堂書鈔

底慎財賦書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壚也底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

以諭九稅周禮掌蠶云云鄭曰聯告也

以桑為均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

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

徹田為糧毛詩云度其原隰徹田為糧以為國十一而稅為徹也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市廛而不稅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山林藪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淳鹵之地並以為稅多少為差有賦有稅

四郊人民分時徵賦周禮閭師職詳通典

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九賦斂財賄周禮注云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猶給也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工

歎召救言厚斂取怨於人也政煩賦重　財匱人怨　下若不足
上將疇依　政先圖人　非貴聚中　苟以利之
爲利、豈曰人而愛人　不能非卒其中　誠恐斂
歸於下　陳裒斂之謀　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　斂
將若何　出三之令　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　君
孰與足　雖竭川而暫足　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
堪　其傷多矣

唐類函卷七十終

唐類函卷七十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松陵宋紹祚校訂

政術部九

鹽鐵　榷酤　算緡　關市征　山澤稅　雜稅　貢獻　職貢

〔新貢賦附〕

○鹽鐵 杜氏通典

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 謹正鹽筴 正稅也音征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　百口之家百人食鹽　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吾子猶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曆也 曆數 鹽百升而釜 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爲釜當米六斗四升 令鹽之重升加分強　釜五十也 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 升加一強　釜百也　升加二強　釜二百也　鍾二千 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 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　千鍾二百萬　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禺筴之商日二百萬 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 十日二千萬　一月六千萬　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

（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入籍錢三十凡一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令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所其常籍入之數適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

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沮薪（草枯曰沮）煮水為鹽（煮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謂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試以農事為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從所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本國無鹽遠饋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盆者煮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煮鑄及出納）除故

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爲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令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定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

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幷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畜下藏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

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

燕齊土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

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悝貴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售斂爲之豫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者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

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郡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隷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

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

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

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

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準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二千石以上準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準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九百石以上準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

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榷酤一杜氏通典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爲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升四錢孝元時貢禹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王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而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爐以賣(爐賣酒之區也以其高形如爐故取其名也 讐)月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漿也 酨才代反)給公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榷酤三（帖白）

文學請罷(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酤賢良對策請罷榷酤)丞相奏罷(昭帝田千秋)王莽計分利(詳通典)進王使為賈(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為賈人榷之入多於租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併所家賈賣之價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者)奪利於民斂怨於下　陳羣臣之謀　收榮公之利　雖利在其中　而斂歸其下

○算緡(杜氏通典)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言緡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愆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 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大抵被人偷竊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者沒入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前所置官分掌）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置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劵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劵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

○關市征 帖白

無索（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順陽氣敷縱不難物）　不租（年不順成關梁不租）　孟春易（月令孟春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姓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孟冬謹（月令孟冬戒門閭修鍵閉謹關梁）　市廛而不稅（市廛舍而稅其舍不稅其物也）　關譏而不征（譏察而已不征稅也此殷制）　司關掌其征（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廛人入其斂（掌斂市布而入于泉府）

○山澤稅 帖白

徵羽翮（羽人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之政令）　徵齒角（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　一曰山林（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羽物）　一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不稅童枯（山澤童枯則不稅）　其利浦魚（周禮掌水澤之利也）　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注列遮列也雖不賦尚禁山遯）　魚不加租（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比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自漁而不加租帝不嗯之）　有司收水澤之賦（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謂隳蛤浦權之屬）　寄民幹山海之貨（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斡山海之貨注斡謂主領之以致富羨利佃人也）

○雜稅（杜氏通典）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大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

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今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知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發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税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賨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克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

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爲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泛散害人損政實

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税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税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税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税有差○北齊黄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税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

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税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税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税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税○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税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税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税之自是商旅無利多

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旅牽船過處準斛十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　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貢獻一（初學記）

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注鄭玄注獻致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篚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鹽絺（絺細葛）海物惟錯（雜也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怪石石之似玉者）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使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羽畎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嶧陽孤桐（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濱浮磬（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篠簜（篠竹簜大竹）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砮（砮石中矢鏃）丹惟箘簵楛（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也）包匭菁茅（菁以為菹茅以縮酒）豫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似珠）兗州厥篚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而貢也）青州厥篚

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徐州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揚州厥篚織貝（鄭玄云貝錦名）荊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揚州錫貢橘柚（小曰橘大曰柚）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荊州納錫大龜（龜尺二寸大龜出九江是也）又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鄭玄或為賓皮帛之屬）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帛）五曰材貢（木材）六曰貨貢（金珠龜貝）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斿貢（羽毛）九曰物貢（謂九州之外各以所貴寶為摯若肅慎貢楛矢之類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靮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

事對

純牛　文馬（周書成王時西戎獻文馬）

江魮　海貝

青帶　白環

火鼠　冰蠶

蔗一節　梨三箱

未及彩色餘辨所出無一兩數十碎節以獻御魏武帝嘗爲兖州牧上書曰山陽郡夫梨謹獻甘梨三箱 **丹砂** **玄玉** 周書曰成王時西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十諸靈龜陰谷玄王鄭玄注所貢之物 **白鷳** **丹鵲**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鷳各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拾遺記曰塗脩國獻青鳥丹鵲各一雄一雌 **然芳茂** 卜 **遐蔓苔** 郭子横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門于閣上然芳茂冥記此草形如麻奔盧國來獻拾遺記曰晉惠帝時沮梨闐貢蔓苔色如金紫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大宮人有幸者以正苔賜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桴苡** **荃蘗**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亦西戎之別食方茂閉有身洞冥記曰光和元年皮戲國亦名皮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蘗亦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紈也握之一片滿馨香婦人帶之彌芬馥也 **香橘** **文瓜** 楊孚異物志曰橘爲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裹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 **古黃馬** **玆白牛** 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園古黃之乘孔晁注曰犬戎西戎之遠者又成王時大夏獻玆白牛玆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合枝李** **同心梨**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詠獻同心梨 **吉光裘** **昆吾劍**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紫玉壺** **青金鏡** 交州新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卽水精也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貢獻二

北堂書鈔

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箘簵楛三邦底貢三物皆出雲夢 **五官致貢** 曲禮鄭注云貢功也享獻也 **任土作貢** 禹貢孔安國注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任圃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鄭注貢草木謂非果蓏之屬 **獻其所有**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畢獻方物** 書旅獒云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任貢物** 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制地貢** 周禮大司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鄭玄注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 **定九州入貢** 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判土田各因遠近賦貢棐 **以九貢致國用** 詳初學記 **各以其職來貢** 說苑云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獻宜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遠致物也鄭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 **內金示和** 又云內金示和鄭注此所貢也 **加璧尊德** 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鄭注享所以贄也 **來獻其琛** 毛詩泮水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注保遠也琛寶也元龜長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 **來獻瓊玉** 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獻其白琯** 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西王母來獻其白琯佑食之民昭然明視 **獻常滿杯**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 **獻千里馬**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獻朱鬣馬** 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閎夭求美里太公與散宜生

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旋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靑宮茅柱實興國之淸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年願躡鴻居之代漢文提爲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爲官符肇建寶命初登春彼王公多爲進奉莫不能歌令節較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蘂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翦翠長紅飾三春之草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鄽開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蠹害非輕言念於玆深撫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唐類函卷七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西吳潘龍翰校訂

政術部十 漕運、均輸、平準同載 平糴 常平倉、義倉同載

○漕運 杜氏通典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爲近賦物輕而精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運載則費百倍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 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兩也音晚 起於黃腄 直瑞反又音誰 琅邪負海之郡 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 轉輸北河 緣海諸郡皆今轉輸至北河也 黃縣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腄縣今高密郡琅邪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謂京師之官府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鐵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

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

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爲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爲然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東流入于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

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

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
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許昌屯田）○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
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illegible]）懷帝永嘉元年
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illegible]）成帝咸和六年以
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
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
共供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
（揚州今壽春）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
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

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
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
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顧車牛
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
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顧價布八十匹河東一車官
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顧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
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
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二車車取三
匹合有三十九匹顧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

以成船計一船勝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
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顧價遠者五十布一
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
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
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
雜事計一船有勝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
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
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
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
運唯達溫陂其陸路從溫陂至倉門調一車顧絹一

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
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
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
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顧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
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
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
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
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
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
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

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石効充其說則附閱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濬洹夷路（洹音桓）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

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所有鉄且賃假充事比之鄉車交戍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蹔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

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牽屯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山即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費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

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邵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

引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
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
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
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
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
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
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
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
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栰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
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
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
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
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
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
十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
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
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
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
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
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
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
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
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
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
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
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
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

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
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
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
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
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
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
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
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
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
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

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

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廻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

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

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爲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于漕渠每夏大雨輙皆填淤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

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均輸一（杜氏通典　平準已同載）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隴西之丹沙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

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
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
便百姓適委財而調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
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
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
不足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
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
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
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
圜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用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
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也今開賒貸張
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
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
菑宛成都邯鄲故趙都今廣平郡縣臨菑故齊都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
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
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

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
有盡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
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
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
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
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卬貴過
平一錢卬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
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
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
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

之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
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
督臨淄姓偉等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
通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
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殺之將鹽為食殺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
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
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卬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
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卬於市
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

然也故幹之弊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寳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illegible][illegible]所出運之自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均輸二（白帖）

弘羊稍置（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置均輸通貨物諸所輸於官者令去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張林請立（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議比賈販而止）賜均輸（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上賜洛陽均輸地以列肆使食稅終身）置平準（詳通典）籠貨　委輸　輸販　權販　作法於貪其敝何救　以義為利則人不貧　昔邊鄙或聳猶假贍用　令役由其休以資興利　興權筦之利誠欲豐財　商聚歛之臣則為傷義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　比於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平糴一（杜氏通典）（常平倉義倉同載）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穀價而收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一蓋出於此今言大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

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糴三百碩此爲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長三百碩官糴二百碩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糴其五十碩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碩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碩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碩今小饑收百碩收三分之一也中饑七十碩收一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碩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以官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歲數

豐穰頃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中

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縣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壽春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尋陽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郡)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理廣陵今郡)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

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兒勸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制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剏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

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

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
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武德五
年廢常平監八年勑諸州十稱京大府校貞觀初尚
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
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
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
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
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
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

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
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
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
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
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
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
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
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
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

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
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
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為義倉其商賈
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
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
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二碩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寶
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
十碩

平糴 一 帖

管子輕重 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蓄賈游于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散斂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也 李悝
平糴 詳通典 弘羊均輸 詳均輸 壽昌常平 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善為算
請邊郡築倉名曰常平 詳常平 農末俱利 史記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
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故相貿易關市食之 公卿多便 後漢劉般字伯興為金吾將軍
帝欲置常平倉公卿多以為便般以常平外有利人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 萬
國作乂 有從來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
利尚閑 諸侯莫能 備多以常平請罷無與人爭利皆
作乂
罷之 聚多益寡 稱物平施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潘龍翰校訂

政術部十一　選舉　考試　貢舉　徵聘　辟召

○選舉一（杜氏通典）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副寫一本）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爲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中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宦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宦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憫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爲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興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殺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其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元朔元年又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條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鄉風時外事四夷內興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居者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與敖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

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
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大官
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
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其人故加惡謚繆音謬其爲勸勵也如是故
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
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
法詳續考○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
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

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
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
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後漢光
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
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
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
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
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攺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部
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
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

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
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
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誇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
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
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改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
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
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
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
事以四科辟士此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八奏四科補則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

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牒狀舉非人
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
郡二十萬幷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
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
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又制緣邊郡口十萬
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
下三歲一人惟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
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
淸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
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諸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

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

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

氏如以三互自此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

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書其板舉主保之（其督郵板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者某官某甲保舉）○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傳淡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有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僞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晉依魏氏九品之制

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詳考績）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爲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帝乃使玄草詔進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

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云云
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
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
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及劉頌爲吏部
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
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
爲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豔欲激揚清濁別其賢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
穢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豔用私情坐自殺○東晉元帝
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
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
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
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
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
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
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
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
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
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帝不

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齊尚
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
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
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
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
盡問患以常文形言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
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晉宋代限年之制
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爲
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
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
浸以成俗○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
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
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
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
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
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
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
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
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
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

勲別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闕則補
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
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
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其貴賤別內外隨
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
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
別發詔除者即宜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勑可黃紙寫
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
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
尚書上省拜受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

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而白官無復考校殿最
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
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
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
居中上表叙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
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也
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 初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
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
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郡
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
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
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 又季孝伯
選郡人名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

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
且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于部主簿到官月餘曾乃之
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
憂也遂還家 又郭祚爲吏部尚書將黎清重官
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郎云
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多招怨讟然
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
倫仍不才舉○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
自考覈以爲黜陟 具考績篇 ○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
五不聽入仕 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
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 又韋伯昕
兄子揚爲吏部郎性貪婪賣官皆有定價 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
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

選曹者則闕而不置當時再爲簡當頗謂得人及宣
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
故或有藩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頹紊至正始
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維類冒登清流遂令
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
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
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
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縣膀於衢會期屠害
彝父子不以爲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
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

投擊臺閣聲如雷起京師懾懼莫敢討遏遂聚火號
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
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毆始均投火中灼為煨
燼仲瑀被創以免彝一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
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覺知聞者驚駭靈太后
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
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
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
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
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

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
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
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
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貢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
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任○北齊
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
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服乘輿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
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
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

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
選數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
其弊也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
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
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孝昭帝皇
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
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
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以在朝倫沈滯未用
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門望之人中銜未釋其高
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

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根資方充舉限未
薦之文皆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
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
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
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除轉通計後官日月合
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
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久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
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
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
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

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爲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

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監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煬帝始建進士科又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筭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

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爲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

制始令衆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云四方珍貢列爲庭實而舉人不厠其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於垛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懸廣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二尺懸高以三十尺爲限列坐引射名曰長垛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爲埒其長與垛均綴皮爲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爲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儀貌不失者爲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爲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爲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之道俊傑並用宗敬之儀不可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者准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剋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

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並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爲進士李權文章大爲權所詆訶帝以郎官輕故移於禮部遂爲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如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來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通者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訓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

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勑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

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illegible]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illegible]簡書[illegible]）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勑授凡制勑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選始於孟冬

終於季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唱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人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自

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沈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法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

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故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者皆司試判不書要通同注官此則試判之前也後日月淺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將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夙歳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

選舉二

觀國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語郊禮凡語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開律衛臻典選舉蔣濟與書曰漢以亡虜為將周拔漁父為太師何必守文答曰古人遺智惠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開拔奇之律使天下馳騁也

獻替周禮詳通典

畫餠魏盧毓為吏部尚書諸葛誕鄧颺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侍郎詔曰莫須有名以名如畫地作餠言不可啖也

給食武詔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儒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注借計吏也

鴻漸于陸下羽漸進之義

鹿鳴選舉令諸貢人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堪者不限其人數其中送之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

烝我髦士[illegible]進

縻爾好爵我有好爵我與爾縻之

[illegible][illegible]數人山濤為僕射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再居十餘年一官缺輒啓數人擬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曰山公啓事也

光治行下戊字姓潛仲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先治百姓然後授用

莫不廉節太祖為丞相司空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心之士殊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能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莫不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迎以爲客乃出 陳氏三君 陳寔父子世號三君
每宰府辟命嘗同日至羔鴈成羣丞掾交至當世榮之 治國之道 白虎通天子聘求士者貴
議治國之道 三旌之禮 聘士之禮 賁然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沽諸 求善賈而沽諸
在谷 及門 仕進之門 鶴書 漸帛 詔書 僻命 仄
席之求 軟輪之聘 賢遺林藪 帛賁丘園 縻
之好爵 寘彼周行 德成而上 祿在其中 旁
求俊乂 兼濟天下 聘以尊賢 仕而貴義 聘
丘園之耿介 辟郡國之賢良 將弘濟濟之多
必在戔戔之賁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玄豹隱霧雖欲退藏 白駒在場亦宜

維縶 〔不起〕 洗耳 許由隱於箕山堯聞其賢聘爲九州長由聞其聲乃洗耳於潁川之側
圖形 後漢桓帝徵姜肱不至遣工圖其形狀[illegible]室以被韜面竟不出 飲毒藥 公孫述聘
毒藥徵李業[illegible]欲誘我以高位重爵遂飲藥而死 哀明膏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而死有父老來
哭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天年非我徒也遂出不知其姓名 神龜曳尾 楚王使使聘莊
周周謂使者曰吾寧曳尾於塗中逍遙 鳥獸同羣 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爭田自
汚 高鳳自言巫家以辭徵命復恐不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汚 爲賈自穢 王烈太守欲以
爲長史烈爲商賈自穢得免 願守所志 後漢周黨字伯況好清節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
衣穀皮綃頭及引見伏而不謁因陳願守所志帝許之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
愍勞官職 昭帝徵涿郡韓福至年老賜帛冊書曰朕愍勞以官職之事大夫貞歸修孝悌以敬
鄉里行道傳舍縣次具酒食從者及長吏存問八月帝賜復衾飼以中牢 穢累名位 七命曰名

穢我身位累我躬 守箕山之志 王莽徵薛方方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陛下與唐虞之
風臣亦欲守箕山之志莽喜其言不彊也 抑衒進之風 公車詔揚秉位者並稱疾不至有司
劾大不敬正罪閉景還詔等議秉以退讓爲節誠違仄席之望然遂遁退跡是抑衒進之塞明王之世必
有不召之臣也 稱名不稱臣 後漢王霸字儒仲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
天子有所不臣 可見不可詘 李彊爲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
此人可見而不可詘及相見乎不敢請爲從事 雖全獨行 儒有特立獨行 且亂大倫
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唐堯高許由之風 詳上 漢帝重嚴
陵之志 後漢嚴光字子陵光武欲授之官子陵曰昔帝堯大聖許由洗耳於河濱今臣欲效箕山
之操陛下遵帝堯之跡光武雖重之 迷邦非仁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不仕無義 樂而無悶 寵則可驚 不事王侯 高尚

其事 有輕軒冕 從吾所好 與子偕隱 雖勤五反
之命 終傲三旌之禮 宜欽高士之風 難奪匹
夫之志 與夫俛俛從公 未若逍遙樂道 偃仰
以沐堯曦 棲遲而歌舜塗 時有昏明理亂 道
包舒卷行藏 閉門却掃以慰餘人 結宇幽巖 時
堪養性 育白駒之德亦悦遂時 縕玄豹之心 猶
思避世 抗高尚之風 則宜矯俗 遇休明之日 安
可迷邦 杖藜含粮 雅衍三徑之歡 飲水曲肱 取
逸一瓢之樂
○辟召 州白

掄材之際審輪帳之必分　懸藻鑑之鏡而取上求縕擿鍾之鳴以待下問

【詩】梁劉孝綽等侍賢堂監策秀才聯句詩曰雄州試異等揚庭乃專對顧學類括羽許文若錦績（劉孝綽）滋蘭成秀畹照車光亦非攝官惡辭帶疲痾謝名單（盧）乙奏飲餘列甲科光往誠深奇無絕蹤孫淹有遺槃（伏挺）春風迴宛轉還光乍明昧列秀總中筵拏若盛（王）代（王瑩）如輪疾影響裁浙侈矇昧雕龍既已彰青紫行當佩（王訓）從然悅玉響尚桑亦蘭縡廣川良易追淄水非難配貢士光相門投賢蓋幽蹇寄說迎無窮借書心難許來彥名東西囂亮更出內康哉信在今伊余事耕耒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慈谿羅　廪校訂

政術部十二

（薦舉　舉親　舉讐　舉賢　舉賢　自舉　歷相對附　至公舉　失所舉　坐舉主）

○薦舉一（藝文類聚）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　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于楚王曰舉而授之政國可使寧莊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

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新序曰虞丘辭位進
孫叔敖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但與賢相語不
知日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
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
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詳奉使　漢
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　又曰
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
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又曰
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

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
侯力也　又蘇武傳曰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位召武待詔
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　漢雜事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
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
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
蕭何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
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

上徵興爲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
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後
漢竇章傳曰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
同好更相推薦章薦馬融文云奕世不刊之文斷金
之佮良　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
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虞詡
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
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

者汝潁固多奇才誰可以繼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
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
酒　吳志曰孫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
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
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
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
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
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吳
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僻隱幽居世

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知武可以折衝一旦與吳王論兵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三輔决錄曰游子殷為郡功曹有董子張既為書佐殷祭巽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為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為漢興太守

薦舉二 初學記

大戴禮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爵地俱削盡也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

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使人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漢書博士官選少于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諸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材異等輙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謂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

國學高第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

薦舉之制 事對

登庸 亮采 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又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薦白屋 揚紫庭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才家劉現薦任尤文曰伏見別駕從事任沈藏量簡大執心貞周使現得對揚紫庭必能撫貿霜露增崇台雁任蒙亮采以弘急賢之義

方正 孝廉 上詳前敘武帝詔曰令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

齊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儒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齊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庭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議放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諾

六選之首也而務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之便設扳於內出則此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賓充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漢書鼂錯策曰下臣充賦

弓旌 **蒲帛** 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堯有建善之旌漢書曰以安車蒲輪徵枚乘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舉直諫 **進奇謀** 上詳前敘漢書曰魏無知既進陳平漢王以為從將絳侯說之云盜嫂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令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令楚漢相拒臣薦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且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貢天朝

薦宰相 虞預晉書曰何楨字元除為弘農郡守有楊賢生為縣吏貽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趙彤刑得曰及郡脩武趙君年三十七四為宰相不就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為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狀輿激脩以光歲貢

式行察 **化凡服**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陳忠上疏薦劉愷曰伏見前司徒劉愷須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進退有度百寮景式海內歸懷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桓溫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俾流九服知化

丹墀珥筆 **紫宮論道** 杜預舉賢良方正表曰案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謇諤匪躬之節陸雲薦張瞻文曰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綜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瓌實清廟之偉器

增輝日月 **垂光虹蜺** 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北堂書鈔 **薦舉三**

三年一貢士 儀禮云纁二束帛五諸侯三年一貢士

三歲而貢士 鄭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 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貢之宰相 荀爽云陳季方才能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也

薦之府門 先賢傳

薦升公朝 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薦良能 吳志華覈傳云褒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推賢士 後漢劉騭傳騭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貢賢士 鍾離意傳云揚州刺史夏君辟意云刺史得京師書問刺史何揩王豪之爵不貢賢士乃表上尚書舉為茂才

舉遺逸 王逸臨豫州教云舉遺逸於山數黜奸邪於邦國

不如音 漢書王鳳傳鳳病天子自臨問親執其手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至親皆僭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敢以死保之

無如玄 晉書謝玄傳云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無如法

除吏 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達賢 黃石公三略

表賢 范曄漢書云曾丞為州吏務在表賢

表能 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章法三曰一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能

舉賢置之 禮記禮器云先王尚德尊道舉賢置之

眾無失才 王隱晉書云山濤為吏部舉選周遍百官舉無失才所奏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趙岐博古 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

胡既至行 魏志明帝詔舉中書郎吏部尚書云云

外舉不避讎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平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內舉不失親 左傳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祁大夫所不能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明光**

進荊軻燕丹子云光謂荊軻曰太子傾心於足下訓軻曰有鄙志嘗謂心合意沒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

翟璜薦樂羊韓非子云翟璜薦樂羊守中山**桓範薦管寧**桓範表云使寧病不能乘養不循爵祿稱病

山濤舉氾源山濤舉氾源為太子舍人書曰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見張敞與朱邑書**薛宣達於從政**漢書谷永上書薦薛宣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竊見薛宣云云

咎繇才宜佐時吳志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以成功業不可令去**寇恂文武備足**東觀漢記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走河內難其守問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

鄧殷道識文武山公啟事云太尉長史鄧殷云云**桓譚**

才學洽聞東觀漢記宋弘薦云**賀循才鑒清遠**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云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

有智謀諸將鮮及東觀漢記鄧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才義宰相之儁**山公啟事云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勗云云**按以千里之路**應璩薦賈琰云**歸以公相之位**汝南先賢傳云鍾皓字季和為功曹太丘陳寔為西門亭長會辟公府皓曰寔為海內高名在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將軍所舉得人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外國所苦時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威衰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侍衛崇尹皆宜抱玉山濤云太子左率侍衛宜威重石崇孫尹皆其人

朝君不如貢賢琴保曰史魚薦遽伯玉於靈公未用史魚有是言也**薑桂因地**

不因而辛新序云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善治國家者**

其必管夷吾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乎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前漢韓信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罵曰若亡何也對曰臣非敢亡臣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郭奕王濟誠亮美才山濤云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云云

裴楷王戎皆其選也晉書裴楷傳云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清真寡欲物**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不能移嵇含與年平書云處士**生厲養門**

援翟特立處士生厲養門云云**確然難動社稷之節**桓譚

薦徐宣云竊見尚書徐宣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帝以宣為右僕射**秉節持重有不可奪**東觀漢記杜詩云竊見大司徒伏惠公篤信好學云云

敦風篤俗遂學弘達文士傳云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東都處士成公綏云云**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見孔融薦禰衡表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漢雜事云傅喜為右將軍傅太后預政事喜數諫之后不悅喜上印綬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云云**使衛立朝必有可觀**孔融薦禰衡云

為世表儀宜備司空典略**果勁不撓宜為御史**山公啟事云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云云

質直威重宜備諫官漢書張禹奏云司空掾彭宣云云

方毅廉直宜拜尚書後漢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云云

得人權心任為大將王朗云幽

父殷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官欲舉爲孝廉辭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之

郤詵糾崔洪 晉崔洪字良伯薦郤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詵還奏我是擧弓自射也詵聞曰趙宣子擧韓厥爲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曰可償我矣崔侯爲國舉才我唯法是視公亦洪聞重之也

周擧劾左雄 左雄爲司隸擧稱職後雄又擧馮直爲將而直嘗以贓賄罪擧劾雄雄悅曰宣光奏吾不失擧也

行知人之察 丙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度于定國執憲議詳平也陳萬年篤厚於行後皆稱職上以爲有知人之鑒

廣得才之路 山簡字季倫領吏部上疏請公卿各擧所知廣得才之路每聽政曰令公卿先議選擧各言所見鄉邑尤異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朝廷從之

以事以德以言 禮或以事擧或以德進或以言揚

待聘待擧待取 禮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忠信以待擧力行以待取

旁求　上薦　推擇　搜揚　非常之才　不次之用

登庸羣材　允釐庶政　始以名稱　終因事擧　道既日彰　賢亦歲貢　常側席之求　膺及門之選　既升歌於鹿鳴　將掞武於鴻漸　請效禹稱善人　庶使衛多君子　人代天工　雍熙可致　王司賢爲國寶　久陋必揚　君子于時　實惟難進　考彼取士亦不易知　稽諸虞典　蕃九德而擇賢　考彼漢章　懸四科而取士

詔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咸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實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工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長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

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表 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甍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頻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姦猾之不散擧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

衙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魏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與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帝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

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魏殷褒薦朱倫表曰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

得毗佐銓衡冀亮右曹濟濟之覲足用華國　晉庾
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旌
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帝基
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伏惟無明敭之
稱空谷發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曹櫪之下賛
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
毗賛皇極敷訓彞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
聘賁帛歸齊頌聲既興咸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
廉平將齊毛介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
非往哲識愧前修輕陳聽覽伏待鈇鉞　梁沈約薦

劉孫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輦轂交軫
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拓未採管庫
遺賢執戟忘疲倚軸不息　又舉胡元秀表曰竊惟
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
新城王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
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獷
敵却沮強胡臣實務懦不窺武節昧罔輕言伏懷悚
懼　梁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
樂化俗移風當扆思治分宵夢想枯岸之珠既論潤
山之玉巳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

能斧藻長川琢磨結髮就賢擔簦求學鄉黨慕其所
采朋友知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乎西杞婉
使聯事宗伯損蘭建禮廣川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
非比水職豫搜揚而竭說門先自鄉曲　又爲江僕
中薦士表曰臣聞大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
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吹則琴在奏則殘殺自
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
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頻涉書記爛閑刀筆前掛縣
泪渾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吝細衣若處以百里之
邑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又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

避族非欲與姓居後知人爲難寔緣所悉而薦　北
齊邢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
臣聞逆舟歸於積水致遠任於逸足未有消滄之流
可成舟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袁
先人之敏請同虞仲退身之義且官臣其民望時宗
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象俊乂蕉淅既茂枝葉是繁
故以學窮務略材高梁魏詔吴司朝僉諧允在伏願
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illegible]魏應璩爲和虛則殷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
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

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處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挺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牋曰琢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俊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滅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逾泰趙飛駟絶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

亦宜然　晉庾闡爲庾亮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片木之微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交字永延敦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者一邦若得驂軏鑾衡服寔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啓　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鶯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

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照領亦俟常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照滌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宇彼爲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棘龍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梁任孝恭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丘水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衛多物色闕屠夢想巖穴故巳天不愛寶野無遺賢慚伊宣皇猷俯罄愚藪覘察衛問詢事無不可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並聞絳闕炎炎青蒲

敎　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敎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舊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踈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輔政者所在搜揚以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爲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密夔於根矩長孫入境明發於能白此境二固與衰台越舊都漢開奕別分星畫部風斥泱泱衣冠斯盛其川岳所産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故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

尚猶往相望於唯嚴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 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王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僕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是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聰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舉親 帖白

內選 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內稱 禮儒有內稱不避親 祁奚舉午 晉平公問國無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為比 謝安舉玄 晉以苻堅寇邊朝廷求文武將鎮禦其方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與玄不協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臣願任子 呂氏春秋魏公叔痤患王問之公叔曰臣與子鞅願任之國政若不用勿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叔許也後鞅果西入秦秦用之而霸魏竟弱也 姊不舉弟 義縱少府與張翁俱攻剽為群盜姊以醫幸王太后后問有兄弟欲為官乎曰有弟無行不可後拜中郎 唯善所在

雖親何傷 魏舒與魏成同縣罰成歎曰吾與成也同縣人以為黨乎成歎曰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仲尼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也 唯賢是求雖親必舉 叔向曰祁奚內舉不失親

○舉舊 帖白

選於舊 楚君之舉也外姓選於舊 舉其偏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死晉侯問祁奚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注赤職子也君子曰舉其偏不為黨偏黨也 多用鄉里 魏許允為吏部郎多用鄉里人皆當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試察有不勝任者臣當受罪帝使察允所用皆當職乃釋允吏賜衣服 皆受本國 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河南俗黨五官功曹典選職皆授本國人無用異邦者嘏各舉良而對用之分曹分職而參以次者叢之多 擢宿舊 魏何晏遷侍中王選皆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不用鄉親 杜錫為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舉舊人子 朱穆字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桓虞辟召揖子翊乃薦子友代之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乖舊不仁 得賢有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拔連茹之茅不遺故舊

○舉讎 帖白

不避怨 禮儒有外舉不避怨 乃就讎 魏吉茂兄質為鍾繇所薦伏法茂怨繇不哭至廢終繇舉茂茂才識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之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為茂篤立者也 解狐得舉 稱其讎不為諂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注謂補解狐君子曰解狐得舉 叔向豈遺外讎 衆不避讎 許薦舉讎 害公非忠 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 敗國非人 君子謂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王生舉柳朔 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後舉朔

能守職免戾令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也 絕書屬 後漢史弼字公謙為河東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勑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大怒摧生數百付獄考殺之 不受謝 晉紀羊祜字叔子每為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 不失舉 左華為馬直直以贓罪劾雄雄曰吾不失舉矣 不薦門人 孔光曾恭事詳師道 不託邑子 尹翁歸字子兄為東海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謂邑子曰此賢將不可干以私 無有親疎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公言得失 詳失所舉

○失所舉 帖曰

敗國 傳爲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削戶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死不奔喪勃坐失舉削戶 免冠 宋弘薦桓譚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欣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席藁 史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為將擊趙為趙所困遂以二萬降趙雎席藁請罪 貌取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予言語之科而不仁澹臺滅明字子羽貌寢而賢 面欺 孔融薦禰衡表云人不易知受面欺之罪 好善不擇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謂用覽牛 有屬纇言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舉輒頭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議其舉者自僚內是也愼其所舉也 稱匪其人 周書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注言是爾不稱其任也知 非其人 陳寔字仲弓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太守此人不宜用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充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失舉寔終不言 王稽不上計 十范雎舉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雖曰不擇 張湯不奔喪 事詳上 雖入貢於鹿鳴 宜吞身於鷁退 既貌取而失人 何面欺而逃責 徒多稚士之名 終乏知人之鑒

苟於人而聽言 則衆事而失德 擇善得人必聞有賞 非才而舉安可無辜 始聽言而信行汝得人焉 又論事而稽功予所不者

○坐舉王 帖曰

雅拜 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賂侍雅拜有司以為說衆虛為坐左遷楚內史 任言 華陰丞嘉言大雲兼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為人臣國家設官明王愼擇嘉小生任言妄相舉薦嘉竟坐 貶秩 嚴延年察獄史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 治罪 相坐 參軍求挺監官有六百四正刑棄市罷救免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司直劉渾字大連劾抗請治罪 坐免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久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丹召曰何量丹之薄也乃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自殺 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薛宣未召昱妻受因家錢昱實不知後人言之昱慙自殺宣乃旌其柩也

唐類函卷七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総谿羅凜校訂

政術部十三　奉使　廢命附　使絕域　專命　殺使　迎勞

○奉使一　藝文　新錄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頫
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
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

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謹案此是文王為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
也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
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
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
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杜預注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
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
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
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
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弍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
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
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

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
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
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
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寡君有信臣下臣獲
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云禮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注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亦不受辭也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迓禿者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又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

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 說苑曰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臣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

緤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為慈父擊為孝子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久殊失禮儀　又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又樓護傳曰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也　吳錄云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煩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鉛鍔思不辱命也　晉紀云吳使陟琰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

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費褘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褘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褘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褘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方言曰輶軒使者採絕代方言

華嶠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紀察黜陟

為名揚虎兕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奉使二　禮學記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鄭玄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媺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　又風俗通云周

以補諸侯之災 鄭玄注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諸侯國有役口疾圍用不足故王遣使以財救補其災患也

入國問俗 曲禮云鄭玄注曰謂所行所惡也國城中也

聞喪徐行 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大以君命聞喪行而不反况病乎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為君當使人追代已以喪諭疾者喪尚不反况于疾也

循行風俗 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曰郃漢中和帝即位分遣使者銜行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嘆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

風舉龍堆 劉國曰令朝廷昭明海內寧靜空泠朱諭之使風舉龍堆之表

星向益部 李郃見前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大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進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遺珠一石 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握預手泣涕而別曰君寄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悲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

孔子適齊 孔叢子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云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習辭者吾欲辱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淳于到楚 說苑云齊使淳于髡到楚髡形體短小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十人劍欲斬無狀王王國吾戲子耳即與髡其欲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云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弘對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為管商之師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其王謝曰客問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論寡人之意也

展喜犒師 春秋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弊邑使下臣犒執事

陟璆奉使 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慚

見犀而行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以子託王以必死

見溷而行 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賊矣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

持節至匈奴 三輔故事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匈奴庭與其主約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

持節歸南陽 東觀漢記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陸賈使南越 史記孝文元年召陸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佗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相如使西夷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

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
蓋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
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
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晚日乘龍上雙闕
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束帶
盡欣娛誰言鶩鷁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
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旝事原隰負襄報成言西過
犯風露北指度驂騑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
譽嘉樹徒欣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罇樽人臣
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
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又
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垠興文成禮
樂偃武息民黎承之驅騏馬旌旃事鼓鞞右碑文字
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投瓊實有
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
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按輶軒賓榮君子燕
客勝我司存既美齊盟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
簪章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寒榆行隱路
津柳稍垂門日泛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
別淚不因猿所可緘懷袖力以代萱蘭　隋盧思道

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軒遂遠盟幽
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
霧揚龍節乘風迴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
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
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
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咽欲盡江雁斷還飛牆
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篤紵衣
賦　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乎開闢垂恩儲祉歷千代之盤古盛德形容廁周年
之奔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款塞諸戎重譯輶
軒遐復聲芳玄步旌節經過亘高禹跡衆皇華之盛
美馳廷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
羽儀於寂漠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
於四始傾偬侗於公子忘吝侑於信交入夙衆而張
旍濟龍沙而通貢縱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僑國之衛
使懷鮮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欲求揆
無肅而案轡嗟負恩之無力然若寘於發棟條辭東
平之樂善再賤汴川而遊息雲見千里之奔雅寄辭
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于螭異何德澤
之霈然罄丹愚之靡飾惡借吹於瑟柱絕長徑於恣

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毀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搆伯休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於齊竽冬棲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論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皐蘭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阯佇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

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覩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己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書 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乖勲西戎即叙前洲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賓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廿閒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而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口偉之器也昨仲將後來文敏篤誠保家之士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道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冑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緇道尺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儀徒勞夢寐僕世禀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濫私求替傳茲閫外麾蓋所臨寔宜慾遣足下剌舉一隅同

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第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則彼匈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酧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使絕域一　北堂書鈔奉使中摘出

王逸子云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

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焉經歷之知其俗始得大宛蒲萄苜蓿也　漢書傅介子傳曰介子以馬監使樓蘭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又曰成帝時段會宗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劍擊末振太子番丘還封關內侯賜金百斤　又匈奴傳云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又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也　又馮奉世傳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又蘇武傳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而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張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單于及

發兵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又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絆洞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使諭以威德約為置吏　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單于五原塞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使絶域二　帖白

暴骨　路溫舒蕭使絶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以言無可取　黥面　漢使王烏窺匈奴請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入穹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黥面單于愛之遣子入侍後使楊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　周禮夷使　四夷之使　漢令沒蕃　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傷入篤疾亦不追減聽終身也　蘇武典屬國　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不失節歸為典屬國　班超定遠侯　班超字仲升久在絶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終軍請長纓　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南越而說長纓以羈虜封傳注虜　張騫窮河源　張騫使外國窮河源　隨絶域之聘人　領天閫之歸客　千里有不歸之寃　殊鄉有哀苦之事

○專命　帖曰

越竟國非君命不越境　收邑　孟常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日有賢者時假與之矣後受施者自刎明孟常不反也　矯制　馮奉世陳湯矯制詳武功矯制　遂盟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　不至而反　汲黯字長孺上使視東越相攻不至吳而反曰越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之使　聞卒乃還　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君命為失禮故明言其禮又善不伐喪也傳　受賂折脇　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須賈以告魏齊以雎告國陰事得金擊雎折脇拉齒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使蜀將受金失官　作徒衣　鍾離意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不能行意移牒屬縣使作徒衣縣上狀意亦具聞帝善之　難從膠柱　行人將欲敗誅難從膠柱　徐偃鼓鑄　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義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日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郎死　汲黯發倉　詳書鈔奉使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論辜　馮讙　矯制發倉猶聞釋罪　汲黯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殺使　帖白

楚執蹶由以釁鼓　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楚靈王執之將以釁鼓　宋殺申冊于假道　冊使齊假道干宋宋殺之　楚子執解揚　詳奉使　馬超殺閻溫　閻溫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遣溫密出告救於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於冀城云東方無救溫偽許之乃將至城下曰大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寇恂斬皇甫文　後漢寇恂字子

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氣不屈恂怒欲斬諸將以爲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諸葛殺劉整鄭 劉整鄭爲諸葛恪所獲事與上閭温相類

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 宋樂祈聘晉不敬訖之詐廢命

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 晉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殺之非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〇遇讎怡白

不鬭 禮子夏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

遂入 魯使敬叔弔滕伯惠伯爲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伯叔父也忌怨也惠伯不以私害公故遂入

非忠 遇以私害公非忠也

不弟 居兄之仇避爲不弟

見讎不殺雖類寬身 不可以見讎而不殺傳

受命而行亦宜獲考 下臣獲考獲考謂事得成

皇華奉命 白刃相讎 捨則崇讎

報爲廢命 與夫失節 寧其斷恩 未復命於

飲冰 寧報讎於劍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宣之怒 虐我則讎誠謂一之

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唐類函卷七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檇李黃承玄校訂

政術部十四

〇功勳總載一 北堂書鈔

鑄器 周禮司勳職鑄器銘勳鄭注云勳功也有功者鑄器銘以銘之

鏤石 蔡邕橋玄鼎銘曰鮮卑入塞河朔虔劉度遼將軍始受旌斧鉞鼓之任鮮卑斂迹視事三年烽燧爰息兮不受彊馬不帶纓是用鏤石文武之勳

全關中 史記云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何第一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此萬世之功也

定天下 後漢書云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逮

若丘山 光武下馮異璽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之奔而殿亦何異也

著金石 杜篤吳漢誄云死而不朽名立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祭於大烝 周禮司勳職云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鄭注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之也

銘于景鐘 國語晉以蕆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

勒銘燕然 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嶱熙帝載兮振萬世

立柱林邑 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兩銅柱林邑表功

以功詔祿 周禮司士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案鄭注云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

以庸制祿 又大司徒職云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云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

范雎已極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

功績事圖合爵策勳 傳 列功綬過 漢書 汗馬之勞 漢高錄功欲先蕭何諸將曰何無汗馬之勞云云 橫草之功 終軍言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 方面之勳 賈復字君文常從帝征伐敵少立方面之勳 帶礪之誓 詳高 王功曰勳 輔成王業若周公也 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若伊尹也 民功曰庸 法施於民若后稷也 事功曰勞 以勞定國若禹也 治功曰力 制法成治若皋陶也 戰功曰多 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 五曰議功之辟 周禮八辟 七曰議勤之辟 皆謂有功議其罪也 輸力 左 計功 孤遒之勳 戊令之勳

戡難書之竹帛 茂勳銘於鐘鼎 痛生收功於童臺 驃騎發跡於祁連 揚雄文 效鏃刀之用立毛髮之功 展犬馬之效立方寸之績 並文選 周宣之代國人歌方叔之功列於周雅 漢武之朝詞臣美充國之績與於漢頌

○讓功 白帖

無施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勿伐 老子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不自伐故有功 老子 莫與爭 書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馬不進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牛不受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人拜之以牛不受夫子數之 魯連推 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取之是商賈連不忍為也 田疇讓 魏田疇字子泰從太祖北征為鄉導出盧龍去柳東二百里虜驚大斬獲封為亭侯疇讓封至數四有司劾疇惰愧宜免官公卿議以文子辭祿包胥逃賞傳甚其美原恩辭粟仲尼不與之子路拒牛謂之正義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優其節乃拜議郎 勸推不肯 趙充國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位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老臣不明言誰為陛下言者卒以實對 不言自知 賈復字君文未嘗言功帝輒曰君文之功吾自知之 介推不言 傳 陳平辭賞 平封戶牖侯辭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乃賞無知也 不敢先入 傳曰晉師伐齊師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何獨介居 後漢馮異字公孫為將進止皆有所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居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太祖悅之 魏任城王彰征烏桓太子謂曰卿有功見上勿自伐歸功諸將太祖果悅之 識者尚之 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勢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吳三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識者尚之 有勳不廢宜膺列地之榮 無功受名實懼貪天之罪

○伐功 白帖

伏弢嘔血 晉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吾上也 拔劍擊柱 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向背而坐爭功或拔劍擊柱上患之 銘滅邢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予被殺國子莫予敢止莊惡其不知恥滅同姓而銘以伐功也 矜平蜀 鄧艾字士載平劉多功頗自矜伐有識者笑之 駐敵之功 吳全琮與魏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孫魏將乘勝陷五營顧承與張休奮擊遂駐魏師琮子緒端因拔劍擊退後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承休為雜號將軍緒端為偏裨而已 平吳之功 晉書初詔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范通曰卿功美矣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有問者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前小下樂顧王渾能無內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術也 郤至驟稱 傳郤至驟稱其伐單子曰郤氏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王尊大言 王尊為京尹行縣上奏曰彊不凌弱各得其所和平之氣通云云御史大夫奏尊大

詩倨慢坐免自伐自伐者無功不行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克勝也伐功也不自尚禮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焉足驕漢伐南越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後東越反欲復使為其伐前功上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焉足以驕人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商書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

○銘功帖白

[illegible]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藏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防氏多矣何以為銘且大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銘銘天子德也下等從大夫故借人借晉力也刻石車騎將軍竇憲擊匈奴有功登燕然山刻石紀功班固作文銘鼎傳宋考父三命益恭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侮勒鼎孔氏四代有功于衛至孔悝又有功莊公美之勒銘以旌之也君牙紀周書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注太常王之旌旗有功者書焉以表顯也司勳銘功勳周禮詳揚其祖美禮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注自名謂稱揚先祖之德而著己名於其下酌之祭器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于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言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是以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稱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注酌之於祭器謂與酌其美著之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明示後世所以教後世為法也美所為謂美此人為此名也銘之金石取其不朽勒於鼎

鐘彝器　景鐘　紀不朽之績　垂無窮之文

勒燕然之石　雖表有功　鑄林鐘之銘　終為非禮

宋稱恭儉考父之銘　衛美勳勞孔悝之鼎

○許功帖白

疑兩豪[illegible][illegible]者竇林領護羌校尉治狄道為諸羌所信而滇岸出林降為下吏欺詐一奏上滇岸為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滇吾復降以奏第一豪俱與詣闕獻見帝怪之一種兩豪疑其實以詰林林辭窘乃偽對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止爾帝窮驗免官差六級漢書魏尚為雲中守斬首虜上功差六級下獄馮唐言之以特節赦尚增虜獲魏志文欽數有戰功增虜獲以徼賞與□□爭功增首級文許增首級檻車徵棄市石鑒虛張晉石鑒為豫州虛張首級詔曰用順以許增虜印殺縣歸田里趙序許增後漢揚徐賊起中郎趙序坐畏懦不進許增首級徵還棄市

○錫命一藝文類聚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周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又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毛詩序曰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馬四

卮九命賜弓矢專征伐　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禹治水畢堯賜之玄圭以其成功也　禮記曰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卣器也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范曄後漢書曰荀彧以曹操將欲其進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德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於譙表慨留彧

政術　卷七十六　十　錫命

晉中興書曰烈帝冲幼桓溫威震外內人情尊嗜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爲九錫使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溫疾篤宏以呈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溫薨錫命遂寢

錫命二 北堂書抄

命爲二伯 周大宗伯　廼加九錫　奄受北國 毛詩　撫征東夏春分之采物 左　錫之山川 毛詩　致於渠門 國語　賜之大路分以大旂 左傳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封於夏墟 左傳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密須之鼓　闕鞏之甲 上詳　釐爾圭瓚 毛詩　賚爾秬鬯　策功以命 毛詩　且有後命　賜盧矢 左傳　賜冕旒 東觀　命以天子禮樂 禮明堂　得賜天子旌旗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 左傳　諸侯獻功於是錫之 毛詩　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黻 毛詩　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 漢獻帝加魏公九錫　紀綱禮度藩國是式是以錫公大輅戎輅 晉恭帝加宋武九錫　紀綱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君大輅戎輅 魏文帝　經用道德移序人倫是用錫君大輅戎輅 袁宏擬桓溫九錫文　勸農務本嗇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 漢獻帝　務力勸農倉庾盈

政術　卷七十六　七　錫命

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 魏文帝　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漢獻帝　顯直厝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孫權　誠勇並著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魏文帝　式遏寇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 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　化民以德教民興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 魏文帝　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 漢獻帝　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 魏文帝策孫權　以虛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 桓溫　研其明哲官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漢獻帝注刻殿基爲陛以登城安也　任其才

能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魏文帝）官方任能維綱幽滯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晉恭帝加宋武）翼宣風化達人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漢獻帝注朱戶赤色也天子之禮也）宣美王化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晉恭帝）德音遠流懷義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桓溫）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漢獻帝）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盧弓（魏文帝）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盧弓（晉恭帝）龕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盧弓（孫權傳）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漢獻帝冊魏公文注鈇鉞皆斧也）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晉惠帝加齊王）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是用錫公鈇鉞各一（晉恭帝加宋武）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漢獻加魏公文注以圭為柄謂之圭瓚）誠肅為基恪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桓溫九錫文）溫恭孝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

錫命三（帖白）

九命（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則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長也諸侯方伯也）

十錫（蜀志諸葛亮有勸受九錫者亮曰若滅魏後十錫可受而況其九乎）周遷洛邑之命晉文（詳類聚）漢孝許昌始加魏武（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始加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事既行於叔世　禮難議於聖朝

文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廟乏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

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

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明德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藩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纘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旣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太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長鶩薄伐崢嶸獻捷南夔太憝折首羣逆夷

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龕擊癘妖則鋒無前對非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正方位納之軌度繩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玆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晉焉今進授相國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光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三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嘗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衮裳之會

九合一匡猶懸於斯禮也臣實謝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為緊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illegible]功無可勸　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況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修而懸形覩往德而脅慮也

○賞賜一　初學記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玄禮記注惠也見何晏論語注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又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鬯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

事類　[illegible]

千鍾　史記曰趙列侯好音鄭歌者二人賜之田人萬畝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家語

金鉤　玉玦　東觀漢記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珮　謝承後漢書曰馬勛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illegible]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駁犀[illegible]具綬佩刀紫汶綬玉玦

紫綬　青裘　上見玉玦汪　葛洪西京雜記成帝好為蹴踘羣臣以蹴

踘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武帝於是召青為建章監侍中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　魏志曰明帝常夢見后於是差次男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甘田　蘇宅　史記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漢書曰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寖遠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曹植表所詔曰皇帝謝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世諸帝猶此衣被使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今以行三種賜王

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
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明德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也 計功
平淮南子曰忠臣之事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南陽 玉
壺 上許金錯汪張敦篇銘存銘曰南陽太 金筒 守鉋德有銘所賜珍奉計蔡為作銘曰武陵矣
苟筒爰藏寶神金纓組僂文章曰信 金刀 征組表應奉金錯以大一具 珠劍 謝承後漢書作
州刺史昭太后賜錯刀以大珠一具應遠約 宋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
受北國 啓南陽 毛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以先祖 注韓侯入覲宣王左傳曰晉侯朝
舊職錫以追新受北方之國也 丁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賞賜二 北堂書鈔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衆 桓範世要論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周禮注言合於善有以賜之 黄白氣出張天子賜諸侯 黄白氣
入心天子受賜 黄白氣入張天子賜□ 黄赤氣
入張天子賜客 已上並雜氣經 悉賜有功 魏志鍾繇傳 班賜羣臣
賜及妻子 東觀漢記 賜爵一級百戶牛酒 八十已上賜
米肉 九十已上賜帛絮 賜孝悌帛 賜鰥寡絮
劉漢書 特賜御 東觀記 御府供給 桓階別傳 賜御府衣 續後漢書 詔賜
御衣 漢晉 賜衣自服冠幘 東觀記 解所御袍賜之 魏略 卓茂白
修賜衣一襲 漢晉 桓階長者賞衣三十襲 桓階傳云 杜林私
見乃賜衣被 范曄後漢書 朱寵家貧賜以錦被 謝承後漢書 賜鶴
綾袍 宋書四遣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以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靈壽杖 漢書 賜延年杖 續漢書 賜桃枝
賜以君人之服 魏武帝 賜食于家 漢書 賜食于前 東觀記 詔賜奇果 華嶠書 賜以甘
果 魏武秋獻 伏日賜肉 漢書東方朔伏日詔賜從官肉朔拔劍割肉上詔令自責 南至
賜餅 裴松之表 延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漢書 卓茂束身
執節賜安車一乘 馬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 致
宛馬一匹 並東觀 賜所乘驪馬 後漢世祖以所乘大驪馬賜將軍忠 賜驄
馬一匹 皮仲表 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劍 東觀漢記 賜龍
州□ 漢書 賜碎兵鈎 東觀記 賜明光鎧 曹植表 賜以素矢 皇甫謐 賜十
鈴旄 魏武 賜玉五瑴 春秋傳晉侯朝王賜之玉五瑴 賜珠三升 黄
金 爾治政有異賜金百斤 漢書 周勃身入北軍賜金五十
斤 漢書 郭修手刃蜀將賜銀千餅 魏志 馮緄平荊州賜錢
百億 謝承後漢書 段熲滅羌賜錢千萬 東觀 鍾離意不受珠璣
賜錢三十萬 列傳 雋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 漢書 張酺
為東郡守賜錢三十萬 東觀 給錢五萬 揚雄答劉歆書 韓稜憂
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後漢本傳 賈逵奏左氏義賜
布五百匹 三輔決錄云 賜邈越綢穀 曹植表 賜千田以明儉
約 魏志 上嘉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漢書云 黄香詣東觀賜
淮南孟子 王景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 詔賜
黄香几杖 並東觀 特為張遼母起殿 魏志 賜曾肅母帷帳
吳志 給山濤母米酒 山濤表 給周處母醫藥 王隱晉書 賜來歙

貝絲千匹東觀遺楊彪輦一乘魏志馬驂病并送方藥
東觀劉超病給四順湯晉書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東觀周
處賜朝服一具晉書王導賜錢百萬起第舍之恩漢書賜穀
千斛以親舊也魏志賜寶金劍魏志賜箏琵琶後漢書彭賜
許男駿馬十六後漢子傳賜蠲千張魏志劍鏡百枚魏志賜鹿
盞王羽車一駟東觀賜黃金之器二九銀烏一隻具帶
五十珠七百裹後漢子傳

賞賜三

國典左傳夫賞國之典也藏盟府不可廢也府賦周禮大府以敝餘之賦以待賜予雙
琥魯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於君命千金

魏志太祖其有勳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不及史記晉文公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
及臣公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以此上賞輔我以行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次賞若以此力事我三
賞之後而及子晉人聞之大悅無章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勸能善則賞之以勸能者受賜
民到于今受其賜時須以時旅賜之天賜見施見爵賞之施焉拜既賜既
也示賞賞之曰發公室示賞也出賞物也信賞管子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慶賞
慶賞刑威曰君寵錫馭其幸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群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幸謂言行
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之以勸後也示不欺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木于市南門募人徙置北
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與五十金以示其不欺也史記旌有勳傳有勳者旌之以車服
賞善諫齊侯皆欽諸大夫之衙非邪意兹乘軒賞其善謀匪頒之式以九式均節財
用八曰匪頒之式式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報功之典大德不賞則勸

善之道缺矣勸不賞則報功之典廢矣賞延於世世也前賞懼及淫左傳曰善
為國者賞不僭賞僭則懼及淫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有勳者奉夫有勳者奉之以土田奉
賜也加田無征注加田無國征征稅也謂既賞之又重賜之若此田則無王稅也不及
車馬為恭哥者三賜不及車馬注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尊者備矣撫以彝器傳夫有勳
者撫之以彝器注撫授也大賚四海注賚賜也書善賞一人文子曰善賞者費少
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而天下趨之是以至賞不費也禮無不答禮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
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賞無不當月令慶賜遂行
無有不當大利小利禮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謂立事者也利祿賞也
上賞次賞詳上賞不失勞傳賞不踰時傅咸陳事不賞而勸
禮競勸於賞受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再命受服賞樂禮曰天子之為樂也

以賞諸侯有德者也與邑記曰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與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
諸棺賜馬虢公晉侯朝于王皆賜馬三匹非禮也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分寶玉周書分寶
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伯叔同姓之國也庸用也陳車馬恒榮字春卿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
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乎班宗彝周書曰武王既勝殷
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以宗廟彝器班賜諸侯分器篇名也諸侯尊卑各有分也賜銘金鍾繇
襲帝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啓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著劍
名韓稜字伯師與郅壽陳寵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手著其名曰韓稜
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誠也得生口魏華歆字子魚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歆得而
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祭毅之家國刑沂肅訣獨為君子云云掌賞地周禮司勳掌賞地以等其
功等差也頒賞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田王食其二而臣食其一作樂命夔舜命

變作樂以眞諸侯協樂比絳（魏志）太祖賜夏侯惇樂北之魏絳賞為金穴郭況
為大鴻臚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北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賜有金石禮大夫有功賜樂故傳云
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賜金見在漢王謂陳平曰先生事魏不忠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
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云云臣計畫可採驟用之若不可大王此賜金見在請封輸官得
請骸骨漢王濞謝之賜劍具在（史記）綰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猶至
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劍常盛未嘗服也降胡賜縑後漢賜降胡縑孫帝悵以十為千
覆賜（漢）東方朔射覆中之賜帛也賜二窖穀魏書曰袁渙字曜卿為郎中令卒太祖為
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云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
令一教云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賜千斛穀後漢章帝下詔褒毛義賜穀千斛寵賜
張武錢漢張武為郎中令受金錢覺之文帝更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不下吏也賜公

主錢後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百萬賜張華絹（文士傳）張華以平吳
之計賜絹萬匹賜叔孫衣秦二世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漢書酒肉不再拜
禮曰酒肉之賜不再拜而巳不重拜於室轡也受巫水不肯飲卞蘭苦病渴時帝信巫女
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曰治病自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容蘭渴甚以至於死何以
勸善　無以勸能　臣節賞忠　國章懋賞　賜表
主恩　拜明臣禮　報功慶賞（禮）賞恭罰否　不酬
奉上之勤　何勸將來之善　有功不賞為善失其
望　姦邪不誅為惡肆其凶　授彤弓於晉文嘉乃
丕績　錫玄圭於夏禹告厥成功
〔續〕隋許善心奉和賜詩曰帝道膺升平天文預觀象

茲生荷化育博施多含養止始恭皇風端居留眷想
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温樹貴不言克躬庶無爽
唐太宗賜房玄齡詩曰太液仙舟迴西園隱上才
未曉征車度雞鳴關早開　又賜蕭瑀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續〕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
國帝王懸賞用答於時倚持節朔方道大總管右屯
衛大將軍張仁愿器宇端雅風神秀傑謀新玉帳寄
重金壇故得眾司文武歷參邊鎮薊門作牧既無東
顧之憂榆塞總兵方釋北乘之慮而乃躬先士卒負

土築城橫卻月於天街劃長雲於地脈宜列河山之
賞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
一副
〔續〕唐中宗賜成王千里衣物敕曰晝巡周衛夜警巖
廊既曰爪牙實稱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
聲高沛獻德邁二南以盤石之崇班當執金之重寄
察姦無對討猾若神固以威動千廬勤宣五校近者
衙仗之內輒有詐偽之人曾不斯須遽令擒獲能官
之目久已馳芳稱職之名從茲著號可賜衣一副兼
賜物一百段

○勸賞 北堂書鈔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蔡聲子 慶賞賜予民之所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 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左氏 先賞後罰 ……賞於國 易 賞者貴信 韓非子云公孫鞅治秦 賞必加功 ……有功必賞 ……賞一人而千萬人喜 太公金匱 賞一人而天下人勸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無賞士不往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賞者上之所死 士死赴厚賞 新語 進賢受上賞 ……輔義爲上賞 報功 禮記大傳 崇德 書武成 教我以善爲次賞 數擧吾過爲末賞 呂覽 晉侯行賞狐偃爲首 史記晉世家曰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利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襄子賞功高赫爲首 韓子 賜汝陽田 左氏 賜雲夢田 宋玉集小言賦 賜舟人田 于尸 賜魏絳歌鐘 左氏 給周瑜鼓吹 江表傳記 賜之千金 管子 賜衣冠見 淮南子 賜獨坐 顧啓期 賜高蓋車 淮南先生傳 賜齊斬車 吳志 賜車蓋以勸有德 漢書循吏傳 賜牀帳以顯節義 襄陽記云

○賞戰功 白帖

門征 宋以門賞砥班敗狄之使食其征 命服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 視功 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昭福 昭子孫不忘舊福也 軍賞不踰月 死事 死王事者賞之 次賞 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厚賞 功多者 狄臣千室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注獲狄土救伯氏之功也伯氏謂林父也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畢萬百乘 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于奚請曲縣 衛孫桓子與齊戰衛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皮初補太守 劉弘爲荊州奏皮初有功請補襄陽太守初雖有功襄陽是名郡宜慎選不可授功 獻俘命爲侯伯 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侯伯 平羌更授勳賞 晉馬隆平羌……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勳賞……前已引誘也今軍功不得以前授爲比……加爵命爲…… 有勳而不廢 賞加功也 有績而不載 於冊功 奉之以土田 也 撫之以彝器 弓旌令鉞 旌之以車服 戎輅之服 明之以文章 旌旗也 捷無虛月 賞不踰時 臣節在勞 國章懋賞 不酬盡敵之功 何勸能軍之善

○賞諫臣 白帖

成王三賞 齊威王下令曰有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者受下賞令下國中日有以諫者 張貴三賞 晉張貴學以求孫……陳孤遍者皆以匡 拘介不言 晉王沈爲豫州下教曰……貪昧妄擧 遷論言於市者可不以美以張長吏若諸能陳王薄者貪昧之人貴不言而安樂從之利而安士臣不臣……其服 能弼宜遷 宜遷能弼其違 不匡其訓 不匡其刑

○賞政績 白帖

汝南之帛 漢書鳳凰集于新蔡詔賜汝南太守帛百疋 遼東之錢 東觀漢記祭形

〈傳〉辭有先登齊侯賞犂彌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彊而後受公賜公冶冕服辭固彊之而後受及將死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我終讓不受周仁景帝再幸其家所賜甚多終讓不受請還所賜陳平請封漢王所賜輸官詳賞賜子產不敢及子產辭賞曰不敢及賞禮臣包胥又何求楚昭反國賞功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祭肜臨終悉上後漢祭肜字次孫臨終謂子曰吾蒙國恩而微績不立不可無功受賞吾死後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身歿前行鄭弘臨沒悉還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帝詰讓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借賞 帖白

小不受大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祿賞也不僭則及淫僭則懼及淫人詳賞賜無功受祿〈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云云無能受賜漢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賞姦〈傳〉曰上賞其姦介之推利溺不祥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無當〈月令〉無有不當苟所賞之不當則何勸於將來策勳必在於有勞須賞亦期於無僭竊功而進明君不[illegible]竊菜而祀明神不享

○俸祿 帖白

是荷〈詩〉百祿是荷爾康〈詩〉茀祿爾康稍食〈周禮〉均其稍食稍食祿廩也秩膳天子諸侯有秩膳厚賢倍祿底德底祿以德不言〈傳〉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不當季秋收秩祿之不當注不當私所增加也斗食薛宣字貢君為大司農斗食屬在祿少計日一斗為數寸祿營祿營其寵祿干祿助婚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舊無婚姻延以年齒相配貧者省俸助成之贈貧黃香為魏郡守分俸祿賞賜班贍貧者豐富之家各出義穀云不家食〈易〉後其食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食祿也給吏錢蓋寬饒廉直志在奉公俸錢半以給吏人為耳目之事辭與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祿法所當受無得讓士倍祿〈禮〉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士倍祿復紂時祿薄也民興讓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言尚賢而不吝祿位非后不食〈書〉惟賢非后不食食祿也則君有饋〈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門位與祿間也君有饋臣之道也以功詔祿以功名祿以久為負食食稍也既爵乃祿之者事成乃食之也制祿〈周禮〉以制其食制其等級以勸其從〈傳〉制為祿位以勸其從也益游徼祿趙廣漢為京兆奏請益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注增秩以勵其行也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人考致任三分故得一以終身也益小吏俸〈宣詔〉今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注云舊一石者則加五斗也伐冰之家有采地不畜牛羊上農之祿周禮上農夫食九人凡下士祿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馭貴馭富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爵公侯伯子男至於大夫士也受大受小注見前僭賞父子不受張安世乎少篤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至於得數百萬計上以妻子不及周堪仕郡縣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人浮於食〈禮〉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過也言寧使己才過於祿不使祿過其才示不貪也祿當其位〈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位定而祿〈禮〉位定然後祿之事成乃食詳以功詔祿注纔留一月糧第五倫為會稽守俸纔留一月糧餘昔賑煩民比貧羸者亦奉一囊粟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云云羊陟計日受俸陟為河南尹云云楊秉計

日受祿楊秉字叔節豫州刺史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光武增六百已上俸後漢光武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之上桓帝減公卿已下俸貸王侯租占賣關內侯難得易祿易祿難畜禮曰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仕九在外仕一在內史記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退食自公祿不期後後不與祿為期而自然後始聞刈楚之榮俄見伐檀之刺雖祿不期後惟膏粱之易驕而食不充虛豈匏瓜而可繫

○世祿帖白

鮮克由禮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非不朽范匄之祖自虞為陶唐氏夏為御龍氏商為豕韋氏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守不朽之謂乎穆叔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傳官之嗣宣子言嗣先君之守官句也先君守官之嗣范汪執政之嗣孔子張君產曰之昆孫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為子求官桑弘羊自以為國興筦榷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恐霍光誅及遂誅滅以子為郎漢徵為唐年九十不能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父任子為郎漢公卿子多以父任為郎王吉曰禹湯不用二公之世而舉皐陶伊尹請除任子令

○祿不兼利帖白

織蒲臧武仲妻織蒲仲尼曰三不仁拔葵史記公儀休相魯茹葵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家織布出妻焚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勵廉恥魏王昶陳五事欲令官食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免官爵魏高貴鄉公詔近臣自諸曹郎侍中以上家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伐木不畜禮伐木之家不畜牛羊受祿不爭董仲舒曰天之分與其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唐類函卷七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箋纂
明鹽官錢 喬校訂

政術部十五 刑法上

○刑法一（杜氏通典）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載木主則有奔北者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殺）後又作禹刑○殷作湯刑（左叔向曰夏亂作刑皆叔世也）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爲

賊盜者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舂人槀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貨子爲之奴罪隸奴也從坐沒入縣官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齓毀齒也）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無妨禁衛也）劓者守關（以貌醜遠之也）宮者守內（以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守囿（無急行驅禽獸）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宮刑是不其須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之故使守積音咨）穆王享國百年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參於刑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弊也○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

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能杜箝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其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

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髡其耏鬢故曰耏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耏為耐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頰旁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攟摭秦法（攟摭謂收拾）取其宜於時者作

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廏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新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公孫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三歲刑也）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剃也若系以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取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令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新白粲鬼新白粲一歲為隸臣妾

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新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及吏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將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腐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笞者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貧

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深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合撰律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劣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八十曰眊言老昏瞶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孩子可哀悼）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及男子之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謂其所名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遵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覆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

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寢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獄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由拘也音工候反溢出也）曰令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

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令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

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鈦左右趾者易於木械是時乏鐵故易於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裁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追捕故著

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

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二萬二千二百餘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隷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

主簿程咸上議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可隨夫家之罰云云（程咸議詳見設）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命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元凱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

法例辨因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令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云云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

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此是元康以來事故存錄刑禁深重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

冢人與囚相見無乞憐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
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
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匹常
偷至五十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
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秀之謂律文雖
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
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
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
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
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

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
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
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
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
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
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
殆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
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
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
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

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
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
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
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
八曰廄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
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
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
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
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
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

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
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
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金一
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
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
一匹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
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
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
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

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日杖督一百五日杖督五十六日杖督四十七日杖督二十八日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攵之右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

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十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

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姊妹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爲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

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

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不在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漢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則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坎鞭杖因並著械徒並著鎖亦不計階品死

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兩手同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

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前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

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會恐於閭閻貞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匹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

二十一文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刑伏檟(轉乍)又太和初制不令裸刑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一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剿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後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欵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既須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賕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〇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於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

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〇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

原情可降鞭笞各有差之投丁遊蕩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日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日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日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

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闍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

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務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關侯八負爲一殿平侯八負爲一殿繫侯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

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

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
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
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
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
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
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
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
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
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
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
群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告於法
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
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
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
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
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
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
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
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

金二斤鞭者以一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
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
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
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
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
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
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
十二匹死罪者百匹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
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

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
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
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
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
群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
盜三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
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
是澆詐頗息焉宣帝濫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
聖制○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
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

里三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

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

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

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

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罪門子弟寀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衞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

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奢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又定令一千五百充廿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武太后臨朝又令有

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垂拱以來詔勅便於時者編爲新式二卷太后自製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勅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又勅刪定舊格式令太極元年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爲開元律又刪定律令名爲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

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
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
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
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
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
五年九月奏上之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
於天下略件文要節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勑制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其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唐類函卷七十七終

唐類函卷七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臨官錢　喬校訂

政術部十八　刑法下　寬刑　緩刑　刑措

○刑法二藝文類聚

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以計上法律銓衡輕重也　說文
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揚雄劇秦美
新論曰慈律啟道金科玉條金科玉條謂所施法令律令至尊當珍之　家語
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
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
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
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
但魯國而已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
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
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

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恐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閒反己自正　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上下相遁姦偽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漢書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

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者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誼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勑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賜　風俗通曰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著於甲令大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刑法三　初學記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内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網以繩墨之事　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見尚書大傳　故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屨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畫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屨扉當刖以艾韠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肌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慎

子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臧文仲言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見國語　故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　至秦用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見漢書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

者泰也見桓範世要論

事對

明罰　致刑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五辭　二讓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囚上詳致刑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孔安國注云要謂其要辭以折獄也　因天　罰國刑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　詳前敘　甲兵　鞭策上詳前五刑敘白虎通曰五帝之戟策　六典　三章周禮曰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漢書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約法　省刑上詳三章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二千石建武二年詔曰　棄灰　救火韓子曰殷之法棄灰于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棄灰于術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則三族仲尼曰燔人積澤天北風火不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曰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者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而火救矣　刑書　政典

政術　卷七十八　六　刑法

尚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又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氏為政之典　煇電　積陰詩含神霧曰天不安不寧不令使下民不安故震電煇煇之此詩政之應刑大暴震電驚人不常居而生育養長為事陰為刑陽為德陰積於虛空不用大夏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漢書董仲舒對曰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赤衣　丹筆漢書曰後漢書曰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漢名臣奏云臣聞秦之時赤衣塞路　明察　下反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漢書曰尹翁歸為東海太守 漢書曰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漢書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秋讞　常宣帝齋居而決事漢書曰孝宣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樹棘　叢棘　非刑獄也及也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其情令各歸實也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刑法四北堂書鈔　律令　附入

刑者法五行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又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　法者　象四時管子云象天道而行刑所謂象刑也書云因天討而作　刑　象雷電又云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故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　律者以正　罪名杜預律序云律者八正罪名令者存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令者令民知事　管子曰皋陶作刑呂氏春秋作刑本世　黃帝五法素王妙論云黃帝五法布之天下　漢祖三章高祖紀云高祖入咸陽召諸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吾當王關中約法三章也　一之法三　咎繇遺訓傳云律咎繇遺訓也　百王不易　風俗通云漢書云刑以總載

政術　卷七十八　七　刑法

止刑漢書云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以輔教　刑以明威　刑德　志云　刑以正邪　刑德　制臣　韓子商子　法令治民　紀之以　以明　刑以正邪　左傳　刑以　齊之以刑　孔叢子云仲弓問古之刑教云　國語管子云勸之以刑罰　賞賜紀之以刑罰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慎用刑　明慎刑罰　後漢書　國　刑　賞罰者國之脂澤　韓子云賞罰者國之脂澤也　民之鞭策　尸子云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法嚴如火　傳玄云法之嚴如火烈　罰擬秋霜　抱朴子云明君施罰無時　之嚴　理人情　劉恭與丁敬曰夫人以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刑肅　禮以刑律治理人　俗弊　禮運篇云刑肅而俗弊則民不歸　法重民惡　說苑云法嚴於刑者民惡　棄德　薄任刑　文子云道狹任智德薄任刑　強國爭刑　管子云大國爭刑　懸之　象魏　劉邵云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　銘之鼎　見杜預奏事　五服三就

爲國令甲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訓
政復息注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人訓庶俗人齊衆執禁齊衆以防淫淫邪也防之以刑以防淫人助治
劉向上疏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防姦姦之生亂生易則協法書協
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生亂亂生易則協法除濫
大中之法干紀上下紀國閱實相當罰教中制禮以刑人使不越以除濫
陳寵上疏作新新刑令勸行大信者天下之大信也刑深文與張湯
通典寵疏作新刑令勸行大信者天之大信也不棄深文與張湯趙禹
禹共定律令務深文拘守職之吏注拘刻也徵樂不軍則敝之樂不棄灰斷
守職之吏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
商君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者被刑滋章法令滋章速即刑不忘文帝時李悝
棄灰於道被刑滋章法令滋章速即不忘文遂苦僕行
在九刑不忘九刑其附周禮其附於刑也敝貪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不忘九刑其附刑附罰麗也敝貪作法於涼薄也其敝審克
呂刑其刑其罰審克之麗法周禮刑抵禁書觸法恤刑書惟刑之恤
訓其審克之麗法周禮麗法抵禁抵禁法恤刑之恤
麗刑也麗罹中罰周禮用中罰列明也中典周禮三罪
罰之法列用中罰列明也中典周禮三罪

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大服三尺三尺竹刑祥刑祥善也書祥刑義刑
刑矣書制官人大服於竹刑三尺祥刑書義刑
有位於書有位敬期無刑於刑期無刑即天論即凡天論制五刑必出
斷也必即天意合天論與衆棄與衆棄之人于市行不反令乃出
言與天意合論與衆棄之刑人于市行不反令出令出
惟行不守勿失曹參代何爲法講若畫一若畫一之法不守勿失
推汲不守勿失曹參代之守而勿失一茅門之法
制宗廟有茅門之法使商鞅欲變法
敬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曰王者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華人法律與之樂成不可與慮始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因世俗之教言不勞而成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龍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者守法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不同禮而王伯者不變法而亡故湯武不循古而王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
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也
者未足多屈平未定定上官大夫王使屈平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
多也屈平未定

曰呼爲令衆莫不察王怒疏屈平是爲二門桓譚言法令決事輕重不
分察王怒疏平是爲二門齊或一事罪殊法同罪異論
姦吏得因緣爲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
科比一端不宜兩端正魏明帝論上令使姦吏十餘事律法宜一應例刪
既不宜兩端正不應使律與舊律例不越事宜刪
定通鮮馬援條奏申明舊制條奏越律與舊制凡十餘事光刑一人
而天下舜罪四凶咸服而天下服下刑上服下刑上服一人而天下服
大服史天下下刑上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二罪則有常無赦書勿有勿辟有常無赦書有辟無辟
從重也中辟踰閑踰矩閑矩法也皆無自立辟
惟勿辟中踰閑踰矩法也無自立辟人各立辟之多
惟明克允書宋登定典法宋登使典法吳芮著甲令
惟明克允書允宋登定典法無作聰明亂舊章書罔以側
吳芮著甲令而稱忠吳芮著甲令之篇次
忠甲令而稱之篇次無作聰明亂舊章
言敗厥度法度官禁國章禁暴閑邪舞文

弄法申嚴百刑併棄典刑刑之煩類獄之
放紛國章斯抵人命所懸御究以刑御姦
以德輕犯憲章不遵禮教法若易方人難
知禁政有弛張法存沿革誠宜適變安可
執迷法不前定官將曷依官或變法人豈
懷刑若從私議是舞公文法無攸度義有
隨時適道任權救時肯變革故取新拾舊
謀新相時革弊作古有初法正則人慾罪
當則人從所宜去彼取此不可以古制今苟
用舍而合道蓋沿革而同歸凡章宜綴裕有繇

心　三典哉衞民無體乎　周因殷禮政亦不徑
漢除秦刑人是以息　夏造殷因豈煩於制　漢除
秦敝亦便於時　非利百之謀豈宜變法　遵畫一
之義自合守文　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　則舞文
之吏因緣爲姦　正經三百孔父刪其威儀　大法
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
爲　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　中行之作晉鼎見
誚仲尼　子產之著鄭書終愆叔向
論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

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
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
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周庾信
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
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
失路扶搖忽上搏棲烏還得府棄馬復歸闌榮華名
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
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唐虞
世南賦得慎罰詩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
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

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
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毋削
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恩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
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欽然仰頌聲
賦 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
明意云含控欵以彌載令棱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
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敷
胷腸以爲效兮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滅
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屆
周道兮如砥古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撓朽木兮難抽

贊 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
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
銘 後漢李尤鞠城銘曰員鞠方墻傚象陰陽法月衡
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
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執機
詔 梁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隱
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
百辟鄉士有懷必聞而芻蕘遐遠未臻魏闕或屈以
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
靡漏遐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偷儗

幽遠不能自適者各在條有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
可申採大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平政失其源
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条朝斷獄之書殷勞於晏寢
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得因乃不然乃非所以棄
瑕録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
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群官有事者可聞左降
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
之慶未廣椒掖縢衛之地猶闕落所言念子嗣不能
忘懷策二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已恩
加罪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
下並悉原放

【令】魏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
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
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
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
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夾一身之中尚有
不可信況于人乎惟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慝乃可以
為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又曰穀驁養虎大無
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

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
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
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
之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
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
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之
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
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僚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
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
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

小人爾深吏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
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我往業守吾初志
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下
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眾之難詩
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
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
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之窮餓之處買無所
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
入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

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

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議　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　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罘劓刵劅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為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傅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諸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

古質簡制事樸累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為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衆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殺為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古人當過不殺是以為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重復過此以往

肉刑是宜假令漢文千載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苛懦杖為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循之大魏承襄末華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豪弱立

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育產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為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為永制

表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閉塞典刑不明則人情靡措閉塞之慎則逆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羣臣沸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斸授首於河南呂朗面

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鑾輿反旆奉迎之勳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屬承其弊甫官之日遺戶無幾荊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既無白骸里栖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師失守老懷厥蕩羣逆縱逸充斥王畿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躬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蟣虱生

於甲胄燕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為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唯恨不能効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遺言城郢古人稱以為忠貞琨雖身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狄謀踊躍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

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狄俗獷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遂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存萬邦而琨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主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獄解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論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

國退不能辭衆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曽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紆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後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普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傅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旰膳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翦毒醜類宵遁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覬大責既積朝野忝愉之効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苑其微累偏私之議既彰民聽尤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蒨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慚羊媪慮闕日磾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沮無宜復管司喉脣作統連率

齊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皋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

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栝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凝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猶有憂色而當身加刻斮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

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律無其文）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馮野王罪在未制令前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固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幸恩貸長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

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

下民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
於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
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
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
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
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
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
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
永濟　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於此

政術　卷七十八　二十四　刑法

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
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
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
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
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漸以滋蔓日積
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
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主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所
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
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
也亡者刑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

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
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卹
不流離于塗路徇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
刑殘不為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
也

奏　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鐘鑄之金石斯
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
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
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

政術　卷七十八　二十五　刑法

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
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
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
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
格以責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曲
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
論時勢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
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至如非
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

無功唯人主專之非本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任斷之為難是以子皐行刖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遏賊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救

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濵接鯨猾寇邇姦數退未絕其亡命之額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躋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王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脩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啓】梁簡文帝啓因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二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都是焉攸切臣比時奉救吉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偷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準　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昔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曹議著論有衣兄弟自相誡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慴　梁任昉為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葉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買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季之

博約故以義該往哲譏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誚前淑偷文擅議取獘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命有冣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虐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棄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在此鐵繫事乞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迹

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
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
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
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
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
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
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
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
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

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
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
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
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
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
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
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
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其刑罰之品設逋亡之法
惟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能與則校不能歸奉
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

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
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正竊此
後刑也　魏曹羲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
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為之惟明察
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
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
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
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
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
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

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者篤其
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且儆以賊偷守之
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
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成為惡之尤
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
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
之由與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獄又
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
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
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

興　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絶　雖擾擾之政不以從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　人之寃匿大爲防而猶踰　法以懲奸小不忍而恐亂　雖政寛而人慢未盡善也　比刑宥而俗敝不猶愈乎

○愼刑帖白

八辟周禮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三刺周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濫者　盡心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麗事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　大命漢書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　中典用情周禮　刑善傳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刑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齋居決事漢宣令季秋後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平　涕泣具獄張敞詳寛刑　視民如傷國之興也　得情勿喜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明愼用刑易　哀矜折獄　文而不害蕭何　嚴而不殘焉不疑一　愼而不擾史　明而不留　辭貴明徵　法宜愼測　恤在一成　愼其三復　制短長之命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欽哉惟恤

○刑措帖白

周成康漢武詔昔唐虞畫刑而人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　漢文景文帝用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人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笞者得全　不用五刑　不施刑不施而人成服　寡怨寛刑於人詳　勝殘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不犯書茲用不犯於有司謂言人不犯法　大省上詳　期于無刑書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注云以殺止殺而刑措　罔或干政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言下順命也　辟以止辟　刑期無刑

類函卷七十八終

唐類函卷七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新安胡潛校訂

政術部十七 獄 疑獄 寬獄 緩獄 留獄 囚 放囚 拯囚 活囚 縱囚 囚獄 無冤 法官 聽訟 讞獄 祭獄 舉按 拷訊 款辭 翻錫 藥人 證人 殺人 告人罪 從坐 相代罪 猜認 錯誤 文字誤 使吏供巳 犯夜

○獄一 初學記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 囹領也圄禦也 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急就章𠷣繇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又詩曰宜犴宜獄韓詩外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囹圄 囹圄見前敘 狴牢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須繫應劭注曰須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 漢書曰勾圜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春秋元命包曰爲獄圜者象斗 廷合宋均注曰作獄圓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 衞宏漢舊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屬左馮翊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黃門北寺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掖庭 郡邸 史記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去送掖庭獄衞宏漢書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見螻 螻蟻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有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言行刑螻蛄掘壁根爲大孔破得從此出云後遇赦得活 東陽無疑齊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中一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昭之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劫盜橫錄昭之爲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憶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春省 秋繕 禮記曰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

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 上書 注史 范曄後漢書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須又鄒陽獄中上書 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寓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不留 勿擾 周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史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星牢 天獄 晉陽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主殺也 圜扉 平砥 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圜土內之鄭玄注曰圜土獄城也江淹上建平王書曰抱痛圜門含憤獄戶又王融曲水詩序曰平茂阜於圜扉肅展 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由於此大獄也 中都官 未央廡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衞宏漢舊儀曰未央廡獄主理大廡三署郎屬大僕光祿勲 侵絳侯 辱安國 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因告勃

反捕理之扐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黃霸受經

杜篤爲誄 漢書曰夏侯勝爲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校之累吏再冬講不息茫彈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令遊從數請託不諧頻相恨令怒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也

仰天

望氣 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捕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悲夫不道之君何爲計哉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澤上有風

山下有火 周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內圜土 周禮鄭注云圜土獄城也

振貸獄 漢書云貸於治水事屬水衡尉也

三王有獄 白虎通云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云云

晉令圄屋 晉令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無令漏濕

司空詔獄 舊儀云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

若盧詔獄 王商傳左將軍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掖庭秘獄 漢書云劉輔上言不宜立趙倢伃爲皇后上使侍御史收縛掖庭獄也

太子家獄 舊儀云太子家獄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 東方朔別傳云孝武皇帝時上行甘泉至長陂驛道中有蟲伏地而赤如牛肝狀上召朔視之還曰怪哉上曰何謂也朔曰秦始皇拘繫無道悲哀之苦仰天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生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也丞相按圖果秦獄也

獸觸

疑罪 論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其罪疑者命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

畫地 司馬遷書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

析棘 淮吳子執郗子於樓學術之以棘析獄也言獄

請室 絳侯以請室注令種下人

詔居 晉詔居繫導官注諸獄皆藉構寄此者

深室 欄其諸深室別爲囚室也

暴室 掖庭織作染練署

虎穴 漢尹賞爲長安尹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洗甓爲郭大石覆之名虎穴

黃沙 獄名晉武帝所置

詩 隋曾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少出被刑獄中詩曰叔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禁與幽泉

唐駱賓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已詩曰昔歲逢揚意觀光貴楚材穴疑丹鳳起場似白駒來一命淪驕餌三緘慎禍胎不言勞倚伏忽此際邅迴驄馬刑章峻蒼

鷹獄吏猜絕縲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書慙周防端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穽方搖尾迷津遂易回圜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甫臥龍才有氣還衝斗無時會鑿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王惑讒欺萋斐離骨肉含悽輿此辭　又詩曰昔日公冶長無罪遭縲絏聖人降兄

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者

流星入昴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貫貴人有繫囚者

澍雨還宮 東觀漢記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録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竹囚 **梧象** 晏子春秋曰景公斷竹令吏守之有斬竹者公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召人者寬惠慈衆公令吏釋竹之囚 王充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詳察獄

囚二 北堂書鈔

囚者梏拳 周禮掌囚職云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拳音居勇反拳者兩手共一木梏者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拘者滿圄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荷校滅耳 易噬嗑卦上九爻辭云荷擔也荷校校械也受沒刑之人爲惡既積刑罰上重遂至滅沒耳也

屨校滅趾 又云屨校滅趾無咎足著校械又戒於足趾罪輕能懲戒不復更行故無咎也

楚囚鍾儀 左傳云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秦囚孟嘗 史記孟嘗君傳云爲秦相或說曰孟嘗賢而齊族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昭王乃囚孟嘗謀欲殺之上狐白裘免也

灌夫繫居室 漢書灌夫傳云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劉輔繫秘獄 秘獄謂掖庭獄

囚之士弱氏 左傳云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杜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梏之疏屬山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

周勃受吏侵辱 漢書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黄權因吏上辭 吳志帝聞傳孫積前後嫉忿收權付獄權因獄吏上辭

囚三 白帖

黑幪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明刑者書其罪于大方版著其背

赭衣 之魏其衣赭衣

蒙幕 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著械 罰案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繫自著械火所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

夏臺 夏桀爲虐召湯囚之夏臺

羑里 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又維 又從縲之

不恭 罪不會

瘐死 宣帝詔繫者枉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死因徒病律爲瘦死或作瘐

縲絏 服役也縲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

琅當 琅當長鎖也漢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琅當其頸

脫桎 易曰用脫桎梏

爲械 朱安世云我械不足爲

捕亡 律曰捕亡等若捕得囚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及自亡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其罪又云徒流囚限内亡者罪三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與囚同

擭獄 罪謂拒當獄者(周禮)

要奪 魏略曰霸父式爲獄掾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父付獄霸與數人要奪之

導踰 爲求之既得後台坐母法當死

逮繫 漢書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頌繫 漢書景帝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

繫臣 之臣(傳)

縲囚 釋箕子 武王釋箕子之囚

出許楊 許楊自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太守

繫軍府 歸其罪 詳書鈔

囚轅陽 冤獄因轅陽

年而舍 周禮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年不齒 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職納橐饘 衛侯以衛侯衣食爲已職納橐饘也(傳)晉人囚衛侯寗子

身爲木石 司馬遷書身爲木石圜墻之中

自止之民懇春種得六十斛米還長翔郡田稻郭翻字長翔
牧牧衣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謬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選經年無主然後作及
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宇令開以稱還翻翻不受

○錯誤帖白 誤入失入出併入

謂上爲君夏侯勝質相宇於上上以是與信之言爲君誤以下爲百後漢詔賜降胡縑以千爲百部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喜怒爲刑遂爲郎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誤宜就格命意解乃復誤遂失傳失辭

失口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

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

原情 恕而已矣 仁遠乎哉 情非故縱 罪則

減論 情匪哀矜 理乖明啓 誠非巧詐之幸

謂寬過誤之戾 事雖乖於審愼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三思 過宜寛於無簡 罪雖自援既

有常刑 死不復生豈宜過當 愼非石氏雖懃數

馬之能 誤比鍾離宜恕賜緋之謬

○文字誤帖白

辨魚古文簡牘磨滅以陶爲陰魯爲魚亥爲豕書馬石建爲郎奏事事下西後漢書死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加點驚恐曰書馬與尾五其懼愼如此闕文加點失傳其有司失傳也路駮繆紕闕疑 改正 掌以衛書 誤於文字 一

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爲百 五而闕一 亥

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豪釐之差 不容筆削

之改 書馬闕文一等加於石建 賜緋過數罪亦

捨於鍾離

○使吏供已帖白

司馬市買漢蓋寛饒爲司馬在部常爲衛官辭使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尉私使左司馬以令請府上辭治不復私使候司馬主簿迎醫晉闕侃廬江人爲郡將迎醫請行曰貪於事父以護視家事太守張夔妻有疾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丞相司直繁延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壽奏御史大夫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也遣修園宅爲王戎州刺史坐遣吏修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犯夜帖白

號戒夜三鼜以驚戒注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鼜音戚扞掫說文云掫夜警守有所繫

也露泡謹厭夜謂泡行露豈不星行周禮夜行者御星者游者亦禁宵行警

巡警西京賦云晝夜警守之事謂夜獵李廣將軍夜獵

之此暮歸晉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夜者日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使吏送歸家犯

分夜以星分夜不時周禮注謂晨行者不時抵禁衛抵冒禁犯禁

詔夜士以詔夜士夜禁注禁行作者注謂早晚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

行也詔夜士巡夜之上掌夜時

背也亭吏呵霸陵亭吏呵止廣將軍何故夜行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爲曰故李廣宿亭

下部尉棒魏志曹操爲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

殺之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太祖殺之國禁 官禁 夜禁是干必先

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辭

事類白卷七十九終

唐類函卷八十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新安胡　潛校訂

政術部十八

○象刑一 北堂書鈔

唐虞象刑書大傳以典刑 畫衣冠異章服刑法志云犯墨者蒙帛巾尚書大傳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巾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 犯臏者幪其臏又云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 犯大辟者衣無領又云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書跪當黥慎子 草纓當劓又云有虞之誅也以草纓當劓 復屝當刖 艾韠當宮案冒刑法志云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

象刑二 帖白

惟明書曰象刑惟明者係獬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之謂者哉 非古犯臏以墨蒙其臏畫之犯剕以赭著衣菲草纓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注純繹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法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法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畫墨武詔曰古者興衣冠象而民不犯注畫墨者幪巾也 汚濊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幡汚其衣莽聞說下詔中敕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上刑赭 下刑墨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巾也 不使冠飾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也 不虧其體圖上之刑人也不虧其體

○肉刑一 北堂書鈔

害輕全重 去死取生書[illegible]義[illegible]肉[illegible] 劓象七政書德刑考云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收變易 臏象七精又云[illegible]變易[illegible] 墨象斗度並德刑考 臏去節木禮統云臏刑法金也 大辟法水之滅火白虎通云大辟者謂死也 宮者法土之壅水又云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 臏者法金之剋木又云臏其臏也 劓者法木之穿土 墨罪五百周禮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劓截其鼻也 宮罪五百注見前 刖罪五百斷足 殺罪五百死刑也已上並周禮司刑職 墨者使守門周禮掌戮職鄭玄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 劓者使守關鄭玄注云截劓亦無妨以貌醜遠之 宮者使守內鄭玄注云以其人道絕也 刖者使守囿鄭玄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肉刑二 帖白

詔除漢文除肉刑詔云夫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議復議復肉刑孔融議之乃止 墨辟辟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 劓辟截鼻日劓 剕辟刖足日刖 宮辟次死之刑詳書鈔 離刀鋸孔融肉刑議曰一離刀鋸終身不齒 忍刻截表完議云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 不復屬緹縈上書云刑者不可復屬屬遷也 極於病呂刑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注刑以懲罰過非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苛作虐刑呂刑曰苗

笞罰　箠令　鞭刑　捶楚之下　縲絏之中

○徒刑一 北堂書鈔

城旦三歲 張蒼定律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於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司寇二歲 詳上 任之以事 周禮司圜職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 役諸司空 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

男子入於罪隸 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

圜土罰人而不虧財 周禮司圜職云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收教罷民 又云掌收教罷民謂恐人不從化

聚教罷民 周禮司寇職云以圜土聚教罷民

上罪三年而舍 司圜云能改者云云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 並周禮司圜職

髡頭衣赭 風俗通云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系罪髡負土赭衣後遂繫息令皆髡頭衣赭

秋落之象 張裴云髡刑者秋落之象也

英布爲黥徒 漢書黥布傳云人相當黥而王後坐法徒驪山後封九江王

曹宗爲城旦 曹參傳云參世孫宗有罪免爲城旦

許歷完士 王象云許歷爲完一嵩猶致秦令之四歲刑旦也

劉楨輸作 典略云太子嘗請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也

徒刑二 白帖

顧山 平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

掃道 魏王凌遇事髡五歲當掃道

伐新 三年鬼薪徒也

舂藁 徒役女子之所

當完 張蒼定律諸當完者完爲城旦

驅就 驅以就役

施職事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弛刑徒 所吉使女徒復作弛刑徒注不私顧但責保

役重罪 周禮凡萬民有罪者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月役則宥而赦之注云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計徒庸 傳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注城旦謂以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役但舂作米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

有爵及奴 有爵者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厲之職也

斷徒　配役　干

役計作　就役計日

○流刑一 北堂書鈔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舜典孔傳云五等之罪亦有三等之差四裔九州中國也

分北三苗 書

流宥五刑 書注曰謂君不忍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

禹跪儀狄 淮南子

流共工於幽州 大戴禮云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堯舉彰施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居檮杌於四裔 左傳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蓋四凶

虞翻徙交州 吳志虞翻性疎有倸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書門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云云

蔡邕徙朔方 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邕報楊復書云昔徙此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戍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旅返自知罪戾不敢慕此

徙不毛 諸葛亮云徙不毛之地

御魑魅 詳上

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 並大戴禮

流刑二 白帖

縞武（禮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注所放不率教者）青衣（文帝紀淮南王長謀徙蜀青衣）有遠（遷子產謂子南曰君不忍殺宥汝以遠勉速行乎）棄逐（楚辭信無罪而棄逐）不韋（司馬遷答任安書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莊舄（莊舄曰越之流人去人滋久思人滋深）黜惡（禮）流凶（四凶）晉放胥甲（晉放大夫胥甲父于衛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公羊）漢放韓信（徙之于蜀）播棄　譴謫　流放　投荒

投界有北　侯罪長沙　緩死申恩　移人禦魅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國語）去父母之邦　徙癰齋之

鄉辟窮　兩造既明　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　自宜離逖爾土　聖代好生　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　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　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　居遠近而有差

○死刑一（北堂書鈔）

象天之刑（書刑德教考云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如水滅火（白虎通云大辟謂死也如水滅火）磔之於市（刑法志云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法曰先時死刑皆磔之于市今改曰棄市）肢體分散（釋名曰車磔曰轘轘散也）齊王行車磔（孔叢子云齊王行車磔之刑羣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之刑竊爲下吏之過齊乃除車磔之刑）太公誅狂裔（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裔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裔也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上不及天下不及地（罰律法云梟斬棄之於市者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也）考得其情竟命於獄（釋名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少正順非

而澤（家語云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誅遂）丁公爲臣不忠（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王將常窘高祖曰兩賢豈相阸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也使後爲臣無效丁公也）誅伯鯀於羽郊（韓子云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鯀諫曰不祥也孰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羽郊）斬防風於會稽（又云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晉文斷顛頡之脊（商執云晉文公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爲其犯于故也）魏絳戮揚干之僕（左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殺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叔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之）鄧析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列子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子產戮而誅之）威王烹大夫（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詳縣令）簡子沈鸞徼（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絀善也）

死刑二（白帖）

議緩（易議獄緩死）贖疑（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干鍰以贖死罪也）莫大（死刑莫大之刑）無小（書刑故無小）必當（月令斬殺必當）不恨（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止殺（書以殺止殺）制命（書制綱長之命）無肆掠（月令仲春無肆掠注肆暴屍也）不復生（漢文詔死者不可復生）肆市朝（景伯云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全要領（禮是全要領）國竟斯抵　誠合申嚴　人命所懸　亦宜審慎　念施行之後　不可復生　當

○公族刑 帖白

罪三宥 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倫謂族之也 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刑 無宮刑 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不即市 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云刑於隱所也 死刑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云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 親哭 骨肉之恩無絕 貴戚必禁 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纖剸 亦告 禮公族之罪其在纖剸亦告于甸人 有⁝正術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季子過惡 公羊云公子牙卒不稱殺爲季子諱季子過惡不爲國獄緣季子之心爲之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 綏追逸賊 穀梁鄭伯克段段失弟子道賤段而惡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日取懷中而殺之宜綏追逸賊 磬于甸人 記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小慈失

教鄭莊成叔段之誅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譏失教也 爲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 漢隆慮王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傅傅母也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訟之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罰故 帖白

議故 周禮八議一曰議故 刑故 獄成刑故 申恩 屈法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雖久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效於二天 唯惡是去雖舊必誅 唯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獲戾大爲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爲亂

○不齒 帖白

廢以馭罪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七曰廢以馭罪注廢放也 降爲庶人 書曰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注齒錄也 終身不齒 禮有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三年不齒 周禮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玄冠縞武 不齒之服

○財產沒官 帖白

奪駢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而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沒先居 列子宋人向氏學盜賊以贓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馭貧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

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 沒入 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赦宥一 藝文類聚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恃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贖百鍰 詳贖刑 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蠢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論語曰

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委轡必致覆也礦石療疾也〉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乃遣少弟不肯欲自殺不得已乃然　一封書及金令進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當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并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刻深以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　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即入關說方略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姦宄禕頓謝而已　北齊書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乃罵秀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

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裴頠集曰臣聞慈神以
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彪已而消滅不須赦猶
淩不及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當萬國在任賢能慎
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省損也　風角書曰春甲寅
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當從中上來爲大赦
期六十日應也

赦宥 [illegible]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周禮司刺掌三赦
之法論語曰有罪不敢赦是也漢舊儀云踐祚改元
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

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
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
國各分遣吏傳廐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又荀悅漢紀
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
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
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
時宜矣又王符潛夫論云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
人從之施德也又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則五十日

赦事對

行解 [illegible]詳類聚　在宥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illegible]有天下哉

呂蒙病 [illegible]　王猛疾 [illegible]吳書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內殿夜不能寐病小有瘳爲之下赦令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疾病未瘳苻堅大赦殊死以下

雲出　風來 上詳前赦 風角書曰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有大赦

過市　入關 [illegible]

動籥　鳴條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擊室籥動獄中人當出然其感應令籥動也 下[illegible]類聚

大恩　小惠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illegible]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郡上封非引伏斯大恩莫不焉有罪死已下前家史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臣以爲赦前犯[illegible]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詔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郡下詔赦焉 下詳類聚

躬耕　親政 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　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幸南郊

大赦天下

河塞　湖開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道過徙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寸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崔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王璽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天下改年

升臺　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illegible]太極殿前大赦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illegible]既饗芳氣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鶴留　鸞舉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

見其赦天下　又詔曰嘉瑞　甘露降　景星見漢書
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曰宣
帝神爵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
鳥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　蜀志曰後主景耀元年
景星見於是
大赦改元

赦有三北堂書鈔

赦過宥罪易　議獄緩死易　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書胤征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左傳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不以
一眚掩大德並左傳　省囹圄去桎梏禮記月令仲春

赦有四白帖

烏啼宋元嘉中從彭城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
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
啼聲叩閣云明日有赦後　蠅集符堅爲赦令密議王
改爲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猛進紙墨有大蒼蠅

鶩甚厲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捕
窮言云有一小兒青衣于市呼之須臾不見得非向
者此之　效天傳曰爲溫慈惠和　以鏡古綱鏡前古稽
告乎　效天之生殖長育　莫不依遵
手苟有藉手鮮不赦有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舜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宣詔屬精更始
布新除舊布新　肆眚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　勝殘論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侯楚赦鄭伯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漢平帝詔曰赦令有司改行潔已
多舉赦前事非重刑　隱赦行刑後漢周紆字文通
顧心自新之意也　少恩爲渤海太守刻
毋赦到輒隱蔽行刑罪　見原不出磐石字子度尚爲交
畢乃出赦書注說官　注太守時出獄曰僞
言者格賊入荊州豫下注民原不肯出獄
乞對曲自尚不徽幽若理骨　不肯出於是徵尚
尚對辭　詩詠　易稱渙汗易渙汗其大號　開釋
窮決罪　澤及四海
昭蘇　欣戴　悅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慈宥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惡蕩穢　昭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廷中
仁必好生　圖政焉用殺　然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轡之懷　乘追解網之德　決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
恩　遂萬物霑雷雨之仁　四海叉蕭肅之澤　渙汗
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帝措刑　發揮生成
與歲更始　蕩滌邪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
於嚴科　宥罪恤辜義深於緩獄　雷雨作解聖人
開赦過之門　肆眚膺文先王明錄刑之典　習以

生常則起爲姦之敝　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宋
用赦請恩礦石　無誘倖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
時　惠者人之仇讎　法者人之父母管子　凱風無私
養之暖　朝雲無偏汗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俾刃　屬禍亂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啓　小惠不行無忘武侯
之議　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　民之多辟大爲
防而猶踰　邪有常刑小不忍而爲亂
論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　幽命動圜

狴六甲迎黄氣二元降紫泥龍值西上鼓振訊廣場鷄歌舞將金帛汗洋被遠黎　又答宿愛州報赦詩曰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潸涕別誰與奏明君

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爲始曁聖平恩降升一作平之道也寔就而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芭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厭將大

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蓂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欵於時雨女工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詔　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恩崇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　後魏温子昇孝莊帝殺尒朱榮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尒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共誠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勤効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狼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巵江河無以克其濫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將而有聞罪無攸縱是而可

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又遷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頹曆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矜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酆用追遷亳定鼎鄴都十世惟永氏用于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閟宮始就虔祗薦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圖

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眚之令可
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
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
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
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
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掃厥顛墜俾亡若存文
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
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
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
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

深水有倦終朝始發雷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
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
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
免七名改咒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教　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大議獄緩死著在令
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
意垂仁哀矜冥送吾以虛薄夙膺寵章光宅襟險奄
有全粤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睿思徒舉赤
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聿茲解網

○宥過　帖白

獲宥　不宥　赦過易君子以赦過宥罪
觀過論語觀過斯知仁矣　赦小過論語子曰赦小過　出輕繫…夏出輕繫
附從輕…所施刑也…從輕　赦從重…赦之　宥過無大…罪者赦
改過無吝　有言無辭不聽…
不赦　免刑　貸法　執禁齊衆
計過　求瑕　申恩撓法　議事原情　宥汝　愛人
教在知防　獄貴哀矜　法宜開釋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誠爲撓法
豈曰愛人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況當弘貸

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
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違法
者若可原情　肯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當
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
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　帖白

吾憂論語不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自訟語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訟責也
修省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怨艾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叩首後漢宋果性悍
喜與人報讎郭林宗諭以義果叩首後至并州刺史　洗心後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
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自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
不進而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秦設重刑漢名臣奏云秦設重刑赤衣半道景
公繁刑齊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義縱盡殺義縱爲定襄至則掩
獄中輕重罪四百餘人兼昆弟親戚私入相視或餉者有二百餘人物爲解脫死詳之罪盡殺之淫
刑以逞傳淪胥以鋪若此無罪命曰傷人焚林斷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
立刑不當命曰傷人號爲屠伯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守峻刑酷法時人號爲屠伯後坐枉法殺
人所誅其母不哭之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漢書依勢作威勢位也倚法以
削倚刑法以行刻削之刑報虐以威言以爲刑報上爲虐地曰陳咸爲南郡大守以
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計具符下以律成作司空司空王獄官也爲地日木桁不中程或私脫鉗鈦
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劇不勝痛自剄死者數歲千百人久者出廚爛家不得收茳鉗在項鈦在足
者土芥安忍無親以民爲土芥國其亡也次骨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塗面晉匿

宏字正宗爲河南尹無能名爲苛碎以桎梏罪人以壘塗面罝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宏累有政聲
以贖論也鑽鑿國語大刑用兵甲鈇鉞次刑用鑽鑿薄刑用鞭朴也刀鋸劉龔事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雕赦秦法酷烈慘礉史韓非喜刑名極慘礉少恩也急縱出刑法志緩
深固之罪急縱出之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得志于天下也委曲
生情王法大刑不可以委曲生情操切服下詳上鬻棺之喻今獄吏以苛爲
察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之家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
亦猶此也史記埽墓之譏嚴延母事文選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而迎喪北風
其涼詩序北風刺虐衛國並爲威虐也渭水盡赤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
赤微文深詆咸宜舞智御人張湯尹賞號虎穴尹賞爲長安令穿地
深數丈內入于中百人爲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抗藉死人號虎穴甯成束溼甯成

操下如束溼薪言急也淫縱　枉撓　弄法　舞文　吹毛
刻骨　鞭貫立威　筆削入罪　毀身焦膚　分骸
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巧詆　殘棄仁惠　專行
毒痛　雖稱惡疾　無乃忍人　視民如讐　殘人
以逞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誰則無罪　惟戮
是聞　商鞅嚴刑自斃　延年酷法見誅　既乖勿
喜之旨　豈念如傷之見　雖鄭傳猛政則曰寬難
而楚用淫刑誰能救療

○贓賄有帖白

妻受錢許宣時爲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慚自殺宜移書書掾之樞

以頭死也其子貸絹庾永爲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貸官絹十四末捷之市絹
還其官兄受遺鄭均兄爲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爲傭歲餘得錢帛歸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
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爲廉吏也奴取蒿謝緄免官訖富周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注典王也訖絕也絕富謂賄賂不行府辜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府聚也辜皋也功事也言受
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米肉卓茂爲密令人有言吏受其米肉者茂曰汝自以恩意遺之吏
不常以威力量取爾酒食王吉爲市相有微過酒食爲贓者雖十年猶加貶棄法其名籍也罰
金景詔無爵者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俾其受贓謝錢弘恭守張匡坐贓報陳湯爲訟
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無厭傳晉有羊舌鮒者黷貨無厭亦將及矣自止王述字懷
祖求試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
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華干昔附益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責

以賄成遂受梗陽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四知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唐類函卷八十終

唐類函卷八十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陽羨吳　馳校訂

禮儀部一　禮總載　制禮　威儀　法則　見君　士相見　擯介　拜揖　坐　行步　趨　灑掃

○禮總載一（杜氏通典）

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鬼者旨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令（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易教）伏羲以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蜡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嬀汭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于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

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爲體儀禮爲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漢與天下草創未遑制立羣臣侈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子悅切之儀救擊柱之弊蕝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習肄處帝悅歎曰吾於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太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但能盤辟爲禮容頌讀與容同

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爲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百四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總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

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復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玄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

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古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佟音彤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

禮國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篇爲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依貞觀爲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

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爲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

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採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云爾自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宋敏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准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皙傅咸鄭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王劭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泉

何琦虞喜應貞宋有徐羨之傅亮戴熹徐廣裴松之何承之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獻王逡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司馬筠丘仲孚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illegible][illegible]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illegible]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illegible]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眞陸遵楷史玄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賀[illegible]大隱韋萬石賀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閻仁請唐紹張星王嵒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張[illegible]師褚無[illegible]孔玄義賈曾李行偉韓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再思[illegible][illegible]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等或歷代傳習或[illegible]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于此注焉

禮總載三 藝文類聚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親附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為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酉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沈六曰辜疈普逼反七曰肆他曆反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三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禬會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鄰國相憂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朝聘曰問殷覜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所以憂民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溝塗所以合聚其民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慶賀　又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又曰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又曰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鄭注云筠篠也端本也四物于天地最得氣之本或柔勁于外或和澤於内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是也　又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左傳曰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禮

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　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物理論曰禮者履也

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禮而爲之節文者也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也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

人情而爲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漢書曰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范曄後漢書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特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

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禮總載三　初學記

事對

明體　辨位　春秋說題曰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下詳類聚　承天　法地　上詳通典下詳類聚　設容　辨等　上詳明體注周禮曰以人辨等則人不越　觀敎　適齊　上詳類聚左傳曰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　詣民　安上　上詳類聚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以教敬　修睦　周禮十二教一曰祀禮教敬二曰陽禮教讓三曰陰禮教親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制中　修外　禮記

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漢書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

順時從俗 漢書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下詳類聚

周旋規矩 上詳類聚禮記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事師敬長 上詳類聚袁準正書曰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

天經地義 並詳類聚

體信成仁 禮記曰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下詳類聚

應變從宜 上詳類聚禮記曰禮從宜鄭玄注曰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

考信成道 禮記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考其信示人有常鄭玄注云考成也下詳類聚

同天氣合人心 上詳類聚禮記曰禮者合於天時設于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統百官理萬物 上詳類聚下詳合人心注

象五行變四時 上詳類聚下詳爵與

兄弟親君臣義 禮記曰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又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定君臣篤父子 上詳類聚禮記曰禮義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別男女決嫌疑 並詳類聚

明是非別同異 並詳類聚

合陰陽同天地 漢書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合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稟其性而不能節矣下詳類聚

達人情從天道 禮記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左傳齊侯

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禮總載四 北堂書鈔

則天 左傳云夫禮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刑

法地 白虎通云禮以法地

事會 又云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宜鬼神亨上下之道也

文行 禮器云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爲國 左傳齊侯謂晏子曰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順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御民 說苑云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

是禽獸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要未之聞也

四嶽典 史記五帝紀舜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注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司徒修 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鄭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也

物之致 禮器云禮也者物之致也

義之實 禮運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人之主 荀子曰禮者人之所以爲尺寸尋丈檢式者也

國之幹 左傳云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定社稷 又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儐鬼神 禮運云禮者儐鬼神考制度也

兼仁義 袁子書云禮者兼仁義也

行政令 左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定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治人情 禮運云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

由文由用也用禮之文也過數過禮之數也逆古是逆古之禮許人次哉叔氏
專以禮許人不備禮備而不偏其惟大聖無體之禮多賤必多賤於禮矣無達
禮無達者煩禮之失煩謬於禮謬謬失也先王制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
及之有司掌鋪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正情性禮樂
所以立人倫正情性人足以防其失也節人心禮節人心無輕議禮不可去
君子曰禮也者不可斯須去身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別嫌明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天地同節大禮與天地同節上下有禮晉文覲師
上下有禮其可用也哀公問禮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也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
人不足以知禮竇融問儀後漢竇融字周公會高平第一先諸從事問會朋之儀適是時軍旅
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問禮儀若善之林放之問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鄒子之知子入太廟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子聞之曰是
禮也秕稗之禮不備委巷之禮鄙俚之義不爲必壞君子三年不爲禮禮
必壞無禮及禍多行無禮禍必自及行爲人紀　張爲國維　禮
煩則亂　禮勝則離　敬自中出　禮由外作　易
而生亂　過則有紊

【賦】楚荀況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
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
軍以彊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
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
者歟君子所敬小人所不亂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
性得之則甚足者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
則一四海者歟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隋】李德林爲隋文帝修定五禮詔曰禮之爲用時義
大矣哉黄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
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
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唐貞觀中頒禮樂
詔曰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
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内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
揖讓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
無體寧飾玉帛之容崇鐘鼓之奏

○制禮白帖〔易風俗附〕

配地制禮以配地使人禮自謂便人述舊漢王吉爲諫議大夫上言願與大臣延及
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用新後漢曹褒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
爲漢禮儀次序禮事依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吉凶始終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
禮冠擢褒爲右散騎達變史記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便事禮者
所以便事也從善擇其善者而從之去舊禮曰以法舊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不襲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相沿禮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言不改革也天子
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天子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定漢儀叔孫
通制禮以定漢制之儀守唐法仲尼曰夫若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順其宜史記
聖人因事以制禮故事異而禮易帝王不相襲何禮之拘五帝三王隨時制事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

必整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動止有則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閑居不減

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雖閑居威儀不惑諸子雖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也

進止以禮朱穆字文季守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以禮諸儒稱其高動作可觀

馬參詳前坐不離席不周禮盡席 燕則有跣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之燕注有跣不謂歛士也祭不跣 惰以受玉知晉侯之將終言內史過晉惠

傲以執幣辨若叔之必滅言叔仲惠伯楚鬬椒容止可觀動

作有文 拜迎而進 揖讓而升 樂且有儀 敢

不慎儀 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 足容目容誠宜

進退有度 接武布武能使威儀不忒○衣儀受玉

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高仰驕也卑俯替也皆有死亡焉

禮儀 卷全 十八 威儀

登席禮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也立懸孔張失位立在懸間客從而笑之稱諸魏志游楚字仲元爲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帝嘉之詔入覲楚自謂初不朝覲不知儀式帝敕侍中贊引呼魏西太守前楚稱諸帝祗之而笑

人而無止 吾何以觀 苟服位之

或愆 在禮容而奚取 苟或愆于威儀 是乃易

其紀律 禮失則昏 無禮則危

○法則 北堂書鈔

異宮 內則曰父子皆異宮鄭注云異宮崇敬也 同席 曲禮曰父子不同席鄭注云異尊卑也

服藥 又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云慎物齊也 尊賢 禮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鄭注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器敝 又云祭服敝則焚之又云祭器敝則埋之鄭注云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埋之

牲死 又云牲死則埋之鄭注云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 主與 曲禮云爲人子

者居不主奧鄭注云謂與父同室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不自名 又云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名也鄭注云名父母所以名子也子者男子通稱也 使擯 論語云使擯色勃如也鄭注云矜莊貌也 踐 又云足躩如也鄭注云盤辟貌也

享 享禮有容色鄭注云既享用圭璧乃以有私覿 私覿 又云私覿愉愉如也鄭注云私覿見也鄭注云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授 坐 享用圭璧乃以有私覿覿皮馬束帛也 升堂 又云升堂鞠躬如也 授坐 鄭注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鄭注云屏氣者靜以待君言欲之也 坐奠 內則云坐奠之 立視 曲禮云立視五

由所生也 坐奠 鄭注云奠停也 不授 又云不授爵也 立視 曲禮云立則有刺刃

也鄭注云舊禮謂立視則以盛物也 授 又云授刃者以刃授人則辟刃

也鄭注云輪轉云之車也 授拊 又云授刃辟刃鄭注云辟刃者以刃授人則辟刃郭注云刃謂把操

以刃授人也 不授 又云授拊謂把操 璧 曲禮云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鄭注云重慎也 尚左手尊行左也 不舉 徹縣

又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論父 又云已孤

禮儀 卷全 十九 法則

暴貴不爲父作謚 鄭注云子不爲父作謚謂貴子甚宜其妻 出妻 內則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 鄭注云子猶善也

注云論此語諸侯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鄭注云孔子正國之言也

大人 當此語諸侯稱之曰夫人 老婦 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鄭注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此讀如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又云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時事也 小童 鄭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 婢子 鄭注云婢之言卑也

見於其子君 鄭注云婢子小稱以下傳於其君也 鄭注云言卑近高也 謹鷖

也僻父母其早也 鄭注云將謂爲不敢高近危也 必揚

事與父母見也早起 登席 鄭注云不爲高 不揚

皆上堂內聲 鄭注云將即席容無怍也 坐必揚

將上警內聲必揚 容無作 又云將即席容無作也

注王制云者老不徒 鄭注云分班

行以與少者 鄭注云輕任并重任分 不徒

謂已行步 乘路馬 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 鄭注云路馬君之馬也

雜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鄭注云服者

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則上服法

也庶人無容庶人見君不爲容進退走注謂趨翔也奠贄再拜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則庶人不答拜也及門三辭北及門三辭注大夫見君也已上並儀禮

○士相見白帖

達命儀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曰某不足辭命請終賜見稱贄主人曰某不敢爲儀聞吾子稱贄敢辭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贄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辭贄爲太崇也迎于門外不敢受于堂人君禮然也請見者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雉腒贄冬用雉夏用腒羔鴈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注上大夫即卿也面前並羔取摯而不黨或自饌孤執也盖左執前足後執右足而已大夫相見辭罪贄其儀如士相食親戒大夫相食親戒速注先就告及期復自召之也受侑再拜迎賓門外拜至皆如饗拜幣束錦賓執梁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注云賓之西序不敢當尊處也主人從從辭降也士見大夫終辭其贄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出使擯者還贄士致天子莫書王氏史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列雖不能備猶愈於倉等栫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擯介白帖

相禮周禮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相入詔禮請期儀禮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注質正也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也侯擯王命諸侯則擯擯進也士介士適四方爲介注介大夫之介賜爵賜卿大夫士爵則擯注猶之卿命諸侯之儀贄膳擯士者膳其贄注入膳人也承擯紹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擯出

請事紹繼其位相承而出也假廟使祭王將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擯者進當命之使祭朝覲佐擯大朝覲佐擯爲承擯

○拜揖北堂書鈔

表情白虎通云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人事也致敬禮鄉飲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尚左曲禮云凡男拜尚左手女尚右手從下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殿前王隱晉書安平王傳云帝兆拜安平獻王於殿前牀下荀氏家傳云魏文帝在東宮荀公達有疾天子問病拜牀下當壁左傳云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偏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詳璧向辰孝經援神契云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復城戰國策云蘇秦斬拜燕復十城向井後漢耿恭傳云恭於踈勒城中穿井深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飛泉奔出賦六月左傳云秦伯享晉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歌鹿鳴又云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四下不拜歌文王之什又不拜歌鹿鳴之三叔曰鹿鳴君所以賜臣敢不拜膝隱地釋名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跽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于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相扶而上下也手加頭穆天子傳云膜拜而受郭璞注曰今之胡人禮佛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稽首頓首周禮大祝職云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祭鄭玄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奇讀爲奇偶之奇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吳　馳校訂

禮儀部二　明堂　靈臺　朝會　聘附　元正　冬至　朝賀　賀　執贄

○明堂一　藝文類聚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明貌也　周禮曰夏后氏太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筵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

雍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五經要義以太廟爲太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在國之陽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章有道褒有待　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堂牕四闥以地就陽位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焉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廷武王有靈臺之候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

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效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此節明三事不同也（按諸儒及舊說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所辟雍）

教導之所靈臺候望之所一轉黃圖以爲明堂辟雍同管子以爲明堂靈臺同蓋今亦異說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以孤竊自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於太山汶上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明堂二　初學記

事對

五府　九房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法曰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帝之府是爲天府　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闥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

承天　統物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　下詳類聚

四阿　九室　周禮曰殷人四阿重屋鄭玄注云四阿若今四注屋也　下詳類聚

四闥　八階　五經異義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　下詳類聚

布恩　施令　上詳類聚　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崇其祖以配上帝　王隱晉書曰祀明堂以答秀

學南　汶上　上帝其正中者太廟以順天時施法令　宋起居注曰今隨時

行正　聽朔　上詳類聚　明堂之制國學之南地實京邑　下詳類聚　明堂之制足以營建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布政聽朔　上詳類聚

蒿宮　茅屋　上詳三輔黃圖　天子每月於此聽朔布政　聚

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

地北類陰陽以知古室太之太古以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之美與于黃帝堯舜之德世是以三代修策勳布政於明堂春秋釋例曰周公制禮諸侯之也

秋人君將出于宗廟及行飲至策勳　下詳四時注　陽館　玄堂　並詳類聚

複道　周禮曰殷人重屋鄭玄注曰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者　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鄭注下詳類聚

正四時　統萬物　並詳類聚　禮三老　祭五帝　並詳類聚　享

上帝　祀先王　並詳類聚

明堂三　白虎通

教五教　序五位　白虎通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也　東西南北九筵南北七筵象天地順陰陽體象天地陰陽以之正位

位　天子之位也　辨其方位　注正示節　天子以其方位辨之　明堂之制不能入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

事不文事不鏤示人知節也　孔陽　不鏤　文選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詳示節注　夏制

三十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也　周制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以筵　以几

堂上以几宮中以尋野以步涂以軌堂中以几室中以筵　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　孝經　創

圖　黃帝　漢郊祀志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注

公玉帶　姓名也　室容二几　周禮明堂制云云　堂修七尋　詳殷制初學記

詩　孝元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曰質明揚上宰詰旦乘軺軒四圭臥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皇樽貂冕交揮映珩珮自相喧微風颺清管輕雨發陳根新花臨御路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

斯道愧能論

賦 劉允濟萬象明堂賦曰㫐哲惟后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祿以作乂攄元命之振英鼓黔雷以播氣運春昊而時成括闔陽與泰階襲三㢠以光宇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覲而龍圖出擁神休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祇以稱秩顧卑宮而自處惟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姬營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脩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咸以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修宗祀非夫為已者也安可已乎粤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四門可納四氣照明八窻均調八風靡金靡玉匪磨匪礱去脩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為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相乎皇穹颩乎懿濞禮芳豐融雷承乾以震耀雲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頌 宋庾遹之明堂頌曰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渭黃縣啟颺耀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縣縣教樞翳翳化紀聲流五都風侮千祀我皇烝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祀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啟啟率海駿奔孚誠慶耀旁燭休光下發

銘 後漢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窻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靈臺 帖白

視祲(瑞祥視祲 祲氣也) 觀變(洪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天文之變而候日月) 國南(靈臺其高九仞在國之南上以觀休祥之變) 堂右(文選云靈臺在明堂之右) 祈禱(禱禳災) 考休徵(文選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崇上帝(尚書帝命驗 崇上帝) 元氣(王者升靈臺以望元氣吹律觀物變) 太學(大戴禮講藝文諸論之) 因太室曰明堂 子來(詩云經始靈臺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注詩文王造靈臺也) 又曰清臺 殷曰神臺 周曰靈臺

○朝會一(藝文類聚)

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之事) 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

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于春見諸侯則圖其事可否圖考績也 尚書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注云既盡也見覲也言舜以日盡正月中乃日日見羣牧 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朝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左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 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理

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 又曰子產相鄭伯如楚曰僑聞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又曰遠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又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若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穀

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春秋說題辭曰諸侯施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義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 白虎通曰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

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衆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皁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

方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武賁旄頭文衣鶡尾　又曰冬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鶡尾以列階議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

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悦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歡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　又曰太常張華上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三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酥酪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朝會二　初學記

事對　考績　獻功（並詳類聚）　赦過　除愆（禮上詳類聚）以結周諸侯之好……也所以圖事　巡功（並詳類聚）　講禮（春秋說題辭曰遺考虞夏后）　述職（並詳類聚）　示威　訓義（上詳類聚會者所以與春秋明義考古昔）　觀岳　朝臣（上詳類聚）　軍臣於茲土而禁王帛者國　也　盍先王之高會　四方之軌則　考禮　正刑（並詳類聚）　考制度　正班爵　並詳類聚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玄注曰五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諸侯皆貢）

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以曰小國有五惡大有其罪戾講其政事供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　時事　奉珍物（左傳曰晉韓起聘于周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問之曰晉[illegible]　事其（不失舊）　矣王聞之曰韓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　訓上下　明尊卑（上詳類聚）　堂之位（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講文德　明禮義（並詳類聚）

朝會三　北堂書鈔　聘附

聖人南面（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鄭注所先謂未追飾事功也存愛者察有仁愛者也）　天子執冒（周禮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注）

曰名王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十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也**負斧南鄉**禮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注云負扆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周公于前立焉**北面東上**又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當扆而立**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當宁而立**又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合宮**尸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者**周公明堂**禮明堂位鄭注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朝王也**康王酆宮**左傳云康有酆宮之朝案周康王朝諸侯於酆宮**漢武甘泉**漢武帝紀云後元二年春正月朝諸侯于甘泉宮**辨色始入**禮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注云小寢燕寢也

釋服服玄端也**朝服以視**又云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正位辨等**周禮司士職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案鄭注云此王日視朝事于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日邁月征**毛詩小宛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注云此行謂日視朝而月謂月視朔也先王制禮使君臣議于政事日有所更月有所易無止息也**建大赤**周禮巾車職云象輅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鄭注云象輅以象飾諸末象輅無鉤以朱飾物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日首事**周禮司常職云道車載旌鄭注云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服皮弁**周職云眡朝則皮注云眡朝視

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袞冕眡音視**致馬資**少儀篇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注云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重法度**白虎通諸侯來朝天子覲與之合忠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習威儀**儀禮聘禮篇**修王命**左傳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正德刑**周禮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五年一朝**禮王制篇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五歲而朝**左傳云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和鸞雝雝**小雅蓼蕭篇云

龢鸞雝雝萬福攸同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鸞聲噦噦**小雅庭燎篇毛傳云噦噦徐行有節也**言觀其旂**小雅采菽篇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毛傳云淠淠動也**星陳夙駕**曹植應詔詩云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四塞告至**禮明堂位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鄭注云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四海來假**商頌玄鳥篇云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鄭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六服盡朝**周禮職方氏云王殷同亦如之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同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九州貢職**上**爲宮四門**儀禮覲禮篇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爲壇三成**司儀職云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

諸侯也 **朝聘之道** 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嘉好之事**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朝廷之容** 周禮保氏職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三曰朝廷之容鄭注云朝廷之容濟濟翔翔 **聘覲之禮** 禮經解云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朝宿之邑** 公羊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公也諱爲公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皆有朝宿之邑焉 **朝儀之位** 周禮詳上 **貢賦不乏** 左傳云貢賦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慢朝有禁** 周禮朝士職云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鄭注云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 **入覲于王** 毛詩云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諸侯以時見于王而貢國所寶也 **入覲天人** 應貞華林園詩莪莪列辟赫赫虎臣源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珠輪 **沐浴而朝** 論語孔子沐浴而朝 **盛服將朝** 左傳趙宣子盛服將朝上早坐而假寐也 **知者慮義者行** 穀梁傳云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爲主焉乎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注云知仁義皆君子所體其次不能全備故各以所長爲名在上者當器而使之也 **賓有禮主則擇** 左傳云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聘以下 **輕財重禮** 禮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

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義則民作讓矣案鄭注云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多貨傷德** 儀禮聘禮云多貨則傷于德案鄭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 **大夫郊勞** 禮聘義篇云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上公七介** 又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 **眾介北面** 儀禮聘禮篇云眾介北面蹌焉鄭注云容貌舒揚 **三揖至階** 禮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案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 **執圭執璋** 又云聘禮君親禮賓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謹按熟食曰饔牲食曰餼圭以聘瑞使臣執以聘君璋使臣執以聘后夫人也 **私面私覿** 又曰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謹按私面私覿謂聘禮記賓乃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覿見主國之君 **子貢聘諸侯** 史記云子貢結駟連騎束帛玄纁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延陵聘諸國** 左傳云吳子使延陵季子聘于魯言諸風以觀諸侯

朝會四 白[illegible]（聘）附

奠壤 書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來珍** 漢宣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班次有司因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單于鄉風來珍朝賀自古未之有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爲單于正朔不加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後不王不爲叛臣宜以客禮待之位次諸侯王上詔從之[illegible] **禮經** 朝會禮之經也 **位表**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列位[illegible]處求[illegible]位也 **交戟** [illegible]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

矛之節　授子之餐
【詩】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
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
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
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梁簡文帝守
東平中華門開詩曰廝車向馳道總轡息中華落關
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啓雨曙色始成霞塵流
鋪紫若城風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巳自懷嗟　梁
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蘧車響北
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胥徒紛絡

繹騶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
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榮未開閶塵暗城
無影晴漸路不塵屯兵引畫劍騎吹動斑輪徒知卿
萕藻抽辭殊未申　陳江總答王均早朝守建陽門
開詩曰金兎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
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又賦得謁帝承
明廬詩曰霧開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幰引馬
度紅塵餘香貂拜斂衣花綬拂玄除謁帝升清漢伺
跡入紫虛　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曰北陸玄
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慙

日用化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岳雙闕臨洛陽圭影正
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靜朱庭皎日光纓珮旣
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采眊分脩廊元首乏
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隋牛
弘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曰恭巳臨萬寓宸
居馭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瓛連司儀三揖盛掌
禮九賓虔重欄映如璧複殿繞非煙　隋許善心同
前詩曰森森羅陛衛皦皦鏘琮珩禮殫五瑞輯樂闋
九功成　唐太宗正月臨朝詩曰條風開獻節灰律
動初陽百蠻奉選班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跡幸欣

天地康車輿同八表書文混四方赫奕儼冠蓋紛綸
盛服章羽旄飛馳道鐘鼓震嚴廊組練曜霞色霜戟
照朝光晨宵懷至理終愧撫遐荒　虞世南凌晨早
朝詩曰萬戶胥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
送曉籌日暉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啓應路通籍
引王侯　魏徵奉和正日臨朝應詔詩曰百靈侍軒
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
海朝宗別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
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旣欣東戶
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萬億年　顏師古

同前詩曰七政璿衡始三元寶曆新頒宸延百辟垂
旒御九賓肅肅皆鴛鷺濟濟盛襟紳天涯致重譯西
域獻奇珍　岑文本同前詩曰時雍表昌運日正叶
靈符德兼三代禮功苞四海圖踰沙紛在列執玉儼
相趨清蹕喧篳道張樂駭天衢拂蜺九旗法儀鳳八
音殊渥氣浮仙掌薰風繞帝梧天文光七政皇恩被
九區方陪痊玉禮珥筆岱山隅　楊師道同前詩曰
皇猷被寰宇端扆屬元辰九重麗天邑千門臨上春
　李百藥同前詩曰化曆昭唐典承天順夏正百靈
警軒禁三辰揚旆旌充庭富禮樂高讌齒簪纓獻壽

觴萬歲移風韻九成　張文琮同潘屯田冬日早朝
詩曰假寐懷古人夙興瞻曉月通晨禁門啓冠蓋趨
朝謁霜靄清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綸文物紀濩爛聲
明發腰劍動陸離鳴玉和清越
【賦】傅玄朝會賦曰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
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
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衆官允勑萬國咸亨各以其
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
殿嚴嵯峨以崔嵬嵬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
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
席而立臚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
帛戔戔羔鴈邕邕獻贄奉璋入肅其容是時天子盛
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而聽朝平權衡乎砥
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
讌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
簫搏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内協頌聲外揚
【頌】岑文本三元頌曰攝提改度孟陬順紀歸餘既終
獻歲方始乃詔司存命掌故考憲章修法度三朝之
禮畢陳九賓之儀咸具庭燎晃以飆舉明燈燁以星
布爾乃月正元日節應句芒浮祥煙而泛佳氣闢閶

闔而敞德陽廣賓光於列位呼韓厠於班行百寮濟
濟萬國皇皇腰金鳴玉執贄奉璋内自畿甸外被要
荒輸賝王會納貢職方司儀之職無替臚人之列有
章既仰瞻於宸極亦矯首於巖廊猶川流之歸海若
湛露之晞陽張祟才設柷敔陳鼎實列樽俎桂柘肅
而爲衛戈鋋森以齊舉五輅接軫九旗揚旆羽蓋葳
蕤雲車晻藹發聲明於文物備威儀於冠帶
【表】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
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
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illegible]白日出幽谷而登

奢木目希庭燎心存奉極

○元正冬至朝賀（杜氏通典）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震恐肅敬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曰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

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貢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親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大皇賜酒食畢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陪前面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微行出罷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餘人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刻鏤）○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食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藩王奉璧拜賀謁者引上殿皇帝興

王再拜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前復再拜成禮下殿復故位又賛太尉公特進列奴南單于金紫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各奉璧皮帛羔鴈升賀引上殿如蕃王儀成禮復故位大行令以賛授賛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奏雅樂乘黄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六刻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酒跪授侍中謁者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還本位侍中中書令尚書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進御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太官令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持節跪進御座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乃行百官飯食畢太樂令跪請進儛以次作鼓吹又跪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勑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晝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前核不朝之歲各遣卿奏禮○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

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罇蓋施以白虎形以名焉○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脱舄劔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劔詣本位主客郎徒珪璧於南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再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劔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元日朝畢御坐南面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

殿西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設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令元日五等贄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爲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以小車升殿謂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鐏自餘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國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版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

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本公內外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罷○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乾先典○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勑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爲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勑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須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便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

藉玉飾焉以繪飾焉焉者以繪注衣之以布而畫之襄仲辭玉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主人答曰璧也不敢與泰詛好晉文絶幣晉書之傳以聘有幣為煩請絶其禮詔從之皇甫謐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而革歷代之制受贄於庭再拜送贄受贄於庭還贄於門儀禮士見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終其贄以不終答拜不答而受嘗君於臣爾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送再拜奠贄也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陽羨史孟麟校訂

禮儀部三

○盟會一 藝文類聚　盟會　饗燕

周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牲而致焉　尚書曰惟十三年大會于孟津王曰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左傳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而

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鄭人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師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 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 越人契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史記曰吳起東遊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漢書曰高后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晉中興書曰中宗以祖逖為前鋒都督徙北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盟會二 北堂書鈔

涖牲 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鄭注云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也 歃血 左傳云晉

楚爭先杜注云爭先者歃血也 陳牲 齊語曰桓公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賈逵注曰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 用牲 左傳宋公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襄二十六年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周信 又云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結信 吳語云越王使諸稽郢行成將盟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注曰荒虛也 崇德 左傳管仲言于齊侯曰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命政 周禮大行人職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云殷同即殷見也王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

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載書**左傳云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埋書**又云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掌盟法**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鄭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其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作盟辭**周禮詛祝職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鄭注云載辭為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禮之經**左傳云士匄錮欒氏會諸侯于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是以亂也**信之要**魯語云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與大國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諸信闕矣**已通上下**周禮大祝職云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注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著昭明**左傳云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割牛耳**周禮玉府職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執牛耳**左傳云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涉佗成曰衛焉得視諸侯捘衛侯之手及捥杜預注盟禮尊者執牛耳衛**社稷**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謀王室**又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杜注云以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討不庭**又曰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詛不信**周禮司盟職云詛其不信者鄭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不信違約者也**犯不祥**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杜注云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也**背不祥**又云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祈明神**周禮司盟職云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鄭注云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也**主諸侯**左傳曰趙文子為政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賦既醉**又曰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杜注既醉詩大雅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晉侯比之君子也**賦角弓**又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注角弓詩小雅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也**吳晉爭長**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閒以會晉公午于黃池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注遽傳也**晉楚爭盟**左傳云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師徒不煩**又云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煩言莫治**又云定四年會于召陵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楚敢背之**又云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駟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無盟矣**又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丹書白馬**漢書云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其國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珠槃玉敦**詳割牛耳注**持職待事**

曲禮云史載筆鄭注云謂負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

有禮庇民 左傳云鄭公子騑曰今日既盟之後鄭國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梐枑再重 周禮掌舍職云掌王之會同之舍梐枑再重案鄭玄注云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

設表爲位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朝會之言必聞于表杜預注曰著定朝內列常處謂之表著者也野會設表以爲位也

兵車之屬 齊語云桓公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注六屬會也

衣裳之會 公羊傳云齊桓公衣裳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也

恤病討貳 左傳云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注云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恤病救凶 又云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曰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大無侵小 又曰大無侵小執幣傳公以其伐我故也

夷不亂華 詳犯不善注

文 吳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幅裂普天無紀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叡么麼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桀是焉肆乃遐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殆有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群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如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

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翦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

若二寇不梟夷偷安當今生者不食今晉死者無
媿黃泉　晉王羲之爲會稽內史稱疾去郡於父墓
自誓文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之緒國寵榮
每仰詠老氏周任之戒常恐斯亡無日是用寤寐永
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於今日稽顙歸誠自今之
後敢渝變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
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也名教所不得容也信誓
之誠有如皦日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
曰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
我生民改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

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哀景以
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
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剖肝斮趾不
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
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言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
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
泣血銜冤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
姦逆叶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湘東王嗣
膺鴻業以主郊祭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
是諶是詰

○饗燕一　藝文類聚
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言四方之賓客
來聘王爲設饗燕之禮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
也常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又曰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禮記曰賓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注云以詩之義明賓
王之禮　又曰諸侯燕禮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所以明貴賤也　左傳曰魯文公即位衛侯使大夫
甯武子聘於魯魯文公與武子燕爲賦湛露及彤弓

之詩　又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
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今子傲取禍之道也　韓詩曰不脫屨而即席
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
之醧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
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　漢書曰高祖十二年擊黥
布還過沛置酒悉召故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爲
笑樂上留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
大風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春陵祠園廟大置
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亭令舍大置

祴夏 周禮鍾師職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鄭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祴讀為陔客醉而出奏陔夏也

三夏享元侯 左傳云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注云元侯牧伯也

四牡勞使臣 見上

訓恭儉示慈惠 左傳云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饗之郤至曰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陳薦俎序禮樂 禮孔子閒居篇云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

公當饗卿當燕 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

饗體薦燕折俎 左傳注云饗則半體而薦之燕則體解節折升之於物皆可食之物也

饗燕四 白帖

昭德 仲尼曰夫享所以昭德也

序賢 周禮曰合宴以賢序賓

折俎 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注合也卿當宴之禮故曰禮也

加籩 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六品注楚子為鄭所享用上公之禮九獻而禮畢庭中所陳品物凡百也

示禮 所以示諸侯禮也

合歡 酒所以合歡

好用 周禮九曰好用之式謂燕好所賜之物也

嘉樂 齊侯將享魯侯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君苟無禮雖美不食

禮容 享禮有容色

禮食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注晉臣旅會今欲異絳故特為設具禮食也

作詩 周詩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作詩以為飲

答賦 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為賦蓼蕭不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具百物 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則具十二牢具百物

用祭器 孔子曰敬則用祭器注祭器謂簋鉶之屬有好事於賓客則用之謂享食也

辭上享 管仲辭上卿之享卒受下卿之禮而還

徹加豆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曰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不堪無乃戾也請徹加然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加宴好 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

助歡敬 傳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先行饗禮次有燕飲也侑助也燕則命幣物所以助歡敬也

束帛儷皮 于人[illegible]賓束帛儷皮

飲賜加膳 傳曰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也

遂為客 宋人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客一坐所尊

晉侯命侑 晉侯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侑注命以幣帛助晉侯歡也

地室而懸 楚子享郤至為地室而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新井而柴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飲酒掘新井而

柴焉十日齋戒召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注云柴以蓋新井示其潔敬也

食饗之禮 非致味也注言務行禮

幣帛之式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謂用財之節度也幣帛所賂勞賓客也

成而加敏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樂且有儀 詩

異姓為賓 記曰燕毛序齒則異姓為賓注同姓無相賓之道

君子維宴 詩

旨酒千鍾 孔叢子

臣宴三爵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肅穆之容 皇情歡洽

嘉好之事 左傳

於為嘉客 詩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賞不令儀 詩

將以講事 國語曰夫王公諸侯之有飫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立成禮烝而已注立成不坐

不能相儀 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甚弘不沒 宴以合好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良以且不沒于

孫子必亡 衛孫林父來聘公登亦登孟獻子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

日孫子必信爲用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金罍 玉饌 從游 侍飲
初筵 終宴 合樽 促席 是崇嘉事 合愼
令儀 加貺得貺 爲歡則勸 重其好貨 飫以
顯物示物備也 列有楚之籩 命承筐之貺 陳旣臧之
殽 酌成禮之酒 備施氏之禮 加晉侯之籩
命示慈之宴 加有踐之籩 資飲食以合歡 用
歌舞而節喜 賓官敬於升階 禮且同於委巷
周文有在鎬之樂 漢武有濟汾之歌 享以禮成
是敦恭儉 賓由賢序必愼威儀 餚乾示禮將省
以威儀 禮爲訓恭不專於醉飽 行出門之恭拜

迎而入 畏至階之敬揖讓而升 周穆舉觴爲瑤
池之宴王母宴西 漢高擊筑爲沛人之歌大風歌也
臨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
詩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
忽如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
軻長苦辛 魏文帝於講堂作詩曰今日樂相樂酣
飲不知醉悲笳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又於譙作詩
曰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
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
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

昂 魏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
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
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
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
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
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
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儀詩曰嘉賓塡城闕豐
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秋風發西氣趙
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
詩曰魏魏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

斯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
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
珍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
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
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
賢主人與天享魏魏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

陳琳公宴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
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荀勗
從武帝華林園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
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
洪恩普暢慶及衆臣其一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
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内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
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其二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
詩曰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童梁甫吟秦娥張
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能幾何爲樂良
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太子賜宴詩

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
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禄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
臣羣彼先驅翻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
降及近古黄暉既渝素靈承祜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協風傍駭天晷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
世篤其聖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
茂德沖深天姿玉裕　晉王濟侍皇太子宴始平王
詩曰亹亹聖胤繼明重輝樂此棠棣其甘如薺我有
嘉賓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藹藹王僚惟中惟外如瑰

如瑤湛湛朝雲德靡不覆玄黄所綴文成綵繡政以
神和樂以安奏一人有慶萬邦是祈　又侍皇太子
餞楚淮南二王詩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
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祇承皇命
睹離鑒親觀禮知盛皇儲降會延于公姓贈彼行役
並惠同林分塗殊軌靡不迴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
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
暉峻朗翠雲崇靄卉晃振纓藻服垂帶祁祁臣僚有
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覿前容仰瞻玉容天
錫難老如嶽之崇　宋鮑照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

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遊
神居既崇盛嚴險亦周流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鑠可鏡桂棟儼
臨雲霧觴均飲德服道驗朝聞詎論禹無間非恥堯
爲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麗景
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徑廻流影遊阜徙帷
辦輕軫移鑾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服嘉誘小臣
良不才渦塵愧所守何用勝雕斲嘗木良如朽　又
侍宴詩曰廻輿避暑宫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
微商雲散漫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廻風稍驚冰落

光漸斜岍妙僻駐行雲清歌入曾漢辭顔暢有懌德
音良已絜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觴
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非煙秋樹翻黃葉寒池
墮黑蓮承恩謝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
君時暇豫曾城聊近遊清池窩飛閣跡樹出龍樓北
陸水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
然欣並命無以厠應劉　又宣猷堂侍湘東王宴詩
曰陳王駿鸞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
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蕭聲發桐門琴曲
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又侍宴宣猷堂應令

詩曰副君德將聖陳王才掞天歸來宴平樂置酒對
林泉爐香雜山氣殿影入池漣豔舞時移節新歌屢
上絃聽曲慙迴顧思縱徒欲眠　梁劉孝綽侍宴詩
曰清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炎出蕙樓望辰躋菌
閣上征切雲漢遠眺周京洛城寺鬱參差街衢空漠
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重發志賦詩追並
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綃何以儷金
雘　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嶠伏檻臨曲池樹中望
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邂逅逢
休幸朱蹕曳青規丘山不可荅葵藿空自知　又侍

宴餞賢堂應令詩曰北閣時見啓西園又已闢宮屬
引鴻鷺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
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豈人
告溽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
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詩曰大君追宴意十日遞來
過縈窒華池上開軒臨芰荷方塘交密篠對霤接繁
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餘波洛城雖半掩愛客待驪
歌　又擬劉楨應令詩曰副君西園宴陳王謁帝歸
列位華池側文雅縱橫飛小臣輕蟬翼黽勉謬相追
置酒陪朝日淹留望夕霏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

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飇自遠至左右芙蓉
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
隨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用慰我
心　北齊魏收月下秋宴詩曰此夕且言宴月照露
華浮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良交契金石上客慰
背蘇何必應劉薦還來遊鄴都　北齊楊訓侍公高
宴詩曰中郎數奏能司隸坐朝歸開筵引貴客餞玉
對春暉肇起金谷騎香逐令君衣綠酒犀為椀鳴琴
實作徽寸陰良可惜千金本易揮　陳後主晚宴文
思殿詩曰晚日落餘暉宵園翠蓋飛荷影侵池浪雲

色入山扉螢光息復起暗鳥去栩歸樂極未言酣杯深猶恨稀　又宴齊主陸繕省詩曰禁闥九重中宴賞三春日雲收山樹隱葉長宮槐否水綠已浮宮花舒正含實　又入隋侍宴應詔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總賦得置酒殿上詩曰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踈金箭羽籥響鍾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入隋秋日侍宴婁湖苑應詔詩曰翠渚

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卮太液張紅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閉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迥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杇步切榮過簪笏奉周行　隋沈君道侍皇太子宴應令詩曰副君臨撫暇禁苑暫停車水落金沙淺雲高玉葉踈隨廚白羽駕逐鈞紫鱗魚佩德良無已深陪終宴餘　隋劉端和初春宴東堂應令詩曰脅貝叶春芳開筵臨曲堂庭梅飄早素簷柳變初黃入弥羅玉俎九醞湛金觴箏響流飛閣歌塵落妓行何必西園夜空承明月光　唐太宗

春日玄武門宴羣臣詩曰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駐輦華林側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樹滿丹壁衮旒連九夷造瑤席五狄列瓊筵娛賓歌湛露廣樂奏鈞天爲樽浮綠醑雅曲韻朱絃粵余君萬國還慙總八埏庶幾保貞固虛己屬求賢　又置酒坐飛閣詩曰高軒臨碧渚飛簷迴架空餘花攢瀨檻殘柳散雕櫳岸菊初含蘂園梨始帶紅莫慮崑山暗還共盡杯中又冬宵各爲四韻曰雕宮靜龍漏綺閣宴公侯珠簾燭焰動繡柱月光浮塵起將歌發風停與扇迫瓊池任多士端扆更可憂　虞世南侍宴賦韻得前應詔

詩曰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得陪終宴揖管類窺天　杜正倫侍宴北門詩曰大君端扆暇睿賞慨林泉開軒臨禁籞藉野列芳筵參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非煙湛露晞堯日薰風入舜絃大德侔玄造微物荷陶甄謬陪瑤水宴仍厠柏梁篇闕名徒上月緣辨記談天既喜光華旦遍傷遲暮年猶負升中日緣祐奉肅然　薛曜正夜侍宴應詔詩曰重關鐘漏過夕斂鳳皇宮雙闕祥煙裏千門明月中酒筵浮湛露歌曲吐流風侍臣咸醉止恒慙

恩遇崇　魏元忠侍宴銀潢宮應制詩曰別殿秋雲上離宮夏景移寒風生玉樹涼氣下瑤池蜯花仍吐葉嵩木尚抽枝願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勑詠終南山詩曰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蘇瓌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金闕平明宿務收瑤池式宴仰清流瑞鳳飛來隨帝輦祥魚出戲躍王舟帷齊綠樹當筵客蓋轉緗荷接岸浮如臨竊比徵臣懼若濟叨陪聖主遊　劉憲奉和春幸望春宮詩曰暮春春色最便

妍苑裡花開列御筵商山積翠臨城起滻水浮光共幕連鶯藏嫩葉歌相喚蝶礙芳叢舞不前歡娛節物今如此願奉宸遊億萬年　馬懷素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積水逶迤繞貝城含虛皎鏡有餘清圖雲曲榭連緹幕映日中塘滕綵旌實洽猶聞簫管並留歡更踏木蘭輕無勞海上尋仙客即往蓬萊在帝京

【賦】魏曹植娛賓賦曰遂衎賓而高會丹帷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得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而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　晉王沈宴嘉賓賦曰朝陽曜景天氣和平君臣合德禮儀孔明酌羽觴以交歡兮接恭敬以中誠嘉膳備其八珍兮絲竹獻其妙聲樂周徧舞金奏克諧鍾儀之聽南風忘哀義感君子慨然永懷思我王度求福不回惟禮終而賓退兮實繫心乎玉階　晉成公綏延賓賦曰延賓命客集我友生高談清宴講道研精誾誾偘偘娛心肆情　隋薛道衡宴喜賦曰梁孝王帝子帝孫耤寵承恩名髙西漢禮盛東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繞砌風清冷而入軒

直凝神而迴矚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子當氣序環周人生游浮補天立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山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酸棗之觀荒蹊蕪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於長夜混是非而為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爽橫長河之耿耿掛孤月之團團乃有丹墀縹鼎杯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游粧影於歌扇散衣香於舞風圖雲刻霜之樽清桂醲花之酒拭珠瀝於羅袂傳金杯於素手　唐類函卷八十三

唐類函卷八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史孟麟校訂

禮部四 籍田 親蠶 巡狩 封禪 蒐狩

○籍田一 藝文類聚

說文曰帝耤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　毛詩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文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國語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反乃執爵於太寢命曰勞酒　又曰天子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　又曰昔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不聽師收於姜戎也賈逵注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發廣尺也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公三發卿六發大夫九發成人子三推謂諸侯九推也　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執耒鉏錢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而耕也從氣應時示率下也　漢書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子亦非文王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頒天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　又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梁五禮籍田儀注曰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為千畝天子耒耜一具公耒耜三具卿侯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籍田二 初學記

【叙事】綈軾　青幘上見潘岳藉田賦下詳類聚　青壇　華轅上見潘岳賦

徐爰賦曰衍參途之廣闊沙道路之悠遠增華畢之未鶩沙之同方其已反三推千畝
並詳類聚千耦萬響纓襲籍田賦曰詔司芒使掌曆兮物義仲以農期歲晨祈而舉趾兮
樂田祀以禦詩云載芟之千耦兮美振古之如茲徐爰賦曰隱千軫以風行闐萬轡而霧轉自日躔晷
乎桑野大駕疏幸乎畺甽事天祈社並詳類聚教養禮記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致敬耕藉所曰
以教諸侯之養下詳類聚載耜注云元辰蓋郊秉耒禮記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公
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後吉辰也大夫耒耜農器也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降靈壇修
帝藉上見籍田賦曰龍介馭蓋岳以剡張衡東京賦曰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之千畝
給宗廟事社稷並詳類聚

藉田三北堂書鈔補成鈔

饗醴國語云王歆饗醴乃行太史贊王王敬從之注云饗飲也王沐浴飲醴也省功又云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禮部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賈逵注太師三公官也省風土國語云

迎春和漢名臣奏云昔者上言先農之禮音官以省風以音律省土宜所以親奉東南鐘之氣而藏之以奉順時之令迎春於東郊以致時雨賈逵注云音官樂官也主所以省風土之氣養萬物也侯知敬禮記云
云瞽師音官樂官也以名藏神王蒼東藉南田生以長之處五穀種則土氣
注曰瞽師音官以名藏神也藏於東藉南田王所藉也後諸侯卿侯祭帝藉
廩謂御廩為耕藉之事然後王所藉田也祭於先農任侯見藉田賦
並謂先殼祭藉以然後王所耕藉田也
所以充鄭注藉千乘於先農也史奉禮漢舊儀云春始東耕於藉田
主藉田以紕於畔也藉千乘任千乘曹植
畝挑鏤於藉田賦曰耕
祠一牢漢舊儀云先農以一牢祠於田
戒農用國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具田器補藉田賦先農事具田太史順時
國語曰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
賈逵注云祓除也祓除其不祥也不易不易其業也
土物之宜循其俗也農正陳禮國語曰農正

田大夫主敷陳藉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司空除壇又云司空除壇于藉
風至王既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乃行
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湖課皆乃行野廬埽路並見藉田賦
田賦百官御事國語賈逵注云百官御事治也庶民畢從置耒耜上輿國語
服志云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置耒耜於軾上耕
官賦云太和六年春上既創耕藉田宮中漢昭紀耕田在未央
中發趾千畝躬耕帝藉發跡乎千畝以辟先農萬國至尊尚書符問藉田漢儀
先萬國上詳親祭之義晉禮志云先農亦祭古者祭稷勸農之道
無正自祭之文然王者祭四望則五祀則稀冕以此為親祭之義也
社稷五祀則稀冕以此為親祭之義也
藉田之禮廢則王教之缺矣公卿祀先農齊書禮志曰北
典闕矣勸農之道缺矣
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太牢祀先農神農于藉田上祭訖親耕
曹植藉田賦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司農司稼
以太牢祀先農于藉田上祭訖親耕
以供郊廟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敦孝致敬

禮部
勤已勸人后稷播殖夏禹躬耕修六府穀之
為本陳八政食以為先將率三推誠本農於后
稷不藉千畝貽諫於虢公既種既稼將耒耜
以率先不躬不親望黍咸之致信周宣惰千畝
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覽言
闕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題封經地域辰角麗大部
浮謁起青壇沈腴發紺耦菁服為同德黃冠獻嘉壽
宋謝莊侍東耕詩曰肅穆本晨發恭帝肅朝開仙
鄉降朱謁神郊起青宮於寔承夾繁陽樹迎初薰觀
德欣臨藉瞻道樂遊汾梁武帝藉田詩曰寅賓始

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佇
霞昕浥露迓光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發
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藉乘
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稔禮節少公卿秉
耒耜庶甿荷鉏耰一人慙百王三推先億兆○梁簡
文帝藉田詩曰禮經闢往說祝宰著華篇豈如春路
動祈穀重民天蒼龍引玉軑交旗影曲旃皮軒承早
日豹尾拂游煙地曆重暉淨林芳翠幕懸青壇出長
畎帷宮繞直阡秉耒光帝則報獻重皇虔虔諧金石
奏德厚歌頌詮三春潤嘗葵七月待鳴蟬鮭魚顯嘉

瑞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榮鄴令田是知躬稼
美兼閟宮教宣　○陳張正見從藉田應衡陽王教作
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玄山萬國仰滄海百
川歸東郊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閶闔啓
朝扉其一洛城鍾漏息靈臺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藹藹
鑾旂後鑾車遊絳闕風鳥度丹墀帳殿華金輿雁門
擁玉旐其二玉鑾帶非煙金輿映綠川雨師清遠路風
伯靜遊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
飛蒼玉前其三蒼玉臨芸壁青壇弼帝藉冑擬乃三推
齊衡將歸律蘭陽儼芝駕桂圃芳壇席山禽韻管絃
野獸和鐘石其四鐘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聚谷響遙
感陳王文雅多脩塗參弱駘喬木出輕羅幸承溫吹
末擊壤自爲歌其五

【賦】晉潘岳藉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親率羣
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
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
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
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
于縹軛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于廛左俟萬乘之躬
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

之萋萋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于輕幰纖埃起乎朱
輪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
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
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
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
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表朱
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方綵紛其
繁會震震塡塡以幸乎藉田蟬冕熲以灼灼碧色肅
其若似夜光之剖荊璞若松柏之依山巓於是我
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遊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

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躡踵側行擠裳連袂黄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九土之宜弗任四民之務不一假三時之弘務致倉廩之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芧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

以祇稼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宋任豫籍田賦曰瞻望丰壇又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映至德於咸位儷列聖於徽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賞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欣所修通提攜江澤眺嶺面松　陳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迴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耕籍之典爰降食芧之議

鑾朱鳥之高牕啓黄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遞寒暑而徂遷誇陳力而駑駘豈酬恩於暮年

【頌】今文本籍田頌曰正位恭己體元得一望之如雲就之如日郊廟致敬山川咸秩教先大道學敦儒術憲章載記殷鑒周宣廻輿甸畝駐蹕東壓親耕帝藉躬稼大田方期多稼介此豐年富是教資農惟政本上敦播植下勤蓑裳倈孱既著淳朴可反禮節既興登封何遠式敷帝典載穆王度元良育德維城作固股肱周召爪牙信布比漢之兆方周之祚

【文】齊謝朓爲隨王粲東耕文曰穀躔星昺稽表蜡先八政奚首六府茲宣犧壯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爲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槃稱新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乘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豫胥樂甘雨祈祈遂及我私我私之孰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豐是粢登頌有年

【啓】梁元帝慶東耕啓曰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膺耤圃漢之元鳳未足擬羈晉之太始非足扶轂但承明侍從郎耶未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論魏曹植籍田論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百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昃而歸館晨未晰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時禾黍與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涼清流庇陰嘉樹有慮無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芬藹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莨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大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疇益豐年

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親蠶一 藝文類聚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享先蠶躬桑以勸蠶事（先蠶天駟星也后妃躬桑率先天下也）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又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純音緇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周禮曰仲春詔后率外宗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爲太后幸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於北郊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列女傳曰宿瘤齊東郭采桑之女也閔王娶爲后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董巴輿服志曰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又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珫瑁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　晉元康儀曰皇后

采桑壇在蠶宮西南

親蠶二（初學記）

祭義曰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於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者使露氣燥乃食蠶）歲既單矣（單盡也謂三月之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晉禮志漢儀皇后親蠶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侍中成祭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陪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搖青衣各載鉤筐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簿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之祠畢班餘胙於從桑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下九條以桑受蠶母

事對

織室　桑壇　蠶宮　繭館　北郊　東苑　繅服　華勝　分繭　均桑　一條　三灑（詳已上並類聚）○以下

帖三宮夫人時展北郊之禮一十畝桑枝盡過南陌之功　采帝女之桑殘求十畝　公后妃之繭遂布三宮

賦晉閔鴻親蠶賦曰后躬功以觀匠均眾寡而抽稅令織紝於命婦供禘郊之盛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景福揚黼黻之奇藻搉朱紫之豔色

頌魏卞延皇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翁物鳥鴽昏正躬耕帝耤邁德班令嘉柔桑之產敷恩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于外揤考時日於巫咸詔太卜以獻禎御坤德之大輅騁翠䘵以揚旍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妾任於後陳載樊衛於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啟前路於三宮命蠶尤而清衢遊青蚪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覿休氣於朝陽步雕筐而下降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以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於蒸嘗咸華禮於中宇神化馳于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東帛之戔戔神澤霈以雨施洪惠布於無原同碩慶於兆民發二靈之永歡苞繁祉於萬國眷福蠻以旨旋羕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

曾玄

○巡狩一（藝文類聚）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覧也所以至四嶽者感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　又曰天子五年一巡狩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巡狩所以宣布德義）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帝皇世紀曰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　漢書曰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又曰元封五年冬行南巡至於盛唐望祠虞舜于九疑登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又登之罘（東萊有之罘山祠）浮大海山稱萬歲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至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耕於定陶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都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則下唯此時施行　摯虞新禮儀曰魏元氏巡狩故事新禮守方岳柴望告至設壇諸侯之覲者以摯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覲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

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黃帝太一帝推曰欲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

巡狩二（初學記）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岱宗泰山也燔柴以告天）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孔安國注曰五等諸侯執圭璧也）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

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
新豐秋潭清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
大風　隋煬帝還京師詩曰東都禮義舉西京冠蓋
歸是月春之季花柳相依依雲蹕清馳道雕輦御晨
暉寥亮銳笳叅葳蕤旌旆飛後乘起文雅前驅厲武
威　隋李德林從駕巡遊詩曰大夏堯遺俗汾河漢
豫遊今隨龍駕往還屬鴈飛秋天行肅警路日馭翼
華輈朝乘六氣輦夕動七星崖谷靜禽多思風高松
易秋遠林才有色遥水浸無流京華佳麗所目極與
雲浮但覩凌霄觀詎見望仙樓鍱門皆秀發鴛池盡

學優符君華封禪東山觀射牛　又從駕還京詩曰
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太師觀六義諸侯問百年
玄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鎮象屯休氣華蓋翼飛煙
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迴日高峰馬照天
姑射神遊罷瀟關獵騎旋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隋薛道衡從駕天池應詔詩曰上聖家寰宇威略
振遐陲八維窮眺覽千里曳旌旗駕黿臨碧海控驥
踐瑤池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鯨螭　又從駕幸晉陽
詩曰省方遵往冊游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晚
巡營重巒下飛騎絕浦渡連旌淵水寒逾咽松風遠

更清方觀翠華反齊輦上云亭　隋虞茂奉和幸太
原鑾上作應詔詩曰居巡光帝則夏豫穆宸儀珠旗
揚翼鳳玉獸儼丹螭流吹和春鳥交弄拂花枝　隋
虞世南和幸江都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
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
流進畫舸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
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冬
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飈肅林薄暖景澹江湖鴻
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參
幸霑行葦無庸類散樗　又和至壽春應令詩曰搖

山盛風樂南巡務逸遊如何事巡撫人瘼諒斯求文
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泛沫縈沙嶼寒澌擁急流路
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迴駕且淹留後
車當鳳吹前旌映絲旒龍驂驟六馬飛閣上三休調
諧金石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厠琳球
隋虞世基和幸江都詩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
澤國翔宸駕水府汎樓船七萃榮長薄三翼亘通川
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洛瀾浮曉色遥林卷宿煙
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迴塘響歌吹極浦望旌旃
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唐太宗重幸武功詩曰

代馬徠迎吹驚翟禽愁昔襄況茲承春德懷舊感深衷積鑒欣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廻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煙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遥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

上官儀和過舊宅應詔詩曰石關清晩夏璇輿御早秋神麾颺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泛宛郊瑞氣浮大風疑漢筑蘂煙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舟偃伯歌玄化扈蹕頌王遊遺簪謬昭奬珥筆荷恩休

賦 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炎駭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霅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臨高衍之嵱嵷超紆譎之清澄據軨軒而周流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璧馬犀之瞵㻞歷倒景而絕飛梁浮蠛蠓而撇天兮曳彩虹之流離颺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發蘭蕙與芎蘼苟荔而為庪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霞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琁璣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黎四施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事畢功弘廻車而歸登長平兮雷鼓磕度三巒兮偈棠梨雲飛揚兮雨霧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炫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

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焉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光景之乘棹奔星之流旃攫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喜虞舜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廓蕩蕩其無雙

頌 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

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謝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一作練）胥奉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人官之列衛威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一作長）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袷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旌

後漢崔駰東巡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胤漢勳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觀

歎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於禁庭延儒林以咨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唯斯岳禮久而不修此神人之所慶王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岱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翠霓之旌旄東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後漢馬融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揆光若時則運璣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耆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畤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因岱神之所託散齋既畢越罪良辰棫槱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煬炎爛薄天蕭芥肆升青煙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誥】後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胐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

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翼翼百僚萬幾怒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日懷爾邦君寔願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禎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封禪一（藝文類聚）

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河圖

眞紀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甫退省考功　春秋漢含孳曰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繼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白虎通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也　又曰易姓而王必升封太山報告之義成功　又曰或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金印或曰封禪封之以金印言功成封禪以告太平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太

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平致教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令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鄭玄注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寳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爲雲師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一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士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代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又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已卯命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封太山如

郊太一禮　又曰李少君上言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以加祀皆至太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太山應劭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又曰倪寛對策云其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續漢書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爲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

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卽位于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漢官儀曰封禪太山就武帝封處累其石發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元封封禪書有白氣夜有赤光當天關下石門之時穆亦可畏　又曰泰山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北有石室壇南有檻中有玉龜南脊神泉飲之極清美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

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十五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封禪儀注曰侍禮凡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一作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纆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爲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旣平六合爲一宜勒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所宜未議　宋書曰江夏王

義恭表云彤氣降靄於宮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宜其修封太山瘞玉岱趾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司馬相如對禪書曰業隆於襁褓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於今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昭號施尊名將以舊六爲七攄之無窮碑方山俾萬代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應劭注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文武也）張華議曰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正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德號明至尊享福慶

篤黎民

封禪二（初學記）

【事對】承天　報地（並詳類聚）　降禪　升封（謝靈運泰山吟行曰岱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　下詳類聚）　建號　著紀（並詳類聚）　加厚　增高（白虎通曰增泰山以報天附梁甫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以成功相傳也）　封金　刻石　金策　石檢　金印　玉璽（以上並詳類聚）　三脊　六穗（史記曰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注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擇嘉禾之米於庖以供祭祀）　西鶼　東鰈（謝莊八座太宰江夏王表請封禪奏曰江淮鄙上之使結軌求

建岳誠爲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玄範暢文思
飛聲揔地絡騰化撫乾維瑞冊開珍鳳祥圖薦寶龜
創封超昔夏修禪掩前姬東后方肆覲西都導六師
石閭環藻衛金壇映轍帷仙階溢鄗黍靈檢燿祥芝
張樂紛韶濩觀禮縱華夷佳氣浮丹谷榮光泛綠坻
三始昭遐既萬歲受重釐
表李百藥勸封禪表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
地同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禮無輟而
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明及野馳心蕩慮伏願御六
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

遐響紹千載之遐蹤　朱子奢請封禪表曰臣聞天
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固
其位者上玄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
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
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
張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續禋燎繼蹤
韶夏豈殊道也　岑文本勸封禪表曰伏願順萬國
之歡心膺三靈之睠命備天官以周衛盛輿服以巡
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岱郊而啓軔指巖里爲一
息詔卿士二禮官設壇場陳玉帛禋六宗而報上帝

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帝王之盛節俾
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徽於來
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曰伏願褰旒寫照洽羣請於
帝俞闢纊垂矜遂徵貔於人欲騰茲璽語激彼天波
徵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陳鄗黍飾
蒼璧而薦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媲美使編
珠旒既開麗色於金泥觸石凝禎蕩浮華於石礅式
昭昌祚永播鴻　凡在生靈義深聳踊
○蒐狩一　藝文類聚白帖　山佩篇摘出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　茇草舍止也軍有草止之法　仲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禮曰
須禽降於長者而悌達於蒐矣　又曰畋獵有禮故
戎事閑也　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
以講武事也　穀梁曰秋蒐於紅以習戎事　文子
曰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
蒐狩二　初學記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

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郭璞注云蒐爲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爲順殺氣狩爲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爲田除害之義【闕】

講武 班固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習戎 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注云五戎謂弓矢殳矛戈戟　搏狩　大蒐 毛詩曰田車既好四牡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狩于敖　魏文帝校獵賦曰高宗征于鬼方兮黃帝有事于阪泉愠賊備之作亥兮忿昊夷之不藩將訓兵而講武兮因大蒐乎田隙　諫戎　講旅 揚雄長楊賦曰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揚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王粲校獵賦曰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　秋田　冬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秋田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蔕芥　詳前教下

蒐狩三 北堂書鈔

建大麾 周禮　下大綏 禮記　獵長楊 漢書　歷上蘭 班固　載翠冑　荷金銰 張衡　乘鏤象　馭玉虬 司馬相如　乘雕輅　駟飛黃 應場　大田館衆 周禮　蒐狩習武 左氏　選徒萬騎 司馬相如　傷雎六駮 張衡　背夏涉冬 司馬相如　施車載旌 周禮　岐陽之蒐 春秋成有岐陽之蒐　漆沮之徒　蒐於岐陽 帝王世紀　獵於漆滸 穆天子傳　升彼大阜 詩　獵於陘山 穆天子傳　田獲三品 易　一發五豝　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 典論曰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扶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　命軒軫軺　羽騎騰驤 應場　過防不逐　面傷不獻 穀梁云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刈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田則張幕　田則設旃 周禮　與自汧渭　經營酆鎬 揚雄　天子不合圍　春田不圍澤　刈蘭以爲防　置旃以爲門 上見　尚垂天之翬　張竟埜之罘　靡日月之朱竿　曳彗星之飛旗 並揚雄賦　逐禽輾十里　馳射常百步　掩長楊而連五柞　繞黃山而疑牛首　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 班固　君臣田獵以講武事　王者田獵以戒不虞 五經要義　虎落三嵕以爲司馬　圍經百里而爲殿門 揚雄

蒐狩四 白帖

案本作天子諸侯畋非禮禽荒親諫附　宗仁

示禮 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示汏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驅害 周禮蒐苗夏獵獸無害五殺無大畋獵　用鮮 子產云推君用鮮注云取蒐用禽以祭　簡車賦　習軍旅 季春出火爲焚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隨之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講戎事　繕武功　建旗于表　置旗于門　講一時之武 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遵三畋之文　講事必在於有儀　習利取觀於不犯　宋公載燧　爰分左右之孟 宋公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注孟畋陣

淹野寒風甜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舊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駟飛黃擁旓征建九斿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閶綱周合雷鼓大振千乘長羅萬衣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祖分長燧屯聚高煙蔽雲爾乃徒與並興方軌連衡驚飈四駭衝禽驚翔獸窮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罩介猴仰捷飛猱罕罼被於廣野京於照于中原晒然光給洪施普宣

唐類函卷八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蔣應震校訂

禮儀部五

辟雍　鄉飲酒　太學　釋奠　州郡學

○辟雍一

釋文　敘事　養老

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孝經鉤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注[illegible]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頖者半也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辟者象璧圓法天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又曰辟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天下之殘賊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雝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甘露二年帝幸辟雍命羣臣令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辟雍三

行禮詩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無不

服歸班政終軍對曰建三宮之文質彰厥職之所宜班政行以質也於樂詩於樂辟雍注

文王知馬凱樂諸所以為音聲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音樂諸在辟雍者言感中和之至也乃營

文選營三宮注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乃左制辟雍在明堂之左中

圜明行後漢明帝幸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獻王對漢武帝時河間

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上謂

明堂靈臺言天地丹臣入民皆然詩典禮晉稽古累各云讚

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冊整法云王沈辟雍頌

流俗之華談綜孔氏之舊章整法云天子親整

法駕撫玉輅幸於海宮覲拜聖皇位止文選乃流辟

三老五更出於南門之外雍辟雍湯湯

聖皇位止禮記曰四方莫同皇王辟養老

造舟為梁皇王教化雍注辟雍教化天下也

之制王沈辟雍頌序云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制也親降萬乘之尊執弟子之禮自春秋以來

禮樂昏瘵東京辟雍頌道德之富

賦後漢李尤辟雍賦曰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

天羣彬彬光大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圓

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

德由斯以匡王公奔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

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

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戚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

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

抱珍來朝南金大璐玉象犀龜

頌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

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人君革命

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

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

昆蟲皇帝出震體茲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

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凝彼重離光茲七廟儀天以

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

準的惟舊為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受詔弘宣發論詔題擁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天

人開闢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鋒

起問難泉涌鋒錄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

浮雨布介王本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

法何晏愧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

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丰興史克宣其

懿胥雅大將王廣述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

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

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

已平儲駕戾止和鑾有聲弘風闡肆崇儒肅成丹書

貴道黃金賤籯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太學一杜氏通典

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殷制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宗也○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以小學爲虞庠之制又云天子曰辟雍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處一云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太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門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卜別南西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學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馬融曰媺消也告王以善道師古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媺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和德者中德也鄭玄曰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鄭玄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行盡其愛敬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也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

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師尚父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淳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猶閒也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

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居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不
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頃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
矣○漢高帝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
學之士也及孝景不任儒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
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延儒者百數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
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
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

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
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
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
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
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
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
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後漢質

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
學每歲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
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
首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
二年詔曰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幸奭或六十以下
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穎川王通經拜太
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
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律試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
試科畢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
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太學小學自王太子

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
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
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
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
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
常為作品式從之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
共習肄禮儀又增滿萬百人漢末至數千人○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
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
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
補文學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

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每試不通者各隨後輩復試試通如前補用○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子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上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

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濟濟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闕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唯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外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也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立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亦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爲大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須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和四年

詔立國學置學生可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旣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以闕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矣永明以從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晝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illegible]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

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唐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又勑諸

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
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
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
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
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

太學二 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學校中分出

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故鄭
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也
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

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
之而後教之以藝也　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禮記云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鄭注云論說課其義之深淺不能復劣
東觀漢記云光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
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晉諸公
贊曰惠帝時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
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班彪奏曰臣聞師曰太學明
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太學三 帖

右學殷制右學為東膠周制為東膠學官漢立太學之官書府教胄
子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國子也糾學士東膠所以糾學士辟雍所以通典收養儁
德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中學也序言養也所以養儁德也示敬道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博士掌教劉顏上疏曰宜高選博士服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長師
氏詔王詳通典教學為先古者建國教學為先入學以齒皆以幼為序長
不以尊卑為差承師問道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
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化民成俗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傳習雅言　討論大義　賜先
儒之風　知要道之善　既闡文明之教減五登三
將令儒學之徒問一知十

銘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
理掃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
位

（一）釋奠一 杜氏通典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宮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
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故謂凶札師旅之屬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
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
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
先師之類也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始立學者既釁

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二代之學者[illegible]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先用樂大昕以鼓徵眾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謂禮器也有司攝其事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馘或爲國）○

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惠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於顏回也○東晉明帝之爲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二帝皆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遣）○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着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

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爲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大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

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朔 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禮堂舊有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議臣以學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 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貞觀二十一年制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 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

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令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循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釋奠二 藝文類聚

禮記曰釋奠則舍 音釋 菜舍菜即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祀其師以示敬道也鄭玄注云菜芹藻之屬 又曰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 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日丁亥者吉日也萬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 注釋置也為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廟 晉博士戴邈議曰周禮大胥之職掌國子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唯饗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曰若如來之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

釋奠三 初學記

事對 尊師 貴齒 蕭尼釋奠詩曰敦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 洗云不在表釋奠詩曰南庠貴齒東學尚親里將下問降禮師臣圓冠濟濟方領恂恂 重道 崇儒 上元尊師左見顏延之釋奠詩下 肄業 講藝 表雅釋奠詩曰肄業既敷 合奠爰始韶音邁奏笙鏞問起芙夏愔愔辟容譽德者并敷陳信焉取下見顏延之釋奠詩 立學 啟庠 禮上詳通典 王僧達釋奠詩曰時泰道暢禮備樂修啟庠選俊博學深求異人鱗萃淑美雲浮師尊 訓決嘉徽載柔 祭藻 舞戚 並詳類聚 肅肅 濟濟 王胡之釋

奠表曰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釋奠先聖宰士臣民順風載悅臣宿嬰重患不獲陪列豫觀[illegible]肅穆
穆之容仰望雲漢伏枕欣慨　下見傳咸釋奠頌

陳牲　釋菜　李諧釋奠詩曰沛澤南朝嵑山北面帝曰師氏陳牲委奠神具醉止薄言嘉宴　下詳類聚

禮師　尚齒　摯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遲諸業既終禮師釋奠升饗析翊上下惟燕邑豈其來肅肅其見　何承天釋奠頌曰乃昔孔顏夢周希虞自天山美異代同符經修講治研幾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

尊道　一

悅學　潘尼釋奠頌曰聖精儒術敦悅古訓尊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川之升如乾之運　何承天釋奠詩曰黃中宣朗徽音播越祇事昧早修禮明發明發伊何悅學崇儒願言西雍延想沂洙

探幽　論興　潘尼釋奠頌曰乃延台保乃命學臣探幽窮賾溫故知新　溫嶠釋奠頌曰敷論義興綜析毫芒賦納以言麗辭孔彰管籥備舉和樂載揚

師臣　胄子　上詳貴齒

注　下詳傳成頌

○以下白帖

觀禮　上下釋奠於國學觀其禮也

講經　晉書魏正始中

齊王芳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不躬親

兩楹之奠　儒禮祀事三兩楹之奠獻之儀

式遵前典　敬享先師　序齒于虞庠

展儀於禰廟

詩　宋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詩曰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緬德講藝立言俊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虞庠飾館睿圖炳蔚懷仁景集抱智麕至踵門陳書躡屨獻器澡身玄淵宅心道祕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正殷虔筵司分簡日尚席函丈丞疑奉職侍言稱辭惇史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肆義方訊大教克

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獻終襲吉卽宮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齊蕭子良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霜輕流日風迭夕雲雕簷結綵綺井生文四璉合音八簋舒芬　齊王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禮惟國幹義實民端身由業深世以教安金鎔乃器木術伊斵漸芳則馥履水冏寒聲宗務時頻官善誘洛此含生齊彼仁壽淳移雅鈌歷茲永久遊藝尊師獨學誰友三兆戒晨八鑾遵旦風動蓄宮雲棲參館禮邁仁周樂超英漢神保爰格祝史斯贊鬱鬯既終

德馨是與降冕上庠升宴東序槐宇金貞藩維玉譽時彥莘莘國胄楚楚　梁任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在昔竊運陽亂弘多夷山製宇瀛海爲家風雲改族日月增華欽聖茲遠懷道茲冲踐言動俗果行移風進往一簣啓或三蒙冰實因水金亦在鎔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梁沈約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尊學尚矣道亦遐哉啓圖觀祕斵苑典才事高東序義邁雲臺義義德傳灼灼英兮復禮曲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輶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墜典

爰修[illegible]祀咸薦迴鑾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
掌次髣髴神蹤徘徊靈蹕　又為南郡王侍太子釋
奠宴詩曰陵平相沿訓隨世殆政缺雅乖風離化改
禮亡徵漸樂沈河海二維淹構四教誰採瞻震並峻
兼鶴重離横書清道聯彼生知　又詩曰義重師匡
業貴虛受褒賢順風西河杜帝表跡彰光降情廻首
道御自靈神行萬有尊學尚矣繼列傳徽雅道或舛
茲道貞違自堂及宮畢修同歸泮洋化範楚楚儒衣
頌　晉傅咸皇太子釋奠頌曰茲茲皇儲既睿且聰神
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雖聖不恭乃修嘉薦于

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聖功暨暨皇儲希心闕里企
茲良辰卜近于中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
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
道之弘自今以始　晉潘尼釋奠頌曰三光迭運五
德代微昔精既沈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雍
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咨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啟
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日皇儲后體神合幾兆
哉先見知來動微　陳徐伯陽皇太子釋奠頌曰穆
穆皇儲巍巍副主道尊主鬯德崇監撫春誦夏絃修
書秋羽漢召趨幄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逍遙義府四

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鑾有聲弘風講肆崇
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籝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
槐陰市玄兒飛纓
讚　晉庾亮釋奠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荊豫州刺
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
盛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叙幽厲顛覆王綱
絕紀高岍為否六合錯舛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
無恥公以玄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
夫子既没洪範乖流秦雖慢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
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胄俾侯令月吉辰祇陳大禮

發肴鏘鏘威儀濟濟嘉薦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
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釋奠祭孔
子文曰粵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天降神惟天所命上
善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亞彼
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賓席上爲珍致虛
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梁陸倕釋奠
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
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
倍德溥化光儒經辨志濟濟洋洋
○州郡學　藝文類聚

離師輔而不反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鼓篋遜業**禮學記云入學鼓篋遜其業也鄭注云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遜猶恭順也**博喻為師**禮記云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州郡學三 帖白

士林開士林之學**講肆** **詩書之學**後漢儒林傳論云古者王家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星之事詩**教化之處**後漢魯平字叔陵為趙相趙王欲居學舍平陵不聽遂上言詔下詔從平言**天子立學**天子平奏曰禮諸侯路寢未有兆避之處不可以為學校為教化之處**文翁立學**漢文翁為蜀郡太守及諸四學館立縣小吏起學宮設官使弟子郡之養學業遂變鄒魯之教然後為四郊**天子命教**天下郡國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天下皆令學

博士考課學令曰博士常以考第上勤教**修廟得璧**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起屋行禮**史晨修孔子廟更起屋行禮於其處序高相望顯敞乎**矜刺廢**小雅盡廢則學不可廢**學不可廢**教所由興**學立膠庠**上分選造**將崇洙泗之風****必立膠庠之學**冬夏既非失教春秋寧罰有辭**君將化人學實**先務本**官能宿業**教之所興**化民成俗學則為先**官苟非人教所由廢

頌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謨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辭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魏申柏學宮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唯仁可憑唯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又孔子廟頌曰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魏王粲荆州文學記官志曰有漢荆州牧曰劉君
稱曰於先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
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
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
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然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
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
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
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
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
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

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
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
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
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
屢戢冠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
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
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勲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宋傅亮立學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
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
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

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
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今王略遠暨華域
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冑子陶獎童蒙
選彼儒官弘振國學
晉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
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齒冑子之教家弛勸學
之訓宜振起頹業以廻視聽拔光太陽燭之幽夜令
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梁衛文帝求寧國臨城
二公入學表曰臣聞瞻彼絅弧既次良冶相諸筍玉
猶藉他山攸汨渙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下帷投

斧昔人以爲精力秉筆委參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
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詁郊講道不勞買
生之議就陽啓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冑隨
肩選造　梁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
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
道行焉崇禮滋備離經之志辯焉故不升堂豈識
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
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勝書則夏侯歐陽易則
神輸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
玉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

建五長擠九德而導九州容成爲曆數[illegible]之端伶倫吹律應黃鍾之音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苞括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豈能纂以龜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啓 梁王僧孺爲蕭監利求入學啓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驪鑣故樸斲成於丹雘篠簜資於栝羽敢因草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梁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啓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

樽俎忘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含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毁於綈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潔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珥學於光陰勁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illegible]坐衞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棲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慨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居臣第西偏[illegible]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市以施立黌塾薦藝柔麻[illegible]創茨宇

教 晉[illegible]方生修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峯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事况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鄉飲酒一 杜氏通典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眾賓而與之飲酒）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

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于房戶間玄酒在西（玄酒在西上也）設洗于阼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主人將拜揖者將進揖當楣拜也再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逡遁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上位也）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升必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于薦西卒爵興賓

賓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于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序

端賓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不嚌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鐏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卒爵興介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拜二拜者亦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

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彌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即席設席于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長工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皆小雅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也王后國君夫人房

中之樂歌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告于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絜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之西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序相酬也司正退立于

席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以下賓貫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享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宴飲酒能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說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

能鄉飲酒也又云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亦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亦鄉射黨于飲酒之法也

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尊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不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本古也古者無酒水而已用牲用狗亨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主擇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燕私可以自專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繫之於天也又曰介僎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

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飲有朝夕暮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未夕而罷其正也終遂備充備也鄉飲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

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
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
禮○唐貞觀六年詔錄鄉飲酒禮一卷頒下天下毎
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㓜依禮行之庶乎人知敬讓

鄉飲酒二 北堂書鈔白帖合併成篇

拜賜 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速賓明日賓服鄉服拜賜 奏行 後漢伏湛造次必修文德奏行鄉飲酒禮 尊賢尚齒 禮鄉飲酒云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 少長以齒 又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鄭注曰遺猶脫也忘也 嚌肺啐酒 又云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鄭注云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嚌肺於席中啐酒於席末也 間歌合

樂 又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燕樂爵行 儀禮鄉飲酒云無算爵無算樂鄭注云算數也燕樂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酢而止也 禮廢序失 禮經解篇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闘之獄繁矣 十月斯饗 詩十月滌場朋友斯饗 三命不齒 不齒在父毋之列 明長幼之序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別貴賤之義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主人拜賓貴賤之義別矣獻酬辭讓之節繁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辨矣 既
崇嘉事　必慎令儀　將休老以勞農　則合歡而
序齒　飲以序賓獻酬無失　鄉唯尚齒長幼有倫
爵以上尊　式遵用酒　饗斯朋酒是法豳詩　五
十六十分坐立之儀　東北西南辨介僎之位　始

出門以見賓再拜而進　及至階而展禮三讓以升
賦晉傅玄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鵠乘之尊號以
幸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
定小會之常儀今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
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
賓主百拜貴賤修敘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
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
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養老一 北堂書鈔

養鄉 禮王制篇云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鄭注云　養老同也 養學 又云七十養于

學鄭注云學大學也在郊此殷制明矣 養上庠 又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養右學 詳上 月告存 禮記曰八十月告存鄭注云每月致膳 日行秩 又云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有常膳 不俟朝 王制篇云七十不俟朝鄭注云大[illegible] 問就室 又曰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鄭注云尊養之 燕[illegible]饗禮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鄭注云兼用之謂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深衣燕衣 又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鄭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也 治國上老 孝經云治其國者上老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貴德

尚齒禮祭義云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鄭注云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先事尊之於其黨也先見百年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鄭注云問其國君以百年所在而往見之存黃白首尚書中候以介眉壽毛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鄭箋云介助也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以介景福詩又云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毛傳云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祺吉也鄭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羅鳥助生氣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鄭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為賦以賜飾鳩賜王杖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咽設羣老之席禮記云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注

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養賢臣之老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鄭注云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于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

養老二白帖

致孝禮養者所以致孝教悌武王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悌也祝饐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乞言詩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序顛毛國語班序顛毛以為紀綱注顛毛髮也詢黃髮尚書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共杖伊耆氏共王之齒杖人祭祀共其杖函注尚敬也函其杖也授秩酒凡有秩酒以書契授之注秩常也九十日有秩餼七十公子鮑饑年七十者無不饋詒設五更詩抄適饌

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謂射省視之肆筵授几養老禮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注緝御者侍御者相續立也父事兄事白虎通云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五豆六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五帝養體禮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注憲法也法其德行也惇史惇厚之史三王乞言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注書其善言秋授几杖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秋食耆老春享孤子而秋食耆老杖賜孔光漢賜孔光靈壽杖言乞伏恭後漢建初二年冬肅宗行享禮以伏恭為三老乞言歸乎西伯孟子夷齊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盍歸乎來養於辟雍漢禮樂志顯宗祀光武於明堂養老更於辟雍合樂養老記曰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春秋釋奠也燕毛序齒燕毛所以序齒也三王引年禮記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謂校年也商王播棄書曰商王播棄黎老言紂老者不禮敬也老有加惠傳二

未有遺年禮曰三王四代未有遺年拜桓榮為五更後漢永平二年三雍成拜桓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命王祥為三老晉書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若播棄老將疇依教將行於邦國悌先達於庠序幸逢尚齒之朝宜守燕毛之禮用申之典既展禮於上庠從周之文乃乞言於東序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吳正志校訂

禮儀部六 祭祀總載 齋 沐 薦 祈禱 祈穀

○祭祀總載一 藝文類聚

尚書大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烝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焚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懸或庪或懸置之於山 庪音軌 祭水曰沈浮或沈或浮置之於水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遺象也是類是禡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禡莫駕反出詩雅 既伯既禱馬祭也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祓會福之祭曰禬 會 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曰禓 陽 絜意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禷 類 祭司命曰祉 俾利切 祭豕先曰禮 似勞切 月祭曰祽 子內切 尚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孔安國傳云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齋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其宗廟社稷也 周禮曰凡

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沈埋祭山林川澤以疈辜 疈普逼反膊也 祭四方百物 又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曰築鬱金煮之和鬯酒也鬱爲草若蘭 又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黝讀爲幽黑也 毛詩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傳云悔恨也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乎 又曰取蕭祭脂取羝以軷鄭箋云言后稷郊祀之酒及其米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也 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禮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又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于戶前相交承接在于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尸在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

交乎階也　又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謂泲醴齊以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　又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又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又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

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也）　又曰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上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又曰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以賜諸侯者也　又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預注曰辛有周大夫也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　又曰鄭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祭而修祀紓禍也杜太皞有濟之祀　又曰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後也舜重之以明德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

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下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尸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孝章皇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講論經義　王充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

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祟恩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越絕書曰越王旣往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　漢書武帝紀曰太初元年十二月帝東臨渤海望祀蓬萊　又郊祀志曰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

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祀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瑯琊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　又曰初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嗇夫其民吏愛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　又曰桓帝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爲壇彩色炫燿　楊泉物理論曰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德也　汝南先賢傳曰許伯歸先人冢側坊中種稻以祭祀種芋以充饑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

牖礎道廣五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浴蘭湯

祭祀總載二 初學記

事對

爲敬　報功 上詳類聚　許慎五經異義曰公漢祭自時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大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自辟者國君先有功德下人者令作其立故報祭之　騂牡 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下詳類聚　七祀　五祭 上詳類聚　袁準正論曰國之大祭有五禘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報德　崇恩 並詳類聚　鬱酒　蘭湯 並詳類聚　六變　九成 周禮曰司樂以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禮地　賓河 周禮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

北方 竹書紀年曰后荒壬申即位元年以玄璧賓于河狩于海獲大魚　彩壇　紺席 詳上類聚　漢舊儀曰皇帝自行宰臣從齋皆百日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鄉紺帳紺席　宜社　類帝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宜于社　鄭玄注云宜祭名也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　三望　六宗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下詳六宗　受釐　致福 漢書賈誼傳曰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注曰未央前正室　周禮曰掌都祭之禮致福于國　以享以祀　是類是禡 並詳類聚

祭祀總載三 北堂書鈔

教敬 周禮大司徒職云一曰以祀教敬則民不苟　致嚴 孝經云祭則致其嚴鄭注齋戒沐浴　明發不寐　奉禮 祭統云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致誠 又云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

祭徐幹士文云古人薦式蘋藻糈以紅芋豈必珍饈所以致之者誠耳蠲潔是歆殷元祭徐
孺子文云微物將禮蘋藻是歆龍旂承祀詩閟宮篇鄭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祭祀事也
龍旂承糦毛詩云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鄭箋云交龍為旂糦黍稷也言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
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登歌擊拊周禮小師職云
大祭祀登歌擊拊鄭注云拊者擊石也謨集登歌者升歌于堂上擊石磬也下管擊鼓又云
下管擊應鼓鄭注云應鼓小鼓也穆穆皇皇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儀一曰祭祀之容鄭注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雍雍肅肅毛詩云有來雍至止肅肅鄭箋云
雍雍然既至止而肅肅然乃助王禘祭奉璋峨峨詩傳云峨峨盛壯也鄭箋云璋璋瓚也奉
璋之儀峨峨然執爨踖踖詩傳云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卜爾百福
毛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箋云卜予也幾期也式法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故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期

嘏也如卜爾萬壽又天保篇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曰君先君也卜予也尸所以象
神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時萬時億又詩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箋云永長也錫予
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也不歆不祀左傳云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告之曰
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
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武帝祠畤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
白麟之歌高宗肜日尚書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黃鵠
這後漢書章帝紀云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岱宗柴告既畢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
來壇紫氣散殿前漢書云宣帝幸甘泉有紫黃氣從西北來散于殿前赤光
兆過汀列異傳云漢宣帝幸五畤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雍城來入祠中
入祠夜光如星古史
考云秦文公作鹿畤用三牲郊祭曰帝夜有光如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
鳴左右趨事毛詩云左右趨之傳曰趨趨也箋云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臣皆
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也鐘鼓送尸又云鐘鼓送尸神保聿歸箋云尸節神者也尸出入奏肆
夏鐘鼓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也文公
逆祀左傳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爲事乎張寬從祀益部耆舊傳云蜀郡張寬漢文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
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
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王祭殤五祭法云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
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侯祭殤三詳上澤虞共澤物
周禮澤虞職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鄭注云澤物之奠葇芹茆菱芡之屬司烜共
明水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注云

陳明水以為玄酒也明齍謂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也亨人共大羹周禮亨人職云祭祀
共大羹鉶羹亦如之鄭玄注云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雷鼓鼓神祀又鼓人職
云以雷鼓鼓神祀鄭玄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路鼓鼓鬼享鄭注云路鼓四
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祀上帝於北河十三州記云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車到鍾山
祀上帝于北河歸大功於九湖也祭蚩尤於沛庭漢高帝紀云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
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鼓皆赤
祭祀總載四帖白
多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盡志祭者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注盡物祭物備也盡志敬
也祀思敬祭思敬首義祭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謂失禮也齋如
祭以齊如也顒若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貴氣大祀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求食傳鬼

籍食求錫嘏錫以純嘏注純大也嘏福也備禮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注福非謂
望神之報以祭祀禮備爲福其吐傳神其吐之乎注吐猶不食也誰尸詩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勞矣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注勞勞來也諂也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爲人祭謂
祀以爲人也又爲人祈福從生祭從生者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二簋易二簋可
用享八樽祭以踈布巾羃八樽八政洪範八政三曰祀九式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
用一曰祭祀之式注謂財用之節度毖祀周書夙夜毖祀注毖敬也常祀四時常祀之暴
浩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忠敬禮記云祭致其忠敬武王重武王克殷所重民食
旅祭季氏僭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注爲其僭也修歲之首月令
正月修祭典注國重祭故歲首修之用數之仂祭用數之仂注筭今年一年經用之數用其什
一他非禮不誠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無豐于昵傅說戒高宗祭祀不

當特豐宜尊于親近之廟於彼於此禮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來頋來饗
尸祝過時祭過時不祭祀祝史正辭傳著誠致潔　依德享
義　齋敬之心　蘋藻之奠　乃矣　敬之　薦陳
侑酳　苟失其儀　是誣於祭　鬼神饗德　祭
祀貴誠　禮崇明祀　神享至誠　克禋克祀　是
享是宜　簠簋既陳　籩豆既設　致其誠信　潔
以馨香　齋莊之色　怵惕之心　儼恪之儀　敬
齋之色　愼抑抑之儀　降穰穰之福　仰得一之
靈　降時萬之福　正若思之貌　仰如在之神
苟非蘋藻之誠　是用私秖之禮　苟祭典之有乖

在禮容而奚取
【詩】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萬里實幽宗
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遂來太白旗
遙徵青鳥候以茲敬弗怠方知敎應宮　陳周弘讓
春夜醮五岳圖文詩曰夜靜壇筵謐月出杳增明香
煙百和吐燈色九微清五岳移龍駕十洲廻鳳笙目
想靈人格心齋羽衣輕蕙肴爲神饗桂醑達遙誠熙
然聊自得挹酒念浮生　陳叔達州城西園入齋祠
社詩曰升壇預潔祀詰早肅分司達氣風霜積發光
日色遲農教先八政陽和秩四時祈年服垂冕告幣

動褰帷瘞地尊餘眞人天庶有資椒蘭卒清酌簠簋
徹香萁折俎分歸胙充庭降受釐方憑知禮節況奉
化雍熙　陳楊愼從駕祀麓山廟詩曰聖德憂民服
塵旂謁山靈畫舫泛北渚文馬侍東平春浦戈鋋照
寒林鐃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都尉城井泉能共動
江沉得分行總幽細網合階靜落花明簷泉始入燕
軒樹已遷鶯非非蘭俎馥淡淡桂樽清銀塘日影盡
玉座舞衣輕　周庾信至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
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行當别關吏
直向流沙西

歌梁江淹牲出入歌辭曰祝詳史具禮備樂薦有牲在陳有鼓在懸騰燭象星奔水類電郊燎夙戒駝彼乘騎以伺質明以伸神宴　又薦豆毛血歌辭曰時恭時祀有物有則伊我上聖書貫抱明德犧象交陳鬱樽四塞黍惟粢穀酒惟玄默薦道蒼祈慶覃黎黒願靈之降祚家佑國　又奏登列之樂歌辭曰殷崇配天周尊明祀瑞合汾陰壽同泰畤青幕雲舒丹殿霞起二曜惟新五精告始于以饗之景福是履

賦魏孫該三公山下祠賦曰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焉在陘山之陽郎三公祠焉崇堂既

峻危閣造雲櫺軒臨萬仞之谿上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目永日夕宿東序召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十載三台耀靈賈降甘雨大山以有形為神神以無形為王若乃歆烝于上雷動于下公田穫于多黍稷婦利其滯穗亦茲邦之所以報歷葉不輟也於是援筆作賦招神靈之有憑壯夏屋之弘麗其辭曰岬作地勢恒岳吐精布濩傑啓上秀太清三后讚事兩師不嘗有渰淒淒潤我稷生兆人諒德圖象乘形考之舊史典謨無辭

序晉嵇含祖道賦序曰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于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君子行役則列之于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于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湮滅墳壁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托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建華維揚絲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遊盖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祭晉潘岳為諸婦祭庾新婦文曰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

隔哀亦時叙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儷執其帝偕奉夕朝彷彿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晉殷闡祭王東亭文曰以少牢之奠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鑑不塵精金能照君以珪璋質以明要少長風流衆契理調事優皇家道在佐千亮誠外內寄心萬里契同風雲義貫終始自昔索居荏苒于茲五載不覿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痛慨然惱運　晉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殷君謹

奠虞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玄粹含眞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貧褐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携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為重蘋藻是歆實過牲牢　晉王珣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棲確爾特立介一足以制群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靈倘垂尚饗　晉周顗

文祭梁鴻文曰晉隆安四年陳郡周顗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遁志貧賴塵垢離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符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膺得人在文忽以知命面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荷踐迹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宋王僧達祭顏延之文曰氣高叔夜方嚴仲舉逸翮獨征孤風絕侶　宋陶潛自祭文曰歲惟丁未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鴈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已達運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寂寂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齊卞伯玉祭孫叔敖文曰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荊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永風效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

靡要芳風如蕭清響如塤景矣行役言反豫方側聞夫子祀憤睢陽靈封積慕斤營椽荒幽幽神道為有為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　齊謝朓為諸姊祭阮夫人文曰婉娩嬪德幽閑婉性聊史弘箴陳詩陳訓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執閣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疇日交觴亭也虛簷帶上先結握中遺扇迸淚失聲潺湲如霰　齊孔稚圭祭外兄張長史文曰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筌蹄象繇糠秕彭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梁簡文帝祭戰亡者文曰降

夫既旋功臣又賞班荷元勳蘇逢渦綱校尉罷榮屬國蒙獎獨念斷魂長畢灰壞骨原染刃委骨埋泉徒開身没詎辨名傳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曰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鍾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隷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

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春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陳沈炯祭梁吳郡袁府君文曰夫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期臭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顯治巨麗竊以不敏出宰勾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壬事靡盬無失豫遊窺洞庭於五湖登姑蘇於九曲身後之事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楊世之墓公宮魯廟非復少昊之墟成土一棺未知何託觧劍絮漿轉增欷歔

○薦 白帖

嘗新先薦 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無田則薦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以仲月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如朔奠 薦新如朔奠
羞含桃 月令云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獻櫻桃 漢書叔孫通傳云上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之獻由此與
開冰 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于宗廟乃後賦之
薦鮪 又季春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鄭注云進時美物也
以彘嘗麥 月令孟夏以彘皆麥先薦寢廟注云盖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之散其熱也彘水畜也
以犬嘗麻 又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注云麻始熟也
薦韭薦稻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配羊配豚 又云韭以羊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配也
玄保珍新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自少至老謹于祭奠四時珍新末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張冲菜果 齊書曰張冲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

○祈禱 北堂書鈔

求福 說文云告事求福為禱從示壽聲
祈祥 周禮大祝職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鄭注云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禱宗周 周書云四月孟夏王佩祈禱于宗周乃嘗麥于廟
祈黃耆 詩行葦篇云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壽
憂百姓 淮南子曰聖人者不恥身賤而媿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為水以身解於陽所之河禱於桑林之下
念兆民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鄧太后聞之甚怒即敕令禁止以為何故乃僕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歎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黃氣陰室 異苑云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

谷楚辭朝濯髮於陽谷浴振衣楚辭新浴者必振衣進飲禮記浴出蒯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以盈氣請靧禮記子事父母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燂煖也潘米汁也靧洗面也去垢史記沐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臝浴傳曰重耳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觀其裸浴湢浴禮記外內不共湢浴湢浴室也浴蘭湯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履蒯席禮記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浴乎沂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同川男女不同川而浴不日浴日而齊必先浴未詳

唐類函卷八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吳正志校訂

禮儀部七　郊天　朝日夕月　祭星

○郊天一　杜氏通典

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司主屬會也所以會羣神各使有序不相干亂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

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圓丘以黃帝配坐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焉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按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堯帝玄孫計其代數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謬殷人禘嚳而郊冥嚳契之殳○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鄭玄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為神象宜與王服同也周禮曰郊祀二人裘冕送尸士師職曰祀五帝則沃尸又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罇及薦豋葅醢器並以

瓦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曰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牲用

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日用辛鄭玄云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言凡則天子諸侯同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餘四氣皆然若以祖之所自出即禘祭靈威仰於南郊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協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薦蒼璧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之圓匝也餘五帝則各象其

方氣之德為埒埤壝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為田燭以田時向日故也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

外道北設大次小次大次謂帷幄初往止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五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實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中有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玄云納亨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之言煙也以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illegible]天子奏王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及肆夏昭夏以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玄注大

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爲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者質故以大祭用之二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猶濁故也三曰盎齊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四曰緹齊成而紅赤色稍清故也緹音體五曰沈齊成而滓沈轉清故也無祼禮鄭玄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以其莫可稱焉者也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於奧中先行二祼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今天是外神無祼故七獻而已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爲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樂闋凡即奏黃鐘爲宮感

生帝及迎氣奏黃鍾大呂次薦孰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酒正云事酒昔酒清酒其法如祫祭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不守觀佾舞位○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顏師古曰

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二代尊雍四畤上帝名其祭處曰畤也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吳陽武畤雍東好畤皆廢無祀德公立都雍雍諸祠復興後四年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後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櫟陽祠白帝山阪閒曰衍畤如韭畦之形而於畦中各爲一土封也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時駒四匹每畤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也顏師古曰駟亦四龍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

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如淳曰權舉也狀若井桔槔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通一舉火者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爲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經時焚書坑儒後史無禮祠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祀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覆也一屋之下別之為五廟各五門[illegible]記曰五帝廟在長安東北）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火屬天於是垣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長門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立處以祠）人有書告平詐僞遂誅夷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

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為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於是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有言黃帝鼎成騎龍飛去天子曰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上遂郊雍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即謬忌也垓重也）五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於西南未地太一所用雉一時物加醴棗脯殺一犛（李奇曰犛牛音狸）以為俎豆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祠所餘皆燎之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後發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至雍祠五時成帝即位從甘泉泰時置於長安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能初能甘泉泰時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

問劉向向曰甘泉及雍五時始立皆神祇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明者且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故遂自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承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後漢建武元年光武即位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爲圓壇八

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黄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黒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爲門日月在中營内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背營内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醊張衛反至七年五月

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羣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爲漢起不緣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皇帝黄帝犢各一四方帝犢共二各一大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祭奠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天魁賁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莞簟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

方中兆一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南郊七里因火數先立秋十八日迎黄帝於中兆祭黄帝后土壇去邑五里因土數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西郊九里因金數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黒帝玄冥北郊六里因水數車旗服飾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禪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即位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帝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曹氏代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

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後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代不郊祀劉備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二年十一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〇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太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宜皇帝配十一月有司

奏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〇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太始故事安帝元興四年應郊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訥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玄〇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

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〇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詔增廣北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〇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巹祼香用沈器以陶匏

素俎席用藁秸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爲坎遂廢之十七年帝以威仰冕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爲壇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間

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丘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生帝赤熛怒於南郊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

郊天二 藝文類聚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　廣雅曰圓丘太壇祭天　毛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周書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周官曰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曰蒼璧禮天　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注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　又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五帝及天日月星辰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也　禮記曰郊之祭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　又曰大羹不和貴質也　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　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又曰成王封周公於魯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

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漢書曰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杜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　後漢書曰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道於洛水西橋逢暴風雨導從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北郊　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上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几玉飾器　又曰桓帝祭天居玄雲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以候

伍牢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卜郊免牲 左傳云僖公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云望祭山川星辰也魯以周公得用天子之禮故郊為尊常祀常祀必以其時但卜牲卜日而已郊免牲而猶望怠於古典得尊舊法也 南郊祭雨 謝承後漢書云州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察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瞑

郊天五 白帖

貴誠 郊特牲云郊祀貴誠之義 貴氣 禮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郊大物用氣 祈穀 正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祈福 文選有事於天祈福於上玄 后稷配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匡衡定 匡衡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

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八方五帝之壇周環其下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刻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寓龍馬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不敢修其文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備廢物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其紫壇偽飾女樂鸞輅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仁鬼神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報本始 郊祭報本反始 上金人 霍去病祭金人注祭天以為主也 供金版 旅上帝供金版 無不獻力 乃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 各以職來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百神受職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天神饗德 禮曰鬼神饗德 氾埽反道 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注謂郊祀也氾埽反道謂郊除其道 越紼行事 有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 竹宮望拜 漢武帝祀天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祀也 委粟始營 魏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 殷士助禮 毛詩云殷士膚敏灌將於京注殷士宋諸侯也

陟祭行灌鬯之禮於天地也 商王不修 尚書云今商王受自絕於天郊社不修 殷薦於上帝 易 肆類於上帝 書 盛禮 備樂 報天之禮 埽地之敬 玄德升聞 皇天眷命 明德動天 至誠感神 天親克敬 神享至誠 用繭栗之牲 陶匏之器 將有事於上帝 先有事於頖宮 商紂不修武王以伐 魯國怠慢春秋用書詳北

堂書鈔

詩 隋盧思道駕出圓丘詩曰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金根御六龍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

鍾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

歌 晉郊祀歌曰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冠青雲 又曰營泰時定天衷思心齊謀彼從建表蘊設郊宮田燭置藋火通歷元旬集首吉飾皆壇坎列室 侑玄饗神歌曰整泰圻祚皇祇眾神感羣靈儀祈有晉暨尊黎溢九有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宋顏延之天地郊夕牲歌辭曰夤威寶命嚴恭帝祀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宜地稱皇饗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

典聯事九宮列序有牲在脩有潔在俎式薦主衷以答神祐　隋牛弘郊祀昊天上帝歌辭曰肇禋嚴祀式奉尊靈因高盡敬掃地推誠六宗隨光五緯陪營金石諧合絲竹淒清我粢既成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福來成

賦後漢鄧耽郊祀賦曰咨改元正誕章厥新豐恩羨溢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文舒優游展弘仁揚明光宥罪人舉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華省奉贄厥珍夷髦慮巴來貢來賓玉璧既萃於斯萬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符蹈運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　晉郭璞南郊賦曰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鑾齊八騄列五幨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武騎仡以清道被練熌以波爛爾乃造曠場戾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圜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於是司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宸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義戴尊仰共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降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衛雷掃神宇風馬桂林抗旌琳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勲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駭兕方蔡振丘隴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頌梁簡文帝南郊頌曰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言而已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晏狳兒無所用其武功逆謠時維鴛鷺咸並修其文德玉門罷候紫塞沉烽書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皎衆瑞紛金人澤馬丹甑玉雞二角九尾四有六足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燎壇未闢爰命將作授以載營二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達四通廓郊彌澤南

睠重嵒北眺芒嶺東臨霸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白陵起伏澎湃嶢屼山川異態飛梁遂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翥其辭曰肅恭明神淡聽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聳蹌舞論韶龍苑稱拱郊宮載靜紫壇新謐肅肅禁闈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昭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康哉德盛美矣時豐三辰增曜七政永崇五方來洎四煥茲通懸繩度笮駕鹿追風既斆懋化復覩瑞滋金輦出野玉露霑堆紫脫神章華平瑞之長愉汪濊永固雍熙

表 梁簡文帝上南郊頌表曰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

徒設漢興北畤寅恪之道未隆而禮元含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禋理通孝敬潔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琊著潦炎德臨淄中山摛文魏美

啟 梁元帝慶南郊啟曰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朝日夕月 杜氏通典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鄭衆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尊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犧牲幣俱色赤樂與祭五帝樂同禮神之玉以圭璧邸爲璧服殺於上帝殺色界別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王服玄冕所以尚質自朔至暮行祭之禮亦以牲幣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天以同五帝之義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四氣之神分在各以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月於壇月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宗合爲大祭分爲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拜月於西郊若此因而祭於郊也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於

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牲玉亦無差別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此會同以春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祀月於北郊者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若王巡狩會明升煙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陽也方伯之命則瘞埋以祭月是於月以臣道而祭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太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爲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羣公無四朝之事○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

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禮古○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為

大遂親朝日○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准令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為朝日取月一日為朔夕月三日為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為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准

校典義宜從朏月○後周以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也○隋因之開皇初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唐二分朝月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

朝日夕月二　北堂書鈔祭祀總載摘出

別幽明　禮記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序以別外內　迎陰氣　列女傳云日中考正敘人事少采夕月皇大家　注曰少采降之乘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　本二分　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況人得不祀耶君子德端於始舉正於中故本二分也　祀五帝　禮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帝、　實柴以祀　周禮大宗伯掌大神之禮以實柴祀日月　圭璧以祀　又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于圭位以祀日月　成山祀日　漢郊祀志云宣帝即位於盛山以祀日　萊山祀月　又曰宣帝於萊山祀月

○祭星　白惜

散食　爾雅云祭星日布　注布散食於地上　祠牛　漢書高祖詔郡國立靈星祠農祥也祠以牛　祈天宗　祈禱於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也　禋六宗　孔安國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

反牲用黝犢地官牧人云陰祀用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黝幣用黑繒幣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太折祭法云瘞埋於太折祭地也注云折炤晰昭明之名尊神也配亦以后稷備五齊若祥州則醴齊面下四齊七獻本擬大祫九獻以外神無祼故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樽罍籩醢之器藉神席藁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掃器獻並如圓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南西向以奏函鐘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皆圓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圓丘之先奏圜鐘為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鐘為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幣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既置

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七獻並如圓丘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漢高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漢初因秦滅學禮經在人間潛出所以祠禮未修典禮用女巫者未多其梁山巫主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於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澤中為方壇壇一黃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尚黃始用樂舞帝親望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上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故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今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於南郊壇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岳位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河西濟北淮東河南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陟衛反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

犢后用犢各一五岳共牛一四海四瀆共牛一羣神共牛二樂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永平三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郊○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此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以來也言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魚豢議曰宜以宣后配地劉土昭烈即位營北郊於成都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

自後方澤不別立〇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年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玄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同用玄牲〇宋武帝永初二年親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皆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祥復還

〇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犧牲之色因舊不改從王儉議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袞冕用次辛之義詳祭天〇梁武帝制北郊爲壇於國北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川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省除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爲重遂省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〇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配〇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〇後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后土神元后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于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〇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犢同圓丘〇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

六里爲壇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〇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嶽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壝之南少西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

在滁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祇神州宗廟社稷） 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 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 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宫城之北郊十四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牲用黄犢二神州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置） 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續議而設皇地祇位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

方丘二（藝文類聚郊丘分出）

爾雅曰祭地曰瘞埋　廣雅曰方澤大圻祭地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禮大地四方以黄琮禮地　又曰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於北郊謂地神及社稷也　又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玄注曰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　禮記曰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祀神州地祇於北郊　漢書云武帝元封四年帝幸河東春巳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師古曰燭謂照也）　又云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爲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人一匹　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宫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祭五帝于雍畤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

【詩】梁傅昭恭職北郊詩曰皇猷屬穹昊至德邁深淵禋望終禮畢咸秩資化宣端職恭遂祀飭躬奉嚴蠲淑氣符首節光風臨上乍　周王褒從駕北郊詩曰惟皇敬明祀望拜出河東地靈開複道營星發紫宫衡街響清蹕值候起相風森沈羽林騎肅穆虎賁兮

【歌】晉傅玄饗神歌曰結方丘祇國琛樽既享俎既歆歛檢玉具麗金楙百福底自古錫萬壽迄在今　隋庾信方澤降神歌辭曰報功陰澤展禮玄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孤竹縮酒江茅聲揚鍾鼓器用陶匏列曜秀華凝芳郁芬川澤茂祉丘陵容裔雲飾山罍蘭浮沈齊日至之禮歆兹大祭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通其陰而已亳殷之社殷都亳也春秋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爲之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曰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鄭注云刑官爲尸略之也春官喪祝職云掌勝國邑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各自裁以祠隨豐儉也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自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

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鄭玄注曰周尚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注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皆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漢儀使者監祠南面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社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晉武帝太康

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社一位北向稷東向齊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名太稷○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爲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粱以璉其儀本之齊制敦音對○後魏天興

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爲社○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禮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註謂之墉北墉社内地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建諸侯則割方色土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也　又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代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又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　注云告社稷用大牢也　又無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大社于國中

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于周也　毛詩曰乃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也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掌以血祭祭社稷　又曰封人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曰壝謂壇及堳埒　左傳曰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四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又曰宋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民神之主用人其誰饗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暗恐犯之故縈也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也社稷所以有樹何

尊而識之使人望見師敬之所以表功也　又曰夏
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
惡者失之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
傍十數觀者如市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故死而爲
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爲稷　又曰夫窮鄉之社叩甕
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
鐘乃始知夫甕缶之足羞也夫至道之諭亦學者之
建鼓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
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絶於天地夫春秋

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晉傳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
於天地也故人不通覽者薄社之類薄卽亳也　漢書曰
社者土地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
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者
爲之主禮　又曰欒布吳軍時以功封俞侯燕齊之
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
之首以出種于帝籍蠶人受社繼祭以沐蠶種上辛
乃射里社于帝郊以所來作之豐　漢舊事曰天子
大社以五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
各以其所封方色立社於其國故曰受茅土　搜神

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晝見神光照社初
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芳名至瑒七
世顯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迎道北有
白社故處所在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市卽嵇
公臨刑處也　伍輯之從征記曰臨沂厚丘間有次
雎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處相承雖貧
人命齋潔祭時縛著社前如見牲牷魏初乃止　荊
州圖記曰鄭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伯村
有白榆連理樹其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爲社

社稷三 初學記

【事對】示本　表功禮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下詳類聚　封樹　列土並詳類聚　南社　石稷並詳類聚　探金　取劍上詳類聚錄異傳曰會稽賀瑀曾得疾不知人死二日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使人將瑀入曲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其中有劍使瑀唯意取之瑀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下問何得云得劍吏曰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使君疾愈唯使社公耳後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云　雩社　棄稷並詳類聚　殷柏　漢枌上詳類聚下詳通典　春祈　秋報毛詩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又曰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封土　[illegible]樹上詳類聚甚方牛盟文曰廣厦丈樹井一人之功吉凶人事豈一家所濟仰惟先王建社之制脩從詩人衛伏之義遂蒐樹立壇絜誓神明祭下之期猶戒亡身況乃路告靈祇祈盟以道德者庶能助周孔之一教中情禮於人神　道天地　受風雨上詳類聚中下詳通典　冐黃土

碑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曰東昏縣者衛地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爲社下宰隨相高祖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延熹中平曾孫放爲尚書令宰相繼踵咸出斯里延雖有積德修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作頌云

〇六宗 書北堂鈔

所宗者六 尚書云禋于六宗孔安國傳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祭法曰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

所尊者六 張統六宗表云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統而所據各異考校經理大義不通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即三昭三穆也

乾坤甲子 聖政論云魏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判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乾坤六甲子也

天地尊神 五經典義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中和之氣 摯虞新禮儀云散騎常侍郎以爲萬物負陰抱陽陰陽本于太極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大中之象 後漢祭祀志云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無六宗大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爾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安帝禮比太社 又云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建武復祭洛陽 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之

議由是遂祭六宗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五經典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并祭之

非天不生非地不載 尚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〇五祀 書北堂鈔

五行之官 漢舊儀云祀五祀謂五行之官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王其神祀之

五色之帝 聖政論云鄭衆說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

天子祭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又王制云卿大夫祭五祀

諸侯立 祭法云諸侯自爲立五祀

祈于五祀 周禮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玄注曰故書祀作禋鄭司農云禋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illegible]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刉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識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

臘于五祀 月令云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云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共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故大祭以報功也

因四時牲 白虎通云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祀之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古祭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羊用豚非用魚

迎四時氣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祀鄭注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〇四望 書北堂鈔

兆四望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旅四望 又大宗伯職云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曰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五經異義云望祭河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望祭海太山川月星也

秩祭公羊傳云僖公十四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則曷爲祭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大磬以祀周禮大司樂職云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鄭注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羽舞而祭又云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鄭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

毳冕之服又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珪之瑞又典瑞職掌王瑞玉器之藏兩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云邸本也圭本著于璧

○山川一 杜氏通典

黃帝祭於山川與爲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

于山川徧于羣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則每方各爲壇坎以血祭祭五嶽陰祀自血起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日埋川澤日沈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望祀謂嶽鎮四瀆器用蜃鬯人云凡四方山川用蜃用五獻禮器云五獻祭注云謂祭四望山川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注云毳冕畫虎雉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云周公祀太山以召公爲尸是有尸也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蕤賓陽聲次四其祭之嶽鎮則升血

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覲禮云祭山丘升祭川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也庪音久委反次薦豆籩及爓肉爲朝踐及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爓也爓謂沈肉於湯也故鄭云沈肉曰爓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崤即今之陝郡二崤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解凍也秋涸凍涸讀與冱同音涸凝也春解秋凝冬塞先代反禱祠謂報其所祈下禱塞同其牲用牛犢各

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崏山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此有岳山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但未詳岳之所在徐廣云岳山在武功地理志武功無岳但有垂山岐山今之岐山縣山兩岐故俗呼爲箭闊嶺吳山今在汧陽郡之吳山縣鴻冢者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葬雍故名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illegible]在蜀氐道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郡朝邑縣界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湫淵祠朝那湫在安定那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諠污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祠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

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山皆有嘗禾（以新穀祭）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滻灃澇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加謂車及騮駒之屬）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為壇兆時不用蜃同郊祀以爵獻凡有饌種數依祭溱令郡國有五嶽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居海應祀者皆孟秋仲冬祀之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禱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祀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置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

山北鎮醫無閭山（在大洲中遙祭）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鎮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嶽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為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為中天王南嶽神為司天王北嶽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泉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巫閭山為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岱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

山川一　白帖

命祀　月令正月命祀嶽鎮海瀆

詔修　漢武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祭也

柴燎　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注岱宗太山也柴燎告至也東方山川望而祭之秩次序也

禋沈　周禮貍沈祭山林川澤各順其性之含藏也

夏禱　孟夏禱祀山川以祈雨

冬祈　仲冬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順其盛德之時而祭也

國中　遍僖公不郊猶三望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祀之魯廢郊天而修小祀故曰非禮

封內　禮記曰諸侯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鄭注云封內山川魯人祭泰山鄭人祭河是也

懷柔　毛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注云懷來柔安也喬岳岱宗也言武王狩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祭于山川告以尊卑之次第祭之也

請釋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祊鄭當助祭泰山今釋之而為魯祀周公求許田也

歲徧　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歲徧

追祭人曰祀走羣望不愛牲王五國中望祀祀走祭之

不越望　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不及身　晉侯疾卜曰臺駘為祟子產曰臺駘汾神抑此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禜也

璋邸以祀　周禮曰璋邸射以祀山川鄭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射剡也

持節以祠　漢書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祀皆使者持節侍祠焉唯泰山與河歲五祀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

以名廢祀　申繻曰名以山川則廢祀魯以獻公武公廢具敖二山名

不敬削地　記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惟爾明神順禮經而修祀

報我豐歲

應時雨而出雲

唐類函卷八十八

唐類函卷八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吳正志校訂

禮儀部九　宗廟　禘祫　蒸嘗　后妃廟　皇太子　皇子宗廟　功臣配享　先代帝王　名臣廟　上陵　拜掃　諸節上食　祈穀

○宗廟一　藝文類聚

尚書大傳曰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　釋名曰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此皆言祭先祖遠近之差自禰以上皆為遠廟）　又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稾魚曰商祭鮮（一作鱻）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唯祫祭於祖為無主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說文曰宗廟之木主名曰祏

周易曰王假有廟王弼注云假至也王聚至有廟也　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鄭玄注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之故歌此詩而祭之　又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鄭玄注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又曰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毛傳曰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鄭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祐也　又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傳云吉善蠲潔也饎酒食也鄭

箋云謂將祭祀也　又曰肅雝顯相傳曰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周禮曰凡賓客獻瑤爵皆贊鄭玄注曰謂王之同姓及二王後來朝覲為王賓客者也祼之禮亞王而禮賓也獻謂王饗燕王獻賓也　又曰凡祼玉濯之禮陳之以贊祼事注云祼玉圭瓚璋瓚　儀禮曰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　白虎通曰祭有主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　又曰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為主覲禮六明木也其形四面方六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漢書曰廟所以藏主列昭穆　漢舊儀曰皇帝會諸侯酎金以上計設九賓陪位也　張方楚國先賢傳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尋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

宗廟二 初學記

事對

時類　月祀上詳類聚國語曰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　冬薦　秋嘗毛詩曰潛季冬薦魚孟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禘合　嘉疏並詳類聚　瑤爵　玉豆並詳類聚　閟宮　清廟上詳后妃廟下詳類聚　春祠　夏禴周禮曰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又禮夏曰禴　酎金　灌鬯

貴賤者守賤賤者諫于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蒼楹黈楹** 穀梁云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四時享祭** 魏書云有司奏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祭 **三詔不同** 禮記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房三詔皆不同位 **見位聞聲** 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獻禽享礿** 周禮大司馬職云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鄭注云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也 **親割親舂** 穀梁云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爲酒爲醴** 毛詩云爲酒爲醴烝畀祖妣鄭箋云烝進也畀予也言豐年所薦之稅穰酒爲醴進下先祖先妣以會百衆之禮也 **享祀不忒** 毛詩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式變也

祀事孔明 又云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鄭箋云孝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于是則明也 **因時而祭**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之物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 **有閒加祠** 漢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閒加一祠皆用太牢 **二王助祭** 毛詩云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 **諸侯助祭** 漢書云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増秩補吏各有差 **駿奔在廟** 詩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鄭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咸來助祭** 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宗**

虎銜肉 漢武故事云宣帝立孝武廟于東宮告祠見白虎銜肉置殿前白龍夜見神光滿殿 秋月 **白鶴集庭** 漢書郊祀志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鴈集殿前** 又云以立世宗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 **光明殿上** 又云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光興如燭** 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鵠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自 **札變爲金** 漢武故事云宣帝於孝武廟于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白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匠文曰汝賃客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稱有一斤 **天子造乎禰** 王制鄭注云造祭名也 **王者禘其祖** 禮大傳云鄭注云禘大祭也太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 禮喪服小記謹案諸侯卑故不得祔於天子也 **天子諸侯可祔於士** 鄭注云人莫敢卑其祖也

宗廟四 白帖

肅雝 毛詩清廟 **清淨** 漢朝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文之禮無不清淨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淨也 **繹繹** 詩寢廟繹繹注相連屬前廟後寢也 **翼翼** 詩作廟翼翼 **茅屋** 傳曰清廟茅屋 **欹器** 周朝欹器來漢時猶在廟座漢末喪亂失之形制遂絕杜元凱創意造成奏帝嘉歎之 **成則釁** 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刲羊血流于前乃降其釁皆於室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illegible][illegible]若交神明之道也 **仁不毀** 鄭[illegible]左將爲[illegible]除子太叔之廟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將毀之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曰何故不毀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產使避之言子產仁不毀人廟之傳 **則陰陽** 孫[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則陰陽 **反古始** 設爲宗祧教人及古復始 **無虛主** 廟無虛主惟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廟

禮也有二主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其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太卜涖
釁太卜涖釁主及軍器注器鼓鐸主遷主司巫匰主周禮司巫匰主注主木主匰器也太
常嚴譴元康四年大風後廟闕屋瓦數枚落免太常荀寓以嚴詔所譴不敢言皆謂事輕責重
也有司修除周禮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黝堊又曰祧則有司黝堊之釁
供雜牲祭祀而供雜牲奉粢復道漢書曰文帝朝東長樂宮數蹕煩人作復道太后
道武庫南叔孫通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渭北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奏鑿廟
堧鼂錯為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向南出鑿廟堧垣中丞嘉奏錯鑿廟垣為門
上曰非廟垣乃堧中垣采椽貴儉淡泊貴儉士斵屋采祭主不文桑主士虞禮
文告皆刻主出必蹕主出入廟必蹕師行遷主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

遷廟王行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九
命辨儀 牲牢異數 孝因順立 禮以備成 宗
廟本仁 祭祀有義 追遠誠謂孝思 達禮則乖
敬饗 在有義而或愆 於時思而何有 孝自中
出祭宜無怠 禮由外作物必有常 孝感于時雖
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雨露既濡必有若
思之貌 春秋匪懈乃虔如在之心 儼齋如之色
若見其容 想愾然之聲必聞其歎

詩 宋孔欣祠太廟詩曰來帶從王事結纓奉清祀肅
肅禁闈內翳然絕塵軌我我高堂上層構鬱雲起明
發修穢享矜束不遑止磬折陪廊間悽悽常靡已
梁張率太廟齋夜詩曰潔齋謝紛華寂寥清廟靜肅
穆視牲盛端服侍嚴省

歌 宋顏峻七廟迎神歌辭曰敬恭明祀孝道感通合
樂維和展禮有容六舞肅列九變成終神之來思享
茲潔粢燕之往矣綏我家邦 隋庾信太廟晨祼歌
辭曰永惟神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功移
上墋德踐中陽清廟肅肅猛虡趨趨由臺大廈聲和
盛唐牲牷蕩滌蕭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永敷
萬國是則四方 陳叔達太廟祼地歌辭曰清明既

祼鬱鬯惟禮大哉孝思嚴恭祖禰龍袞以祭鸞刀口
因發德朱弦升歌丹陛鏗享粢盛堂斟況齊降福禳
禳來儀濟濟 褚亮宗廟九德之歌辭曰皇祖誕慶
於昭于天積德斯遠茂緒攸先纘天應歷神武弘宣
肇跡嬀水成功殷湯道光禋祀聲穆乾元式備犧象
用潔牲牷禮終九獻樂展四懸神貺景福遐哉永年

頌 後漢王粲太廟頌曰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
源貽宴我則我休厥成聿光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
考 又曰於穆清廟翼翼嚴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永觀厥崇 又曰綏

燕邦和四宇九功備奏樂章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醇祐　王肅宗廟頌曰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祐我魏薄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時雍子之伊何曆數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通　又曰洪洪甘露濟濟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類蕃蕪祥瑞嘉應其集如雨屢獲豐年穀我王文祖考既饗於懽樂胥

○禘祫 北堂書鈔

大祭 爾雅曰禘大祭也郭璞注曰五年一大祭

合祭 公羊傳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大祫也大祫合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升也何言升僖公[illegible]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

五年禘 禮稽命曜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形容齋三日思親志意想見所嗜然後入廟

三歲祫 五經異義云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禘父子 曰虞道云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合也

審昭穆 傅咸奏云先儒解禘者諦也審昭穆故也

禘太祖 詩序云雝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謹案祫祭文王之廟歌此[illegible]詩

祫諸帝 漢舊儀云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修求而三年太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其諸隳廟神主皆合食

廣孝道 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

順陽義 禮記曰夏祭曰禘禘者陽之盛也古者於禘發爵賜服順陽之義也

禘夏祫冬 東觀漢記張純傳云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禮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

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祫大禘小 禮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祫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一禘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

合食太祖 白虎通云禘者毀廟之主言合食於太祖也後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不忘先祖 又云禘祫及遷廟者以能世世繼君之體特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夏禘周公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春禘武公 左傳云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注云戒齋形也祲見於宗廟候以爲非祭祥也

在四時之上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曰宗廟之祭有八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以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

於四時爲約 摯虞決疑要注曰豐於四時之祭而約於禘祫之祭禘以孟夏祫以孟秋

○蒸嘗 白帖

秋饗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嘗秋享先王

冬饗 又云以蒸冬享先王

始殺而嘗 傳曰凡祀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也

閉蟄而蒸 又曰閉蟄而蒸注建亥之月也

合諸天道 禮曰春禘秋嘗合諸天道順天時而祀也

各闕一時 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

不祠謂四方朝溥各闕一特薦其嘗事是烝是享薦其嘗事思其所嗜爲之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嗜芰之薦屈到嗜芰命家老薦之仁者之粟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雖貧困猶不敢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四時追祭礿禘有常仲尼奉薦趨趨以行音促敬慕故少威儀孝子臨尸齊齊其敬音齋禮明貴賤薦陳之品有差孝備蒸嘗追養之心宜勉

○后妃廟杜氏通典

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詩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鄭玄注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鄭玄注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四時薦禘祫與

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夷則陽聲次五小呂爲之合○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奏策告祠于陵時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東晉元帝初爲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爲琅邪王納虞氏爲妃永嘉中亡帝爲晉王追謚爲后而元帝子明帝有冊時以此疑故此兄弟昭穆之義也曰云王所崇惜者禮也未敢當正位入廟久毀廢之所不知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禰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存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存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思以尊上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者全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

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準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士孫武議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躋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并廟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蒸祀閟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博士王燮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禘如有可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爲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既殷薦於太祖亦致

盛靡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音之宜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薦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制斯其遂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啟薦從之

七廟詔立宣貴妃廟時有司奏救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婚義云后立六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餘音蘇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時有司又奏言新安王服宜貴妃齋衰周十二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宜貴妃立廟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為已即入新廟而已若是大祥未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又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右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入廟月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苦經變除中行諸皇宋況宜貴妃誕育獻蕃之葬加殊禮靈從廬位昔主之哲聖考宮創祀不復問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詔可禫音七絹反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祀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黎帝安帝之於文太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后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龢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于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而言宜躋新于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當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

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虞見於祔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肅宗並是晉帝之伯令朝明准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慨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與皇宜二廟同享闕宮非惟不可躬奉乃宣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

廟車服之儀乘重翟車服之褘衣首飾以覆侍中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于王者內職有女尚書女長御啟引○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唐立廟明皇后廟時享有司行事

【詩】陳江總攝官梁小廟詩曰寢園遊衣所今日爲樓非復帝時行華歲月遂難思故人獨之子空聯更在衆僚靜林雀洞戶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

○皇太子皇子宗廟杜氏通典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

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熈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叔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禮（按會稽王嗣子則簡文帝長子傳上沈叔等議會稽王嗣子附從族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江熈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備皇帝有命其繼嗣博士沈叔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為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七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典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蔑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於子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為例）○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官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充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兆別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俾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

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學士詳議奏聞禮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姜嫄廟列周戾園存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國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穀梁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祭官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因漢恩求枉者深所宜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今行刑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崇殊恩式創陵寢一存蘋藻驟移灌祀豈非睠親繼絕惟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循廩祀書稱咸秩禮紀百神紛綸歲數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土宇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皆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

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概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褒崇之旨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而是難孚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敕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不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凡以疏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者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饗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樽俎之禮同太廟一

室之儀

○功臣配享 杜氏通典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謂敵功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祀曹真於太祖廟祫太祖祀功臣二十一人又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差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者句龍之能治水土杜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乃遷稷而周弃德可代杜而句龍莫廢也若四叙之
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得之異代祀之春秋明此
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
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烝嘗之茂
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
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王也今主
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
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
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
其禮斯大近代禘祫竝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

故及功臣從之○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
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竝得配
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
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烝嘗四
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
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
大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梁
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曁
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
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

不可易從之

○先代帝王名臣祠一 杜氏通典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
梟破鏡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今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貙首而武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解祠者解罪求福也 ○後漢章帝元
和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魏
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
祠以太牢 蜀主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于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爲可立于京師禪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言于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

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興而烝嘗止于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天駁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享充等皆不是式辭又從之蓋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
月故事禮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
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 摯虞按虞書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同太常故祭于太學律之署準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律非正署廢典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

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項以事厥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蒲坂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勑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擇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豐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享於廟庭○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議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内共置一廟

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

先代帝王名臣祠二 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祭祀中摘出

詩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月令曰孟春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注后稷句龍之類也　五經異義云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大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弗紹其國位百辟者有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　史記云始皇出遊至雲夢望祠虞舜於九嶷山 又漢武帝本紀云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　漢書曰元封五年冬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　又曰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歲四時奉祠　又曰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爲立祠　後漢書曰章帝詔
使者奉太牢致祠唐堯於成陽　東觀漢記曰桓譚
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廵狩至沛令使者祠譚
家鄉里甚榮之　又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
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
三里内者悉令侍祠　吳越春秋曰大差歸詰羣臣
出國門祠子胥於江濵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
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
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
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

莫不悲傷　襄陽記云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
廟朝議不合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
【詩】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啸吒英豪萃指揮五岳分
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瞳豈不偉奮臂騰羣雄
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宋謝瞻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
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隕欃
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
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宋鄭鮮之行經張子
房廟詩曰七雄裂周紐道盡非亦淪長風晦昆溟潛

龍動泗濵紫煙翼丹虬靈媼悲長鋏　梁簡文帝漢
高廟賽神詩曰玉軑朝行動閶闔旦應開白雲蒼梧
上丹霞咸陽來日正山無影城斜漢屢迴瞻流如地
脈望嶺匹天台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梁元帝
祀伍相廟詩曰石城寧足拒金陣未能追楚關開六
塞吳兵入九關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詩官
在日暮舞靈衣　梁庾肩吾漢高廟詩曰昔作唐山
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
沒日徙半峰寒　又亂後經夏禹廟詩曰金簡泥初
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爲魚微此功林堂上偃

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崛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
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撤暮俎棗徑落寒叢仙舟還入
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
北星臨天漢中甲胄猶有志荷恩本懷忠待見欃槍
滅歸來松柏桐　陳江總下山楚廟詩曰蘋藻祈明
德俯揖息嚴阿忽聽鳥鳴曙非復楚宮歌閑階雜宿
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盛祀流百
世英威言幾何　陳張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
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枝野藤
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周

庾信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爲利博達入樹德深蘋藻
由斯薦樵蘇幸未侵恭聞正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
雖年代徽猷若可尋將花隨酒馥槐影向窗臨鶴飛
疑逐舞魚驚似聽琴漳流鳴磴石銅爵影秋林
【文】魏武帝祠大尉喬玄墓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室
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
要誓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
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夫何肯爲此辭哉　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謹遣
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誕

英徽克明允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邮彼民憂身勞
五岳形疲九州呱呱非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
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
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鎮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
舉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　梁王僧孺武帝祭禹廟
文曰惟帝纂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
櫛風揖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
事深罪己憑舟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
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素固無厚味之求
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允誠斯享遺心可格

○上陵（杜氏通典）拜掃（諸節上食附）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
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
寢之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
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
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劉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
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琮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鐘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

東廂下太常道出西向拜止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
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
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
神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
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漢書曰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上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朔爲尚書陪西祭後神座大予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心進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

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予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珮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也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已下四皆會酎少府受又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八月飲酎上皇帝齋祝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至靈帝皆以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官入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

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

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幕越音活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玄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

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闕門西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illegible]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

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
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
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有司先設儀
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蕃牧四
夷君長並陪列于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
就位再拜擗踊悲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
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
視牀座擗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
饌珍肴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
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

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
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
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
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
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
文今諸侯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
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
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
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
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
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
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
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
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
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
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
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
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
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
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

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
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參候動
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
以禮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時敢辭
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
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
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
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
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
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

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勅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詩】宋顏延之拜陵廟詩曰周德恭明祀漢道遵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逮事休命始接迹階王庭陪廟廻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垧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管紀咸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淵鑑類函卷之八十九 終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陽羨吳道行校訂

禮儀部十

高禖 雩星 祈穀 請雨 食祭 籍祭 黍稷 犧牲 祭饌 苞茅
祭服 祭器 祝史 餕 歸胙 修廢祭 薦祭 淫祀 瀆祀 逆祀 不祀

○高禖 通典 杜氏

周制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高辛氏之代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又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 盧植曰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為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為神鄭但言後王不知起於何代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謂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為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束皙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也○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魏禖壇有石[illegible]出山陽人以石為主○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皙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北齊制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高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皇帝衮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請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燔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隋亦以玄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唐月令亦以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不言有壇廟也

高禖二 北堂書鈔

仲春祀月令仲春玄鳥至祀高禖鄭注云玄鳥燕也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孔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禖言之禖神之也后妃郊五經通義云王者十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祀特牲續漢書曰仲春之月立高禖壇祀以特牲覆小屋隋書禮志曰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旁或謂之落星石漢作祝漢書云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注曰祝禖之祝辭魏置壇魏青龍中造立禖壇詔書今更鐫石如舊置壇上祀而生契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

至之日祀于高禖而生契故詩曰天命玄鳥感而生商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之
祀而生稷
詩生民篇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為古者必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禖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
○靈星
北堂書鈔
高祖立祠
漢書郊祀志云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注曰即農祥也
漢武尊事
嵩山記云漢武巡遊祭五岳尊事靈星乃作殿堂周迴種松柏祠前兩傍立石碑以表之
歲再祠
漢舊儀云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
壬辰祀
風俗通云祀興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
玄黑受福
淮南子云君道循靈星儀然玄默靜而受福也
歐爵簸揚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用農之事也

○祈穀
白帖
天田
漢書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即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乙地
晉禮志云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及耕乙地也
穰田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一盂酒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笑其所持者狹所願者大甌窶器也篝籠也汙邪下田也
祈年
祈穀也
祈上帝
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祈天宗
為來年祈福於天宗風日祭也百神自神農至見露也天宗日月星辰之屬是也
御田祖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鄭箋云御迎也祠謂先嗇神農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
樂田畯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云祈年祈豐年也田祖神農也豳雅詩豳風七月也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豳

人以吹籥之聲土鼓以瓦為管以葦為面田畯田夫
○請雨一
杜氏通典
按本作大雩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
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角元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為言遠也遠為百穀以祈膏雨
其壇名曰雩禜
祭法曰雩禜祭水旱鄭云雩禜水旱壇
於南郊之傍
雩祭天地故從陽位以總五天不可偏在四方故於南郊
配以五人帝
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帝
命樂正習盛樂
月令云仲夏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鍾磬柷敔而俱作故曰盛樂也篪音池
舞皇舞
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
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天子雩上帝諸侯山川卿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人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

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纂為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周制
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
注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五帝諸侯於上天之神
若旱暵則女巫舞雩
雩呼嗟求雨之祭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
左傳曰龍見而雩
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於天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公羊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皆謂人君能感靈天災應變求索憂人之急非四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雩則大旱可知也
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禮云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為旱故得雨則書以月為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武帝元封六年旱女

子及巫丈夫不入而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令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及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在焉）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旱日淺則災輕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秋無雨未成災雩不得雨則書旱然則始雩未得假告儀僅之甚為歌哭之請）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玄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時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弈葉重光豈以周人□歎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時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令武帝遍歆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禮樂此不涉嫌況史稱祠所靈澤舞雩無闕）

○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所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時議者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所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玄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祈而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惟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議）守令皆齋潔三

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秋祭之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

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錄尚書總知內外兵及機密高阿那肱獨秉朝政尚書郎中源師立當諮那肱云龍見當雩問師立云龍見何處作何顏色師立曰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那肱又云漢兒多事强知星宿其精如此竟亡齊國）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

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繖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

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望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玄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

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請雨二 藝文類聚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湯克夏而正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於是翦其髮劘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人皆悅之　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極也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荅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春秋繁露曰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縈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毋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即赴雨澍而止　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丞書從事其

都門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甘羞再拜請雨　又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無伐山林曝巫聚尪以玄酒脯再拜請雨不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皆東嚮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而舞諸里社取五蝦蟇置里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其酒脯祝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猳豬皆燔之於四方通神宇　又曰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神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曝釜甑于壇杵臼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小赤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皆南嚮相去七尺壯者七人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鑿社而通閭外之溝取五蝦蟇置社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豬燔

之四方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　又曰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于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毋得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毋飽五毋音模禮謂之淳毋飽音移周禮曰飽食玄酒具清酒豬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辭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小龍四長各二丈五尺皆南向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立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皆如前　又曰秋暴兵延巫九日無舉火事無燂

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壇于邑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舞之司馬亦齋三日白衣而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　又曰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各為四通壇于邑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祝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

皆北向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尉亦齋三日黑衣而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令丈人夫婦皆偶處　晉書佛圖澄傳曰石虎時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詣滏口稽首暴露即有白龍二頭降祠下於是雨遍數千里　長安耆舊傳云祝良字名卿為洛陽令時元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

今日祠訖即有虎跡　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内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曰無效今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聚艾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稱其至誠

請雨三帖　勢崇併入案本作祈請

教舞 周禮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云皇五采羽爲之亦如帗也 **興師** 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雩禜 周禮春雩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 **奠瘞** 雲漢詩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再雩 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九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大雩旱甚也 **閔雨** 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

焚軀 戴封爲西華令大旱封欲焚軀俄而雨至 **掩骼** 周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祈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以萬餘人應時雨大豐稔

閉陽門 董仲舒曰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錯行故求雨閉陽門雨甚欲止則反是 **斬山木**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屛姦殘 河南春夏旱太守曾褒至屛退姦殘澍雨數降 **舉冤滯** 後漢和帝時旱帝幸洛陽寺錄因舉冤滯收洛陽令抵罪司隸河南尹左降未及還宮澍雨也

歌束晳 束晳爲廣陵郡累大旱晳請雨三日雨澍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束先生通神明 **烹弘羊** 桑弘羊爲御史大夫與榷酤鹽鐵之利時天下大旱卜式曰弘羊爲天子大臣而與小人爭利烹弘羊天乃大雨

用盛樂 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鄭注云雩吁嗟而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 **建靈壇** 文選設玄壇建靈壇祈雨之所也

旱厲則禜 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邦災則哭** 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旱暵則舞雩邦有大災歌哭而請或歌或哭欲以悲哀感神明也

土龍緣象 論衡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爲土龍者以龍見雷有雲而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爲之 **潛龍應鼓** 鄗鄉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鼉鼓以降雨

稻人供歛 稻人旱暵共其雩歛斂祭錢也 **諸侯用幣** 詳通典

受推步之術 楊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爲彭城令時旱統推陰陽消伏縣蒙澤太守使爲郡求雨亦降自是朝廷災異多訪之 **出不御之女** 周擧宣元時三輔旱請雨擧書云云宜出後宮不御之女治天下寃滯之獄除大官重賦之費云云

祭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恐累之不得嫁遂自縊死姑女告婦殺姑婦自誣服竟論殺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祭孝婦冢即日大雨（詳旱） **祭上虞寡婦** 上虞寡婦養姑夫女弟素不叶誣婦鴆殺姑縣竟殺之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官祭婦遂雨（詳冤獄）

咸僑元陽 禮修禳祝　並走羣望　侯禮步增　土龍矯首而立　文巫頓足而舞　伊率舞於小巫　旅祈年於大有　信天篤之可移　豈地則之不害　念大霄澤俛愆天降之則　感以精誠惟望月離之應

【詩】齊謝朓賽敬亭廟喜雨詩曰執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虹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坐沾羽觴

【序】晉傅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其燃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旣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所禱徧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僚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文】晉曹毗請雨文曰下郡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元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燋天無纖雲野有橫飈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遑遑農夫懷耕田畔悠悠行人頓棹川岸雲根由積而

豫牢諸侯則用將王之器散則用祭器注賓客來加牲者可以用祭器也官不備國語武子貝

官不備祭器貧不鬻禮記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敝則埋又云祭器敝則埋之薦川

雕玉又云薦用玉豆雕注云簋巷籩屬器用陶匏禮記郊天詳外缶內壺

又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上樽下罇樽彝爲上罍爲下鳥獸不登禮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則不射注登俎謂祭用也翡翠以飾周禮鄭玄注云以翡翠飾尊也用

修用蜃蜃器用概凡蠃用散注脊漆也又云鬯人凡祭用修四方山川用貴髀貴肩禮凡

爲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後賤者取貴骨者以骨爲貴賤不敢爲重貴賤之均也主人自

凡祭於必自致其敬客之非賓客一人徹其俎士同事各居者則婦人不

徹徹客凡祭之徹賓客者一人徹注同事者各居者不婦人不徹進俎不坐進俎不坐祭俎於內凡羞者

則祭於內注徹不備禮大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

禮儀一　卷九十　十三　祭器

於上也犧象不出門傳

〇祝史一北堂書鈔

將命郊特牲曰祝將命也注云用傳之主人之命于神也薦信左傳齊侯有疾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事鬼神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注云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

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告慈孝禮運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

善也祥也掌六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

六辭又云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

號又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鄭注云號謂尊其名更

爲美辨九祭又云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

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祈福祥又曰小祝掌小祭祀將事

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鄭注云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遠皋疾見上

〇祝史二帖白

正辭左傳季梁曰祝史正辭信也贊奠周禮小祝掌凡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

贊奠任廟在宗廟於室詔祝於室致告工祝致告酳尸卒爵酳尸嘏主人之注此

卒爵祝嘏周禮修其祝號祝掌表貉之祝號以之田獵祭祀之禮

祠無愧向日范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有

多言讒有益也祝亦有損晏子爲齊景公曰祝人誹人君祝不能勝兆人詛不越樽俎莊子

殘日宿之離人之間而代之尸祝不偏取黍稷儀禮尸嘏祝之禮偏取黍稷以長尸

禮儀一　卷九十　二十四　祝史

也祝事孔明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祝史矯舉左傳季梁曰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宜稼於田嘏辭曰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宜稼於房稽變黍言以稽欲重

可也也量人授舉斝量人當爲之卒酒進聽嘏尸嘏長也大也以長大之福

儀禮宗廟本仁祝嘏首義鬼神饗德辭說貴誠

乞靈必由乎明德徼福不在於愧辭黍稷馨

香叶于明德牲牷肥腯奉以正辭

〇餕帖白

祭之末禮記曰夫祭有餕餘之末也餕餘不祭注云食人之餘神之惠禮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不

祭餕日餕禮輕故不敢祭之從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祭先也從卑處家

故祭若與卿又云是故尸謖君起大夫卿餕注謖起也君下餕上夫又云君起大夫餕臣餕君

之餘也大夫起士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歸胙 帖白

受釐 宣室受釐 注 釐祭餘也 致福 穀梁傳 胙致福也 受膳 周禮膳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執膳 傳 戎有受脤有執膳 宰孔賜 孔 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申生歸胙 傳 歸胙于公 申生祭曲沃也 親兄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賜諸侯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餘肉所以賜諸侯與之同福也

○修廢祭 帖白

晉修虞祀 晉滅虞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者虞同宗也 燕祭齊廟 樂毅下齊七十城而修齊宗廟 爲立良止 子產以伯有爲厲立良止以撫之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禮儀 卷九十 二十五

良止伯有子立以爲大夫使有廟也 命祀康叔 衛遷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成秩無文 詩 周書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注 禮無文者亦祀之 靡神不舉 周禮荒政十日索鬼神 索神求廢 注 求廢祀而修之 興滅繼絕 漢李奐 祭王成 晉葦泓祭應詹 雖 魯史垂訓不祀非族 而周書咸秩亦祭無文

○薄祭 帖白

盡志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此祭之心 盡物祭物備也 能貧 鄭子張命黜官薄祭曰貴而能貧可以後亡也 昭儉 傳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去奢 薦信 傳 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于鬼神 享德 享鬼神德 祀無豐昵 傳 書

宗曰祀無豐于昵 非不廢禮 禮 君子不以菲廢禮 注 菲薄也 言不以薄廢禮 西鄰禴祭 易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禴祭薄祭也 豚肩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也 仲尼曰難爲下也 偪下也 物 乃已儉 禮 傑甲 太牢薄也 是爲殺禮 無乃偪下 偪神 孝貴饗親 儉宜中禮 既豐者之有差 何貴賤而無別 奉能貧之戒不可求豐 非示儉之時亦宜盡物 潔以精誠苟蘩藻而勞矣 怠其肅敬雖犧牲而吐之 敬以致誠雖蘋蘩之可薦 儉不中禮亦秕稗而爲議

○淫祀 帖白

禮儀 卷九十 二十六

不歆 申生見狐突曰我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 狐突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無福 曰淫祀無福 所祭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媚竈 奧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上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 注 云望其境內山川也 禮記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野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 非族 非類 誣祭 注 不在祀典之祭故云誣祭 諂祭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用蔡子 傳 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申無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爲用 況用諸侯乎 舍神君 漢武帝舍神君於上林中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宛若祠之其室 民多往祠 平原君亦往祠 其後子孫以尊顯 及上即位厚禮置祠內中 聞其言不見其人 注 先後如娌也 宛若字也 周公不享 傳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 注 以人祭殷社也 周公享義 魯無義也 漢武禁

祠漢武禁苛祠道中者無間神魏曹弘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司馬之祓之無間山名祭宋
公祀睢社宋公使邾文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子魚曰卜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又用
諸淫昏之鬼注雖在非命祀故曰淫昏也季氏旅泰山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
救與故也衍與蘋蘩之誠　是用秕稗之禮　鬼雖求
食宜殊無文　神亦依仁不歆非類　邾子無道用
魯者於睢社　文仲不智祀爰居於魯門

〇瀆祀　帖白

弗欽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享神禮煩則亂而難行不敬祭不欲數數則
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神無常享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君有何
福季梁謂隨侯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逮闇而祭禮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注自曉至夕以其久跛倚以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注美之也跛倚偏立不
勞也禴祭不如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祭古奢而禮不如儉而敬也行潦可薦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敬不足也子路問諸夫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注祭不敬則瀆祭主敬神其吐之吐之歆也不禮出煩
亂　祭以嚴終　忘若思之貌　齋如在之神　不
絜蘋蘩之誠　是行秕稗之禮　宜順時而不數多
奚以爲　苟在禮而或煩過猶不及

〇逆祀　帖白

不首義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安知禮子曰臧文仲安知禮詳下聽躋僖

公傳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仲尼
曰臧文仲不智者三縱逆祀不知也注僖公是閔公庶兄繼閔公而立廟當在閔公下今夏父弗綦爲宗
伯以僖公年長又是文公之父阿順時君故升僖公於閔公上故曰逆祀聽夏父弗綦躋僖公故曰縱也
不觀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
穆故不欲觀也

〇不祀　帖白

無乃殄[illegible]謂申生曰無乃殄乎不其餒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身
不親涖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使人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言苟
明祭義[illegible]人祭不失其義也吾不與祭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不享久矣誠衛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曰神不歆非類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不祀忽

諸　祭祀不綴　宗廟不享　湯征葛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晉滅酆舒酆舒不祀晉滅之路潞　楚讓夔子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
[illegible]夢康叔詳上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吳道行校訂

禮儀部十一 冠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笄 婚姻 總附 同姓婚 辭婚

○冠一 藝文類聚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即位於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唯祺介爾景福又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

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又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又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又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以時乃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又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又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 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始加緇布次皮弁次爵弁[illegible]彌尊[illegible]大也 五經要義曰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冠二 初學記

禮記曰二十而弱冠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

重也凡冠卜日筮賓於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 以其成人而與為禮 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言服未備未可以三[illegible]也案三加[illegible]云云

【事對】

筮門 冠阼 儀禮鄭注曰筮於廟門[illegible]日於廟門者[illegible]人之禮[illegible]

慎德 敬名 成德 諭志 [illegible] 一獻 三加 冠義[illegible]

[illegible]

〇天子加元服杜氏通典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五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
義曰春秋左氏傳曰說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徧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
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難周力答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
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
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
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
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
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
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
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將冠筮日筮賓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既言古者則
不起於周行之於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
加三同士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衮冕祼享樂于廟周公冠成王命
史雍頌曰近於人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
於財祿賢使能古者聖王重冠所以為國本也孔子
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
以蒞之則人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
可以童子之道治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
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玄皆以為
夏末衰亂篡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則明天子
冠禮之將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
行士禮故絲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

士禮也者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
亦四加文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
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
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湮滅其
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漢改皇帝冠為
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昭帝
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
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休靈
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
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
○後漢制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
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
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曰加元服乘輿皆於高祖廟謁見世祖廟始冠
[illegible]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玄
虯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簇之庭
鍾戚獻壽焉順帝以初月丙子加元服於高廟[illegible]
懷新禮其儀不存靈帝都洛賜亦並高祖廟矣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
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賜貴人王公
卿同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
十人為太子舍人○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

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又將以踐祚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諭勉爲義禮冠於禰自魏不復在廟矣(一)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待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月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孫毓五禮駁曰鄭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續按王肅說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今始成人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終不擇書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者滿尊喻志之言盖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卽甲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府之制考之玉藻以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非賢冠以爲彌尊於意又衛裴領荅治禮問天子禮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攸君位雖定不可後袍而服冕弁贄侯以爲天子卽位之日卽爲成君易服以衛不宜有加諸侯郎雖爲成君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成帝用正元吉日既加元服拜于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嘗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在喪冠闕樂而行事誠有倚傷然加袞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在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在時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

廟儀禮云既非賓出主人迎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以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拜廟○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群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紞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群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坐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群官朝服上禮酒

十二鍾朱十二簴十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唐制如開元儀

頌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神皇輿幸夫金根駕玄虯之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鐘祚蕃屏與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酹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皇太子冠 杜氏通典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illegible]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家語冠頌曰天子之元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漢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以正月冠賜丞相以下帛敕徙作杜陵者十遣使行事○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徐爰以為一加再加皆非禮也一加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帝冠太子冠訖皆謁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宗惠帝以正月丙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以一加○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冠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在阼云主人則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為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於撰立贊冠醮酒二辭不依蕃國為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筮日戒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刑永承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修前代之儀○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

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稱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曰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為有所諸儒皆以為無須孔子所云娶然成童其斯之謂矣○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詔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請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設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

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東濯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各在位宮官屬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天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袞冕即御座指太子進列筵西向坐賓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閣因入見皇后而還○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書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

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表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立身英華自遠纖以修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邃儀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極光陪
樞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宣成與德清明神
鏡溫文在躬緝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觴少
陽之重　宋孝武帝延平王冠表曰玄象辰協吉
撰禮備容資比成德允被休典　又廣陵王誕冠表
曰臣誕年禮既升擇休甲冠服孚有成服美任典

○女笄杜氏通典

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禮猶冠男也）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宗室大宗子之家）公羊傳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不為殤也魯僖公九年伯姬卒是也）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賈公彥云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男子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當用酒醮之妨其早得禮）燕則鬈首（女既笄之後去之也猶女有鬈紒也鬈音巨員切鬌丁果切）

○婚姻一藝文類聚

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之
夫曰壻壻父母為姻婦父母為婚　易曰女壯勿用
娶女　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
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又曰嫁女之家三夜
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又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
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
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
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納女於
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詩序曰何彼

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毛詩
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
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玄箋云何必大
國之女然後可妻取其貞順而已　左傳曰齊侯與
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
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
　又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從將嫁季芊季芊
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
建　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鄭氏婚禮謁文曰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吉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謂吉日將親迎謂成禮也（鄭六禮與初學記小異故並存）

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褵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

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爲請决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設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時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家輕我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温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温嶠姑從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慧姑以屬嶠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答云喪破之餘乞得麤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卻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麤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疑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風俗通曰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决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爲兩袒者也　劉恢與范汪論婚事曰禮非拜時拜時出於末世將以世族多虞擇言宜速故以好歲便時新年便可婚也

出

婚姻二　初學記

周禮大宗伯職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禮記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又曰男子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謂中古也（束晳論曰）

義存偕老　婚惟著代　禮貴及時　聘則爲妻　桃李恐
廟見爲妻　遵附遠之文　上先近之日　桃李恐
失當年　榛栗遂移仙族　既繫許嫁之縷　遂執
告虔之贄　天地之位既分　夫婦之禮斯著　形
分一氣乾坤爲八卦之門　人列三才夫婦爲五倫
之首　媒匪斧　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弗得　因針　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夢冰人　晉索紞字叔徽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成婚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　候玄鳥　禮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祀高禖注云玄鳥燕也燕以求業室有嫁娶之象媒氏爲候也　無媒不交　禮曰男女

無媒不交　因媒而嫁　詳上
詩　後漢秦嘉述婚詩曰羣祥既集二族交歡敬茲新
姻六禮不愆羔鴈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
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又曰紛紛婚姻禍福之由
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其不仇神啓其吉
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晉張華感婚詩曰
駕言遊東邑東邑紛禳禳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
窈窕出閨女嬿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
雜錯衆親戚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
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良人以灼灼席上自生光所
悲高駕動環珮出長廊　梁劉緩詠左右新婚詩曰
小史如初日得婿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婿經分
蛾眉參意畫繡被共籠薰偏增使君妬無遊道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
婿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
暫卻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楊師道初宵看婚詩曰
洛城花燭動戚里畫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
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暮雨多
褚亮詠花燭詩曰蘭逕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

東方騎來尋南陌車靡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
春稍晚自有鎮開花　陳子良七夕看新婦隔巷停
車詩曰隔巷遙停幰非復爲來遲只言更尚淺未是
渡河時　鄭穎看新婦詩曰初笄競桃李新粧應摽
梅疑逐朝雲去翻隨暮雨來雜珮含風響叢花隔扇
開姮娥對此夕何用久徘徊　李百藥戲贈潘徐城
門迎兩新婦詩曰秦晉稱舊匹潘楊有世親三星宿
已會四德婉而嬪雲光鬢裏薄月影扇中新年華與
粧面共作一芳春　鄭軌觀兄弟同夜成婚詩曰棠
棣開雙萼夭桃照兩花分庭合珮響隔扇護粧華迎

風俱似雪映綺共姻媛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賦】後漢蔡邕協和婚賦曰惟性情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寔人倫之端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藟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以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祈祈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

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用搔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狀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方今歲在巳已將冬四仲婚姻之者競赴良時繁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目乃作感婚賦曰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斯遇來年之日至迫星紀之未移紛宛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核慘迪騎隱隱冒冒充街衢里聯騑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遙髣髴以感心怨佳人之幽靜兮恨檢防之高深

【箴】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人禮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淳味借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懼敢告後生　晉潘岳答摯虞新婚箴曰先王制禮隨時為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娶女質存色男質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舊兼弘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晉王廣婦德箴曰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況華艷之浮尊是以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

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度

【啓】梁劉孝儀爲王儀謝國姻啓曰即日主書王靜民宣敕安吉主降嬪臣第三息臣實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逮荊布陋飾巴膺凡將負新微胤復降肅邕頻煩切荷外內榮抃

【教】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未聞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收美在今終受棄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懷貞槩遊處積年一朝長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張納陛校訂

禮儀部十二

○天子納妃后杜氏通典

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人皇是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於庭殷迎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即仲春之月親迎於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六禮之

儀始備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玄云納徵加於束帛賈公彥曰士以皆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靈王求婚於齊遣道稱制拜后靈王求婚於齊大夫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經自上適故遣下使稱制拜后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也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illegible]合親迎有故則使卿迎之也祭公逆王后未于京師[illegible]后如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不譏如諸侯有故得使卿逆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禮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為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

地為言耳非說天子之禮○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為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為衣積素以為裳以禮雜上箋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

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冀州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啟
用白羊一口玄纁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
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
匹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
皮馬羊錢璧以彰典禮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闕內侯洛宗德衛尉領大常虔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
帝嘉命使者格重宣中詔問婚則酒命以上公寵以豊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云
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于公卿
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吉
日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
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言[illegible]唯未率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

武陵王晞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詔[illegible]用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illegible]
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illegible]某官某侯冀州臣某謹拜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
答策皇后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
爲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內
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歸周隆嗣克崇皇
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
導六宮作軌儀于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
歟○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
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

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
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
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
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
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
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
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illegible]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
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
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
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

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
與皇后俱坐各三飲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后
興南向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
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
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遍見羣廟
○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爲使宗正
卿爲副並如開元禮
贊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
楊族仁哲誕生徽音以發有穆其馨玄衍表運作合
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明清充[illegible]

執贄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兹介福乘祚億齡

頌 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峩峩華山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我后穆穆應期挺生含聰體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寮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百夏同慶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愍兹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維新霈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

國圖虞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告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掩霄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暘而晞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表 後魏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文表曰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塗山于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冊妃嬪夫人 杜氏通典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 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職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以治閨門六宮內政取其但聽焉又三小者為次妃帝嚳因焉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公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人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是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貴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脈相似與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祖姑嫉也年雖幼待年於父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 留住於國待年長 二十

年並拜貴人○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illegible]

○太子納妃 杜氏通典

漢制皇太子納妃太常迎 [illegible] 迎也○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禮用玄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 王彪之上書曰或者獸取威猛有斑彩[illegible]王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王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 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

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臨軒有川曹大妃後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獸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為用各異

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備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云玄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虔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龢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龢議為允詔可○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遣舅姑○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于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絹二百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隋皇太

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門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仍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命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門外西面升皇太子各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進西面戒之母於

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
以几媵加幜皇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
出大門乘路羽儀還宮雞鳴夙興以朝奠笄(音質)於皇
帝皇帝撫之又奠笄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
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
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
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詩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龍樓光曙
景魯館啓朝扉豔日濃妝影低星降婺暉玉庭浮瑞
色銀牓藻祥微雲轉花縈蓋霞飄葉綴旗雕軒回翠
陌寶馬歸丹㲄鳴珠珮曉衣鏤璧輪開扇華冠列綺
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瑤席珍羞薦舞蝶神香
沂歌分落素塵歡凝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闌炎氣
息涼早吹華辰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郭正一
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桂宮初服冕蘭掖早
升笄禮盛親迎晉聲芬出降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
仙枝轉扇承宵月揚旌照夕蜺　劉禕之奉和太子
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夢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德優
宸念遠禮備國姻崇萬戶聲明發三條祲吹通香輪
送重景綵旆引仙虹　元萬頃奉和太子納妃公主
出降詩曰離光應春夕帝子降秋期鳴瑜合孝選
玉麗穠姿和聲蹈鳳掖交影步鸞墀　任知古奉和
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
星光移雜珮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鳳管颺天濱
槐陰浮淺瀨條吹動輕塵　胡元範奉和太子納妃
詩曰帝子威儀絕儲妃禮度(一作慶)優疊鼓陪仙觀凝
笳翼畫輈爵爵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幰
觀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簪星
津動歸珮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
輝軾千載刻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

樂奏鈞天曲池涵瑞影文宇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
舞悅堯年　裴守真奉和太子納妃詩曰瑜珮升青
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真離
象瑤臺起婺徽綵纓紛碧座繡羽泛褕衣雲路移彫
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芳圃嘉宴
洽王第歡娛盛絲竹揚帝藉纓裕參宸慶發雲鶴曉
光湛露騰朝陽天文大景凝睿藻詞芳下庭散秋
色銀宮生夕涼太平生遂古萬壽樂無疆
○冊拜皇太子(杜氏通典)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

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
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
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
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臺
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
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
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裁其乃誠
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
璧而已大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
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

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
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
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
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
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上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輿議朝臣宜朱衣稱情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議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證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稱則拜朝制再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著幘而已○北齊冊
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
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
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
就策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
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
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
軺車奉章詣闕當冊擇日齋於崇正殿服絳衣乘安車
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箋賀
○唐臨軒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表　周王褒爲百寮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
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輝之業是以
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
至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作賢前星虛位魯國

公祇視居元子爲當儲貳具寮仰則列辟式瞻臣等
參議請立爲皇太子事降監撫教資審諭問安寢門
視膳天幬　梁簡文帝謝立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寵錫攸屬鴻名盛典爰
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翼搏九萬比此非逸臣
本凡蔽實無取特以毓慶少習崇齋標鳴玉內
侍指麾外蕃猶懼不任尚恐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
者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晨紳禮絕離宮事尊養
德北宮晉業東序魏平非擬漢前肆鑾臣牧樹樊漢
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

膠東之冊將何以若一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循叔孫之辭繹下蘭之頌 又拜皇太孫臨軒竟謁奏曰臣聞闕睢麗天府當佇震必資令德是生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以逢茲獎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大輅容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衹召道市馳道佇鑾輿而巡孝說經孔庭足踐閶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袞伯史丹之述

詔 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於上下光被四表令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宣孝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單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詔曰朕膺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攸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把羣議遠惟七百建茲冢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

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恩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並錫帑帛

○冊拜諸王侯 通典 拜三公附

後漢制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 丁孚漢儀云太常任崇東向讀文以此明也 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 按丁孚漢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往率舊職敦五教在乎寬允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東國之鈞方祇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其戒之此其例也 勳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向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曆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

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叙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使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孝右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與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

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王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〇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策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廟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闕伏闕表謝報訖升廟還第仰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〇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

上儀若冊開國郡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唐太宗冊梁州都督漢王元昌曰夫易陳利建道貫三才傳稱夾輔業昌百代是以周之魯衛式固維城漢之梁趙克崇磐石惟爾幼聞教義器識聰敏早開土宇禮數優崇遄奕南鄭襟帶西蜀按部之重茂親是用錫以茅土賦茲典冊爰誓山河永作藩屏朕聞曰事君盡禮資於孝敬爲政以德始於仁厚故士無貴賤由之者揚名時無古今背之者淪行爾往欽哉去奢從儉遠佞昵賢克勤匪懈垂憲乃後可不慎

欵 又冊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曰夫建官之道寔資明德列爵之義必佽茂親故晉鄭佐周功宣於翼亮閒平輔漢業崇於藩屏惟爾業尚忠肅器懷恭懿幼稟庭訓早儁朝寵仁恕聞於封畿廉平著於方策荊衡作鎮江漢爲紀包括巴漢之域跨躡吳越之郊寔惟永諸分珪命爵是用備茲令典錫以休命奄有楚甸代爲唐輔可不愼歟

表 陳尚書八座奏封鄱陽王伯山曰臣聞本枝惟茂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圖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昌丕緒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奇姿於此日光昭丹掖輝映青闈而玉琡未執金錫靡[illegible]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王

〇嗣立 帖白

濟美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象賢 禮曰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 承祧 祧家嫡承 纂服 纂乃祖服服事也 繼體 而立先嗣前修後嗣 嗣徽 書 得符 史趙簡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先得者賞諸子驟至無所得無卹曰已得符矣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乃廢伯魯而立無卹是爲襄子 世祿 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諸大夫不世爵而世祿進賢也禮 堂構 書若考作室其子乃不肯堂矧肯構注言其子不能嗣父 弓冶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克傳 承踐 踐修 祇遹乃文考 敬修爾父道 負荷 左傳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言不嗣也 勸善 王楚

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乃立其孫箴尹克黃 立賢 許後 復始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置後 禮無子則爲之置後 嗣宗 守前烈 前烈嗣守 纂祖考 纂我祖考 世爵祿 不世爵諸侯之大夫 立貴 公羊曰隱賢而立之何以不宜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塞心很 以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若立瑤也智宗必滅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慶襲 賞延 祚承 世及 嗣子 繼世 禮並 恭承國命 克紹家聲 榮分茅土 慶襲弓裘 食其舊德 纂乃前修 祿以勸賢 爵惟及嗣 臣能匡國必酬世祿之勳 子合承家宜荷賞延之寵

〇立長 帖白

立則順 傳立長則順 外而安 魏劉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愛琮而琦不自寧引諸葛亮上樓去梯曰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遂謀出守 年鈞擇賢 左傳王子朝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年鈞以德 楚恒舉少 私立少 劉貴云云 尚年 尚齒 政惟亂人 教在防人 反經是啓爭端 亂嗣 殊非理本 黜惡進賢雖能權道 廢長立少必啓寺門 無忌之弟好仁立少則可 周子之兄無惠雖長何爲

其族類故云滅穀梁寇子繼劉蜀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荆州未有繼嗣養爲後因爲子姊子爲嗣吳朱然本姓施氏朱治姊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孫策乞爲嗣子然爲治行服范乞依本姓不許然子復爲施氏也外孫奉後晉太宰魯公賈充李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妻表充遺意以外孫韓謐奉充後詔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繼情合於人心也太宰尊勳不同自餘宗不得爲此死身他族忘情本根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國立異姓爲後則曰滅非其祖以祀祭祀滅亡之道也晉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

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宜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

無緦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絶嗣而後他人於理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姒無常也其家若絶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絶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

右還特爲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絶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絶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詔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

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德備矣（按崔凱喪服駁曰以爲齊縗周方之禮入同本服）宋庾蔚之議曰四孤之父母是事孩（及之養）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與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已族而取他族爲後若已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加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絶嗣者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

○庶孽（梁帖白）

王符（後漢王符有志操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之所賤也）裴秀（母賤亦孽）子（之子諸孽）孳子（如嫡 [illegible]）無恤（[illegible]）毋越婢（[illegible]）（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逢集胡婢（逢集母字）（晉書卿胡婢）奪宗 匹嫡

○用蔭（帖白）

充宗（子人叔曰吾不充身安能充宗）庇族（樂官則族無所庇傳）庇身（地有）任子（漢有任子令故多以父任爲郎）有十代（十代之宥）恤我後（遑恤我後）葛藟之庇（猶能庇其根本）桃李之蔭（作樹桃李夏得其蔭）螽斯之慶（子孫衆多也）椒聊之實 咎則及先 蔭宜恤後 如或不能庇族 則將焉用策名

唐類函卷九十二 終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陽羨陳一教校訂

禮儀部十三

死喪 復 夷槃 含 殯 葬 祭奠 居喪 不哀附 居喪有疾 官特服 居喪不食 喪助祭 異母喪 居喪越禮 喪賢臣 雜喪 士喪 居喪 喪婚

○死喪一 初學記

劉熙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諸侯曰薨薨壞聲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又以死為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禮記曰生曰父死曰考考成也釋名云亦言槁也槁於義為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 生曰母死曰妣妣比也比於考也亦言然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于寢

事對

氣散 形存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桓譚新論曰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光消人死而精亡 孔子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 精盡 氣滅 論衡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 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脈絕氣滅也 揚泉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人所不免 物之自然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任鄙之力而死孟賁夏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漢書文帝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 忽然長逝 隱然長寢 傳玄詩曰忽然長逝 火滅四時言 曹植詩曰奠其哀矣 為一棺土 託萬鬼鄰 髮隱詩曰年落冥冥與道相然長寢 樂無竟 長夜無窮 其形死有一棺之土 曇子云吾生有七尺之形 死有一棺之土 張衡髑髏賦曰 淮南子 王侯皆歌辭曰昔居四人宅 今託萬鬼鄰 陶潛

貝玉唅 上詳唅 下詳斂 說驂而賻 祭服以襚 上詳賻 下詳襚

死喪二 北堂書鈔

大命殞墜 左傳云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屍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殞墜 聖人同死 文子云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 人有一死 人有三死 置屍牖下

頌是令我寡君之命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同死生不知人之所同死者也 同死生不知人 聖人同天死而不害 死生物有不天死生 陰陽不和所在道 人異於民重大疾 下人地所生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 有一死而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云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 己自取也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不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 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置屍牖下 衛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 衛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

見道邊死人詩曰淒凉徒見日冥冥誰知年魂兮不
可問應爲直如絃

賦 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〻水之凝
何如春水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塵毛巢許所恥
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野不
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劍戟不
能傷以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
以天地爲牀褥以雷電爲鼓扇以日月爲燈燭以雲
漢爲川池以星辰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
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 晉呂安髑髏

賦曰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
悼乎黃泉生則歸化明則反昏格于上下何物不然
晉陸士衡大暮賦曰諒歲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
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黃壚之杳杳悲泉
路之翳翳挂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知惠徒假願於
須臾指夕景而爲晨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
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 宋鮑照傷逝賦曰
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
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絃如影滅地猶星霣天
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水山河以爲埠珍乎

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

○復帖白

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注階所以乘之以升屋狄人樂吏之賤者
升屋檀弓云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招魂
者多無衣以襲衣之復不以衣招魂
幾其精氣之返求生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
施死於義相反稱名稱字名人云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復私館不復公館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公館公所爲曰公館四郊建綏周禮
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綏謂旌旗之旄也三號投衣喪大記云復者
朝服大夫以玄冕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
復

以乘車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以褒衣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
也實猶復于太祖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鄭注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
進也晃張復于太祖天子之復于小廟禮也太祖始祖廟也魂離而筮宋玉招魂
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死多以矢前詳

○殯殮帖曰

衣尸禮喪大記曰衣尸曰以斂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附身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注誠信於身勿之有悔
書日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大夫之喪既殯書日
紀恩厚薄所以徹帷禮小斂而徹帷
從而望望從殯於客位
不及而恥具日子曰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者君子不爲也殯於客位大喪

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
謚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
也其行善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禮記曰君
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謚法作謚嫌以尊加於父）
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
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
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　又曰幼名冠
字死謚周道也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

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公命以字爲展氏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
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
乎人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說題
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
務節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
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
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穆天子傳曰

爲盛姬謚曰哀淑人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
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
連山謚之景桓侯（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
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
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秦始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觀漢
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
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以爲武昭特賜謚曰忠
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

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晉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
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
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
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
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列女傳曰魯黔
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
以康爲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
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
爲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

唐類函卷九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陳一教校訂

禮儀部十五 弔 明器 賻贈 挽歌 助喪 冢墓 設引紼 盧墓附 祥禫 虞祔

〇弔一 藝文類聚

左傳曰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又曰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霖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弗問其所費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　家語曰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我死汝其置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 詳死喪　莊子曰孔子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弔之曰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有善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 詳　說苑曰孫叔敖爲楚令尹吏民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後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擅權者民惡之祿厚而不知止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老父曰位已高而身益卑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靑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贈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臣

不弔穀梁云周人曾人皆有喪周人弔曾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曾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曾人不弔越人來弔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幾乎動也中三年而弔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以三者不弔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功衰不弔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練服也反哭而弔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庶子不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殷人既封詳上阮籍母終晉書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人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以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以為兩得其道也王衍子喪山濤弔

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通谷谽兮谺谺汨淢淢音域靸以永逝注乎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修魂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擲紙巾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于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于項王疲斯民乎宮墓比癸辛于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麋麇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強

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翱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鵠鳩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瓶甂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間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舍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凝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邪是誅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嗟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遂奉上以靖亂戢彌天乎一棺惜內

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紓家人於繐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旨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案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

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教遺淑之違天冀淼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慕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飇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

於閩邑彥貢因文以悲出伯喈衒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

○賻賵白帖

副意白虎通曰賻助也賵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賵玩好曰贈衣被曰禭贈之為言稱也禭之為言遺也貲誠禮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禮下伯高注徒空也禮貴誠信書方書賵于方書遣于策注方版也策簡也問貲禮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歸布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使歸四方傳布用將曾人之賵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賵用制幣玄纁束帛也

脫驂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序行我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遺襚後薦王冉子有所門生喪親往弔之公怒措之令遺練有已或問之冉曰交交之難終也補喪周禮宰夫供興歸并器幣凡諸侯喪聘補之注補助不足之義也無親受賻者既致命主人之指者寒之于人親受也注喪者非尸作之非不親也知死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不及尸傳贈死不及尸非禮無原涉讓漢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時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涉乃讓南陽賻送行喪廬冢於是顯名何並戒何並為潁川守召丞掾作先令書告子恢曰吾生素餐日久死得賻勿受注先令書遺令也陳路車上介賻陳路車陳乘黃門來黃大路于中庭北轉說主將命禮求賻非正穀梁武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正也求之

蓬組竟虛存雲松屵靄露風草已斷原。溫子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距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鈴唱　緋謳

[illegible]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攝大鈴使左右唱和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爲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洛會　哀遊

[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illegible]之歌坐中流淚　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illegible]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玄哀詩

裴啓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　傅玄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臺

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

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襲挽歌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人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旟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浪征鳥俯墜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孤寬雖有識冥漠難爲待操心玄芒內注血胎鬼屈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杖策聲　又挽歌詩曰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必與論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輀餞飲帳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玄廬竄其間磅礴云四極穹崇效

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宵何遼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人宅今為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昔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形骸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怒魑魅我何觀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晉傅玄挽歌辭曰人生鮮能百哀情數自端不幸嬰篤疾凶候形素顏衣衾為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

沒歸幽都宮地下無滿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
路柳夾靈轜旟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宋陶潛挽歌詩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
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
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賢達
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亦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
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
歌詩曰昔日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
紅塵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
盡成空 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禁門開

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
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又樂平長
公主挽歌詩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
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
湄芝田解龍駕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京
背紫陌縞駟結行輈北去橫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
向隴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李
百藥文德皇后挽歌詩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
玉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
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上官儀故北平公主挽
歌詩曰木落園池曠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絕南陵
芳草殘遠氣猶標劍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
入井幹 又謝都督挽歌詩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
檟春暫蔑欲昏死駟悲還顧楚挽縈虛山胡笳臨
武庫悵然郊原靜煙生歸馬度 又高密長公主挽
歌詩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音鳳逐清簫遠鸞隨
幽鏡沉霜處華蓋落風前銀燭侵寂寞平陽館月冷
洞房深 又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鶴悲歌絕椒花
清頌餘埃凝寫鄰鏡網結和扉黛銀消風燭盡珠滅
夜輪虛別有南陔路幽叢臨葉疎 駱賓王樂大夫

挽歌詩曰高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
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
處欲藏舟 劉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省虛廢
輅錫號紀鴻名地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
色晨飈斷曙聲一隨仙驪遠雲路愁陰生 崔融則
天皇后挽歌詩曰宵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
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黃陵玉座深鏡奩長
不啓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
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鏂中道軒星落太
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冢墓一　藝文類聚

禮記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又曰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也其舅
犯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
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史記曰樗里子卒葬渭南
章臺之東曰後一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
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漢
書曰原陟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
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

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
從謂之原氏阡　魏志曰陳思王薨遺葬初植登魚
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　魏武令曰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楨幹也今承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
薄醊以彰厥德　吳志曰顧劭起家爲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　又曰漢末關中亂
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念
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王隱晉
書曰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

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束晳爲著作隨宜
分析皆有義證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
似左傳　越絕書曰闔閭冢在閶門外銅棺三重澒
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干將魚腸之劍在
焉十萬人築治之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
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揚雄家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
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
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
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皇覽曰蒼頡

冢在馮翊縣衙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
祭之不絕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
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名爲蚩尤旗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
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
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　搜
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
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
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
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

領背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枝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致卉草燋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礬石滿塋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又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

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樹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側芻牧樵採[illegible]銘儼然　伍緝之從征記曰孔[illegible]里諸弟子各以四方木來植之今[illegible]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

冢墓二　北堂書鈔

高七尺　皇覽冢墓記云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周一畝　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閭方一畝

除草木　檀弓云易墓非古也鄭注云易謂芟除草木也

辨兆域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諸侯居前卿大夫居後有功居前鄭注云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以爵爲丘封之度

表蜀女　蜀王本紀云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illegible]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illegible]郭中葬之蓋地數畝高七丈號[illegible]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旌比干　武王入商封比干墓

[illegible]者

漢王陵　張載七哀詩云北芒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云漢世主

滕侯遂　會稽記云大司馬滕公冢山下路猶謂之滕侯墓

壯士冢　三齊記云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蕩陰里中

淑人丘　穆天子傳云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謚曰哀淑人是曰淑人丘

百大冢　南康記曰南野有百大冢

三女墳　[illegible]記云圖[illegible]葬女[illegible]西名爲三女墳

昭王墓　荊州圖記曰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桓公墳　魏武立齊桓祠[illegible]路次齊郊望見桓公墳壠在南山之阿管仲墳側　案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楷玄宮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國[illegible]說崇哀爾孫獨[illegible]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輸交穀生雖異室死同穴[illegible]備玄宮正石交連朱房皓

蹄與俱見問及妻子而宜五子馬援光卒期年朕箭
鋳服内所生养人怒逐致罪也不離墓所
彀并垗爲祖玄所手刃盜李充母丧行服墓次有獸
殺子簡之墟墓側人盜其闕者充手办之
殺鹿鹿犯松栽獸爲殺鹿許孜事開白日之銘已從卜宅　軫聞
雷之痛未忍離情　念劬勞之德難報棘心　慘毀
瘠之容長居蒿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顏氏哭
泣無時柏沾淚而變色王褒
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
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
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遵行軾濡露及山扉

攬涕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轄路滅歸軫淪閭負重瀫
深松朔已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被初青
哀往趣沈泉逝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依徽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
朱方含淒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
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
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
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
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
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絕長夜緬難終初松切

暮鳥新楊摧晚風　齊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
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燕晉殄沫風欽五都聲論空
三河文義絕與禮邁前英談玄踰往哲埋井忽以平
煙雲從容喬濶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沈約經
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眇默
神理暖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在
楚席有靈樽　梁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
騖青蓋乃西歸揭來易永久年代曖湮微苔石疑文
字荊墳失是非山鶚空曙響壠月自秋暉銀海終無
浪金鳧會不飛闃寂今如此望望露人衣　梁何遜

悲行路孤墳詩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
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澌金蠶不
可織玉樹何曾禁所上驅馳人笑歌自俗今日非
明日可憐詎隣此　梁虞騫遊潮山悲古冢詩曰長
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
墳歿凍葉低隴變年根西光長楫落促爾滕前樽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假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
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
霏野霧合昏昏隴日沈懸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賦後漢張衡冢賦曰刊梁林鑿磐石超峻龍構大椰

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㨿其域
系以脩墬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𡻕相屬乃樹靈木
戎戎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
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搆玄室奕奕將將
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若祭祀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
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
丘以自綏見兆域之薉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
洛涯弭節河干佇盼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
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

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中舟人以遂往橫大
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
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
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　又賦曰生矜跡於
當世死同宅乎一丘驂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魂而上
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爲疇姸媸混而爲一貌
云識其所修必妙代以遠覽兮夫何獨乎區陳　晉
傅咸遂登芒賦曰有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表元
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
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
殃惟濟北之初載夙講業而逢罹與瓜瓞之綿綿飛
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允昌保永祚於螽斯慍无妄
之爲災怨上昊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
妃蘭房闕其無主衆孤惸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迺
有感於九原覽谷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從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
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叩叙之民京邑開
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存而潤木
自葉落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
扶危之業進爲狥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

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

【教】宋傅亮修復前漢諸陵教曰大信陵之墳守衛無
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猶見
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
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修楚元王墓
教曰夫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
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本枝胤祚隆彼四方遺芳
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
焉永懷夫瓜瓞攸興開元自本可謂蠲復近墓五家
長給灑掃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陳于廷校訂

樂部一 樂總載 知音 律 制樂 掌樂 瞽宗

○樂總叙一 說文 類聚

說文曰樂五聲八音總名也 白虎通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禮記曰夔始作樂以賞諸侯 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又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又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玄注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緯曰黃帝樂曰咸池 池施也道施於民故曰咸池 帝嚳曰六英 道有英華故曰六英 顓頊曰五莖 道有根莖故曰五莖 堯曰大章 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 舜曰簫韶 韶紹也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 禹曰大夏 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

殷曰濩 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濩濩音護 周曰勺又曰大武 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 是以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神能升降靈龜晏寧 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又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 又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

王戚而舞　五經要義曰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又曰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鐘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是謂八音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觴之靈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

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徵於堂與鳴鼓巴渝交作堂下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又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　摯虞決疑曰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識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於今用之　楚辭曰陳鐘按鼓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竽瑟狂會塡鳴鼓宮庭震驚發激楚　又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　哀淮招公子曰燕倡趙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纖羅　孔融與許博士書曰今足下遠以夔器金石並至爲國家來儀之瑞

樂總載二 記叙事

禮記曰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漢書曰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五經通義曰八音者

儀樂之容儀蕃樂周禮荒政九曰蕃樂謂凶年而閉藏樂器而不作也臨樂不歎自陽
來樂自陽來生於音感於物不野合嘉樂不野合文同則和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闋而歎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美之不為必崩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不亂
無怗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不淫不傷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盡美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笙鏞以
間鳥獸蹌蹌管絃不亂漢志叔孫通制禮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詳
制樂春誦夏絃[illegible]也一唱三歎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祭奏黃鍾周禮司樂以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
祇云云干及籥舞禮干干執享万人大樂及籥舞籥舞六代之舞祖考來格
神人以和　將以理心　不專盈耳　聲可感人

樂能易俗　聲由心感哀樂必形　音與政通治亂
可辨　和而不亂豈云鐘鼓乎哉　至則無聲非樂
鏗鏘而已　酬歌戍風雅開誠於伊訓　鐘鼓不考
亦見刺於唐詩
詩梁王褒觀樂應詔詩曰趙瑟含清管秦箏凝逸響
參差陳九夏依違紛四上從風繞金梁含雲映珠網
遍奏曲二八繁絃非一兩幸以東郭吹厠陪南風賞
忘味饜鏗鏘餐和終俯仰輕塵已飛散游魚亦翻蕩
恩光實難遇詠言寧易放　隋何妥奉勅於太常寺
修正古樂詩曰大樂遺鐘鼓至樂貴忘情俗久淳和

變年深禮教生嶰谷調孤管崙山學鳳鳴浮雲成舞
曲白雪作歌名開詩六義辨觀樂八風平雨穆皇威
暢淪漣河水清鈞天動絲竹括地響鎛鉦盡美兼韶
濩威德總咸英寥亮晃鐘徹飄揚翟羽輕小臣屬千
載時幸預簪纓行欣負蒼璧衢尊聽九成　又樂部
曹觀樂詩曰東海餘風大陶唐遺思深何如觀籥舞
奏鼓開從金清管調絲竹朱絃韻雅琴八行陳樹羽
六德審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總袜任高天度流火
落日廣城陰百神諧景福萬國仰君臨天樂非鐘鼓
且用戒民心　隋薛道衡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詩

回旌門臨古堞微道度深隍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
霜遙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笳聲諠隴水鼓曲喋漁
陽沉對與神思眺聽發天章高伐終難學丘陵徒自
強　隋孔德紹觀太常奏新樂詩曰大君膺寶曆出
豫表功成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
變叶希聲和雲留睿賞薰風悅聖情盛烈光韶濩易
俗邁咸英竊吹良無取率舞忝輕生　隋王斌觀太
常奏新樂詩曰昔人夢黃帝尚京頌鈞天況茲朋景
業作樂式功宣大雅廞還理承風毀吏懸中和誠易
擬韶夏詎相治犍為磬樂徵嶰谷管聲傳小臣濫清

耳長奉南風絃　隋許善心於太常聽陳國蔡子元
所校正聲樂詩曰維陽成禮樂治定昔君南庭觀
樹羽之帝仰摐金既因鍾石變將隨河海流湛靈厥
還序承風絕復尋哀亮無舊迹韶夏有餘音灊嶧英
莖散人遺憂思深悲來未滅悲淚下正聞琴詎似文
侯聽聊同微子吟鐘奏殊南北商聲異古今獨有延
州聽應知亾國音　唐太宗三層閣上置音聲詩曰
綺筵移暮景紫禁引宵前南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
聲流三處管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
論　晉阮籍樂論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

之性體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
八風之聲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奏
之圜丘而天神下降肆之方澤而地祇上應天地合
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車服旌旗
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樂之器也禮踰
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
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
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也
詔　梁武帝問群臣音樂詔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

實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
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厤年永久將
墮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古而旧章匪存未獲釐
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所見

〇律　北堂書鈔

本天　傳子云律呂本於天地豈崑崙之竹鳴鳳之聲能定之哉此正達之數也　**貫地**　風俗通云
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分氣**　爾雅云律謂之分注曰律管可
以分氣　**調聲**　漢書云律者所以調樂人之音聲也　**立均**　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
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
於十二天之道也　**知敵**　六韜云夫律管十二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夜遣輕

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
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和聲**　尚書云律和聲　**考聲**　緒漢書云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
道之本也術家以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其以代之　**三律**　漢書律曆志云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在天成象任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六同**　周禮
大師職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石律**　[illegible]
石王權其名曰律權石重四鈞[illegible]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辛氏所造　**銅律**　漢書律曆志云凡律度量
衡用銅者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
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命伶倫**　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作為律　**用顓頊**
漢書律曆志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之律　**寫鳳音**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陽羨陳于廷校訂

樂部二　歌

○歌一　杜氏通典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說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也虞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九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壞在此二者而已又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因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

不忘危也勑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政在順時任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續以成其美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怠惰事業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爲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使鷰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夏后孔甲游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人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爲命子誰敢殃之後折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於西翟徙宅西河猶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北音四方之歌也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周禮春官太師祭祀帥瞽登歌小歌師掌教絃歌教謂效瞽矇出音絃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於有司徹而歌詠也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事也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周衰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衆皆喜躍抃舞不能自禁乃厚賂遣之故雍門

之善歌哭即韓娥之遺聲也（許慎曰曼聲長聲也）○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爲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亦善歌二人遂但蒙厚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聲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妙令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第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

曲等古今獨絕○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含嚼恣態有喉牙吐納之則後改號永新女亦傳其母伎永新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倣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爲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眞永新聲也誠遠所不及○雜歌曲有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

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明君漢曲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後宮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相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

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方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清聲故傳此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代猶古今亦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鳳將雛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於此矣○碧玉歌者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懊憹歌石崇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歌造此聲晉武太元中瑯琊

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以前人也○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欽臨敗所製○阿子歌懊儂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觀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爲此二曲宋齊時用涉乙子之語稍訛異也○桃葉歌者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也○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督護

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收殯殮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爲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項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讀曲歌者人爲宋彭城王義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第○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從彭城王義康於市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

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鐘則昌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歌謠通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少年出入見依投○莫愁樂者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者劉道彥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

也隋王誕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羣女歌謠因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歌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荆州作也○栖烏夜飛者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荆州東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三洲歌者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採桑○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檝梅根渚感昔追往

事，意淚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物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猶改其名為商旅行。○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旻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又作其和。○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常林歡者，蓋宋梁間曲。宋代

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王子為之牧，江左詞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為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為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被以新聲，選宮女歌之。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驍壺者，蓋起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是也。○汎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歌 謳歎類聚

說文曰：詠，詩也。歌，詠也。謳，齊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聲也。　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永長也，歌詠言之。　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孟子曰：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又曰：帝嚳氏命咸黑作為唐歌。堯命質效山谷之音以作歌。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　淮南子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為。瓠梁古善歌之人也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

曲洛曲也洛水之使宮樂論宮樂者曰黃之陁其馬歕沙

黃之澤其馬歕玉 漢書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
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
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
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愈
益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曰是耶非耶
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姍姍其來遲 又曰張釋之爲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愼夫人從上指視愼夫人
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倚瑟而

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曲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瑟乃歌步玄之曲曰濛昏清
飈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闢琳闕碧室啓瓊沙 襄陽
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
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
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與始
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
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
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
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山海經曰帝俊八

子是始爲歌舞帝俊也 又曰夏后氏開上三嬪于天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
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人乘船從下過見一女子波間
汲發此山負水行歌姿態甚妍而莫知所由故名歌
山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
旦兮八伯成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
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
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周穆天子觴
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
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
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
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燕荊軻蕭蕭歌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
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意和之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漢高祖大風歌
曰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相
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
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漢武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歌曰瓠
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
得寧功無巳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鹿溢魚弗鬱兮
迫冬日　漢司馬相如琴歌曰相如遊臨卭富人卓
王孫家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見之相如因以琴歌
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豔淑
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
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
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

土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　後漢章帝時童謡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　後漢桓帝時童謡曰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
蘭令河間河間姹女數能錢銀爲室金爲堂戸土廡廡
舂黃粱粱下有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晉劉琨扶風歌
曰繫馬長松下廢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冷冷澗水
流鹿遊我前猴戲我側資糧既以乏薇蕨安足食惟
昔李愆期寄在何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蕣華曄有輝體如

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
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
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
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三十時
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巵氣如
熏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
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
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鍾嘈囋趙女歌羅衣綷
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

將炙奈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
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
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
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
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
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
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
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
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
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　晉伶玄燕人美歌曰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
邇兮限層崖雲為車兮風為馬玉在泥兮蘭在野雲
無期兮風有時思多端兮誰能理　晉王獻之情人
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
使我纓綿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
自楫迎汝　謝芳姿贈王珉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
粲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青林中竹
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團扇復向誰
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齊陸厥李
夫人及貴人歌曰別車朴席庠豹尾香煙滅彤殿向

靡蕪青滿復萎絕水萎絕對靡蕪臨玉階泣椒塗寃
鴛鴦雌飛且止彫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
淚如珠　晉孫綽情人碧玉歌曰碧玉破瓜時相為
情顛倒感郎不羞難迴身就郎抱　宋鮑照白紵辭
歌曰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
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
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又曰春風澹蕩使思多
天色淨淥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
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
芳年　又曰桂宮柏寢擬天居朱爵文牕韜碧疏彫

併陸匝組帳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
停觴不語欲誰須　又中興歌曰中興太平運化清
四海樂府昇照玉臺紫煙遊鳳閣　又曰碧樓含夜
月紫殿爭朝光綵墀散蘭麝風起自生芳　又曰三
五容色滿四五妙容歇已輸春日歡分隨秋光沒
宋謝莊歌明堂黃帝辭（依五言土數）復殷宅中寓司繩總
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明冰
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青帝辭（依三言木數）參
映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
澤無垠　赤帝辭（依七言火數）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

至圭景同麾物咸長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白
帝辭（依九言金數）百川如鏡天地爽月明雲冲氣皐咸德
在素精　黑帝辭（依六言水數）歲既暮日既馳靈乘坎德
司規玄雲合晦鳥歸白雪繁亘天涯　齊謝朓郊廟
歌青帝（木十數二）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玄蟄昭升湯湯
風習習夾女歌東皐集　又歌赤帝（火數七）惟此夏德
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族炎谿溫風爛興雨祁
祁黍苗遍　又歌黃帝（土數五）鼎火百明簇資金挺剛
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　又歌白帝（金數九）帝悅
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但商嘉樹離披

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秋風方嫋嫋　又歌黑帝（水數六）
霜鐘鳴冥陵起星廻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堅
玄冥熟無色　齊王謝明王歌辭曰明王日月照至
樂天地和幸息雲門吹復撤咸池歌桂序金匏轉瑤
軒絲石羅露凝翠草秀煙度闕泉波（右明王曲）　又曰聖
君應昌歷景祚啟休期海蕩萬川集山崖百草滋大
哉君為后何羨唐虞時（右聖君曲）　又曰湛露改寒司交
鶯變陽旭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漾日霽沙溆明風
泉暗華燭遵渚汎蘭觴乘漪舞清曲（右淥水曲）　又曰炎
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金華粧翠羽鷁首畫龍舟荊

姬採菱曲越女江南謳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求（右採
菱曲）　梁武帝春歌曰階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
一如此恨來不自限　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
復碧色同絲有同藕異心無異韵　又秋歌曰繡帶
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又
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
香乘意發　又襄陽蹋銅蹄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毦
白玉羈照耀雙闕下（右襄陽兒）　梁沈約郊廟歌
黃帝辭曰鬱彼中壇含靈闡化廻環氣象輪無輟駕
又歌青帝辭曰帝位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
和尚仁　又歌赤帝辭曰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
昭訓持衡授則　又歌白帝辭曰神在秋方帝居西
顥允茲金德裁成萬寶　又歌黑帝辭曰德盛乎水
玄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閉　又元會歌辭皇帝
出入奏皇雅歌詩（大廟明堂用五言一曲）帝德實廣運車書
靡不賓執瑁朝羣后垂旒御百神華蓋拂紫微鉤陳
繞太一容裔被緹組參差羅罕畢清蹕朝萬寓端冕
臨正陽青絢黃金繶袞衣文繡裳　又皇太子出入
奏胤雅歌詩（四言一曲）自昔殷代哲王世有降及周成惟
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

又上壽酒奏介雅詩（五言一曲）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
拜獻惟衆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擬
又襄陽白銅鞮歌曰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
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又春白紵歌曰蘭葉參差
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
盼滿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
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歡不極　又夏白紵歌曰朱
火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然一轉亂心神
非子之故欲誰因　又秋白紵歌曰白露欲凝草已
黃金瑲玉柱響洞房雙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

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援琴撫絃** 風俗通云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悲歌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尋問之乃其妻也 **敷席注瑟** 周書云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懞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與語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兮遠人來觀修義經兮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 **貧踞鼓盆** 莊子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貧踞鼓盆而歌 **酒酣據地** 史記云東方朔酒酣據地而歌曰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臨喪而歌** 莊子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友有間而子桑戶死相和而歌子貢曰敢問臨戶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也 **朝祥暮歌** 禮記云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 **越人擁楫** 說苑云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兮搴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舉繡被而覆之詳舟 **處女鼓琴** 史記趙世家云武陵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于王是為惠后 **孔子孤鶵** 琴操云孔子遊于隅山見梓樹上有孤鶵乃援而歌之 **楚狂衰鳳** 論語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明君念鄉** 漢書云元帝以明君妻單于明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倪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幽沈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細君思上** 又云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妻烏孫悲愁自作歌曰居常思土兮心內傷詳類聚 **漁者盧碕** 越絕書云伍子胥南奔吳

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盧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盧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日心中日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 **情人桃葉** 詳類聚 **女子彈絃** 幽明錄云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有一女子夜彈琴一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子直合韻** 應璩云文帝在摩陂劉子直能為新聲帝以俳諧之使合新韻問卞蘭何如對曰子直不復飲食晝夜呻吟欲作奇異然其音更飢哭聲 **隱士五噫** 三輔決錄云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美人獨處**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顧托身兮長自私 **羅獻固守** 荊州先賢傳曰昔羅獻守巴東大將步協率衆攻圍固守不下羅因賦詩使人歌以慰城中人 **留贊抗音** 吳書云留贊為將臨敵必先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窮劫之歌** 吳越春秋云楚昭王敗辱越君臣傷昭王困迫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 **若何之歌** 又云采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何之歌 **延年變新聲** 史記云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山松婉節制** 晉書表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 ○以下白帖 **相如造** 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衆司馬相如等造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沈充制** 頌將離詳通典 **女子造** 子夜歌者女子夜造之 **童子習** 王遊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選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 **負新** 朱買臣字翁子行歌道中負新 **登**

禮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予之不託于音久矣歌曰貍首之斑然執汝手之卷然夫子爲不聞也

黃竹 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于苹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歌以哀之

白雲 [illegible]

濟汾 漢武過汾 [illegible]

何門 [illegible]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明不與之[illegible]

折楊 [illegible]

美聲 楊於文選美人[illegible]

清樂 [illegible]

繼聲 [illegible]

人聲 [illegible]

雞鳴 [illegible]

烏鵲 [illegible]

詩 梁孝元帝詠歌詩曰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愁傳聲入鐘磬餘轉雜絃後 梁劉孝綽和詠歌人偏得

日照詩曰獨明花裏翠偏光粉上汗凝將歌罷扇迴拂影中塵 北齊劉逖清歌發詩曰扇中通慢臉曲裏奏陽春久憩迷座客何當起梁塵 陳周弘正詠歌人偏得日照詩曰斜光入丹扇的的最分明欲持照彫拱仍作繞梁聲 隋庾信聽歌詩曰協律新教罷河陽始學歸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

賦 袁山松歌賦曰朱脣不啟皓齒不離清氣獨轉妍弄潛移或似停而不留或如疾而不馳 楊師道聽歌管賦曰爾乃闢飛閣之臨空躡雕梁之架虹奏東城之妙曲命南荊之結風雅豔於朝日長袖以[illegible]芳叢度參差以儀鳳響飄颻之驚鴻伊小臣之庸瑣荷恩私之嘉貺聞仙管於帝臺聽鈞天於蘭殿悵嗡曦之易晚惜宮羽之難遍撫長笛而多愍覽洞簫而興怨徒隷齒於雅範信何言其已焉 謝偃聽歌賦曰于時日下浩宮陰清竹殿涼生雲始落光風初扇餘霞未歛殘虹猶見玉砌[illegible]陳蘭肴以薦登高閣以騁目臨曲池而遊衍於是徵趙女命齊倡動瑤瑟出蘭房橫寶釵而曜首靚鉛花而飾粉低翠蛾而歛色飛橫波而流光聲欲抽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緜連以爛熳時頓挫而抑揚始析宮而合徵終分角而和

商掩餘姿於彫扇散輕塵於畫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詭逸顧眄容與故其繁會也類春鶯振響而流變其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絕而更連疑欲止而復舉短不可續長不可去延促合度舒縱有節聽之者慮蕩而憂忘聞之者意悅而情抒歌未終俗士乃喟然歎曰夫樂者所以通神明節情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哲之遺風察前賢之輕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係是故聖人以爲深誡君子以之自勗

箴 魏繁欽與太子牋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轉喉引聲與笳同音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遺聲抑揚不可勝窮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是時涼風拂衽背山臨谿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先白　魏文帝答曰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illegible]上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眾賢遂奏名

倡曲極數彈微情未逞乃合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横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乃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啟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啟曰鳳綵鸞章霞鮮錦縟觀實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

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陳于廷校訂

樂部三

舞 女樂 淫樂 倡優 雜戲 四夷樂

○舞一

甘氏 通典

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

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其人無事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象成滅商所奏也三成而南誅紂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治之也六成復綴以崇綴表位也復位象兵還振旅也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四伐者伐西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

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武有持羽籥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為之節也賓饗則亦如之五經通義

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王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祭也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佾列也每佾八人俱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

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雜舞曲有公莫舞卽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劒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若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且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枚循銳勇而善鬬及定三秦封且爲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四篇其

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製其辭也○槃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開於槃扇鮑照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代寧舞矜手以接槃反覆之至危笑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至宋改爲宋世寧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杯槃舞隸清商樂中○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

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明之君漢代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鐸舞漢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卽真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並亡○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楊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鳧鳩

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庭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白紵舞按舞詞有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能云交交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官卽白緒也梁武帝又令沈約改其詞曰有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詞旨與此全殊○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也謝安以屬

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廟庭鶴舞馬舞行於天子傳亦行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行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廄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舞一 藝文類聚

爾雅曰婆娑舞也　易曰鼓舞而天下從之　毛詩曰舍其坐遷屢舞僛僛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又曰公庭萬舞　又曰萬舞有奕　禮記曰治民勞者舞行綴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行列也民勞則德薄德薄則酇少故綴遠民逸則德盛德盛則酇多故綴短謂人相去遠近也）

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左傳曰魯考仲子之宮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佾（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於是公從之始用六佾也　樂緯曰武王承命興師渡盟津前歌後舞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為作舞以宣導之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被風言其舞也）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國與傾城佳人難再得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及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

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魏志曰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磐聽為之下磐舞屬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轉則勝人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王與群僚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毦子裘賜之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　又曰翾飛兮翠曾（曾舉也言舞工巧似翠鳥之舉）展詩兮會舞

舞羽曼睇出横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　梁庾肩吾詠舞詩曰飛鳬袖始拂啼烏曲未終聊因斷續唱試託往還風　又詠舞曲詩曰歌聲臨畫閣舞袖出芳林石城聽若遠前溪應幾深　梁劉孝儀和舞詩曰迴履裾香散飄衫釧響傳低釵依促管曼睇入繁絃　又和詩曰轉袖隨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迴身乍斂裾　又舞就行詩曰依歌移弱步傍燭豔新粧徐來翻應節亂去反成行　梁何遜詠舞詩曰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日暮能留客相看詎此時　梁王暕詠舞詩曰從風迴綺袖映日轉花鈿

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絃　梁殷芸詠舞詩曰斜身含遠意頓足有餘情方知難再得所以遂傾城　梁何敬容詠舞詩曰因風且不顧揚袂隱雙蛾曲終情未已含睇目增波　周庾信詠舞詩曰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步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生　陳徐陵詠舞詩曰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粧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黄燭送空迴影衫傳篋裏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虞世南詠舞詩曰繁絃奏渌水長袖轉迴鸞一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楊希道詠舞詩曰二八如迴雪三春類早花分行向燭轉一種逐風斜　蕭德言詠舞詩曰低身鏘玉珮舉袖拂羅衣對檐疑鶯起映雪似花飛

【賦】後漢傅毅舞賦曰楚襄王旣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鄭女並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的皪而照曜華

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亢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横駱驛飛散颯遝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横出瓌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後漢張衡舞賦曰昔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

冂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襲服羅縠之雜錯申綢繆以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而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花兮光的皪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眸爛爛以流光連翩駱驛乍續乍絕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整笄攬髮被纖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梁簡文帝舞賦曰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徵清彈申髮初笄參差俱集信身輕而釵重亦腰

羸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以斷霞之照彩若飛鸞之相及既相看而綿視亦含姿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纔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遂吟爾乃優遊容與顧眄徘徊強紆顏而未笑乍離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眄鼓微吟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牽福恃恩懷嬌妬寵　陳顧野王舞影賦曰燿金波兮繡戶列銀燭兮蘭房出妙舞於仙殿唱雅韻於清商頓珠履於瑤席影嬌態於雕梁圖長袖於粉壁寫纖腰於華堂縈紆雙轉於袂一分[illegible]影於合鏡似雙鸞之共翔愁冬宵之尚短欣此樂之方長　謝偃觀舞賦曰羅薦周設繡帳高舒霧浹朱網風清玉除煙浮暉於綻幕燭籠光於綺疏爾乃吐清哇揚激徵金石奏竹桐理許調聞發新聲互起促宴治而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綃縠兮拖珩珮簪羽釵兮珥鳴璫擢纖腰之孤立若奮旌之未揚紆移袂而將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不踰曲流而不滯急而不促紆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姬並進鄭女俱前

對席齊舉分庭共旋乍差馳以燕接又威杳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艷之同發類雙花之偶然進止合度俯仰如一節緩則顧遲唱遠則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大金翠的皪緗綺參差方趨應矩圓步中規飛鉛雪落頹鬢雲垂舒類飛霞或清漢屈若垂柳縈華池既而曲變終雅奏闋清角由流商絕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竚節始綽約而迴步乃逶延而就列

○女樂（初學記北堂書鈔白帖合併成篇）

齊歸（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鄭賂（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

頻蛾宜殊逈行由詎減見淩波想佇愁日落應羨魯
陽戈　後梁沈君攸待夜出妓詩曰簾開月色度燭
定妓成行廻身釧玉動頓履佩珠鳴低衫拂髩影風
扇起歌聲匝中曲猶奏掌上體應輕　陳李元操洲
蕭侍中春園聽妓詩曰微風散芳菲中園照落暉紅
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繁絃調對酒雜引動思歸愁
人當此夕羞見落花飛　陳孔良賦得妓詩曰金谷
多歡宴茲體最芳菲流雲席上轉廻雪掌中飛明月
臨歌扇行雲接舞衣何必桃將李別有代春暉　陳
劉刪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石家金谷妓粧罷出

蘭閨看花爭欲笑聞鳥似能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
前溪將人當桃李無處不成蹊　陳陰鏗侯司空第
山園詠妓詩曰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絃樓似陽臺
上池如洛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
日俱照晚粧鮮　陳蕭琳隔壁聽妓詩曰徒聞絃
切不見舞腰廻唯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
道夜聞鄰妓詩曰如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
上鶴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
留客解佩一相從　隋弘執恭和平涼公觀趙郡王
妓詩曰小堂羅薦陳妙妓命燕秦娥衣疑假熊紅臉

白含春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齊竽不可傾空傾
上龍津　隋江總和衡陽殿下高樓看妓詩曰起樓
侵碧漢初日照紅粧絃心艷卓女曲誤動周郎並歌
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此纓銀樹下長袖玉釵長　隋
虞茂衡陽王齋閣奏妓詩曰金溝低御道玉管正吟
風拾翠天津上廻鸞鳥路中鏡前看月近歌處覺塵
空今宵織女見言是望仙宮　釋法宣和趙郡王觀
妓應教詩曰桂山留上客蘭室命娃妖城中畫眉黛
宮內束纖腰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周郎不相顧
令自管絃調　北周庾信看妓詩曰綠珠歌扇薄飛

燕舞衫長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皇細縷纏鍾格圓
花釘鼓牀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　又看妓詩曰
長思浣沙石空憶擣衣砧臨邛若有便爲說解琴心
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曰佳麗盡時年合瞑不能
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篪先弄曲調箏更撮
絃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終難及誰復數神
仙　王勣詠妓詩曰妖姬飾靚粧窈窕出蘭房日照
當軒影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
令曲誤持此試周郎

○淫樂　附

〔詩〕隋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曰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艷質迴風雪笙歌韶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峩峩樓上粧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日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戲笑無窮已歌詠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爲人所難臥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既躍劍揮霍復跳丸抑揚百

獸舞盤跚五禽戲後猊弄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覩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既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荑垂陌柳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〇四夷樂一　初學記

〔事對〕德及　澤被　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鄭玄注曰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　禮記曰昧東夷之樂任南蠻之樂 班固東都賦曰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　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

〔納〕魯廟　〔獻〕漢庭　禮記曰納蠻夷之樂於太廟以祀周公言廣魯於天下也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狄鞮〕倡　〔扶婁〕伎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郭璞注曰狄鞮西方之樂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忽然樂府傳此伎末代猶學焉

〔被〕四表　〔穆〕八荒　上詳澤被注　左思魏都賦曰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穆八荒之俗

〇四夷樂二　北堂書鈔白帖公所成篇

旄人掌　周禮云旄人掌舞夷樂注夷樂四夷之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　鞮鞻師掌　又周禮鞮鞻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　一天下　四夷樂周禮注云王者必

四夷之樂一作天下也　娛耳目　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後　奏於君會　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有司趨進曰請奏四夷之樂於是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卻之齊侯乃麾而去之　作於帝庭　後漢書陳禪字紀山爲諫議大夫西南撣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劾禪詔不收　舍利繩上之戲　晉樂志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殿前　賓旅巴渝之舞　詳雜戲舞

〔詩〕後漢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自明主聖德恩深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夷俗

歸德心歸慈母　又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長願臣僕

唐類函卷九十八

唐類函卷九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曹師建校訂

樂部四　琴　瑟　箏　筑　箜篌

○琴一 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宓犧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子所常御也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　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　毛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禮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　又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　又曰子夏既除

喪而見於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　又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急則清慢則濁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瑱而浣孔子曰

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五音不知安能調琴　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歌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旣爲男二樂也今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哉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　孫卿子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竊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而妙適遭暴亂不若處窮隱絕不及四鄰詘

折擯厭辨無所告愬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潸寒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居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圖象旗儺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馳乂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則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下嬰兒竪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拂羽角成曲而歌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曰先生之鼓

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又曰應侯與賈子坐聞
鼓琴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
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
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劉向別錄
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以雅琴中趙氏者勃海
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
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
爲人尚清淨少言語善鼓琴時閑燕爲散操多爲之
涕泣者　史記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

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
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又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
王威王舍之右室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
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
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之心
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懃文君夜
亡奔相如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
酒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
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人以蔡君向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

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
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
聳然惟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
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
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喜鄭聲上數聽悅
之開坐府弘遣吏召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
上令譚鼓琴譚爲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
復令譚給事中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
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
居山五曲上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

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
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琴
感劉惠明亡女之靈告敬伯就體如平生從婢二人
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
宵淚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轉情復哀願爲
煙與霧氤氳同共懷　又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
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
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
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
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之意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與戴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林澗甚美顒憩於澗義
季亟從之遊顒衣野服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皆
與世異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爲義季
鼓琴並新聲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
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當讌戴公
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答何嘗白鵠二

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
彈琴當時妙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
五日一給仲雄　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
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
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取世
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十二國史曰周
師經任魏文侯善鼓琴文侯䑛之起舞經怒以琴撞
文侯文侯怒使人戌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
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
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孫登別
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頹
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
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
下逢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共行與言嗣宗乃長嘯
與琴音諧和谷內嘯和之妙響動林谷　江表傳曰
顧雍從蔡邕學琴邕異之曰卿必成故以名與卿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絃
斷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
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
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列仙傳曰稷

丘公泰山道士漢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琴一
絃五音並奏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
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
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　世說曰晉戴顒字
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顒年十六遭憂不忍傳父之琴
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
並傳於世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
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
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

快但放古法本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絕

又曰會稽何防風鬼嫂見城邑當政門上脚垂至地當横陽令賀韶夜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貫中庭舞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燋尾琴有殊聲焉　幽明錄曰劉宗善琴忽得困病道遂曰近將家女鬼相録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宗曰吾嘗夢見女子將

吾哀戲恐必不免遂笑曰將終相愛重恐不能相放耳以爲訣之今夫當無恐也宗遂瘳　樂府解題曰水僊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拆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而請娉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拘于深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戶而悲懷慨長歎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昔李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　揚雄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

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淳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又曰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又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曰伏犧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又案世本說文曰桓譚新論並云神農作琴二說不同)風俗通曰琴者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文上曰池(池者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風俗通曰[illegible]法四時五行七絃以法七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釋智匠樂錄曰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令備二絃為文武絃)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

宮次為商次為角次為羽次為徵次為少宮次為少商爾雅曰大琴謂之離(郭璞曰大者十絃樂錄大琴二十絃今無此器)曰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鳴廉脩況齊號鐘自鳴空中(齊桓公琴)繞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凰(趙飛燕琴)古之善鼓琴者有瓠巴師文師襄(並見列子)(師襄亦見家語孔子師之韓詩為師堂子)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涉行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此曲)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也)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為太王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牧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而作此曲也)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曲)十一曰水僊操(伯牙所作)十二曰懷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烈女引(楚樊姬作)二曰伯妃引(魯伯妃作)三曰貞女引(魯次室女所作)四曰思歸引(衛女所作)五曰霹靂引(楚商梁所作出遊九皋之澤遇風雷霹靂長懼而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樗里牧恭作為父報怨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之作此引)七曰箜篌引(樗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

琴引(秦時屠高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短側清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為江州刺史為文帝所徵家人懼妓妾夜聞烏啼憂思而成曲)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安之流澌咽雙燕離陽春弄悅人弄連珠弄中揮清暢志清蠏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事對 防心 得意(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 韓詩外傳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間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唯文王之間采)納正 禁邪(嵇康琴讚曰閑邪納正自和養素 下詳類聚)宣情

曼聲嘳然歎息援琴而鼓之龍鳳之象蔡邕山水之旨伯

【詩】南齊謝朓詠琴詩曰洞庭風雨餘龍門生死枝雕刻分布濩沖響鬱清危春風搖蕙草秋月滿華池是時別鶴叫侵淫客淚垂　梁劉孝綽秋夜詠琴詩曰上宮秋露結上客夜琴鳴幽蘭暫罷曲積雪更傳聲　到溉詠琴詩曰竒語調絃者寄子心易驚離泣已將墜無勞別鶴聲　梁任昉題琴樸奉柳吳興詩曰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行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陳沈炯賦得為我彈清琴詩曰為我彈清琴琴鳴

傷我襟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自沾襟　陳賀徹為我彈鳴琴詩曰蕭蕭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點微還轉弄亂爪更留賓聊持一絃音雜起豔歌塵　北齊馬元熙日晚彈琴詩曰上客敲前扉鳴琴對晚暉掩抑歌張女淒清奏楚妃稍視紅塵落漸覺白雲飛新聲獨見賞莫恨知音稀　北齊蕭慤聽琴詩曰洞門涼氣滿閒館夕陰生絃隨流水急調雜秋風清掩抑朝飛弄淒斷夜啼聲至人齊物我特此悅高情　隋江總賦得詠琴詩曰可憐嶧陽木

雕為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絃心戢高聞應聲遊魚聽不流楚妃幸勿歎此異白頭吟　又侍宴賦得起坐彈鳴琴詩曰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　楊希道賦得起坐彈鳴琴詩曰北林鵲夜飛南軒月初進調絃發清徽蕩心祛褊恡變作離鴻聲還入思歸引長歎未終極秋風飄素鬢　又詠琴詩曰久擅龍門質孤竦嶧陽名齊娥初發弄趙女正調聲嘉客勿遽返繁絃曲未成　劉允濟詠琴詩曰昔在龍門側誰想鳳鳴時雕琢今為器宮商不自持巴人緩疎節楚客弄繁絲欲作高張引

翻成下調悲　劉希夷夏彈琴詩曰君山至今寂寞絲何清幽彈為風入松崖谷颯已秋鳴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兮若有知魂兮從我遊

【賦】後漢傅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持處蹈通涯而遠遊圖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後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閒公子中道失志孤榮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

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後漢蔡邕琴賦曰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一作徵）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曰

椅梧之所生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蕤於昊蒼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嶙崔嵬岑嵓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錯以犀象藉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觸撫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揚弦安歌新聲代起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巧乃發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玩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英聲發越采采粲粲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曾崖或摟挽櫟捋縹繚潎洌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弦更唱迭奏聲若自然下逮謠

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玄鶴翔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陳陸瑜琴賦曰龍門奇樹上籠雲霧根帶千仞之谿葉泫三危之露忽紛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顧逢蔡子之見矜識奇響於餘煙飛青雀兮歌綺殿引黃鶴兮慘離筵吟高松兮落春葉斷輕絲兮改夏絃歡曲舉而情踊躍引調奏而淋流漣亦有辭

軒后之遺音黃韻湘靈之淸韻湘妃

詩 梁沈約趙瑟曲曰邯鄲奇弄出文梓縈弦急調切流徵玄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披香離復合曲未央

○箏一 藝文類聚

釋名曰箏施弦高箏箏然　風俗通曰按禮樂記箏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扣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　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

帳邊臥布知之使人帳中鼓箏諸兵臥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又曰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開思運巧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豬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箏二 初學記

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所造阮瑀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二象四時柱高三寸象三才

事對 長賓　朱絃 上見傅玄箏賦一侯瑾箏賦曰物觀合於律呂音叶而於宮商朱絃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

應六律　總八風 上詳前敘融妻陳氏箏賦曰列柱成陣既和且平總八風而經秦羌豈嚴而洞靈

不疾不徐　或離或合 上見沈瑀箏賦傅玄箏賦曰迫抃涅躍急聲扣危洪纖雜杳或合或離

移風易俗　推故引新 上見侯瑾箏賦剛典玄苗之分傅玄箏賦曰陰沈陽升柔推故引新迭爲主賓四時之陳

有始有終　不盈不縮 傅玄箏賦曰淸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淸羽樂混太

宮陶融妻陳氏箏賦日度中楷模不縮不盈

箏三 北堂書鈔白帖合併成篇

歌怨詩 晉書桓伊傳云伊爲右軍將軍孝武帝召伊飲宴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遣乃勅御伎奏笛伊又云御府人必不合臣自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撫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帝甚有愧色　能秦聲 楊惲書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　奏西音 魏文帝詩云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揚大雅 曹植箏賦云秦箏而慷慨揚大雅之哀音　發新聲 魏文帝詩云新聲長笛吐清氣秦箏發　奮逸響 古詩云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彈箏作歌 古今注曰邯鄲女子秦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

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鼓箏悲歌歎樂實錄云秦丞宗俱史咸善鼓箏者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讀能使戚者起舞時人號曰雜門周　朱絃　玉柱　危

絃　促柱

【詩】梁元帝和彈箏人詩曰橫箏在故帷忽憶上絃時舊柱未移處銀帶手經持悔道啼將別交成今日悲　又詩曰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春陽美手過如玉　梁昭明太子詠彈箏人詩曰故箏猶可惜應度新人邊塵多澀移柱風燥脆調絃還作三州曲誰念九重泉　梁沈約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絃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

知顏如玉　梁王臺卿詠箏詩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絃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陳陸瓊玄圃宴各詠　物得箏詩曰三五倂時年二八共來前今逢泗濱樹定歳琴中絃鶴別霜初緊烏啼月正懸

【賦】後漢侯瑾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豳風之遺音於是雅曲既闋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嚬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禀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定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玆爲朦瞰

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陶融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攸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秘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晉賈彬箏賦曰温顏既授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釋品列鍾子授箏伯牙擊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

始奏也蹇澁跣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沈鬱之舒徽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絃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六龍御也　晉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䇭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玄漆緘響慶雲被身　梁簡文帝箏賦曰聽鳴箏之弄響聞兹絃之一彈足使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玲瓏之曲閤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道酒耳熱眼華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晴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動一作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殺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趍於鄭女和西舞於荊妃使長卿之座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陳顧野王箏賦曰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既留心於新聲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於紈扇時怡暢於升天

如箏釋名云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　如琴樂書云筑形如琴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　還沛擊史記高祖紀云高祖還沛自擊筑而歌　大會擊東觀漢記云光武大會真定王自擊筑　飲燕市史記云荊軻學筑與高漸離飲於燕市中　為壯聲燕太子丹送高漸離擊筑荊軻和之為壯聲髮皆衝冠

○箜篌一藝文類聚

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為淫樂　桓譚新論曰鄙人謂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服乃作胡箜篌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扣門自通曰陳郡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悅既令妾弦歌歌聲焦細經三年乃別去　班彪上事曰漢宣帝賜呼韓邪單于竽瑟箜篌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起舞　風俗通曰箜篌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或曰空侯取其空中　曹毗箜篌賦序曰東土君雅善箜

篌　樂府歌詩曰箜篌引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歔欷鼓箜篌而歌云云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

箜篌二 初學記

事對 漢祠 上詳類聚 晉解 太史解上非祠典可給琵琶箜篌 晉永和起居注曰詔

濮水 錢溪 上詳類聚 下詳類聚賦 湖上 桑間 上詳類聚 下見曹毗賦 孫賦

霍歌 鈕滔母孫氏箜篌賦 下詳類聚 依琴 考筑 上詳類聚 楊方箜篌賦 宋女

序曰羽儀承朱絲發寒起於造化箜篌祖琴考筑箏作器於漢代猶擬易之玄經

揮 ·吳妃引 孫氏賦曰若鄭女之揮絲亦若吳妃之引 曹毗箜篌賦 宋女、

詩 梁簡文帝賦得箜篌詩 捩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弦鳴衫迴袖障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賦 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述不假於舊制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嶷之巖睇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倕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穿穆以遐暢沈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㦷然思超深山顧眷華岳路嶮悲泰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乎時之速陵危柱以頓挹憑哀絃以激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沈或頓壯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摅徵以騁商　晉曹毗箜篌賦曰嶧陽之桐植穎巖標潤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 一作頸 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暢自吟於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行酌金罇發愁吟引吳妃湖上廢杳以平雅而蕩滌攝而懷歸東郭念於遠人參賈愁於水遊　宋臨川王劉義慶箜篌賦曰侯牽化而始造魚辭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羣

唐類函卷一百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陽羨曹師建校訂

樂部五

琵琶　箏　笙　簧　笛　管　笳
箜篌　壎　籥　箎　鐘　鐸　磬　鼓
缶　柷敔　節鼓

○琵琶一 藝文類聚

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風俗通曰琵琶近出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又四絃象四時也　三輔決錄曰游楚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性好遊遨音樂及倡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　傅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之也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在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異苑曰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顧問　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聽移時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彈琵琶

琵琶二 初學記

傅玄琵琶賦序曰世本不載作者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　釋智匠樂錄曰琵琶出於絃鞉（杜摯以爲興之秦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鞉而鼓之）古之善彈琵琶者有朱生阮咸孫放孔偉

事對

馬上　牖下（上詳叙事　下詳叙事）　丹柱　素桐（上見成公綏琵琶賦　下見孫該琵琶賦）　騃耳　娛心（成公綏琵琶賦曰好和者唱讚善聽者吝嗟眩精駭耳失節蹉跎）　傅玄歌詩曰所樂亦非瑟所樂亦非琴唯言琵琶與箏能娛我心　緩調　急節（孫該琵琶賦曰緩調平絃原本反末雅沖泰弘暢通理　成公綏琵琶賦曰急節促揭飛龍引舞趙女騁羅）　奏六引　理五章（傅玄琵琶賦曰然後衆手并奏遞奏六引金石並會　成公綏琵琶賦曰參暢五聲五章　琵琶於私宴授西旅與毛嬙撰理）　象柱　絲絃（上見成公綏琵琶賦　下見孫該琵琶賦）　中虛外實（嵇康琴賦曰琵琶箏笛則形躁而志越）　開促聲高（心親大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使人形躁而志越　下詳叙事）

琵琶三 北堂書鈔

帝命彈（世說云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鬼彈節（異苑云永嘉中李務

素蓋琵琶元嘉初[illegible]安[illegible]憲[illegible]唯[illegible]衡擒彈末輒罷意外有[illegible]會[illegible]擊節謙徑語曰何不進耶對曰[illegible]成公綏[illegible]久無宜于[illegible] 陰陽序
對 初學記叙事 挺脩柄以傳玄琵琶[illegible] 少宮孫該琵琶賦曰爾乃叩少宮驅明[illegible] 明君 慰思石崇琵琶[illegible]云王明君本為昭君以觸文帝諱改[illegible]元以明君配[illegible]公下嫁烏孫[illegible]琵琶馬上作樂以慰[illegible]之思 道路 惠文 致嬙[illegible]琵琶一[illegible]書曰今[illegible]致 操暢駱驛見孫該琵琶賦 發越 哀傷見傅玄琵琶賦

詩 南齊王融琵琶詩曰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持拂龍門空自生　梁徐勉琵琶詩曰雖為達

道怨翻成今日歎含花已灼灼類月復團團　隋陳叔達聽鄰人琵琶詩曰本自龍門桐因妍入漢宮香由羅袖裏聲逐朱絃中離有相思韻翻將入塞同關山臨却月花藥散迴風爲將金谷引添令曲未終　唐太宗詠琵琶詩曰半月無雙影金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促節鶯紅袖清音滿翠帷駛彈風響急緩曲釧聲遲空餘關隴恨因此代相思

賦 晉孫該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與下脩條而迴固上糺紛而干雲辦鍾黃以挺幹表靈質於蒼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廻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檿絲篚貢天府伯奇執軌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硠操暢駱驛遊乎風飇抑揚按捻抵擫摧藏於是酒酣日晚改為秦聲壯諒抗慨上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沈而不止浮而不輕綿駒遺嘔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眾契上下奔鶩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晉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之用諏于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妙

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背嘴臨樂則齊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捴以玳瑁格以瑤枝若夫盤圓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窓華表日月星也　晉傅玄琵琶賦曰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於高梁弱腕忽以競騁兮象驚電之絕光飛纖指以促柱兮創發越以哀傷時旖𢤱以劫蹇兮聲撇㩄以激揚啓飛龍之祕引逞奇妙於清商哀聲內結沈氣外激舒誕沈浮徊翔曲折　薛收琵琶賦曰惟茲器之爲宗總羣樂而居妙應清角之高節發號鍾之雅

調處躁靜之中權執疎密之機變還浮雲而散彩揚
白日以垂耀爾其狀也龜腹鳳頸能據龍旋戴曲履
直破隨成圓虛心內受勁質外貞礀磷象地穹崇法
天候八風而運軸感四氣而鳴絃金華徘徊而月照
玉柱的皪以星懸　吳世南琵琶賦曰尋斯樂之惟
始乃絃鼗之遺事強奈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
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擬神明而摅思慰
遠嫁之羈情寬絕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運能鈞繩相
設求嘉木於万嶺取殊材於九折析文梓以縱分剖
香橒而橫列木瓜貞柘盤根錯節或散錦而花開或

絲縈而綺結徙觀其為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
隨良璞之脩短任規模之巨細既異材而合體亦列
方而就銳雖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聲備
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閑
絃之既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綏步之疎節隨輕身之
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觀金谷之
宴仲容暢竹林之聚宛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
苑而看花游上蘭而籍野泛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
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音則抑揚嘈囋
聯綿斷續紆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高山之

遲翠見西河之始綠

○簫一　藝文類聚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風俗通曰按舜
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爾雅曰大簫
謂之言小者謂之筊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二
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　尚書曰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　詩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
雝和鳴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參差之
音　又曰從以簫管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
短則清以蠟密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

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
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郭象注曰籟簫也　呂覽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
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音而王反悅之
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史記曰周勃常為人
吹簫給喪事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
被歌聲　又曰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善忘不樂詔使
王褒等之太子宮讀誦奇文字太子善褒洞簫頌令
後宮讀誦之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
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教弄

玉作鳳臺一旦夫妻同隨鳳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於雍宮世有簫聲云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書君曰不多矣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潯陽記曰盧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城每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簫二 初學記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五經通義曰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博雅曰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曰無底者謂之洞簫古之善吹簫有秦女弄玉僊人蕭史見列仙傳漢元帝能吹洞簫見漢書元帝紀 承後漢書

事對　七數　九成 易通卦驗曰[illegible]鄭玄注曰簫亦管也[illegible]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用事 下詳類聚　帶牙　編竹 簫賦上見上下詳類聚 洞簫賦 下詳 敘象鳳　事　破鶴 並詳類聚　魚瞰　鳳飛 見上 下詳類聚 簫 花　張葉 葛洪神仙傳[illegible]

[illegible]越宮

吳市 上詳類聚　虞雅曰箭謂之簫史記○以下吉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中　子聽 樂記云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女吹 樂府詩云玉女吹簫　楊柳 短簫有折楊柳之曲　采竹 詳類聚　武若雷霆　仁若凱風 並見王褒洞簫賦

詩 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管饒知氣促欽動覺唇移仙史安為貴能令秦女隨

賦 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則嶇嶔巋崎倚巇迤嶬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延曠蕩又足樂乎其敞閒也託身軀於后土經萬世而不遷翔風蕭蕭而經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兮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喞而將吟兮行鍖銋以和囉風洪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它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和故聽其巨音則周

流汎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
猒瘱（於計）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
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
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其仁聲則
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
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以
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
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狠戾者聞之而不懟剛
毅強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
而愕立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

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
博儡以頓悴吵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或
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疇故知音
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聲則莫
不愴然累欷撇涕抆淚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衍凱
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尺蠖蚑行喘息魚瞰雞睨
垂喙蜿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
哉

〇笙一（藝文類聚）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笙
笙之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　世本曰隨作笙　爾雅
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說文曰笙正月之音
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聲　又曰舜祠之下
得笙白玉為管　尚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毛
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周
官曰笙師掌教吹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又曰
絃匏笙簧會守拊鼓　又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笙竽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穆天子傳
曰西王母為天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　尸子曰商容
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列仙傳
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
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魏志曰杜夔字公
良為協律都尉文帝令夔於賓客中吹笙鼓琴夔有
難色遂黜免

笙二（初學記）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太蔟之
氣又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
故謂之笙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靈王太子見列仙傳）董
雙成（西王母侍者見漢武內傳）漢桓帝（見東觀記）魏杜夔（見魏志）

懸崖之絶嶺邈嵓岑以崇崗延脩頸以亢首厭瑤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鉛錘內藏合松蠟以洛除粘彤丹以發光 晉夏侯淳笙賦曰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爾乃採桐竹剪朱客摘長松之流肥咸昆侖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吻或吹壓指把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轡鵾雞振引合和如潰如離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者循恭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冲靈泠澹足使貪榮者退世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竭豈衆樂

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絶 陳顧野王笙賦曰聲流洛渚器重汾陽協歌鐘於宿夕詠月扇於繞梁同離鴻於流徵會別鶴於清商

○簧 北堂書鈔

女媧作 世本宋均注云女媧黃帝臣也 飛瓊鼓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簧 君子執 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樂師調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簧 作鍱 說文云笙中簧也鍱作管中金鍱 裁銅 潘安仁笙賦云裁熟簧注云以熟銅爲之 十三 禮記注云笙十三簧 十九 爾雅云大名十九簧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 並坐 詩云並坐鼓簧 在口 蔡邕賦云思在口而爲簧 發啓 陸機詩云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舒憂 楚辭云興假簧以舒憂 得友 夢書云簧爲結約得簧者得賢友也夢 瑤池鼓簧 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吹笙鼓簧 石室鼓簧 神仙傳曰王[illegible]室發籠有五舌簧三枚遙自取一以二枚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笛一 藝文類聚

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 按宋玉有笛賦玉在漢前此說非也又馬融長笛賦云近代雙笛從羌起 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孔 魏畧曰游楚好音樂畜笛者每持以自隨 晉書云按周禮今有一定之音故諸音皆受鍾磬之均至於饗宴殿堂之上不懸鍾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 晉中興書曰帝舅王愷嘗置酒

王導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聲愷怒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世說曰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野王便令人與相聞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

以賜臣即與之　又曰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
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
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段龜龍涼州記
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笛　續搜神記曰合
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嘗有漁
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
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
於此猶存焉　幽明錄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爲
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
不使人見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

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伏滔蔡邕
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故有長笛賦傳之耆叟
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亭之
館以竹爲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
絶歷代傳之

笛二　初學記

笛之所出有雲夢之竹見魏文與吳質書　衡陽之幹見宋玉笛賦
柯亭之竹見伏滔長笛賦序　古之善吹笛者有馬融見融自序　遊
楚見魏志　宋禕說見世說　子野及奴顏見語林　曲名有折楊柳
梅花落等　事對　奇寶　良幹宋玉笛賦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

斯道兮　李尤笛銘曰剡削長幹三孔將長流雜造易出士抑揚長所
昭菅　[illegible]　柯亭竹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illegible]
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二尺三寸[illegible]伊冋家[illegible]昭
華之琯　柯亭竹詳上
下詳類聚　攄憤　滌邪　[illegible]
而無腔兮嗟懷而以悲憂兮蔡邕笛長[illegible]論意　暢神
擔慣分氣鬱而[illegible]下撫長頌聚以諭意致誠放志之作
長笛賦曰伏滔長笛賦曰[illegible]
興事[illegible]
鱗遠可以通暢神　激朗　清哀　馬融長笛賦曰
近可以寫情[illegible]長笛賦曰[illegible]
老莊之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術也激朗清厲隨光
之介也繁陶而閑情賦曰起搦沈以同長繁霜於
素諧雜歛而清哀　雜引　奇曲　始十約宋書曰晉太
遠笛出聲而末鳴　[illegible]
射中書令張華令郝玉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監荀
和宋玉笛賦曰招伯奇於涼陰追申子於爲城失相
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　寫神　怡志　伏滔長笛賦曰
錦繡繁縟所以禦暴也　[illegible]詳上論意注

達究以協德宜獻雍足以怡志保　水龍鳴　雲奮婉
身兼四德而稱焉故名流而器珍　上詳類聚馬融長笛賦曰
主見馬融長笛賦　納雅正　雪垢滓　宋玉笛賦云八音
以下詳暢神注　[illegible]長笛賦[illegible]
濯雪垢滓　離南楚　出西涼　宋玉笛賦云和調咸受兮善
不衰爲[illegible]保兮絶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
而暢茂兮　李尤笛銘曰出自西涼流離浩蕩

笛三　廿五史白帖　堂書鈔合併成篇

三孔　說文云笛七孔　一弄　續晉陽秋云帝命桓伊
弄　角也羌笛三孔　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
依律　荀勗問協律列和曰作笛唯可依十二律十二
笛令一孔依一律否和曰樂東家長笛是
長四尺二寸乃今所有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澤者笛當
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失也汲
笛諸孔亦恐不能　應律　馬融笛賦云惟笛因
得一孔應律也　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illegible]
律　長短　古歌辭云長笛續短笛願陛下保壽無極　濁清　詳下列和　合律　合律注

荀勗奏云笛猶鍾聲宜必合於律呂吟清商見宋玉笛賦類鵾鳴蔡邕[illegible]師賦云何此
聲之悲慟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鴻之孤鳴起嫠婦之哀泣似龍鳴見馬融長笛賦詠新詩
蔡邕聲詩賦曰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吐清氣魏文帝詩云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向秀聞向秀思舊賦序云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馬援和古今注云
武谿深馬援南征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和洛客見馬融長笛賦序歌
壯[illegible]宋[illegible]笛賦[illegible]吟[illegible]士之[illegible]佯悲盛男子驚弄合妙意宋玉笛賦云乃使王爾公輸之
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為笛奮玉手見宋玉笛賦京房識律京房字君明識音律
舊本四孔其一君明所加列和合調晉荀勗問列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者均高下清濁
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聲清者用
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也伐雲夢竹陳思王與吳季重書云[illegible]

伐雲夢之竹入為笛斬泗濱之梓八為箏取高遷椽文士傳曰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
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詩 陳周弘讓賦得長笛吐清氣詩曰商聲傳後出龍
吟鬱前吐情斷山陽含氣咽平陽塢胡騎爭北歸偏
知別鄉苦羈旅情易傷零淚如交雨　陳賀徹賦得
長笛吐清氣詩曰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
陽曲聲悲隴上吟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
塞虜不憚武溪深　隋姚察賦得笛詩曰作曲是佳
人製名由巧匠鵾絃時莫並鳳管還相向隨歌響更
發逐舞聲彌亮宛轉度雲窗逶迤出綺帳長隨畫堂
裛承恩無所讓　劉孝孫詠笛詩曰涼秋夜笛鳴流
風韻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鄰
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奇聲

賦 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
罕節簡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磄千仞絕谿陵阜隆崛
萬丈磐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為
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
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
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唇曜皓齒顏頰臻玉貌
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　後漢馬融長笛

賦曰融既博覽典雅精核術數又性好音律能鼓琴
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
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
長笛賦其辭曰惟鍾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
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谿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
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攢
乎下風收精注耳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
鍾為主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
熳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呂既和哀聲五
降曲終闋盡餘弦更興[illegible]手累發密櫛疊重上擬法

撞之以筵豈能發其聲擊食傳宋左師向每食擊鐘擊飲傳鄭伯有於窟室夜飲酒擊鐘鼓鐘詩鼓鐘伐鼛鳴鐘鳴洪鐘鼓於宮詩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懸於殿漢靈帝鑄鐘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鐘師掌周禮鐘師掌金奏注金鐘及鎛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南鄰擊[illegible]大叩小叩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大者則大鳴叩之小者則小鳴之弗鼓弗考詩子有鐘鼓弗鼓[illegible]杜蕢是聽且諷晉侯　吳札既聞乃謂文子

銘後漢王粲蕤賓鐘銘曰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於上下光於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鐘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射用以啟期　後魏溫子昇鐘銘曰宮商通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明晉有數　唐岑文本太極殿前鐘銘曰夫金之為德冠五材以稱寶鐘之為器諧八音而表節成物兼於軍國致用適於洪纖故習戎者用之以警眾司曆者侯之以考辰其由來也尚矣粵以貞觀之十四載在上章乃詔工者鳧氏鑠銅為鐘陳諸路寢之庭以紀壺人之節爾乃叩都作貢虡但聘神六齊不忒四時合度大小允窕槬之中清濁得舒疾之和聲隨晷唱則貴賤有序響應漏盡則士庶知禁同夏后之騐

義與周王之鮮財加以博採故實懋忠蹇與股肱之績必紀爪牙之功是勸永貽懿範被之無窮

○鐸北堂書鈔

通鼓[illegible]令民[illegible]三日武孫劍行[illegible]鐘調[illegible]有能虎形[illegible]舞者振鐸[illegible]貫人牛鐸[illegible]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illegible]

○磬一初學記

世本曰無句作磬樂錄又曰磬叔所造未知孰是無句堯臣也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爾雅曰大磬謂之毊[illegible]徒擊磬謂之寋[illegible]形似犂錧以玉石為之周禮曰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虡謂之編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庸庸功也作古磬名有離磬[illegible]湘陰之磬出磬石有泗濱尚書曰泗濱浮磬九疑浮嶽[illegible]小華之山涇水烏危之山並見山海經

事對泗濱　瀛上尚書曰徐州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中見石可以為磬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磬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長

之所管務戛歷之爲最

○缶北堂書鈔

坎其擊缶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息於吟缶墨子云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

秦人節歌風俗通云缶者瓦器所以節歌盆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秦王擊缶史記云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瑟相如亦奏缶秦王請擊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請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懌為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

鼓缶而歌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用缶納約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鼓缶之羞淮南子云夫窮鄉之社叩甕鼓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盆缶之足羞也擊缶之細徐幹論曰聽黃鐘之音知擊缶之細步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眞秦之聲楊惲

書曰擊缶而歌鳥鳥者眞秦之聲也有孚之吉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柷敔北堂書鈔

如物始見釋名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象天以制樂記圖云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象天以制柷形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柷閉從中發聲人情怨恨亦從中起合止

柷敔尚書云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命飭柷敔月令云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所以止樂釋名云敔止也所以止樂案爾雅云所以鼓敔謂之籈

以其聲質樂記云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注云六者為本以其聲質者也椌楬謂柷敔也形如漆筩毛詩有瞽篇鄭注曰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狀如伏虎見上

○簨簴一藝文類聚

釋名曰所以懸鐘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簴簴舉也在旁舉簨也毛詩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注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業上懸鐘磬者簴飾以崇牙也樹羽置羽於崇牙之上

鬻子曰大禹為銘於簨簴銘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忘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偏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以爲鐘也　說苑曰秦博士對始皇陛下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

龍之鐘簴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殿鐘簴之懸

離騷曰蕭鐘兮瑤簴

簨簴二北堂書鈔白帖合併成篇

畫大獸周禮梓人為簨虡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注並雕畫於樂懸上以明備物也

雕小蟲又云內骨外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飾獸象說文云簨虡縣鐘鼓之器飾猛獸之象於其足

寫鳥形凡鐘磬各有簨虡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虡清聲無力者以為磬虡鑄銅鐵三輔舊事云秦始皇斂天下銅鐵皆著成陽鑄作銅虡後魏明帝徙諸雒陽懸鐘磬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鄭注云簨虡所以懸鐘磬者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羸屬殷之崇牙又云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懸紘也周之璧翣鄭注曰周又畫繒為翣載以璧

畫五采羽於其下挂鎛以鱗為（周禮云小首而長摶身翼角上飾羽屬多也鎛身而鴻若是者謂之）羽屬以虡由懸擊（又云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於鐘若宜若是者以為鐘虡）故擊其所懸由其虡鳴（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趪趪）猛虡趪趪（傅玄朝會賦云猛虡化而鳴儔）之虡（揚雄長楊賦云陳其高縣鳴樹羽樺以紛華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之虡 鋸齒之淡（張衡）

賦 漢賈誼簴賦曰妓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欲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銘 後漢李尤鐘簴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昔而覩人因今器可為施訓鐘簴（劉向）常揚遠聞文辯秀通

樂部　卷二百

唐類函卷第一百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李維校訂

文學部一（經典總載　毛詩　春秋　周易　尚書　禮　史）

○經典總載一（藝文類聚）

釋名曰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唯堯典存

禮記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又曰易失之賊詩失之愚春秋失之亂禮失之煩（鄭注曰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者不能節制則失於煩苛）　又曰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鄭注六深者既能以教人又以其大也）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詳史）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春秋說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 莊子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四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揚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又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 漢書曰六藝之文

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又曰韋賢字長孺子玄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因記訓曰詁因章句曰注

經典總載二 初學記

班固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 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又孔子爲曾參說孝經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並行於世（孝經論語有鄭玄何晏等注）

經典總載三 北堂書鈔

六緯（漢書藝文志云五經六緯） 七經（後漢書張純傳云純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案注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六籍（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謹案六籍六經也） 六藝（淮南子云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用而皆通） 五經則四海傳記則四瀆（楊泉物理論云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 三墳爲金玉

五典爲琴箏（抱朴子云退隱之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 五經爲府藏（高彪集云雜藝爲庖廚六經爲府藏） 六經爲庖廚（傅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也） 五經爲衆說之郛（揚子法言云天地爲萬物之郛五經爲衆說之郛） 入索著素王之法（詳衆類） 道義之淵海（抱朴子云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 文章之淵府（傅子云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粲粲如宿落落如珠（顏子儀訓云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安國尚書序云言常道也） 潔靜精微易教也（禮記云云謹案潔者不穢之名靜者不動之稱精審之義也） 清明條

達易義也淮南子 疏通知遠書教也禮記云云蓮宋書述唐虞之揖讓者湯武之干戈是知前代之遠之道也 純元敦厚書教也淮南子 温柔敦厚詩教也解經 恭儉揖讓禮之爲也淮南子

詩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一作不惡於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議則爭一作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一作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曰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實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賦 後漢杜篤書攄賦曰惟書攄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傳 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羲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銘 後漢李尤經梲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于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啓 梁劉孝綽謝爲東宮夲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非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輕

○周易一初學記

梁劉熙釋名易者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

尚也聖人以此洗心繫辭云云案此明聖人用大易之道洗滌巳心及萬物之心也孔疏云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

周易三 白帖

知命上知天命斷志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以爲易蹟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仲尼讚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又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宣子見事昭韓宣子觀書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illegible]周公所作爻辭也故云乃知周公之德九聖微言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數年加學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羲文之易文選性命之理以斷天下之疑知性命之理六爻之變三絕之勤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下學上達彰往考來讚以微言仲尼詳其大義[illegible]鉤深索隱通幽洞玄設卦明象觀爻立辭玄奧之言精微之義撮造化之樞達剛柔之變綜天地之賾知鬼神之情

書衍傳成周易詩門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況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書後漢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也方世清聖上求賢者良在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尚書一 初學記

案劉熙釋名書者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云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固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自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五十八篇見尚書序及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沖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尚書矣

事對 帝書 王制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凡百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遺書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三家 百篇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為詳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斷唐虞以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授河 出洛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告授河洛以考命行也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曰天與禹洛出書直言 證義 上詳三家注劉歆七略曰詩

六義詩序曰詩有六義案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以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六詩周禮大師職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詩正言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鄭玄注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一言以蔽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德爲本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鄭注云所教詩必有智仁聖義中和之道然後可教以樂歌詩者天地之精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詩者諷諭之聲鄭玄六藝論云詩絃歌諷諭之聲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序任事爲詩思慮爲志春秋說題辭云作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詩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謹案諸侯之詩名曰風一人天子也謂諸侯爲化無自尊之道必統繫於天子名比爲風者優柔動物之謂也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謹案天子之詩名曰雅雅者聲齊詠之謂天子之詩儀刑四方之詩儀刑四方貢於萬國而用以爲治也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孔安國注云興引物連類也觀觀風俗知盛衰也羣羣居相切磋也怨怨刺上政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云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周續之解詩云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詩序云云謹案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爲化事在心從故云上風化下下之風上理卽難允若獻替進可必須協諧宮商託以歌詠依違譬喻感動君心故云下風刺上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云比言詩人情感精深言不暢意故咨嗟慨歎用申其情也

毛詩白帖四分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魯也五際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民風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採詩以觀之義府詩書義之府春誦夏絃月以絲播將樂章解頤匡說詩解人頤牆面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頌寢文選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雅廢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言皆雅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思無邪詩書鈔何莫學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可與言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不能安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博譬喻也各得所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興於詩修身當先學詩也教以詩冬夏教以詩書書屬禮禮陰也故以屬冬詩屬樂樂陽也故以屬夏不學無言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雖多奚爲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學而肄三肄習也三謂小雅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義則有六詩有六義刪以煩文孔子詳其大義毛萇觀風俗知得失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莫近於詩採周之舊反魯而刪唐虞之代教在修文殷周之時學難廢業若過庭之子不學風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

詩晉傅咸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一作明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

罔極有覩而目

○春秋一 初學記

案春秋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釋名又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有襃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令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有春秋正義左氏傳有賈逵訓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傳有范甯集解

事對

考符 稽象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之圖象質于三王施之四海

周法 孔經 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 春秋演孔圖曰公羊全孔經宋均注曰公羊公羊高也經指孔謂

春秋 四傳 兩家 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 劉歆七略曰春秋古文或不然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 隱書 晦義 上詳傳注 四

備三聖 掌四方 春秋緯演孔圖之庭詁曰襃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行衰王春秋爲上 說題辭曰經文備三聖之度 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振王道 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幽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之

俟後聖 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爲以有樂乎此也何休注曰待後之王者以爲法其言與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微而顯 志而晦 左傳云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

明善惡 察廢興 蕭子云明善惡察廢興莫過乎春秋也

采善 貶惡 說苑云夫子退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上通於天而麟至

彰往 考來 周易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理之常隱則約則義微

言高則旨遠 辭約則義微 史記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約其文辭而指博

錄政治 得失 春秋說題辭云春秋者所以錄政治之得失以爲少而其義也

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

興文而俱善 貶當世君臣 詳初學記 名儒是非之議 王隱晉書云劉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同又以春秋之辨而欲使之通 道聽塗說之 書以表鄭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左氏爲太官廚 公羊爲賣餅家 魏略云嚴幹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 左氏膏肓 公羊墨守 後漢書何休傳云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鄭玄傳云玄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鍼膏肓 發墨守 起廢疾 詳上

詭辨之言 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相斫之書 魏略云魚豢嘗從隗禧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

草木之名莫若詩左傳相所書耳不足精意善善惡惡公羊傳云吳滅項齊滅之曷爲不言齊爲桓公也春秋爲賢者諱滅人之國何賢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傳信傳疑穀梁傳云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囊括古今表裏人事盧植奏事云丘明傳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賀子云左氏傳

春秋三白帖

掌志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序所謂諸侯各有國史立法立一王之法分五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春秋分爲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郟氏通三晉劉兆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和怨調人之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論其首尾使大義無相乖有不可合者攀長短以通名也褒貶以一字爲褒貶筆削孔子筆則筆削則削長短

嚴漢善公羊鍾繇好左氏與漢會辨析長短繇機捷漢訥口時屏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服丘明矣漢曰宜故史爲丘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知罪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志傳序云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記事經者夫子之文章傳者丘明之善志志記也春秋善記事也修舊史傳序史書之舊章仲尼修之以成一經立博士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叔超議曰左氏不祖孔子師徒相傳又無其文無因得立後漢陳元疏云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於後學故立左氏周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墨家所楙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記事繫日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獲麟之史春秋感麟而作故絕筆於獲麟之句經世之典春秋經世之典帝王之准式子夏不能措辭史記仲尼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元凱猶其成癖杜預有春秋癖掌之小史講以學官

詩晉傅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
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
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
勿使能植

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昭晰殺青近發中汗
恩勸挾冊慈勗下帷朓末覩山笥早愔河籍業謝專
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
書撫今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禮一 初學記

案劉熙釋名云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
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
禮也威儀則儀禮也見三禮正義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秘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爲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馬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爲之注解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
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
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
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
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

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
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
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見禮記正義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
注行於世【事對】修外、制中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
則畏敬也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承天事地史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禮記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崇君師不法無體晏子春秋曰晏子使魯退
見仲尼曰夫禮堂上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君之所來速吾是以趨以反
何也君授畢故跪以下之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唯晏子能爲之禮記曰無聲之
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粉澤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理之粉澤
橘柚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酌秦法　言夏

禮後漢書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
蓋多闕矣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禮二北堂書鈔

禮本於太一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其降曰命禮必本於天鄭注云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禮者君
之大柄禮運云云鄭注云柄所操以治事也禮者人之大端禮運理萬物
禮器云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包陰陽春秋說題辭
禮以明體漢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也禮以道行
詳總載天之經地之義左傳云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杜預注云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也經國家定社稷左傳云夫禮所

以經國家定社稷敘民人利後嗣者也別同異明是非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別同異明
是非也定親疏決嫌疑又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也萬物調四時
和春秋說題辭云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情也禮
從宜使從俗曲禮云云鄭注云晉士匄帥師侵齊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又云君帥之屬當
從俗所出皆謂事不可常也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漢書曰帝王質文世有損
益至周云云班朝治軍非禮不行曲禮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教
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詩】晉傅咸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
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其一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

職以聽王命其二

○史初學記

案敘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
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
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
秋者也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周官有太史
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
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
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
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

帝之書誼學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詳太史令）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詳太史令）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

相爲鼓瑟抑亦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掌書記言以裁討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作曰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記表傳九十九篇遂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于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玆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

【事對】

方志　直文（詳上）

敘事（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　謂實錄（魏志曰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司籍　掌書（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　下詳敘事）

記善　書過（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帝書　王籍（上詳敘事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新載　舊章（張衡表末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　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史書之舊章）

副書　續記（左傳曰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稱死者二人東觀漢記曰班固徵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史卒前所續史記也

徵文隱切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語著史記非貶孝武則令人切齒

述漢遵周 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禮法

書名循理 左傳曰鄭為游楚高宰虎公孫僑公孫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公孫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仲尼遂因魯史而書陽秋昔循理而動著為實錄

方冊直書 家語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近布在方冊杜預春秋序曰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協刻捔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八書十志 上詳叙事東觀漢記曰蔡邕從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書言　掌命 禮記曰天子玉璪十有二旒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下詳叙事

掌邦國　建侯王 杜預春秋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漢書曰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十二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

別異同　明得失 杜預春秋序曰記事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詩 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舊史惟新將分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　晉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

高節卓不羣　又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

遺榮忽如無拙釋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宋孝武詠史詩曰聶政憑驍氣剸刺擬天風孤刃駭韓庭獨步震秦宮慨音豈若始捐軀任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無窮 宋鮑照詠史詩曰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

兔情 陳阮卓賦得魯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秦軍卻片書成燕將愁聊棄千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陳劉删賦得蘇武詩曰奉使窮沙漠投沈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繫書秋待鴈搖節暮看羊因思李都尉還漢不相忘 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鑪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一帝已馳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愧薏苡情誰謝雲

臺影猶傳千載名 唐太宗司馬彪續漢志詩曰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綿代史曆期芳圖無輟紀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衍兆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川谷猶舊途郡國開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置鳳戟與康衢鑾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觀伐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宜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囿彫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且流風揚月兼至歷類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

皇承暇景談叢引泉秘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貫闡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

志 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叙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術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銘 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

閶建節中光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優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爲公庭或登宰士列美羈朝雙鳳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表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川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兹三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内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梁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由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王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臣遂慨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

傳 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爲偶及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卜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受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學盡此而已矣

論 宋范曄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梁沈約王僧達顏竣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曠拔督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波身危慮切推誠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

憑玉負扆威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歎
興口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欸朱呂之報上賞
已行同舟之慮下塁怨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峻之
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
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唐類函卷第一百一